波斯人信札

孟德斯鳩著

罗大岡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 华 書 店 發 行

*

書号714　字數218,000　开本850×1168毫 1/32　印張10 1/4　插頁7

1958年3月北京第1版　　1958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10000 册

定价(6)1.10元



譯　者　序

“波斯人信札”的作者及其时代

“波斯人信札”的作者孟德斯鳩是法国十八世紀啓蒙运动的先驅之一。他和卢梭、伏尔泰、狄德罗等啓蒙运动的健将一样，替一七八九年的法国資产阶級革命准备了思想条件。他的著作，也和其他啓蒙运动学者的著作一样，并不单純地屬于文学范圍。可是法国十八世紀文学的主流和最富于代表性的作品，正是当时通称为“哲学家”的孟德斯鳩等人的作品，而不是当时假古典主义①的、那些蒼白無力的所謂“純文学”的作品。因为形式上摹仿古代名著的、空洞可厭的东西，是当时趋于崩潰与沒落的封建統治者的意識与情感在文学上的表現；而孟德斯鳩的“波斯人信札”，卢梭的“爱弥兒”、“新爱露依絲”、“懺悔录”，伏尔泰的二十多篇中篇与短篇的小說与故事，狄德罗的“拉謨的侄

① 指克来比雍（Crébillon, 1675—1762）、勒尼亚（Regnard, 1655—1709）和唐古（Dancourt, 1661—1725）等人的作品。伏尔泰初期作品中的悲剧，孟德斯鳩的散文詩“克尼德神庙”之类也应当列入假古典主义。不过对于伏尔泰等啓蒙运动的思想家說，虽然偶有仿古之作，却不是他們的代表作品，更不是他們畢生文学事業中的主要傾向，所以他們不能算作假古典主义作家。

子"等，却都是充滿生气与活力的創作，它們通过新的文学形式反映了上升中的資产阶級的思想与情緒。

"波斯人信札"發表于一七二一年，那时作者只有三十二岁。他出生的时候，正当法国路易十四王朝的全盛时代。所謂"全盛"，其实也只是表面上輝煌，骨子里，孟德斯鳩出世前后的法国封建社会，已經成了千疮百孔的病体。一六六六到一六六九年、一六七四到一六七五年、一七〇二到一七〇五年，一波未平一波又兴的农民起义，再加历史上罕見的严冬奇寒和遍及全国的飢荒，使全国农民和城市貧民更加無法生活，整个社会也因之动蕩不安。这种从社会生活深处發生的不安状况，几乎繼續了一个世紀之久，积累到一七八九年，終于爆發为大革命。孟德斯鳩是一七五五年去世的，他的一生可以說是在法国資产阶級革命开始醞釀的时期度过的。

孟德斯鳩是波尔多城附近的貴族家庭的子弟。他祖上出过不少武将，也出过許多文官，而且富有田产宅第。孟德斯鳩父亲不是家中長子，按照貴族家庭"长子权"的傳統規矩，他不能承襲爵位与封地。可是他娶了当地一位貴族小姐为妻，在陪嫁中带来了庄院与封地。孟德斯鳩出生于母亲陪嫁的拉勃来特庄院，他那时不叫孟德斯鳩，叫夏尔·特·式公达。到一七一六年他繼承了伯父的爵位、产業，同时也承襲了孟德斯鳩男爵这个封号。

相傳孟德斯鳩出世的那天，庄院門口来了一个叫化子。孟德斯鳩的父亲就叫那乞丐做了新生嬰兒受洗时的教父，为的是孩子长大以后，終生不忘記穷人是他的弟兄。可能这是当地的一种風俗。十六世紀的法国大作家蒙田，也是波尔多附近的貴族，据說他受洗的时候也有一位乞丐作他的教父。孟德斯鳩出

世不久，就被人抱到农民家中去寄养，一直到三岁才領回家。

到了十七世紀末与十八世紀初，波尔多一带有一部分貴族，在当地日趋發达的商業与手工場工業影响之下，开始不滿足于采邑的土地收益，而逐漸插手于新的企業，于是对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种問題，慢慢地有了新的見解。孟德斯鳩就是生长在这样的貴族家庭中的。

一七〇〇到一七〇五年，孟德斯鳩在教会学校里讀書。在那时，法国的教育还掌握在教会手中，所有的学校全是教会办的。虽然孟德斯鳩在学校里学習的主要是一套拉丁文的老古董，可是他的兴趣却不在这一方面。教会学校的森严門户并不能擋住当时的进步風气。二十岁的孟德斯鳩已經写了一篇令教会的老爷們头痛的文章，因为他居然認为不信仰宗教的哲学家，不应当受到永远墮入地獄的裁判。这說明孟德斯鳩从那时起，已經受到新思潮的影响。他不但对于宗教的看法有了改变，而且和那时一般的进步学者一样，他早年曾經热爱自然科学。在二十五岁与三十岁之間，他發表了若干篇科学論文，内容涉及回声、重心以及物質何以透明等問題。同时他还發表了一篇历史論文："古罗馬的宗教政策"。这些著作都發表于"波斯人信札"以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波斯人信札"作者年輕时的思想情况与修养。

一七〇八到一七一四年，孟德斯鳩受了家庭的影响，专門研究法律，打算繼承祖傳的"长袍貴族"的衣鉢。学習法律的日子，一部分是在巴黎度过的。因而这位外省的貴族青年，常有机会到巴黎去，和巴黎的所謂"上等社会"与社交場合接触。一七一四年他二十五岁，到了法定的做官年龄，被任为波尔多法院参議。两年以后，他承襲了伯父的职位，升任波尔多法院院长。法

国封建时代的法院負有双重任务：法院是貴族参預政治的机构，相当于議院；同时又是处理訴訟的机关，也就是名副其实的法庭。由于路易十四的君主独裁，封建貴族参政的机会被限制了，因而孟德斯鳩时代的法院，几乎成为单純处理訴訟的机关，并且主要处理市民的訟事。孟德斯鳩对于訟务不大感兴趣，他并沒有讓法院院长的职务占用他全部时間与精力。倒是成立于一七一六年的波尔多学士院，引起了他更多的热情。上面提到的那些科学論文，全是在这时期在学士院里宣讀的。同时，这位年輕的法院院长还抽出时間来，常常到巴黎去玩；他在学習法律的年月里，已經在那兒結識了一些朋友，所以也算是个“老巴黎”了。

孟德斯鳩早年的論文証明他决不是一个只曉得出風头、發空洞議論的所謂“風雅士”，而是好学深思的人。另一方面，他却也不是一个只会埋头讀書的書呆子，更不是一个脫离实际生活的学究。他在故乡波尔多城的社交場合、貴族沙龙中，議論風生，口若悬河，早已引起公众注意；即使在巴黎，面对那些在沙龙中混日子的“才子”的唇槍舌劍，他也应付裕如。总之，他是个好学深思的青年，同时却又是沙龙中的熟客，人情世态的冷眼观察者。这两方面，对于“波斯人信札”的作者都是必要的，缺少一方面就不可能产生这部著作。

“波斯人信札”是一七二一年問世的，它的醞育与写作时期估計有十年之久，大約在一七〇九到一七二〇年之間。“波斯人信札”第四十八封信开头說：“勇于求知的人决不至于空閑無事……我以观察为生，白天所見、所聞、所注意的一切，到了晚上，一一記录下来。什么都引起我的兴趣，什么都使我惊訝。”这几句話，等于作者报告了自己創作“波斯人信札”的經过，說明

了他如何逐日观察周圍的生活，写下笔記，經年累月地积儲素材。作者观察的对象，主要是巴黎社会的形形色色。巴黎是法国首都，所以巴黎生活的千变万化，可以目为法国政治的晴雨表。“波斯人信札”出版时并不具作者姓名，可是巴黎讀者不久就猜知作者是誰，因而孟德斯鳩从此成为法国文壇上知名之士。一七二八年，“波斯人信札”的作者战胜了教会方面的阻撓，达到了进入法兰西学士院为院士的目的。这一职位，向来被看作法国文人的最高荣誉。

不久以后，孟德斯鳩漫游了欧洲各国，目的在于扩大見聞，增長知識，主要是实地訪察各国的政治与民情。他在英国逗留比較久。到一七四八年，他發表了畢生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法意"。在这之后，直到一七五五年二月十日他逝世为止，孟德斯鳩沒有發表其他重要著作。

孟德斯鳩在一七四九年曾經說："我畢生精力，耗尽在'法意'一書。"这句話是完全真实的。首先，他一生除了著書立說之外，可以說并未从事其他事業，也沒有别的建树。其次，他平生三部重要著作，按內容說，是相互联系的。"波斯人信札"是"法意"的准备，也可以說是一个准备写"法意"那么一部巨著的青年人的随感录。至于一七三四年發表的"罗馬兴衰原因考"，本来就是"法意"中提前發表的一章。归結起来，孟德斯鳩的代表作，可以說只有两部："波斯人信札"和"法意"。前者是文学作品，后者是有关法律制度与政治問題的理論著作；两者虽然体例不同，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所提出的問題也是相同的。那就是：鑒于路易十四的君主专制及其遺留的影响，造成了法国社会貧困与混乱的原因，只有进行一場巨大的政治变革，才能够挽救法国，使它免于衰亡，因而必須替法国找出一条政治上的新道路。

孟德斯鳩是以社会革新家的面目出現的。与其仅仅說他是有志于社会革新运动的学者和文人，不如說他以自己的著作，首先是“波斯人信札”与“法意”，直接参加了当时的革新运动。这革新运动和一七八九年的革命，虽然相距几乎还有四、五十年之遙，但是从整个历史进程上着眼，前者無疑地已經是后者的前奏。“波斯人信札”的內容也証明这一点。这部著作主要表現了作者对于不合时宜的政治以及黑暗腐化的社会生活深切地痛恨；那时作者对于政治革新的道路还提不出很明确的意見，至多不过举出古罗馬共和国以及瑞士的联邦共和国等例子，来暗示他認为最理想的政体。“法意”对于这問題答复得比較明确了。“法意”的作者贊成英国式的君主立宪，認为那是最理想的政体。此外，他新創了司法、立法、行政，三权分立的理論，認为这就可以避免君权無限扩張，不致蹈路易十四的专制复轍。

“波斯人信札”表达的主要政治情緒之一，就是对路易十四的憎恨。路易十四在位五十多年，他实施了长期的、高度集中的君主专制，也就是所謂“絕对专制”。这位不可一世的专制君主死于一七一五年，正是孟德斯鳩在准备写作“波斯人信札”的时期。路易十四的統治給法国人民带来了莫大的灾害。他活着的时候，人民滿心怨恨，敢怒而不敢言。等到这位号称“太陽王”的专制君主一死，全国上下都松了一口气，大家公然表示高兴，表面是“国丧”，实际上几乎成了“国庆”。大王虽死，小民犹有余忿，以致宮廷治丧处白天不敢把先王的灵柩抬出来，只好趁着月昏夜黑，偸偸地出殯。不但巴黎劳动人民和乡間的农民对于路易十四怀着極大的反感，就連資产阶級以至一部分封建貴族也都如此。路易十四朝連年的內乱与战爭，弄得民穷財竭；又因宮廷生活穷奢極侈，权門貴族爭相仿效，成为風尙，因而更增加人

民的賦稅負担。这一切，本来已經不利于工商業發展与国民經济的繁荣，何况再加上宗教糾紛，天主教得势，依仗政治力量迫害新教徒。当时信仰新教的大部分是新兴的資产阶級分子，至于天主教，主要代表封建势力。所謂“宗教战爭”，以及其他一切新旧教之間的斗爭，实質上还不就是阶級利益的矛盾冲突嗎？当时路易十四偏袒天主教，迫害新教徒，許許多多信奉新教的企業主、技师、熟練工人，扶老携幼，带着家財細軟，紛紛迁离法国，走上流亡的道路。其中有一大部分后来定居在信奉新教的德国、瑞士等地，大大帮助了当地的产業革新与發展。路易十四統治下的法国，損失了这一批新的生产事業的人材，后果是很严重的，使当时正在开始發展的工商業一时陷于瘫痪状态。法国資产阶級如何能不憎恨路易十四的开倒車的統治呢？

路易十四的“絕对专制”，削弱了法院的权力，更減少了貴族干預国家大政的机会，因此也引起了封建貴族的不滿。事实上，这时候的法国貴族和一六四八至一六五三年投石党事变期間的法国貴族，显然有了不同之处。和孟德斯鳩同时代的貴族，至少其中有一部分人，他們和資产阶級更为接近了。他們因为插手于工商業，和資产阶級在某些地方有了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看法。孟德斯鳩自己就是一个实例，这一点上文也已提到了。早在“波斯人信札”中，作者已經透露出重商主义的傾向，并且非常夸奖英国，認为英国的政治是完全为它的对外貿易服务的，比法国的商業为政治服务的情况，要高明得多。这几乎已經完全是資产阶級的口吻。

孟德斯鳩这些在当时起积極作用的思想，显然并不是单純地从書本上学来的。虽然他生平十分喜爱讀書，并且曾經說过：“我生平每次遇到伤心事，定必能用一小时靜坐讀書，使它渙然

冰釋……"他可沒有因为喜爱讀書而脫离現实。比方說，他很擅长于經营家業。他是个封建大地主，但是他的巨大的家产，并不是单純依靠土地的生息而得来的。他于讀書之暇，还經营着买卖。他在他的广闊的封地上种了許多葡萄，釀造了酒，大部运銷英国。所以孟德斯鳩对英国的良好印象早就有了底子，并不是一七二七至一七三〇年間去英国游历与居住之后才發生的。

"波斯人信札"的主要內容

"波斯人信札"整本書是由一百六十封长短不齐的信組織成的。最早的版本只包含一百四、五十封信。孟德斯鳩在世时，这本書已經重版过二十多次，其中包括若干背着作者偸偸印行的翻版。孟德斯鳩自己很重視这本著作，至少可以說把它和"法意"看得同样重要。从一七二一到一七五四年，三十多年之間，他对"波斯人信札"不断修改与潤飾。在他逝世前几个月，也就是一七五四年，他編訂了"波斯人信札"的定本。

"波斯人信札"究竟是不是一部小說，这个問題在文学史上向来是不很明确的。由于全書并無完整与貫串的故事結构，也沒有具体的与細微的情节描写，更談不到人物性格的深入刻划，所以严格地說这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小說。作者主要目的，显然在于通过一些零星的形象，通过短篇的故事、寓言等手法，来發表自己的意見，發揮自己的議論。这里边也有若干画面，但都是为表达某些抽象的概念与理論而临时設想的插曲，因而只是邏輯思惟的例証与插圖，而不是小說的有机統一体①。

---

① 关于这一問題，請参考"文学研究"季刊第一期（一九五七年三月底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孟德斯鳩的波斯人信札"一文。

"波斯人信札"包含若干故事，但这些故事并沒有一般小說所要求的布局。書中有一个作为全書总綫索的情节，那就是两个波斯人出外游历的事。郁斯貝克与黎伽因事离开祖国，漫游到法国，在巴黎一带留居将近十年之久。这期間，两人不断地給留在波斯的朋友写信，以及和少数侨居国外的波斯人和外交官通信；两人有时不在一起，也互相通信。此外有一部分信札，似乎別有重要意义，因为內容与别的信不同，单另构成一个故事，那就是有名的后房故事。

書中除了后房故事以外，还有三个較长的孤立的故事，三者之間絲毫沒有情节上的貫穿，对于全書，也并不起构成一个有机整体的作用，而只是可长可短的附加部分。这三个插曲是："穴居人"的故事、"阿非理桐与阿絲达黛的故事"、以及"伊卜拉亨的故事"。

"波斯人信札"既不是严格的小說，也不是游記。两个波斯人在旅途中和朋友或家里人写信，并不报告他們在外国遭遇到和經历到的实际情况与細节，甚至不是对于某些事物的具体观感，主要是借題發揮的抽象議論。例如有一組信札①，集中談到某修道院的藏書室。作者并不叙述参观的具体过程，也不打算介紹那圖書館的真实情况，而只是諷刺各种类型的書；甚至并不指出某一本書的具体內容，而只是泛指某一类書的一般性的內容。即使那几个插曲，一方面固然为了給全書以傳奇色采的点綴，另一方面仍然为了說明作者对于某一些問題的見解。例如"穴居人"的故事，干脆就是用寓言来表达作者的烏托邦思想。

思想，这是"波斯人信札"的主要綫索。如果不用什么"小

① 信一百三十三至一百三十七。

說"的角度，而直截了当根据思想綫索来分析这部不同于一般小說的"小說"，反而更省事，同时头緒也更清楚。書中一百六十封信，附录不算在內，可以分为这几方面：(一) 有关政治問題的信共計四十九封，其中包括寓言"穴居人"；(二) 有关社会生活、以及風俗習慣的信一共四十三封；(三) 有关宗教問題的信一共二十封，包括"阿非理桐与阿絲达黛的故事"在內；(四)有关后房情况的信共計四十封，包括"伊卜拉亨的故事"在內；(五) 其他杂信。

在統計数字中，我們可以看出有关政治与社会問題的信占全書二分之一以上。如果把宗教問題也算在社会問題內，那么以上两部分信札将占全書四分之三。难道这还不足以說明"波斯人信札"的重心所在嗎？

关于政治問題

涉及政治問題的信札，也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方面，例如批評时政、批評当时欧洲其他国家的政治与政体、評論历史事件、討論法律問題、經济問題等。这里边直接諷刺路易十四的信，不下四、五封。路易十四死后引起一般人的輕松情緒，也在"信九十二"中得到生动的表現。路易十五接位，年龄太小，由奥良公爵摄政，"波斯人信札"反映了当时法国人民对新政府的态度。一起头，"波斯人信札"的作者也和大家一样，对新政府多少怀着幻想，以为路易十四死后，人們盼望已久的"温和的帝政"也許可以实現了。摄政政府起初也作了些革新的姿态，給人以趋向"温和"的印象。例如对于巴黎法院表示了一定程度的重視，但在实际上并未容許法院恢复路易十四朝以前的职权，使成为貴族参

政的一种工具。摄政政府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前朝遗留下来的千疮百孔的財政。情况是十分严重的，摄政王不得不病急乱求医，找苏格兰人琼·劳来当財政总监，采取了飲鴆止渴的办法，开設銀行，濫發紙幣，这就是所謂“劳氏制度”。紙幣發行之初，曾經在短时期内使商業活躍了一陣，但是通貨膨脹終于引起了空前的財政紊乱，使全国經济陷于破产状态。“波斯人信札”在第一二七、一三八、一四五等信中，对于“劳氏制度”表示痛恨，大肆謾駡，甚至把琼·劳比作厚顔無耻的騙子。

在政治問題上，“波斯人信札”不但結合时事，大胆地指摘与批評当政者的缺失与弊端，起了人民喉舌的作用，并且还提出許多正面的、积極的意見。例如：反对专制集权和严刑峻法的政府，指出在比較溫和的政府之下，人民反而更遵守法律；指出荣誉与自由不可分离，人民得到政治上的自由之后，方始重視荣誉。作者認为英国人民性格比較“倔强”，他們在政治上爭得了較多的自由；甚至人民可以起来赶走不称职的君王。在这些方面，“波斯人信札”反映了十七世紀的英国資产阶級革命給法国人民的深刻的印象，啓發了法国人民的革命情緒。

書中一連用十一封信①，集中討論了一个問題：地球上居民何以日漸稀少？当然，作者举出来的一些人口減少的現象，并未經过詳細确实的調查，因而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他提出来說明人口逐漸減少的理由，也不完全正确。然而，在这集中討論人口問題的十一封信中，有許多見解在当时是大步走在时代前面的。例如他認为君主专政和天主教干政，都不利于社会繁荣与人口增殖；反之，共和政体与新教，都利于人口的蕃衍。他反对奴隶

① 信一一二至一二二。

制度，反对殖民政策，認为这些都是使世界上人口减少的原因。至于發展农業、工艺与商業，則是增殖人口的有效办法。

"波斯人信札"作者在距今二百三十多年以前，已經基本上正确地划分了正义战爭与非正义战爭的界綫。他認为，君主为了开拓疆土或滿足私欲而进行的侵略战爭，毫無正义可言。他痛斥侵略战爭，并且在"穴居人"故事中暗示侵略者的可耻的下場与正义战爭的必然胜利。因为进行正义战爭时，人人明白为什么作战，因而爭先恐后地願意为集体的安全与利益作出最大的貢献，直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至于殖民主义的战爭，当然是非正义的侵略战爭。"波斯人信札"的作者痛恨殖民者的血腥侵略，他說燒成一片瓦砾的城池村落，是侵略者的可耻的紀念碑。他还举出一个实例，揭發了西班牙殖民者对于被征服的人民的駭人听聞的殘暴行为。

为了消除侵略战爭的危机，有效的办法当然是各国都从事于謀求人民福利的和平建設。本書作者不止一次地强調發展工艺与商業，因为这不但对于蕃殖人口有利，对于人民与人民間互相貿易往还、互相了解与和睦共处，也很有利。是的，孟德斯鳩的某些看法、某些意見，和我們今天的看法和意見十分接近。例如在一〇五和一〇六两封信中，提出战爭販子可能利用人类的科学知識与技术，發明比火葯更厉害的大規模杀人武器，因而引起一下子毁灭整个社会、整个民族、以至整个人类的危險。当今世界上凶恶的帝国主义分子，正在玩弄核子武器，威胁人类安全，"波斯人信札"作者在两百多年前發生的憂慮，仿佛并非全然是無稽的空想。但是孟德斯鳩决不是杞人憂天式的悲观主义者。他固然預見了科学与技术一旦落入好战分子的魔爪中，会發生極大的危險，但他也很清楚地料想到人民大众的力量一定强大

無比，完全能够粉碎战爭販子的陰謀。他說："假如出現了这种極严重的發明，它立刻会被人权所禁止，在各国人民同意之下，这种發明会被埋葬。"

关于社会生活与宗教問題

在社会問題方面，"波斯人信札"的作者首先用輕松犀利的諷刺笔調，画出巴黎"上層"社会各种人物的嘴臉。这些写照大半是富于現实意义的漫画。这里边有集体的写照，也有个人的写照，五光十色，形成一幅巨大的壁画。在这一幅形形色色的浮世画中，我們可以看到在賭場上混日子的时髦妇女，燒炼黃金的瘋癲丹客，終日空談、言不及义的沙龙才子，無中生有、撥弄是非的"新聞家"……作者的目的，首先在于揭露当时社会上的黑暗与污垢。作者的諷刺是大胆的、毫不留情的。他通过女演員的自述，揭露了教士的荒淫無耻；描写驕傲自滿的权貴名公也非常逼真，显然不怕引起誤会、惹出是非；他揭發法国妇女在政治舞台上起着很大的幕后作用，搞裙带关系，甚至以色相为代价，左右当权者，借以滿足名利私欲。他暴露巴黎男女关系混乱，風俗澆薄；甚至有一群巴黎人終日以欺騙与敲詐为謀生之道。他也批評了某些机关与組織，例如巴黎法院、巴黎大学、法兰西学士院等。

同时，作者提出了一些問題，作了比較深入的討論，尤其是妇女問題。他認为男子强加于妇女头上的統治与压迫完全是人为的，不自然的，非正义的。他很賢明、很有远見地指出，世俗認为女子能力不及男子，那完全由于妇女长期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而造成的。如果男女平等，受同样的教育，那么妇女不但处处可以和男子一样强，而且可以胜过男子。不用說，这种論調就是放

在我們今天，也能起一定的积極作用的，何况在两百多年以前。

在宗教問題上，"波斯人信札"也提出了許多深刻的意見。作者反对迷信，諷刺符籙的作用，譏笑过分重視宗教仪式，而忽略宗教眞旨的人。他認为上帝旣然創造了人类，必然願意人类幸福，所以一个眞正的教徒首先应当是人道主义者，同时也应当是良好的公民。孟德斯鳩傾向于代表新兴資产阶級的新教。但他的思想也并不完全与新教一致，在某些方面，他比新教的精神甚至更前进一步。他虽然沒有像狄德罗等人那样，公然主張無神論，他对于上帝的看法却非常不"正統"，同时也非常不"严肃"。比方在第四十六封信中，他說上帝本身是不可能沒有缺点的，并且上帝的預見性也一定很有限度。他也反对天堂地獄之說，認为这都是自相矛盾，不能自圓其說的。因为，假如上帝有無限的預知，他老早就应当知道，他所創造的人类是会犯十恶大罪的。既然这样，为什么当初不把人类創造得更完善些，以免設立那样丑恶的地獄，来懲罰因为上帝創造得不够完善而犯罪的人？由此推知，上帝本身恐怕也不是沒有缺陷的。另一方面，"波斯人信札"作者認为天堂也不可能存在。因为無論幸福多么深大、多么美好，如果强迫人天天去享受，永恒不变，非把人厭煩死不可。这么說来，天堂与地獄簡直沒有分別了。于是作者用了婆罗門教年輕寡妇不願自焚的故事①，来喚醒迷信天堂的人。

在另一些信里，作者提出正面意見，認为教会不应当强迫人民接受某些宗教观点。作者甚至常用詼諧之笔和教会或教士开玩笑，說什么某些宗派的修道士入修道院时先割掉舌头，免生口舌是非，而据作者看来，教士們身上对于他們的职業用不着的东

---

① 信一二五。

西，也不妨都割掉。又說人們在酒肉醉飽时就信上帝，在肚子空空，飲食不周的时候，就沒有法子“信主”了。

法国启蒙运动时代的思想家常常采用这种笑駡的态度来反对教会和僧侣，除了“波斯人信札”作者以外，伏尔泰在这方面的表現也很突出。但是，启蒙运动的学者和文人究竟只是資产阶級的代言人，虽然資产阶級当时处于上升阶段。他們的反对教会的斗爭曾經起了进步的作用，可是并沒有能够提到徹底無神論的高度。正如拉法格在“論浪漫主义的根源”中所說，資产阶級在革命初期，面对着封建主义作剧烈的斗爭，那时政权尚未在握，所以需要反对宗教，因为宗教是封建主义的帮凶；一等資产阶級抓到了政权，并且逐漸把政权抓稳了，它就不再害怕宗教造反，所以改变态度，与宗教妥协，并且利用宗教来欺蒙与压迫劳动人民。教会当然乐得受資产阶級的利用，找到新的主人，于是从那时起，宗教就成了資产阶級的帮凶。“波斯人信札”反映的情况，是資产阶級革命前夕的情况。通过“波斯人信札”，我們看到在当时的法国社会里，宗教信仰已經开始动搖；这和封建王朝的統治基础在那时已經發生动搖的情况，是互为因果并且互相結合的。

“波斯人信札”作者并不滿足于对教会采取諷嘲的态度，还提出积極的建議，希望宗教有所改革，而在更符合資产阶級政治利益的情况之下，繼續存在。作者痛恨不同的宗教或不同的教派互相傾軋、互相火并。路易十四朝的法国，不是吃了宗教糾紛的大亏了嗎？孟德斯鳩主張各个不同宗教信仰，或同一宗教内部的各个不同的派别，不但应当互相寬容，各不相扰，而且应当互相尊敬，和睦相处。他拿中国在宗教上的寬容态度作为正面的例子。当然，在我国历史上并不是絲毫沒有宗教紛爭与宗教

迫害，不过像法国十六世紀那样的延續四十年之久的“宗教战爭”确乎沒有。所以孟德斯鳩、伏尔泰等对于我国人民在宗教問題上傾向于寬容的优良傳統加以贊許，决不是沒有根据的。

“波斯人信札”作者認为在一个国度里，如果同时存在数种不同的宗教信仰，不但無害，而且有益。因为各种不同的宗教在并存的形势之下，不免互相竞爭，發展各自的优点，并且不敢墮落腐化，以免惹起他教的耻笑。他又說一国中有不同的宗教，不同信仰的教徒，相安無事，各教教徒从事不同的职業，則可以使国家富裕，人民安乐。否則，国計民生就会受很大的損失，例如他在阿非理桐的故事中指出古波斯拜火教徒受迫害，因而农業荒廢；又如路易十四迫害新教徒，因而工商業受損害。

后房故事

在古代的波斯，除了穷到連衣食都發生困难的劳苦大众以外，普遍实行一夫多妻的生活。宗教和法律都允許这样做。因此，不但国王的后宮充滿嬪妃，和看守这些不幸的妇女的大小太监，在一般有錢有势人家，也常常有成群的妻妾、婢女，长年禁閉在深院后房，輕易不許和外界接触，并且由若干相当于太监的閹奴看守着。

“波斯人信札”中的后房故事，从故事的情节看是相当簡单的：波斯貴人郁斯貝克离家远游，日子一久，他家中妻妾漸漸不安于室。起头，她們还不断地給郁斯貝克去信，訴說离愁別恨，盼他早日归来。等到年复一年，主人总不回来，后房妇女不免漸漸有了軌外行动。郁斯貝克从閹奴信中得悉情况，不覚大怒，露出封建大老爷的本来面目，下令叫閹奴进行残酷的鎮压，激起了

后房妇女們的仇恨与反抗，其中以洛克莎娜的反抗与报复的行动最为突出，她下药毒死了众閹奴，随即仰药自尽了。

后房故事在"波斯人信札"中，是有它的一定的思想意义的。但是据作者自己說，这一部分材料使讀者在書中找到"一种小說"，讀起来很有趣味，舍不得放下。这不就等于說后房故事是"波斯人信札"的一种必要的点綴嗎？这一部分故事，假如眞的無非是个故事，别無其他意义，那么和書中討論政治、宗教等其他方面的材料，完全胶合不上。我們在前边已經說明，"波斯人信札"主要是一部發議論的書，是十八世紀初期法国一位有志于社会革新的青年的随感录。試想約莫十年之久的杂感与議論拼湊在一起，写成一厚册，若不加以必要的装飾与彩繪，别人讀起来怎么会不感到枯燥呢？怎么能从头到尾讀完呢？即或有一小部分讀者不怕枯燥，大部分讀者势必不能忍受，因而書就無法普及。

很自然地，孟德斯鳩决意給他的随感录加上一件美丽的外衣，并且迎合时尚，使他的書既富异域情調，又是書簡体小說。其結果，便产生了"波斯人信札"。那时节，关于近东与印度的游記，正是大受欢迎的暢銷書；同时書簡体小說也正盛行，成了一般讀者經常喜爱的体裁。况且孟德斯鳩恰好选擇了一般东方游記中最引起讀者好奇心的材料，編了一个故事，嵌在他的青年革新志士的随感录中，那就是波斯貴人的妻妾，在內院后房掀起的風波。

另一方面，作为革新者的随感录，"波斯人信札"却是一本很不平常的書：它和当时社会上的黑暗势力公然宣战。这样的手稿，如不加以一定程度的粉飾与伪装，如不加上一件时髦的外衣，那么在黑暗势力占优势的社会中，势必無法出版；即或偸偸出版，亦难接触較为广大的讀者群众。換句話，"波斯人信札"的

小說成分是一件必要外衣，它包藏着这本書的真正內容与主要精神：向黑暗势力与落后現象英勇进攻的一把鋒利的匕首。这件外衣不但起了保护色和誘导力的作用，甚至也起了擋箭牌的作用。作者用它来招架外来的詆毀与攻訐。从教会方面，他受到的打击最为猛烈，因此他說①："在'波斯人信札'中有某些突出点，許多人認为太大胆了，然而我請他們注意这部小說的性質。在書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那些波斯人，突然置身于欧洲，也就是說置身于另一世界中，因此将他們写成在某一段时間內茫然無知与充滿成見的样子，是必要的……"他又說："这些突出点总是和惊奇詫异的情感相連結，而不是和审查檢討的意念、更不是和批評的意念相連結的。"

这明明是一本議論时政、批評世态人情的書，但作者偏說，这不是批評，这無非是写小說，說故事，消遣逗趣而已。不难看出，这一套不过是作者的遁詞，可是事实上，这样的擋箭牌的确起了作用。教会說他的書是"褻瀆神明"的，这罪名不可謂不大，但是他早就作了布置：讓莫名其妙的波斯人来負这責任，至少来減輕他自己的責任。擋箭牌起了作用，上文也已經提到：一七二八年，这位"褻瀆神明"的"波斯人信札"的作者，不是被推选为法兰西学士院的院士了嗎？

自来資产阶級的文学硏究家，对这后房故事看法很不一致。綜合众說，主要可分两派：有一些人說后房故事仅仅是"波斯人信札"的点綴，舍此以外，别無意义；另一些人說这个后房故事是"波斯人信札"的精华，你看作者描写妇女的柔情与怨怀，分析閹奴的內心痛苦，多么細膩动人？这两派說法都是强調片面，抹煞后房故事的真正意义。

---

① 下面引用的两段話，均見孟德斯鳩的："关于'波斯人信札'的几点感想"。

应当說“波斯人信札”作者的目的，决不是以內院后房的妇女和閹奴的生活为全書重心，来叙述一个异地風光的情杀案件。这是一种很庸俗的看法，不需要多加辯論。在事实上，后房故事确乎是書中的一种点綴，而且就故事本身說，这种点綴絲毫沒有值得我們特别注意之处。重要的是通过这个故事，孟德斯鳩表达了他一貫的反封建思想。

后房故事的材料几乎全部采自当时流行的东方游記，在这点上，作者并沒有什么創造。如果从思想的角度来考察，那么后房故事的內容不但不单調，而且相当丰富，同时也表現了作者的独到之处。首先，作者設想了郁斯貝克那样的一个人物，他是个出身于波斯封建貴族家庭的知識分子，具有好学深思的良好修养。不过郁斯貝克身上充滿矛盾，虽然在許多問題上他有比較深刻和比較进步的見解，但一碰到切身利益，碰到他那些女人的問題，他就不知不覚摆出封建大老爷的嘴脸，不惜假手無知的閹奴，殘酷迫害那些不安于室的后房妇女。通过这悲剧，封建社会男女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完全暴露出来了。郁斯貝克給友人写信时曾經承認，他对于家中的十多个妻妾，并無眞正的爱情，而且故意避免發生眞正爱情，生怕一發生眞爱，倒不好駕馭她們了。同时，他却又給家中妻妾写信，很虛伪地說他如何热爱她們，如何想念她們，尤其想念“美丽的洛克莎娜”。在妇女这方面，也是一样地言不由衷，因为她們对封建大老爷显然并無眞实的情感；她們一边偸偸地寻找外遇，一边給主人写信，說她們多么想他，多么爱他，多么盼他回家。后来矛盾决裂，形成了对抗的斗爭，一边是大老爷的狠心鎮压，那一边是妇女們的勇敢反抗。她們把心里的話像一口唾沫似地啐到主人脸上：她們恨他，而且早就恨他！

洛克莎娜的絕命書是一百六十封信的最后一封，是全書的結尾，这恐怕不是偶然的。洛克莎娜説郁斯貝克自以为能用甜言蜜語来欺騙她，其实受騙的不是她，而是郁斯貝克自己。她是人，她不願当郁斯貝克的奴隶与玩物，她有自由选擇自己的爱情和自由决定自己的命运的权利。她早就不爱郁斯貝克，而另有所欢；她早就决定瞞着郁斯貝克，将囚籠般的后房，变为她私下接待情人、求欢行乐的密室。不幸她的秘密被閹奴們撞破了，她的情人被杀害了。那时，洛克莎娜已經不是郁斯貝克昏庸的想像中的馴順美丽的洛克莎娜，而是暴怒的獅子。她决心复仇，她終于复了仇。在自杀之前，她毒死了那群代表郁斯貝克的专制暴力的閹奴。因此，"波斯人信札"中的后房悲剧，不是以压迫者的胜利，而是以被压迫者的胜利結局的。作者借英勇的女性洛克莎娜之口，宣称压迫别人的人自己总不会得到自由，欺侮别人的人自己决不能得到幸福。这就是孟德斯鳩笔下的后房故事的中心思想。这思想与貫徹在"波斯人信札"全書中的反对君主专制、反对侵略与压迫、尊重人权、主張公民在政治上的自由等总的精神，是密切結合的。

至于那些被閹割的奴隶，他們受到慘無人道的殘害，乃是封建社会中最悲慘的牺牲品。"波斯人信札"的作者对于他們的非人生活，寄予很深的同情。他們固然是殘暴好色的封建主的爪牙与走狗，但是实际上他們只是傀儡。他們被迫执行人間最可鄙的任务，帮助主人奴役妇女；而他們的陰慘的心情，正是因为自己身体受了殘害和他們的特殊处境与特殊职务的苦悶而造成的。他們和后房妇女一样，悲欢苦乐，禍福死生，完全不由自主。他們的命运操在主人手中，在这意义上，他們和后房妇女同样是奴隶。所以閹奴这种形象，在"波斯人信札"中应当看作对于奴

隶制度的一种控訴。

結束語

“波斯人信札”出版后，获得了远远出于作者意料之外的巨大成功。当时巴黎人士奔走相告，成为一件轟动一时的大事。銷售之广，为向所未聞。一般出版商，看得眼紅，以致在巴黎街头，書賈們見了过路的文人，就一把拉住，說：“先生，請你替我写一部‘波斯人信札’吧！”

这部書之所以轟动一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的原因却在于它忠实地反映了法王路易十四死后，法国人民在思想与情緒上所發生的波动与变化。概括地說，这种变化表現在三个方面：首先，对于路易十四五十多年的穷兵黷武、暴斂横征的专制統治，人民积憤在心，至此方才宣泄出来，因而同时对于君主独裁的“絕对专制”加以唾弃；其次，老王方死，新主年幼，摄政政府尙未站稳，在这新旧权力交替之际，民意乘隙抬头，輿論活躍，一时形成指責一切与批評一切的風气；最后，对于新主路易十五与摄政政府，这时大家还多少怀着希望，以为总要比路易十四的君主独裁好一些，甚至幻想着英国式的革新的道路。

“波斯人信札”作者的思想，代表了当时的进步傾向；这本書發表后，也在很大的程度上起了积極作用。但这并不是說作者的思想中除了进步的与积極的成分以外，絲毫沒有保守的与落后的成分。

孟德斯鳩反对宗教而不否定神的存在；反对君主独裁而不徹底反对封建主义；看見社会上种种不合理的与黑暗的現象，而只指出道德問題，認为那是关鍵所在，却毫沒有想到社会制度是

最基本的；在政治問題上，他注意主要集中在政府形式上，而不明确政权究竟应当由誰掌握，才可以实現他所企求的社会变革，所以一时之間，以共和国为他的烏托邦；在另一时候，却又羡慕英国式的君主立宪。諸如此类，都表現他思想上的局限性。

这种局限性之所以形成，首先因为当时法国資产阶級在政治上还沒有完全成熟，革命的要求尙未明确提出来，离开一七八九年的革命風暴几乎尙有半个世紀，当时一般人民大众所感覚到的就是必須弃旧换新，具体的方向与路綫尙不明确。其次，因为孟德斯鳩究竟是封建貴族身分，阶級立場無形中束縛他、限制他，使他思想上存在很大的矛盾。一方面，他的思想無疑地代表当时資产阶級的进步与革新的观点；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完全摆脫封建主义的影响。

有人認为孟德斯鳩最重要的著作是"法意"，而"波斯人信札"無非年輕时期的游戏之作，并不是很严肃的东西。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这种看法正和把"波斯人信札"的重点錯誤地放在后房"艳史"上一样，無非企圖抹煞这部書的严肃的思想性、及其在当时所起的积極作用。在事实上，"法意"固然重要，"波斯人信札"对于孟德斯鳩全部作品、以及对于十八世紀的法国文学来說，也十分重要。在"法意"中提出的重要意見，"波斯人信札"中几乎都已萌芽。有些意見在"法意"中更成熟，更系統化了，有些意見在"法意"中得到了修改或發展。并且这两部書性質不相同，不宜于相比較或相提并論。"法意"是学术著作，"波斯人信札"是文学作品，在这意义上，它比"法意"更富于生活气氛，更富于說服力。因为它不但表达了作者的思想，同时还通过形象的語言，抒写了作者的情感，甚至歌唱了作者的美梦，"穴居人"的故事可以算是一篇歌唱烏托邦理想的散文詩。所以說"波斯人

信札"是孟德斯鸠畢生著作中最生动活潑的一本書，完全是合乎事实的。不論在作者在世的时候，不論在后世，"波斯人信札"比"法意"接触到更广泛的讀者，更普遍地引起一般讀者的兴趣。

在指出"波斯人信札"思想性的同时，还应当指出这部作品所以获致巨大成功，也因为它是一部优美的文学作品。这是一部清丽隽永的散文名作。不过文学究竟是語言的艺术，离开原文来談作品的美，是不容易的事。簡单地說，"波斯人信札"包括三种文体：深入淺出、明淨澄澈的說理文；輕松活潑、尖銳微妙的諷刺文；此外就是以义理为骨、情节为肉的、朴素簡潔、爽利明快的叙事文，書中几个較长的故事，都是这类文体的出色表現。

孟德斯鸠的卓越的散文創作"波斯人信札"給予法国文学的影响是早有定評的。对于十八世紀的文学，它的影响尤其直接而且显著。就拿伏尔泰来說，别的不提，光是他的有名的哲理小說二十多篇，从体裁、笔調种种方面看，說它們是脫胎于"波斯人信札"中的几篇故事，决不是沒有根据的。

在我国，"波斯人信札"过去曾由林琴南与口譯者王庆驥合作，譯成文言，題为"魚雁抉微"，連載在一九一六年的东方杂志。林譯只完成了八十多封信，因口譯者他去而中止。这里發表的是"波斯人信札"一百六十封信全文的翻譯。至于正文以外的附录和注譯等，主要的法文版本各有千秋，出入頗大，因此譯者只好在不同版本的附录中，擇其最重要的，加以介紹。本譯文所依据法文版本，以 Henri Barckhausen 的考訂本为主；同时参考了 Belles Lettres, Pléiade, Bordas 等出版社刊行的版本。

罗大岡　一九五五年十月初稿

一九五七年五月修改

原　序

我并不是在这里写一篇献詞，也不是替这本書請求保护①：如果書是好的，人們一定会去讀它；如果書不好，那么人們讀与不讀，我更不必計較了。

我把第一批信拿出来，試一試公众的口味；在我的文書夹中，还有大量别的信，日后可以發表②。

① 在封建时代的法国，文人学者完成了一部著作以后，在一般情况下必須将它献給国君或权貴，在卷首写上一篇阿諛之詞，得到貴人的保护和經济上的支援，始能出版。到十八世紀，由于資本主义逐渐發展，文艺与学术著作的出版，逐漸脫离封建势力，而落入商賈的手掌。"波斯人信札"的作者之所以敢不写献詞，不求保护，因为他沒有打算在法国發表他的著作，而是不声不响地送到当时欧洲最繁荣的商業城市之一——阿姆斯特丹（荷兰）去出版的。

② 这篇初版的序文，本身就是一篇文艺性的虛构的作品，和"波斯人信札"集中所有信札的性質与笔調是一致的，和后面"附录二"所收的那三篇解釋性的"感想"完全不同。因此序中說作者手头还有大量未發表的"信札"，并非事实，而"感想"中說这部書不可能有續篇，倒是事实。在孟德斯鳩后代子孙所珍藏的丰富的遺稿中，学者們只發現了一些为数甚少的"信札"的殘稿（見本書"附录一"），并沒有足以出"波斯人信札"二集的比較完整的材料。也許作者在一七二一年写初版序文时，打算写一部續集（当时并無成稿）；可是在一七五八年写"感想"（"附录二"）时，作者的經驗証明，写"波斯人信札"的續集，完全無此必要。

但是，这得有个条件：我不願人們知道我是誰；如果人們知道了我的姓名，我将从此緘默。我認識一位女子①，她走路的姿态相当好看，可是别人一看她，她就瘸了。毋須将我自身的缺点提出来供人批評，这作品本身的缺点已經够多了。如果人們知道我是誰，就会說："他的著作和他的性格不相称；他应当把时間用在更适当的地方：一个庄重的人犯不上干这样的事。"② 批評家們决不缺少这一类感想，因为作这类感想用不着很多的智慧。

在这本書中提到的那几个写信的波斯人，曾經和我住在一起，朝夕相共。由于他們把我当作另一世界的人看待，他們什么都不瞞着我。的确，从如此辽远的地方迁移来的人，毋須再保守什么秘密。他們将大部分的信札給我看，我抄了下来。甚至趁他們不注意，我看了几封别的信，而那些信他們本来决不会向我公开的，因为信的內容使虛荣心与嫉妒心受到很大的損伤。

所以我仅仅做了翻譯工作。我的全部困难，在于使这作品适合我国的風俗。我尽可能减輕了讀者对于亚洲語言的負担，我把讀者从为数無穷的、高雅無比的詞句中援救出来，否則这些詞句会使讀者一直厭倦到云端上去③。

但是，我給讀者所作的事还不止这些。我删去了长篇大套

---

① 据考据家說，这位"女子"不是别人，就是孟德斯鳩夫人。有些傳記家說这位夫人本来是瘸的，不过她要是發現别人在注意她走路的姿态时，心一慌，就瘸得更厉害。

② 孟德斯鳩發表"波斯人信札"时，还担任着波尔多城法院院长的职务。他認为这样的著作，和法院院长的庄严身份是不相称的。所以初时出現的"波斯人信札"的版本不具作者姓名。

③ 这句話在一七二一年的版本上作："会把讀者一直送上云端。"总而言之，意思就是：会把讀者弄得莫名其妙，厭倦到不知如何是好。

的客气話，东方人在这方面的豁达大度，亦不下于我們。我省略了無数的繁文縟节；那些細节非常經不住光天化日的照耀，它們只应当在两个朋友之間自生自灭。

如果發表書信集的作者，大部分都像我这样办，他們的著作可能会全部消逝。

有一件事常常使我詫异：这些波斯人，对于我国的風俗習慣，有时竟和我一样熟悉；甚至其中細微的情况，他們也都了解；并且我很相信，許多游历过法国的德国人所注意不到的事物，他們全都注意到了。我想原因就在于他們在我国居留甚久；更何况一个亚洲人在一年之間熟悉法国人的風俗，比一个法国人用四年工夫熟悉亚洲人的風俗容易，因为法国人性格开朗，喜欢傾吐衷曲，正等于亚洲人沉默寡言，秘而不宣的程度。

按一般習俗，允許翻譯者，甚至允許最野蛮的注釋家，将原作贊揚一番，指出它的功用、优点和高妙之处，而把这一番話，作为翻譯品或注解录的卷首点綴。我并沒有这样做；人們很容易猜測我沒有这样做的理由。最好的理由之一，就是写这一番話是非常可厭的，何况放在本身已經非常可厭的地方——我的意思是說放在一篇序文中。

目　次

信一　郁斯貝克寄友人呂斯当

（寄伊斯巴汗[①]）

在高甶[②]，我們只逗留了一天。朝拜了生过十二个先知的聖母的坟墓，接着又赶路。昨天，从伊斯巴汗出發以来的第二十五天，我們到达道里斯[③]。

为求知欲所驅使，我和黎伽宁願离乡背井，置平靜生活的安乐于不顧，辛辛苦苦，出来寻求賢智之道；在这样的波斯人之中，我們可能是最早的两个。

我們出生于一个繁荣的王国，但我們不曾以这王国的疆界作为我們知識的疆界，也不以为东方[④]的光明，是照耀我們的唯一光明。

对于我們的出游，别人有何議論，請你来信見告；光說我爱听的話，那倒大可不必，因为我估計并沒多少贊成我的人。来信寄埃塞壠[⑤]，我在那里将逗留若干天。

---

① 波斯古都，一七二二年，为阿富汗人所毁。

② 波斯地名。

③ 波斯地名。

④ 指近东，包括波斯。

⑤ 土耳其地名。这是郁斯貝克和黎伽，从波斯到欧洲的旅程中，所經过的大城市之一。

再见，亲爱的吕斯当；請你放心，無論我到天涯海角，永不失为你的忠实朋友。

1711年，賽法尔月①15日，于道里斯。

信二　郁斯貝克寄黑閹奴总管

(寄伊斯巴汗，郁斯貝克家內院)②

你是波斯最美丽的女子的忠心看守者；我在这世界上最宝貴的东西③，交托了給你；只能为我而开的那些森严的禁門，鑰匙全在你手中。我心爱的宝藏④，由你照管着，因此我的心在充分的安全中，可以高枕無憂。你守衛在黑夜的沉寂里，你守衛在白昼的喧扰中；你不倦地小心謹慎，使搖搖欲墜的貞操与德行，随时得到支援与稳定。在你看守下的妇女，如果想不守本分，你就使她們打消这种妄念。你是恶癖邪行的大敌，忠心耿耿的表率。

妇人們受你管制，而你又服从她們的指揮；你盲目地执行她們的各种意旨，而使她們也盲目地遵守后房內院的法律。你替她

---

① 按波斯古历法，每年按月运分为十二个月，賽法尔月是二月。这些月份的譯名，一律遵照馬坚教授編譯的“回历綱要”(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上海中华書局第一版)。

② 在古代的波斯，除了衣食無着的穷人以外，普遍实行一夫多妻制。不但国王的后宮充滿嬪妃，和看守这些不幸的妇女的太监，在一般有錢有势人家，也常有成群的妻妾，禁閉在內院后房，由若干相当于太监的閹奴看守着。閹奴大部分是黑种人，也有白种的閹奴。由于白閹奴面貌比較清秀，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不許他們直接伺候后房妇女。

③、④ 均指后房妇女。

們作最卑賤的服役，并且引以为荣；你必恭必敬、战战兢兢地順从她們合法的命令；你伺候她們，就像是她們的奴才的奴才。但是，把权力顚倒过来，当你認为关于貞潔与卑謙的戒律有所弛懈的时候，你就要和我自己一样，以主人的身份，發号施令。

你須永远記住，你是从極卑不足道的地位，被我提拔起来的；在我的奴才之中，你本来是最微末的一个，我把你放在你現在的地位，将我心头的欢乐①托付給你。在那些和我同床共枕的妇人跟前，你要保持極其卑下的身份；但同时要使她們感覚到，她們是处于絕对服从的地位。各种無邪的乐趣，不妨供她們享受；設法寬慰她們的憂慮；用音乐、舞蹈、甜美的飲料，娛悅她們；劝她們常常聚会。如果她們要到乡下去，你可以带她們去；可是，在她們面前出現的男子，你必須叫人把他們打跑②。鼓励她們保持清潔，潔凈的身体是潔凈的灵魂的形象。你要时常对她們提到我。我願意在这因为她們而显得更美丽、更迷人的地方，将来和她們重聚。

再見。

1711年，賽法尔月18日，于道里斯。

信三　莎嬉寄郁斯貝克

（寄道里斯）

我們曾經命令閹奴总管，带我們下乡；他会告訴你，我們沒

① 指后房妇女。

② 按古代波斯的風俗，每逢妇女出行，均須蒙上面幕；有錢人家的妇女，不但蒙面，而且坐在密封的轎里，奴僕持棍棒吆喝开道。街上行人，尤其是男子，必須远远地迴避；如有迴避不及者，即棍棒交加，格杀勿論。

有遇到任何意外。我們不得不下轎渡河的时候，按照慣例，坐在箱中①；两个奴人用肩扛着我們，这样就躲开了众人的視綫。

亲爱的郁斯貝克，在伊斯巴汗你的后房中，我如何能活下去呢？那些地方，不断地令我回想起过去的欢乐，使我的欲望天天受到猛烈的新刺激。我从这几間屋子，徘徊到那几間屋子，不停地寻找你，永远找不到你；而过去的幸福，到处給人留下殘酷的回忆。有时，我到了生平第一次将你抱在怀中的那地方；有时，我走到你解决有名的群芳爭艳的地点。那时，我們每人都自以为比别人更美。我們費尽心机，穿戴修飾，然后走到你面前。你很高兴看見了我們的美容术所产生的奇迹；你贊美我們爭寵之心热烈到如此程度。但是你不久就叫我們去掉人为的艳丽，显出更自然的嬌媚；你使我們前功尽弃。我們不得不脫掉使你感覺不便的衣飾，在你眼前显現自然的本相。我絲毫不把羞耻放在心上，一意爭取寵爱。幸福的郁斯貝克，多少嬌姿媚态展陈在你眼前！我們看見你，在無穷欣悅之中，徘徊了許久許久，因为你心中犹豫，久久不能决定；每一种新的嬌媚，要求你新的賞賜；一瞬之間，我們各人遍体蓋滿了你的吻印；你的好奇的視綫，一直射到最隐秘的角落；片刻之間，你叫我們变換了千种不同的姿势；不断地下新的命令，不断地有新的服从。我对你实說，郁斯貝克，我之所以希望博得你的欢心，因为一片热情比虛荣心更为强烈。不知不覺地我發現自己成了你心中的主宰；你占有了我。你离开我，又回到我身边，而我也懂得如何籠絡你。胜利完全屬于我了，絕望屬于我的那些敌手。我們覺得，仿佛世上除了我們两人以外沒有旁人，因为周圍的一切，已不值得我們理会。也算

① 轎的一种。

是天幸，我的那些敌手竟有勇气留着不走，她們亲眼看見，我如何接受你的百般爱寵！假如她們真看見了我的狂欢極乐，她們就会察覚我的愛情和她們的愛情之間，如何不同；她們会明白，她們虽能和我爭妍斗媚，却不能和我比賽感覚的銳敏……

可是，我說的是什么！这一篇徒然的叙述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了？从未被爱过，这是不幸的事；始爱終弃，却是侮辱。你离开了我們，郁斯貝克，去浪游蛮荒絕域。怎么？被人热爱的好处，你都看得一文不值？唉，这是多大的損失，你居然不知道！我长吁短嘆，誰也听不見；我泪下如雨，而你不能引以为快；爱情好像仍然活在后房內院，但是你越走越远，因为你冷漠無情！啊，亲爱的郁斯貝克，如果你懂得享福……

1711年，穆哈兰月①21日，于法忒梅后房。

信四　賽菲絲寄郁斯貝克

（寄埃塞壠）

終于这黑魔②下了决心，置我于絕望之境：他用尽方法要搶走我的婢女賽丽得——热情地服侍我、而且用一双灵巧的手把一切都布置得很美妙的賽丽得。这一分离，使我痛苦，但他③不肯就这样滿足，还要使我大为丢臉。这奸賊認为我对賽丽得的信任出于罪恶的动机；又因他經常被我赶出房門外，在門后边呆得腻煩了，所以胆敢瞎說他听見或看見了我自己連想也想

① 一年中的第一个月。

② 指閹奴总管，他是个黑人。

③ 同上。

不起来的事。我真是倒楣極了！我的深居簡出的生活，我的品行，都不足以避免他对我囂張浮夸的猜疑。一个卑賤的奴隶，居然在你面前对我大肆攻訐，想使你对我变心，而且逼我不得不招架！不，我可不能降低身份，来和他分辯；对于我自己的品行，我所要求的保証，不是别的，而是你自己，是你对我的爱，和我对你的爱；此外，亲爱的郁斯貝克，如果必須对你直說，那么就只有我的眼泪了。

1711年，穆哈兰月29日，于法忒梅后房。

信五　呂斯当寄郁斯貝克

（寄埃塞墉）

你是伊斯巴汗紛紛談論的对象：人們不开口則已，一开口就談你的出走。有些人以精神上的輕率，作为你出走的原因；另一些人則說你心中有愁苦之事。只有你的一群朋友，在替你辯护，可是誰也沒有被他們說服。人們不能了解，你何以能拋开你的那些妇女，离别父母、朋友、祖国，而到波斯人从未到过的風土气候中去。黎伽的母亲簡直無法慰劝，她向你索还兒子，她說你把她的兒子搶走了。至于我，亲爱的郁斯貝克，我覺得我自然而然地有这种傾向：贊成你所作的一切；可是我無法原諒你的远别；而且，無論你用什么理由向我辯解，我心里决不会欣賞那些理由的。

再見吧；請你永远爱我。

1711年，賴比尔·尼勒·安外鲁月① 28 日，于伊斯巴汗。

---

① 三月。

信六　郁斯貝克寄友人耐熙

（寄伊斯巴汗）

从埃里望起，又赶了一天路程，我們就离开了波斯，进入土耳其人管轄的地界。十二天之后，我們到了埃塞瓏，在这兒将要逗留三、四个月。

耐熙，我必須对你实說：置身于狡猾的鄂斯曼人[①]之間，举目不見波斯，使我心头隐隐作痛。我越进入这些凡人俗汉的国土，越覚得自己仿佛也成了凡人俗汉。

祖国、家庭、朋友，一一涌現在我思想里；我的温情苏醒了过来；某种不安的情緒使我心意完全慌乱，并且使我明白，为了安逸起見，我又何苦这样多所营求呢？

可是使我最心痛的，却是我那些女人；一想起她們，我不禁万分憂伤。

耐熙，这倒并不是說我爱她們；在这方面，我已麻木不仁，因而失掉了任何欲望。生活在群雌粥粥的后房內院，我曾經預先防范，不使爱情發生；即使發生了爱情，也要用新的爱情抵消旧的。但是，我的态度虽冷淡，却还产生了一种暗暗的嫉妒，吞噬我的身心。眼看一群女人留在那里，几乎由她們自己在作主；替我負責看守的，只是一些卑怯的灵魂[②]。即使我的奴隶們忠于职守，我已經不容易高枕無憂。万一奴隶們不忠，那还了得？我

① 即土耳其人，因土耳其昔称鄂斯曼（或：鄂托曼）帝国。波斯人和鄂斯曼人皆信奉伊斯兰教，但宗派不同，因而此地称鄂斯曼人为"凡人俗汉"。

② 指閹奴，也就是下边一句中所謂"我的奴隶們"。

远游他方，什么可悲可憂的消息，都可能接到！对这种禍患，我的朋友們束手無策，因为可悲的后宫隐秘，不能使他們知道。而且他們也無能为力。与其严刑重罰，致使家丑外揚，不如装聾作啞，秘而不宣，这豈不更是我万分欢迎的办法嗎？亲爱的耐熙，我把滿肚子的愁悶都寄托在你心上了；在我目前的情况下，这是唯一的安慰。

1711年，賴比兒·尼勒·阿赫魯月① 10日，于埃塞壠。

信七　法忒梅寄郁斯貝克

（寄埃塞壠）

亲爱的郁斯貝克，你走了已經两个月，我在心灰意懶之中，还不能相信你已去了这么久。我在后房到处跑遍，就像你沒有离开一样；我的迷梦一点也沒有打破。一个妇人将你抱在怀中，已經成为習慣；除了专心給你一些溫柔的証据以外，她不干别的事；就出身而論，她是自由的人，由于爱情的熾烈，她却成了奴隶——这样一个妇人，她爱你，你說叫她怎么办呢？

和你成为夫妻以前，我的眼睛从未見过男子的面孔；我能看見的男子，你还是第一个；因为我并不把那些丑怪的閹奴算作男子，他們身上最起碼的缺点，就是他們不是男子。把你的端正的面目和他們殘缺不全的嘴臉相比較的时候，我不能不感到幸福；尽我想像所及，沒有任何事物，比你身上惑人的魅力更能使我欣喜了。我对你起誓，郁斯貝克，假如能允許我离开这里——离开

① 四月。

这因为我的身份关系而必须把我禁閉的地方，假如我能摆脫周圍的看守者，假如能允許我，在这万邦之都① 的众多男子之中，任意挑选一个，郁斯貝克，我对你起誓，我挑选的一定是你，而不是别人。世界上值得爱的人，除你以外，不可能还有别的。

請勿以为你在远方，我就不注意修飾你所珍爱的美丽容貌。虽然我不应当被任何人看見，虽然我的修飾目前無助于你的幸福，我却仍然設法維持献媚取寵的習慣。每晚就寢以前，我决不会不用最誘人的香液洒在身上。我回想到过去的幸福日子，那时你常常到我怀中；这是使我欣幸的幻梦，它誘惑我，使我看見亲爱的意中人；我的想像力在欲念中迷了路，同时却又因为不断的希望而怡然自得。有时我想，你艰苦的旅程使你厭倦，不久你会回到我們这里来；这样的幻梦既不出現于睡眠中，也不出現于神志清醒的状态，长夜漫漫，就这样消磨过去；我在身边找你，仿佛你在躲避我；最后，在我身上焚燒着的火焰，終于将这些迷人的魔影消除，使我清醒过来。那时，我覚得自己是如此兴奋……

郁斯貝克，你也許不信，我不可能再在这种情况下过日子；火焰在我的血管里燃燒。我所深深感覚到的一切，有什么不能对你表白！而一言难尽的情感，为什么偏又使我有这样深刻的感受呢！郁斯貝克，在那些时候，我宁願以世界帝国作为代价，交換你的一吻。一个女人有如此强烈的欲望，可是又不能和能滿足她这种欲望的唯一的人在一起，这是何等不幸！她孤立無援，又沒有任何使她轉移心思的事物，于是不得不生活在长吁短嘆和如怒如狂的热情之中，而且習以为常了；她自己固然远远談

① 指伊斯巴汗。

不到幸福，就連为另一个人的快乐而服务，也沒有这样的优越条件；因为，她在后房是無用的装飾品，她之所以被保存，是为了她丈夫的体面，而不是为了她丈夫的幸福！

你們男子汉心腸眞狠！我們有热情而自己無法滿足，你們却对此大为快意；你們拿我們当作麻木不仁的人来对付，然而我們要是眞的麻木不仁，你們就該大大生气了；你們以为我們的欲望經过长期压抑之后，一看見男子就会受到剧烈的刺激。要使自己見爱于他人并非易事；你們不敢期待憑自己的长处能获得一切，却先使我們的官能处于絕望的境地，作为你們达到目的的捷徑。

再見，亲爱的郁斯貝克，再見。你可以相信，我这一生不为别的，就只为爱慕你；你占有了我整个心灵；你我别离，不但决不至于使我遺忘你，反倒加强了我的爱情，如果我的爱情还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話。

1711年，紹比兒·尼勒·阿赫雪月12日，于伊斯巴汗內院。

信八　郁斯貝克寄友人呂斯当

（寄伊斯巴汗）

我在埃塞壠，来信已收到。我这次出行，会引起大家議論紛紛，这是早在我意料之中的；然而我毫不因此而感到不快。我有我的謹愼的打算，敌人有敌人的謹愼的打算，你說叫我听誰好？

我从極年輕的时候开始，已經出入宮廷。可以說，我的心并未受宮廷生活腐蝕，甚至曾經作了偉大的計划：我敢在宮廷之間，保持我的良好品德。看見邪恶所在，我必远而避之；但是稍

后我又接近邪恶，因为要加以揭露。我将真情实理，一直呈到国王御座之前，因为我在御前所說的是一种未之前聞的語言；我使諂媚者張皇失措，同时使偶像崇拜者惊奇不置。

但是，我發見我的真誠惹起了他人的敌視，我招致各部大臣的嫉妒，而并未邀得君王的青睞，在这腐化的宫廷里，支持我的仅仅是薄弱的德行。于是我决定离开宫廷。我假装对于科学感到極大的兴趣；并且，弄假終于成真，兴趣确实發生了。从此我百事不管，隐居在乡下的别墅中。可是这一态度，也有不便之处：我的敌人們随时可以欺弄我，而我几乎失却一切自衛的办法。根据一些秘密的通風报信，我严肃地考虑到自身的問題。我决定出国远游；反正我早已离开宫廷，这也可以算我出国的好借口之一。我去見了王上，陈述我学習西方科学的願望；我向他委婉解釋，我的旅行对他可能有用。我博得他的好感，就动身走了。我从敌人手中挽救了自己。

吕斯当，这就是我出游的真正緣由。讓伊斯巴汗去議論紛紛吧；除了在那些爱我者之前，請不要替我辯护；我的敌人們作种种恶意的解釋，你可置之不理；这是他們目前对我所能作的唯一的危害，我真是太福气了。

現在大家都在議論我。久而久之，人們不免完全将我忘却，并且我的友人們……不，吕斯当，我不願作此伤心的想法；友人們一定永远爱重我；我相信他們对我永远忠实，正如我相信你一样。

1711年，主馬达·勒·阿赫紹月①20日，于埃塞瑞。

---

① 六月。

信九 阉奴总管寄伊璧

（寄埃塞瓏）

你跟随旧主人到处旅行；走遍各行省、各王国；憂愁悒郁的情緒，不可能在你身上落下痕迹。因为你無时無刻不看見新鮮事物，所見的一切，都使你心曠神怡，时間过去了，而你不覺得。

我的情况却和这大不相同。我被关在可怕的监牢中，周圍的一切，天天如此，心上的憂郁，永远不变。五十年来，战战兢兢、提心吊胆的日子，重重地压在我身上，使我呻吟不已。我这一生，去日虽多，却不能說曾經有过一刻清静，一天安心。

当初，我的第一个主人打定了殘酷的計划，要将他的那些妇人交給我看管，并且百般威胁利誘，强迫我从此以后永成殘缺不全的人。那时，我对最艰苦的差役發生了厭倦，打算牺牲我的情欲，借以換取安逸和富裕的生活。我眞倒楣！在我思想中，我只看見补偿，沒有看見損失；因为我当初希望，由于無力滿足愛情，正好借此摔脫情网。唉！人家在我身上灭絕了情欲之果，而沒有消除情欲之因；于是，远远不曾使我減輕情欲的負荷，周圍的一切，反而不断地刺激我的情欲。一进后房，一切都引起我对于我所丧失的事物的悔恨：我覺得無时無刻不在兴奋中，千嬌百媚，好像为了使我懊丧，才故意出現在我眼前。我的不幸眞是到了極点，因为在我眼前，永远有一个幸福的男子存在。在那心煩意乱的时期，我每次将妇人領到主人床上，每次替妇人脫掉衣裳，回来的时候，心中必定燃燒着無可奈何的狂怒，灵魂充滿可怕的絕望。

我的悲惨的青春，就是这样度过的。除我自己以外，我沒有一个心腹，我滿怀苦悶和憂郁，不得不忍气吞声，以前我企圖用那么溫柔的眼光观看女人，那时只好用严厉的眼光去看她們。如果被她們看穿，我就完了。她們利用我的弱点，什么便宜不想沾？

記得有一天，我伺候一个妇人洗澡；我情不自禁到失却了全部理智，竟敢用手接触某一可怕的地方。当时我的第一个念头，認为我生命的末日到临了。幸亏我还算运气，避免了酷刑和惨死。可是那个美人，手中掌握了我的弱点作为把柄，使我付出很高的代价，来換取她的緘默：对于她，我的权威完全丧失；从此她强迫我冒了千百次生命危險，去作委曲求全的事。

最后，青春的火焰熄灭了：我老了，在这方面进入平静的境界；我用漠不关心的眼光看那些女人；过去她們鄙視我，折磨我，使我痛苦，現在我以同样待遇，好生回敬她們。我永远記得，我是为了指揮她們而生在世上的，遇到对她們發号施令的机会，我彷彿覺得自己重新成了男子汉。自从我用冷静的头脑观察她們，并且通过我的理智發現她們的全部弱点以后，她們就成了我憎恨的对象。虽然我替别人看守她們，但是她們唯唯听命，对于我不但是一种乐趣，而且是暗暗的欢喜；我剥夺她們的一切，仿佛她們为我而受罪，因而我总能得到間接的滿足。我在后房內院好比在我的小小的帝国中一样，于是我的野心——我身上所剩的唯一热情，也稍稍滿足。我看見周圍的一切都依靠我来进行，無时無刻不需要我，心中很高兴。我甘心情願，負担全体妇人对我的憎恨，这憎恨巩固了我在后房內院的职位。因此，她們并不是和一个忘恩負义之人打交道，她們最天眞無邪的乐趣，我总是先意承志地滿足她們。我在她們面前，永远像一座不可动搖的栅栏：

她們出主意、訂計划，我突然間出来拦阻。我以"拒絕"武装自己；我滿腹顧虑，好比刺猬遍身是刺；我三句不离口的，無非天职、德行、廉耻、謙虛等字眼。我不断地对她們談女性的軟弱，和主人的威权，使她們懊丧絕望。接着，我又自怨自艾，說我如此严厉，实在出于無奈，好像我要她們了解，我除了她們的利益，除了对她們十分关心之外，沒有别的动机。

在我这方面，并非沒有数不清的不順心的事，这些喜欢报复的妇人，并非不設法夸張我給她們受的气：她們的反击是可怖的。我和她們相互間的优势与劣势，一漲一落，如同潮水一般。她們經常以最令人感覚羞辱的差使派到我头上；她們对我装出無比的鄙視；并且不管我年老，为了毫不重要的事，一夜之間，叫我起来十次。我不停地被命令、差遣、役使、任性的摆布，累得喘不过气来；好像她們在輪班訓練我，好像她們的花招層出不穷。她們常常喜欢使我加倍地战战兢兢；她們叫人向我透露一些假秘密：时而有人来說，在墙外發現了一个年輕男子，时而有人听見了可疑的声音，或拾到了一封信。这一切使我手忙脚乱，她們反而引为笑乐：見我如此庸人自扰，她們高兴之至。又有一次，她們将我拴在房門外，昼夜不放；她們善于伪装害病、伪装不省人事、惊慌恐怖；她們并不缺少借口，使我伏伏貼貼，讓她們牵着走。在这种情况下，必須盲目服从，百依百順：像我这样的人敢說一个"不"字，那才是聞所未聞；而且如果我迟疑不决，不服从她們，她們就有权力懲罰我。亲爱的伊璧，我宁願不要老命，也不甘心受此屈辱。

上述种种，尚非全部情况。我从来沒有把握，如何博得主人片刻欢心。在主人心中，有許多妇人都是我的仇敌，她們一心想要置我于絕境。她們和主人亲密的片刻，主人决不会听信我的

話；在那些时刻，她們要什么就获得什么；在那些时刻，理亏的反正总是我。我把对我怀着怒意的妇人領到主人床上去。你以为女人会在那里替我卖力嗎？你以为我的利益会占优势嗎？她們的眼泪，她們的长吁短嘆，她們的拥抱接吻，甚至她們的欢乐，都使我提心吊胆，因为她們正处于耀武揚威的地位；她們的妖媚对于我是可怕的；我过去的服务劳績，被她們当前的服务，在片刻之間，一笔勾銷；对于这神魂顚倒，身不由主的主人，我無法通过任何事物，得到保証。

晚上就寝时，还保持着主人对我的好感；早上一起床，已經失寵了——这样的事，我已經遭遇不知多少次！那一天，我在后房附近受了鞭笞，丢尽了臉，究竟为了什么事？原来我把一个妇人，送入主人怀抱，那妇人等主人情焰上升，馬上就泪如泉涌，訴述怨憤，并且很巧妙地把她的訴述，和她所激發的爱情的增长，配合成拍子。在这千鈞一髮的时候，我如何招架得住呢？在我最不提防的时候，我被断送了；我成了热情纏綿和长吁短嘆中所訂的条約的牺牲品。亲爱的伊璧，我一直生活在这种殘酷的情况下。

你多么幸福！你伺候的对象，限于郁斯貝克一个人。討他的欢心，在你并不是难事；并且也不难将他对你的好感，保持到你生命的末日。

1711年，賽法尔月，最后一日，于伊斯巴汗內院。

信十　弥尔薩[①]寄友人郁斯貝克

（寄埃塞壠）

只有你，当黎伽和我远离的时候，能使我的損失得到补偿；也只有黎伽，能够安慰我对于你的遙念。我們很想念你，郁斯貝克，因为你在这兒是我們交游場中的灵魂。心投意愜的交誼，除非用暴力，否則是决不会破裂的！

我們正在这兒紛紛爭辯；所爭論的經常是道德方面的問題。昨天，有人提出：人之所以幸福，是否由于官能的滿足与快感，还是由于道德实踐？我常听你說，人生在世，本应道德高尙，而正义之感，乃是与生俱来的人的特有的品質。你的意思如何，务請指教。

我曾和几位毛拉[②]談过，他們引經据典，滿口"古兰經"，使我失望；因我并非以眞正信徒的身份和他們交談，而是作为人，作为公民，作为人父，去和他們談的。

再見。

1711年，賽法尔月，最后一日，于伊斯巴汗。

---

① 弥尔薩本为尊号。君主用此尊号时，放在本名后边，文人学士用此尊号时，放在本名前面。但是在这封信里，弥尔薩却借作私人专名。

② 此地指伊斯兰教的僧侶，有时亦指一般博学通經之士。

信十一　郁斯貝克寄弥尔薩

（寄伊斯巴汗）

你放弃自己的理智，而要試試我的理智；卑躬屈节，和我商討，以为我能教你。亲爱的弥尔薩，你对我的友誼，比你对我的良好看法，更使我感覚欣幸。

为了不辱尊命，我以为毋須用極抽象的理論。有些眞理，仅用劝說不足以服人，还須令人有所感触。道德眞理就是如此。下列一段历史，也許比精微的哲学更能使你感动。

从前，阿拉伯有一小小民族，名叫穴居人。他們的远祖，古代的穴居人，如果相信历史家的話，据說是三分像人，七分像兽。我所說的穴居人却并不如此丑怪。他們并不像熊一般，遍体长毛；他們并不尖声呼嘯；他們也有两只眼睛；可是他們如此恶劣，如此殘暴，乃至彼此之間，沒有絲毫公平与正义的原則。

他們的国王，系出外族，他要想糾正他們恶劣的根性，对待他們十分严厉。但是他們發动叛乱，杀死了国王，灭絕了王室。

事变之后，他們会合在一起，推举政府。經过無数分歧与爭执，建立了一些官职。但是，官員剛剛选定，大家立刻覚得他們令人不能忍受，于是又把他們統統杀死。

人民摆脫了新的束縛，一味按照他們的野蛮本性行事。各人認为，再也不必服从任何人，各人关怀的只是自身利益，毋須过問别人的利益。

众口一辞，作出这样的决定，使大家感到極度欣幸。他們都說："我干什么去給漠不相关的人拚命劳动？我光替自己想，这

样就可以过幸福日子。别人是否幸福，与我有什么相干？我設法获得所需要的一切，并且只要我应有尽有，所有别的穴居人艰难貧困，毫不放在我心上。”

那时正是播种的月份。各人說：“我只耕自己的地，地上长麦子，够我吃就行；更多的产量，对于我沒有用处；我决不自討苦吃，劳而無益。”

在这小小的王国里，土地的質量并不一致。有些地区多山，土質貧瘠；另一些地区低洼，有溪流灌溉。这一年，天气十分干旱。以致高地一無收成；同时，可以灌漑的土地却大大丰收。这样一来，山区居民几乎全部餓死，因为洼地居民冷酷無情，不肯分給他們粮食。

第二年，雨水特别多，高地异常丰饒，而低地被水淹沒。于是又有一半人民大鬧饑荒；可是这些倒楣家伙發現别人也和他們以前一样：冷酷無情。

在主要的居民之中，有一个人的妻子非常美丽。他的邻人愛上了她，并且把她搶走。两人吵得很凶，在大罵大打之后，他們同意去找另一个穴居人，請他决断。那人在共和国存在的时期，曾經多少有点威信。两人跑去找他，各有一番理由，打算向他陈述。那人对他們說：“这女子屬于你，或屬于他，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有我的地要耕；我不能疏忽了自己的事，蹧蹋我的时間，而替你們排难解紛，为你們的事卖力气。我請求你們讓我安靜一点，别再拿你們吵架的事来麻煩我。”話一說完，他就和吵架的两人分手，去种自己的地。两人之中，掠夺人妻的那个比較强壮，他發誓宁死不肯交还妇人。另外那个，眼看邻人如此不顧正义，仲裁者如此冷酷，心中深为难受，滿怀懊丧，走向归途。在路上，他發見一个妇人，年輕貌美，正从泉边汲水回来。他这时已

經沒有妻室，路上的女子很中他的意；等到他听說这女子就是他打算請为仲裁、而对他的不幸如此無动于衷的那人的妻子，他就觉得这女子更加合他的心意。他把那女子搶了就走，带到他家中去了。

有一个人，有一塊相当肥沃的地，他非常仔細地耕种着。他有两个邻人，勾結在一起，将他从住宅中驅逐出去，强占了他的田地。两人之間締結了联盟，誰要是来搶夺那塊地，他們一同抵御；于是，确确实实，他們彼此支援，这样繼續了数月之久。可是两人中的一个，觉得一切本可独占，老是与人均分，实在不胜其煩，他就杀死另一个，成了田地的唯一主人。他的天下并不久长：另外有两个穴居人，前来襲击，欺他势孤力弱，不能抵御，把他杀死。

一个穴居人，身上几乎一絲不挂，看見有羊毛待售，他打听什么价錢。商人心中盘算："当然，我的羊毛，也就只能希望卖到两斗① 麦子的錢；可是我要抬价四倍，借此获得八斗麦子。"購者無可奈何，只好听他要价，照价付錢。"我很高兴，"商人說，"現在我可以得到麦子了。""你說什么？"購者問道，"你需要麦子么？我有麦子出售。就怕价錢也許会使你吃惊。因为你明白，現下几乎到处飢荒，麦子貴到極点。可是，还我錢来，我給你一斗麦子；否則，哪怕你餓死我也不願脫手。"

就在同时，一种凶恶的疾病，在地方上肆虐。从邻国来到了一位医生，本領很好；他对症下藥，病人一經他手，無不霍然而癒。疾病停止以后，他到經他医治过的病人家中，向他們索取酬金，然而他到处碰了釘子。他回国去了。回国之后，由于长途跋

① 此地仅指一种量器，姑譯为斗，取其广义，而其容量并不恰恰等于一斗。

涉，他感覚劳頓不堪。可是不久以后，他听説同样的疾病又在那里出現，并且变本加厉，危害那忘恩負义的国土。这一回，那兒的居民不等医生前去，倒先跑来找他。医生說："滚吧，不义的人們！你們的灵魂中有一种毒素，比你們想治疗的病毒更能致命；你們不配在大地上占一位置；因为你們毫無人道精神，你們不知道什么是公道的规則。神祇責罰你們，如果我反对神祇正义的忿怒，我認为那就是触犯神祇。"

1711年，主馬达·勒·阿赫額月 3 日，于埃塞壟。

信十二　郁斯貝克寄前人

（寄伊斯巴汗）

你明白了，亲爱的弥尔薩，穴居人如何由于自己的恶劣根性，遭受灭亡；如何成了他們自己背信弃义的行为的牺牲品。那許多家庭之中，只有两家未罹民族的灾难。原来在那地方，有两个很奇特的人：他們有人道精神，認識正义，崇尚道德。二人以正直之心，互相結合；同时也因鑒于别人的心太腐化，二人更加亲密。他們眼看滿地悲慘的景象，直覚得可怜可憫；于是这又成了他們加强团結的理由。二人以同样的勤勉，为他們的共同利益而操劳；他們之間的分歧，只是温和、亲爱的友誼所产生的分歧；这样，他們二人远离了不配与他們为伍的同胞，在国內最偏僻的角落，度着平静幸福的生活。田地被那两双道德高尚的手耕种着，好像自然而然地生产了庄稼。

他們爱他們的妻子，同时也被妻子温柔地热爱着。他們集中注意力，用德行教养他們的子女。不断地給他們指出本国同

胞的重重苦难，使孩子們正視这一可悲的复轍，他們尤其使孩子感覚到，个人的利益永远包括在公共利益之中；要想和公共利益分离，等于自趋灭亡；德行对于我們不应当成为一种負担；不应当把德行看成畏途；幷且，以正义待人，等于以仁慈待己。

不久，他們得到了有德行的父亲应得的快慰，那就是有了和他們自己相像的子女。在他們注視之下长成的年輕一代，通过幸福的婚姻，蕃衍了起来；人数不断增加，团結却是照旧。至于德行，絲毫不因人数众多而衰落；正相反，由于更多的范例，所以加强了德行。

誰能在此設想这些穴居人的幸福呢？这样公正的人民，定必見寵于神祇。他們張开眼睛認識了神祇，也就学会了畏敬。“自然”在風俗習慣中原来留下了一些过于粗糙的事物，于是宗教就来使之柔和。

他們制礼作乐，以娛神祇。节日一到，男女青年，戴着鮮花，用舞蹈和田园音乐，来歌頌神祇。接着就摆开庆筵，酒肴虽然儉素，欢乐幷不因此稍减。就在这种集会上，天眞的“自然”开始發言；在这些場合，人們学習着以眞心眞情，互相授受；在这些場合，羞紅了的天眞面孔，傾吐着爱情的衷曲，可巧又被人听見，不过立刻获得尊长的首肯；在这些場合，慈母們乐于預料那些未来的夫妇，如何恩爱，如何忠貞。

大家到庙中去，向神祇求福。所求的幷不是發財致富，也不是优裕闊綽——这种願望和幸福的穴居人的身份不相称；他們只希望他們的同胞都富裕。他們跪在祭壇下边，只是为了祈求尊长健康，兄弟团結，妻子多情，子女孝順。姑娘們来到神前，貢献她們溫柔的祭品：她們的心。而她們所求的，只是一种神恩，那就是能使一个穴居人的男子因为她們而获得幸福。

傍晚，羊群离开草地，倦耕的牛，已經拖着犁归来；这时候，人們聚集在一起，一边吃清淡的晚餐，一边歌唱当初的穴居人，行为如何不义，遭遇如何悲惨；又歌唱懿行美德，如何随着新的一代而复兴，并且带来了幸福；他們頌揚神祇的偉大，神降恩惠給祈求的人；如果对神不知畏敬，定必触犯神怒；然后他們又描述田园生活的乐趣，永远純潔的生活如何幸福。不久以后，他們沉沉入睡；他們的睡眠，从未被操心和憂郁所打断。

大自然不但滿足他們必需的一切，也同样滿足他們的欲望。在这幸福的地方，貪婪是从来沒有的。人們互相餽贈，贈者却总以为自己在占便宜。穴居族人民，把自己看成一家人；牛羊几乎永久混在一起；把各人的牛羊分开，这是他們認为唯一不必多此一举的事。

1711年，主馬达·勒·阿赫頼月6日，于埃塞嚕。

信十三　郁斯貝克寄前人

对你談穴居人的德行，我想永远是談不完的。有一天，一个穴居人說："我父亲明天得去耕地；我要比他早起两小时；那么，等他下地，就会發現他的地已經耕过了。"

另有一人，心中寻思道："我仿佛覚得，我妹妹看中了一个年輕的穴居人——我們的亲戚；我得向父亲提出，讓他們玉成这段姻緣。"

有人跑来告訴另一个穴居人，說他的牛羊被一伙賊人偷走了。那人說："好不气人！因为其中有一头通身潔白的小母牛，我本打算将它献給神祇。"

只听得另外一个人説："我得上庙去谢神，因为我弟弟健康恢复了，父亲那么鍾爱弟弟，我也十分疼他。"

或者説："有一塊地和我父亲的地邻接，种那塊地的人們天天讓猛太陽烤着；我得上那兒种两株树，使那些可怜朋友有时可以到树蔭下休息。"

有一天，几个穴居人聚集在一起，一位老人在説一个年輕的，怀疑他干了件坏事，并且在責备他。另一些青年穴居人説："我們不信他作了这罪行；可是，如果他眞有那回事，讓他在他全家人之中，最后一个死去！"

有人来对某一个穴居人説，他家里遭一群外邦人搶劫，把什么都搶走了。这人答道："如果他們合乎正义，願神祇讓他們能享用那些財物，比我更久。"

穴居族那么繁荣，不能不引起别人眼紅。邻近各民族嘯聚在一起，找了个無聊的借口，决定掠夺穴居族的牛羊。穴居人一知道这消息，就派遣使者，跑去向他們这样説："穴居族有什么对不起你們？难道他們搶了你們的妇女，偷了你們的牛羊，蹂躪了你們的田地嗎？沒有的事。我們是公正的，并且我們畏敬神祇。你們到底向我們要求什么？你們要羊毛做衣裳嗎？你們要牛羊乳喂养羔犢，要我們地上出产的果子嗎？放下你們的武器，到我們这边来，我們把这些都給你們。可是，如果你們怀着敌意，进入我們的国土，那么我們就指天起誓，定必以不义之民看待你們，定必用对付野兽的手段，对付你們。"

对方以鄙夷的态度，拒絕了这一番言語。这些野蛮的外族人，全副武装，侵入穴居族的地域；他們以为穴居人除了天眞純朴之外，束手無策。

但是穴居人决心保衛自己，他們将妇女和兒童圍在当中。使

他們惊奇的是敌人的凶狠寡义，而不是敌人人数众多。一股新的热血充满了他們的心：这一个願意为父亲而战死；另一个願意为老婆子女去牺牲；也有的为兄弟；也有的为了朋友；总之，大家都为了穴居族的人民。一个人牺牲了，先由他亲近的人上去接替，接替者除了为公共事業之外，同时也有私仇要报。

非正义与德行之間的战斗，就如上述。那些卑怯的族类，所求的無非赃物，并不以逃亡为可耻，面对穴居人的勇敢，尚未接触，就敗退而去。

1711年，主馬达·勒·阿赫韶月9日，于埃塞鞢。

信十四 郁斯貝克寄前人

穴居人鑒于族中人口一天比一天增加，認为推选国王的时机已經成熟。他們一致認为，必須将王冠戴在最公正的人头上，大家的眼光集中在一位年高德劭的、可敬的老者身上。他不願参加那次集会，躲在自己家中，滿心憂愁。

大家派代表去通知他已經被选为国王，他說："使我对穴居族犯此过錯，使大家相信在他們之間沒有一个人比我更公正，定必拂逆天意！你們給我这頂王冠，如果非如此不可，我也只好接受。但是你們可以預料，我必悲痛而死；因为，当我来到世上，看見穴居人都是自由的，今日却眼看他們作了順民。"說到这里，他泪如泉涌。他又說道："倒楣的日子，我为什么活得这么久？"接着，他用严厉的声音喊道："我明白是怎么回事，啊，穴居人！你們的德行，开始对于你們成为沉重的包袱。在現况之下，你們既無首領，必然是在不知不覚中，具有美好的品德，否則不能生存下

去，否則可能重蹈祖先的复轍。可是道德的束縛，对于你們也許太严峻了；你們宁願拜倒在君主之前，服从他的法律，这比你們严肃的風俗，反而灵活一些。你們知道到了那时，你們大可以滿足奢望，發財致富，在卑鄙的享乐中，懶洋洋地打發日子；你們也知道，那时你們将以不犯重大罪行为滿足，至于美德，就根本不談了。"老人停頓了一下，他的眼泪比以前流得更汹涌了。他說："唉！你們打算叫我干什么？我怎么能命令一个穴居人，讓他去作一件什么事？难道你們願意他因为我的命令而去完成一桩道德高尚的举动？即使沒有我，单憑他自然的傾向，他本来也能这样做。啊，穴居人！我年寿已尽，脉管中血液冰凉，不久就要和你們的列祖列宗，重新見面。为什么你們願意我使祖輩难过，非讓我告訴他們，說我留在你們頸上的枷鎖，不是美德，而是别的。"

1711年，主馬达·勒·阿赫賴月10日，于埃塞謙。

信十五　黑閹奴总管寄黑閹奴亚隆

（寄埃塞壠）

我禱告老天，請它把你带回到这兒，并且使你避免种种危难。

虽然所謂友誼这种关系，我几乎从未經驗过；虽然我徹头徹尾閉塞在自己的小天地中，而你却曾經使我感覚到，在我胸膛中还有一顆火热的心；对于受我管轄的那群奴隶，我是个鉄石心腸的人，但是我以喜悦的心情，看你从兒童长大成人。

在当年，时間一到，主人的視綫投射在你身上了。刀子将你和"自然"分割开的时候，"自然"的勢力生在你身上尚远未抬

头[①]。我姑且不說，当时我是否替你抱不平，还是見你升到我的地位而感覚高兴。我平息了你的哭喊。我認为你开始了新生命，你从永远听命于人的奴隶地位，进入了将要使人听命于你的奴隶地位[②]。我經心着意地教育你。教导总难免严厉，因而在很长的时期內，你竟不知道我多么爱你。可是，你确乎被我热爱，我不妨告訴你，我爱你，犹如父亲爱兒子，假如父子之称，能适用于你我的命运。

你将周游基督教徒所居住的各国，他們从未有所信仰[③]；你在那些地方不可能不受許多玷污。先知的目光，在千百万敌人之間，如何能注視你呢？我願我們主人，在回来时，到麦加[④]去朝眞：在那天使的聖土上，你們各位都要凈化一番。

再見。

1711年，主馬达·勒·阿赫賴月10日，于伊斯巴汗內院。

信十六 郁斯貝克寄三墓[⑤]守者毛拉美海眉特·哈里[⑥]（寄高亩）

你何以生活在坟墓中，神聖的毛拉？按你的身份，本当以星辰为栖息之所。你深自隐匿，想必恐怕遮天蔽日。和太陽一般，

---

① 意謂亚隆受閹割时，身为童子，人情未通，不知自身的遭受，慘酷到什么程度。

② 当了閹奴，可以指揮奴婢，甚至管束后房妇女。

③ 指伊斯兰教的信仰。

④ 穆罕默德誕生地，位在紅海濱。

⑤ 所謂"三墓"，是聖女法忒梅，以及波斯古君塞斐一世与阿巴斯二世之墓。

⑥ 哈里(Hali)，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十二位使徒中的第一位，同时是穆罕默德的女壻。

你純潔無瑕；然而，也正和太陽相似，你以云霞自蔽。

你的法术深邃無底，賽过海洋；你智慧敏銳，賽过哈里的双鋒宝劍朱化卡；九天之上，諸神之間，發生种种事情，你都知道；你在我們神聖先知的胸前，認辨"古兰"經文，遇有費解的章句，天使一名，奉命离开宝座，展开翼翅，飞翔而下，替你講解經文，闡明奥义。

通过你的帮助，我可能和舍拉芳[1]發生亲密的来往。因为，說到最后，十三伊曼[2]，你豈不是天地交界的中心，地獄与天堂之間的交通樞紐？

我的周圍，是一群塵俗的人民。請允許我和你一起淨化；請准我抬头向往你所居住的聖地；把我从恶人之間区别开来，正如我們在朝陽初升时，将黑綫和白綫分开一样；請你帮助我，給我指导；請你照顧我的灵魂；請以先知們的精神，使我灵魂陶醉；以天堂的法术，使它得获滋养；并請允許我，将灵魂的伤痕，呈奉在你脚边。

請将你神聖的手諭，寄到埃塞瓏，我在此地将作数月逗留。

1711年，主馬达·勒·阿赫賴月11日，于埃塞瓏。

信十七 郁斯貝克寄前人

神聖的毛拉，我不能平息我的急躁情緒，等不及你的崇高的手諭了。我心中有些疑問，必須加以澄清。我感覺自己的理智

① 天使。

② 穆罕默德十二位使徒与承繼者，均称伊曼（Iman），后世称伊斯兰修道士为伊曼，以示尊敬。

迷失了方向；請你把它引入正途吧。光明的源泉，請你来照耀我；用你神聖之笔，击碎我向你提出的困难；使我对自己發生怜憫，同时对我将要向你提出的問題感到慚愧。

根据什么，我們的立法者不讓我們吃猪肉，不讓我們吃一切他所謂“污秽”的肉类呢？根据什么，他不准我們接触任何尸体，并且，为了净化我們的灵魂，他为什么命令我們不停地沐浴？物件本身，仿佛無所謂純潔与不純潔，我不能設想，物件有任何特質，与純潔或不純潔的理由，是不可分离的。汙泥显得肮脏，無非因为它妨害我們的視覚，或其他一种官能；可是在汙泥本身，它并不比黃金或鑽石肮脏。認为接触尸体就是玷污自己，这种意見，無非由于我們对于尸体具有自然的反感。倘如不沐浴的人身体并不妨害别人的嗅覚与視覚，别人如何能設想他們身体不潔？

神聖的毛拉，物体純潔与否，唯一的判断者，应当是官能感覚。然而，同样的物件可能給人不同的感覚；使这些人發生快感的东西，可能引起另一些人的反感。因此，官能的見証，在此地不能作为定則，除非你說关于这点，各人不妨随意乱想，任便决定，把与自己有关之物，加以潔与不潔的区别。

聖潔的毛拉，这样說来，豈非推翻了神聖的先知所划分的种种区别，推翻了天使們手写的法律的一切基本要点？

1711年，主馬达·勒·阿赫賴月20日，于埃塞壠。

信十八 先知的侍者美海眉特·哈里寄郁斯貝克（寄埃塞壠）

你总是向我們提出一些已被别人向神聖的先知詢問过千百

遍的問題。何以你不讀博士們的"傳習录"[1]？何以你不汲取这一切智慧的純潔源泉？否則你的种种疑問都可以得到解决。

不幸的人們，你們永为塵世的事物所糾纏，从未定神注視天上的事物；你們尊敬毛拉的身份，却不敢自己作毛拉，又不敢跟随他們！

秽浊的人們，你們决不能深入永恒的奥秘，你們的光明，和地獄的陰暗近似，你們思想中的各种理辯，犹如在炎热的舍尔邦月[2]，赤日当午，你們双足揚起的塵灰。

因此，你思想的最高点，还够不上一个最小的伊滿[3]的起碼程度。你的徒然的哲学，是預告雷雨和黑暗的一道閃光，而你在暴風雨中随風飄蕩。

答复你的难題，容易得很，只要对你叙述我們神聖的先知某日所遇到的事就行。那时，他被基督徒所誘惑，被犹太人所折磨，将这两种人混淆在一起。

犹太人阿勃底亚斯·伊勃沙龙問他，何以上帝不准人們吃猪肉。穆罕默德答道："这不是沒有理由的，猪是骯脏的畜生，待我說来，令你信服。"他用汙泥捏成人形，擲在地上，对它喝道："起来！"立刻有一人站立起来，并且說："我乃雅非，挪亚[4]之子是也。"聖先知問道："你死的时候，头髮就这样白嗎？"他答道："不，但你喊醒我时，我以为最后审判之日来到，大为惊慌，以至头髮頓时变白。"

---

① "傳習录"(Traditions)，补充与注釋"古兰經"的經典著作。

② 八月，炎暑如焚，草木怒长之月。

③ 原注：伊斯兰寺院的阿訇。

④ Noe，詳見"旧約"、"創世記"洪水故事。

上帝的使者① 对他說道："好吧，你把挪亚方舟的故事，从头到尾，对我講来。"雅非遵命，将头几个月所發生的种种，詳詳細細，如实叙述。接着，他这样說：

"我們将各种牲畜的糞秽，堆在方舟的一边；这就使方舟大为傾斜，我們害怕得要命，尤其是妇女們，哭哭啼啼，鬧得不亦乐乎。我父挪亚求教于上帝，上帝命令他牵来一匹大象，使象面对着傾斜的那边。这龐大的牲畜，排泄秽物，如此之多，乃至生下了一头猪。"

你相信嗎，郁斯貝克，从那时起，我們就忌猪肉，并且視猪为污秽的牲畜？

可是，由于猪天天在秽物堆中乱攪，方舟之中，掀起了令人难忍的臭味，以至猪自己也禁不住大打噴嚏，于是从它的鼻子里出来了一只老鼠。老鼠碰到什么就咬什么，使挪亚不能忍受，他想又該求上帝指教了。上帝命令他在獅子前額，重重打它一下；獅子一个噴嚏，从鼻孔里噴出一只猫兒。这些牲畜也仍然是肮脏的，你信不信？你以为如何？

某些事物不純潔，而你不能察覚其理由，这是因为你对于許多别的事物，一概無知；并且你不認識在上帝、天使和世人之間，發生一些什么事情。你对永恒的历史是無知的。天上所写的書，你一本也沒有念；你所知道的，無非天上書庫中極小部分；像我們这样的人，活在世上的时候，虽然已經非常接近天書，但也仍然只能說是在黑暗与陰影里。

再見；但願穆罕默德在你心中。

1711年，舍尔邦月，最后一日，于高亩。

---

① 指穆罕默德。

信十九　郁斯貝克寄友人呂斯当

（寄伊斯巴汗）

我們在多珈只停留了八天；赶了三十五天路程以后，我們到达士麦那[1]。

从多珈到士麦那，其間沒有一座值得挂齿的城市。我看見鄂斯曼帝国[2]的弱点，不胜詫异。这一病体，它自己支持的方法，不是温和适度的控制，而是强烈的葯剂，因而日益精疲力竭，外强中干。

那些巴轄[3]，他們的官职，全仗金錢賂买；傾家蕩产，始到任所，对于治下的州县，蹂躪掠夺，有如对付被征服的国土。軍队横蛮無礼，胡作非为，無人过問。要塞防地，雉堞崩坍；城市荒凉，乡村凋敝；农商各業，完全廢弃。

政府虽然严峻，有罪不罰，却也甚为普遍：种地的基督徒，征税的犹太人，随时可以遭受强暴欺凌。

土地所有权不确定，因此之故，耕种經营，热情大减；任何产权，任何契約执照，經不起当政者恣肆妄为，皆成为一紙空文。

这些野蛮人，荒廢百艺到此程度，乃致行軍作战之术，亦漫不經意。欧洲各国正在精益求精，而他們愚昧無知，依然如故；新的發明，必須在給他們千百次危害以后，他們方知采

① 亦作伊斯密尔（Izmir），土耳其海港，在爱琴海濱。

② 亦称鄂托曼帝国，即土耳其帝国。

③ Bacha 或 Pacha，土耳其省長或州督。

用。

海上航行，他們毫無經驗；駕船操舵，也笨拙不灵。所說有一小撮基督徒，从岩石中跳出来①，使所有的鄂托曼人，都急得滿头大汗，使鄂托曼帝国陷于疲憊不堪之境。

他們自己沒有能力經营商業，只好勉强讓永远勤劳进取的欧洲人前来經营。他們靠这些外国人發財致富，还以为給外国人以莫大的恩惠。

我穿越了这广闊的国土，所見城市，只有士麦那堪称富强。而它的富强，是由欧洲人一手造成的；此城与众不同，决非土耳其人之功。

亲爱的吕斯当，关于这一帝国，确实的概念即如上述。不出两个世紀，此地将成为某一爭城掠地者耀武揚威的战場②。

1711年，賴买丹月③2日，于士麦那。

信二十 郁斯貝克寄妻莎嬉

（寄伊斯巴汗后房）

你冒犯了我，莎嬉，我觉得胸中怒气滂渤，假如你不趁我远出未归，及时端正操守，平息我猛烈的妒火，使我不再因此深感不安，那么你就应当留神你的骨头。

---

① 指一五六五年鄂托曼帝国在圍困馬耳他島战役中的失敗。

② 孟德斯鳩的預言恰好应驗了：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三年之間，巴尔干半島各国联軍向土耳其进攻，使土耳其丧失一部分疆土。

③ 九月。

我听說有人見你独自一人，和白閹奴① 那底在一起。那底将用他的脑袋，作为不忠不信的代价。按照老規矩，你不許在房中接見一个白种閹奴，有的是黑种閹奴供你使喚，你何以連这点都忘記了？你說閹奴并不是人，你說你守身如玉，不至于因閹奴外形与人酷似，引起你的邪念：你这是空口說白話。这些話，对你对我，都不足够。对你不够，因你所干的事，乃是后房法律所禁止的；对我不够，因为你給我丢臉，你抛头露面，讓人看見……我說什么？讓人看見？也許讓狡詐的人，用罪行玷辱了你，甚至因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用遺憾与絕望玷污了你。

也許你会对我說，你始終是对我忠誠的。呸！你能对我不忠嗎？你如何能瞒过这些黑閹奴的警惕？他們見你如此生活，已經很惊异。你如何能粉碎那幽禁你的重門深院？你吹嘘你的德行，但这是不自由的德行；而且也許你的邪念，已經将你自夸不休的忠貞，不止千百次地減損了价值。

我有理由猜疑你的一切，但願你并沒有这样作；但願那奸人并未将他褻瀆神明的手，放在你身上；但願你拒絕了在他眼前展陈出他主人喜爱的一切②；但願由于你衣裳在身，他与你之間，总算还隔着一道薄薄的屏障；但願他在你面前忽然發生神聖的敬意，因此不敢仰視；但願他胆子不够大，想到自我懲罰，不禁發抖。即使上述种种都是事实，你也仍然作了一件違反天职的事。你这次破坏了天职，一無所获，并未实現你荒唐的意圖；万一为了滿足此种意圖，你可能再干出什么事来？万一你能逃出这神

---

① 波斯古代習慣，显貴豪富之家，用黑人及白人充当閹奴。而准許直入后房内院，接近妇女的，只是那些丑陋的黑奴；白奴虽亦閹割，但因其状貌較为好看，故只許在外院执役，不准入后房，免生意外。

② 指莎嬪的身体。

聖的地方，你又将干些什么？神聖的后房，对你是無情的监狱，而对于你的女伴們，这是适宜于躲避一切邪行的安身处，这是神聖的庙宇，女性在此庙中，不复軟弱無力；即使自然給你們各种不利条件，你們也成为不可征服的了。万一听你自作自为，仅仅用你对于我的、已經受了玷辱的爱情，以及你已經如此丢臉地背弃了的天职，作为你的防御，你又将干些什么？在你生活着的国度中，風俗何等聖潔，它将你从最卑賤的奴隶們的狂妄行为中搶救出来！你应当感激我使你的生活受到拘束，因为只能用此方式，你才配再活下去。

你不能忍受閹奴总管，因为他經常注意你的一举一动，又因他給你賢明的劝告。你說他丑陋到如此程度，以致你一看見他，不能不感觉难受；仿佛在这种职位上，应当安插最漂亮的人物似的。使你痛心的是，沒有把那令你丢臉的白閹奴，放在总管的职位上。

但是，你的第一女奴，对你干了什么事？她告訴了你，你和年輕的賽丽得[①]这样狎暱，是很不体面的。这便是你怀恨的理由。

我本应当是个严厉的审判官，莎嬉；而現在，我只是在設法發現你清白無辜，我只是这样一个丈夫。我对于我的新夫人洛克莎娜的爱情，并沒有占尽我对于你的一份温柔，你的美丽，也不下于她。我把我的爱情，分給你們两人，而洛克莎娜不但貌美，德行也好，这是她唯一的优点。

1711年，助勒·蓋兒德月[②]12日，于士麦那。

---

① 見前"信四"。

② 十一月。

信二十一　郁斯贝克寄白閹奴总管

你一拆开此信，应当發抖；或不如說，你在允許那底狡黠欺主的时候，就应当發抖了。你，在你冷清無聊的老年，假如敢抬眼一看我那些惹不起的爱情对象①，就算你犯罪；你，你的褻瀆神明的脚，决不准走到那可怕的門口②，在那里边，隐藏着不許任何人瞧見的、我的爱情对象；你居然允許你治下的人，干你自己所不敢胆大妄为的事，而你却看不見雷霆霹靂就快要落在你自己和你那些人的头上？

而且，你們是什么人？無非我手中随意可以捏碎的卑賤器物；懂得唯唯听命，你們始能存在；你們在世上，仅仅为了生活在我的法律之下，或者为了我命令你們死的时候，立刻就死；你們一息尙存，無非因为我的幸福、爱情和嫉妒，用得着你們卑鄙的手脚；总之，除了順从，你們不可能有别的命运；除了我的意志，你們不可能有别的灵魂；除了使我快乐，你們不可能有别的希望。

我知道在我的妇人之中，有几个不安心忍受与她們天职有关的、那些严肃的法律，并且以此为苦；她們因为經常有个黑閹奴在她們跟前，而感覺煩悶；她們厭倦这些丑怪的人物，这些人物的責任就是使她們不背离丈夫；这些我全知道。但是你，你鼓动成了这种混乱，必将受到令一切辜負我的信任者發抖的懲罰。

面对天上各位先知，面对其中最偉大的——哈里，我起誓：

---

① 指后房妻妾。

② 指后房內院。

如果你放弃责任，我必将你的生命，和我脚底下的昆虫一样看待。

1711年，助勒·盖兒德月12日，于士麦那。

信二十二 亚隆寄閹奴总管

（寄依斯巴汗内院）

郁斯貝克离开后房越远，他越回头向着他那些神圣不可侵犯的女人；他太息、流泪；他的痛苦越来越尖銳，他的猜疑越来越厉害。他要增加看守的人数。他要派我回去，跟他同来的黑人一齐回去。他不再替自己担心，他替比他自己宝貴一千倍的东西担心。

因此我将生活在你的法律之下，替你分操一份心。天老爷！为了一个人的幸福，要費多少人力物力！

“自然”仿佛将妇女置于附屬地位，然后又将她們从附屬地位挽救出来。两性的关系發生扰乱，因为双方的权利本来是相互的。我們的作用是在男女之間造成新的和諧，因为我們将憎恨放在妇女与我們之間；而在妇女与男子之間，我們安放了爱情。

我的面孔将变得很严厉。我将用陰森森的眼光，射向四周。我嘴唇上，将不再有快乐的表情、外表平靜，精神不宁。我毋須等老年的皺紋，就将显出老人的憂郁。

跟随主人在西方，我本可以很高兴，可是我的意志以主人的利益为定。他要我給他看守女人，我将忠心耿耿地去看守。我知道我当如何对付女性；如果不使女性成为空虛無聊，她們就开始变得十分高明；侮辱女性，并不比毀灭她們容易。

我投身于你的目光注視的范圍。

1711年，助勒·盖兒德月12日，于士麦那。

信二十三 郁斯貝克寄友人伊邦

（寄士麦那）

經过四十天航程，我們到达了里窩那。这是座新城市；它証明多斯崗① 地方公爵們的天才，他們将一片池沼地上的乡村变为意大利最繁荣的城市。

此地妇女享受着很大的自由。她們可以隔着一种名为“妒忌”② 的窗子，观看男子；她們天天可以出門，由老妇人陪伴着；她們只戴一層面幕③。她們的姊夫妹夫④、舅父伯父、侄兒外甥，都可以去見她們，丈夫几乎决不因此而表示不滿。

一个伊斯兰教徒初次看見基督教城市，眞觉得洋洋大观。姑且不提一看便知、触目皆是的事物，比方建筑物、服装以及主要的風俗習慣的区别。甚至在最微不足道的事物中，我也感到奇特，但是不能用言語表达。

我們明天就动身去馬賽；在馬賽不打算久住。黎伽和我的計划，是即刻到巴黎去，那是欧洲帝国⑤ 的首府。旅行者总是寻

① 今意大利中部地区，昔为大公国，以佛罗侖薩为首府，一八六〇年并入意大利。

② 一种百叶窗。

③ 这是指古代的意大利，今日意大利妇女并不戴面幕。至于波斯古代妇女，出門时須戴四層面幕。

④ 或：叔伯。

⑤ 这是广义的說法，其实就是指全欧洲。

找大城市，大城市乃是外国人公有的祖国。

再見；請你深信勿疑，我永远爱你。

1712年，賽法尔月12日，于里窩那。

信二十四　黎伽寄伊邦

（寄士麦那）

我們来到巴黎，已經一个月了，可是整日忙碌，始終未停。費尽周折，我們才定居下来，而且找到联系的人，置备了初时件件皆缺的必需品。

巴黎之大，实不下于伊斯巴汗。房屋如此之高，几乎令人認为屋內居民都是星相家。这一高聳入云的城市，房舍彼此重叠，有六七層之多，你可想見，城中人口必然極端稠密；也可想見，如果大家都到街上，必然拥挤得不亦乐乎。[①]

你也許不相信：自从我到此地，已經一个月，尚未見过一个安步緩行的人。世界上沒有任何人比法国人更善于利用他們的机器[②]：他們不但奔跑，簡直是飞。我們亚洲的緩慢的車乘，步履安詳的駱駝，会使法国人急得气閉倒地，不省人事。至于我，天生不适宜于这种气派，常常从容緩步，不改常态，可是有时气得我滿腔冒火，像一个基督教徒；有时被人从头到脚，濺一身泥水，那倒也罢了，但是我最不能原諒的是别人定时地、規則地、經常用肘撞我。一个人从我后面走来，超过我，撞得我向后轉；又有一人，从对面走来，一下撞得我复了原位；我走了不到百步，已

① 在一七一三年，巴黎有七十万人口，九百条大小街巷，二万四千所房屋。

② 此处指人的身体。

經腰酸背駝，比走了几十里更疲乏。

請勿以为我目下已經能够将欧洲的人情風俗，向你徹底談論一番；这一切，我自己尙只能有淺薄的概念，我在此經过的时間，只够勉强使我对于一切惊奇不置。

法国国王① 是欧洲最强大的君主。他并不和他邻人西班牙王一般，拥有金矿，但他却比西班牙王更富，因为他的財富，以臣民的虛荣心为来源，而这一富源，比起金矿来更是取之無穷，用之不竭。人家曾經見他从事或支持大規模的战爭，除了卖官鬻爵之外，并無別的基金，而由于人們驕傲到出奇②，法王居然軍队薪餉照發、要塞防范周密、水师装备齐全。

而且这位国王是个大魔法师：他的势力，甚至在臣民精神生活上，也能起作用，他随心所欲，左右臣民的思想。倘若国庫中只有一百万盾幣③，而他需用两百万，他只要說服臣民，一塊盾幣实値两塊，大家也就相信。倘若有艰巨的战爭需要支持，但当时国庫一空如洗，他只要使臣民脑中有一个概念，拿一張紙片当銀子，大家立刻深信不疑。他甚至使人相信，只要他用手一碰，各种病痛，均可消除；他在人們精神上所能發揮的威力，竟大到如此地步。

关于这国王的种种，上面所說的不应当使你詫异，因为另外有个魔法师，比他更强有力；那人左右国王的精神，实不下于国王左右臣民的精神。这魔法师名为教皇。有时他令国王相信，

---

① 指法王路易十四。

② 新兴資产阶級的暴發戶，腰纏万貫，遍身銅臭，但在封建社会，地位不高；因此他們不惜巨款，捐官买爵，装点門楣，并以此自傲；法王也乐得利用他們的弱点，大事搜刮聚斂。

③ 法国古代銀幣，上鑄盾形，故名盾幣(Ecu)。

三等于一，人們所吃的面包并非面包，所飲的酒并不是酒，諸如此类，不胜枚举。

为了使国王永不懈怠，毫不抛弃信教的習惯，他不时給他某些加强信仰的左証，借此訓練他。两年前，他給国王送来了一篇大文章，他称之为“宪章”①，并且要想强迫国王和他的臣民相信其中所包含的一切，否則就受重罰。在国王方面，教皇成功了：国王立刻順从，并且以身作則，表率臣民。但臣民之中，有一些人起来抗拒，声言他們絲毫不願相信那文件中的一切。这一次抗拒运动的策动者，是一些妇女；这一抗拒分裂了整个朝廷、整个王国和所有的家庭。那“宪章”禁止她們讀一本所有基督徒自称从天上带来的書②；确切地說，就是他們的“古兰經”。妇女們見女性受了侮辱，大为气憤，鼓动一切，起而反对“宪章”；她們爭取了男子，和她們站在一起；男子在这問題上，倒并不要求什么优先权。不过人們也应当承認，那偉大的穆弗替③理論很不差；而且，偉大的哈里在上④，他⑤想必知道我們神聖法律上的各条原則。因为，旣然妇女天生比我們低微，而且众位先知曾經說过，妇女不能入天堂，那末她們何必多事，非讀这本专門指点天堂之路的書不可？

关于国王，我听人講起种种事实，簡直出于奇迹，我信你一定犹豫，难以置信。

据說他由于邻邦皆締結同盟，与他为敌，因而与邻邦交兵搆

---

① 罗馬教皇格来蒙十一于一七一三年頒布了“宪章”（Constitution Unigenitus）譴責法国揚森尼斯特派教士（Jansenistes）关于“新約”的著作。

② 指基督教“聖經”。

③ 穆弗替（Moufti，今作 Mufti）本为伊斯兰教阿訇，此地隐射罗馬教皇。

④ 此为惊嘆句，相当于：皇天在上！

⑤ 指罗馬教皇。

战时，在国內被無数無形的敌人包圍。又据說他搜索这些敌人，已有三十年之久；而且即便他所信任的某些代維①，不辞辛苦，悉心搜索，結果还是一無所获。这些敌人和他生活在一起：他們就在他的朝廷上，都城里，軍队中，法庭上；然而据說他終将無法破获他們，抱憾而死。这些敌人，在一般情況之下，可以說是存在的。个别地說，却又并不存在，因为这是一个团体，然而沒有固定的成員。無疑地，这位君主对待降服之敌，不够寬宏，因而上蒼降罰，使他有看不見的敌人，而且敌人的天才与命运都比他强。

我将繼續写信給你，告訴你一些与波斯人性格及天才相去甚远的事物。負載你我二人的，确乎是同一个地球；但我所在国的人民，和你所在国的人民，却大不相同。

1712年，朝比兒・尼勒・阿赫鲁月4日，于巴黎。

信二十五　郁斯貝克寄伊邦

（寄士麦那）

我接到你侄兒福逊来信。他对我說：他离开士麦那，打算游历意大利；他說他旅行的唯一目的，在于求知，借此能更进一步，不愧为你的侄子。我祝賀你，有这样的侄子，日后必将成为你老年的安慰。

① 代維(Dervis)，本为伊斯兰教僧侶，此处指当时得寵于法国国王的耶稣会派天主教士，他們和上述揚塞尼斯特派天主教士是敌对的，而信中所謂無形的敌人，即指揚塞尼斯特派。

黎伽在給你写长信；他对我說，信中大講此地这个国度①。他精神活潑，故尔見聞明快。至于我，思想較慢，尙不知从何說起，所以無可奉告。

我們常以充滿友情的談話提到你：承你在士麦那盛意款待，并承你經常予以友誼的协助，凡此种种，都使我們說也說不完。

但願你，慷慨的伊邦，到处遇到像我們一样忠实和知心的朋友！我盼望不久和你再見；和你在一起，重度欢快的日子，韶光在两个好友之間，流逝得何等輕快！再見。

1712年，頼比兒·尼勒·阿赫鲁月4日，于巴黎。

信二十六　郁斯貝克寄洛克莎娜

（寄伊斯巴汗內院）

你多么幸福，洛克莎娜，能生活在波斯这样和美的家乡，而不是置身于蠱毒的風土气候中，和那里的不識羞耻、不重美德的居民为伍！你多么幸福！你生活在我的后房，等于居住在天眞無邪之境，任何人不能侵犯你；你要想失足，亦不可能，这是你的幸福，因此你很快乐；从来沒有人，用放浪的目光玷辱过你；即使你的公公，在筵席上虽說比較自由，亦从未見过你的樱口，因为你总用神聖的带子，掩在口上，决不疏忽。幸福的洛克莎娜！你在乡間时，总有閹奴走在你前面，如有大胆狂徒，敢不迅速迴避，一概格杀勿論。我自己，虽然天将你賜給我，玉成我的幸福，但你

① 指法国。

捍衛你的珍宝，毫不松懈；为了占有这珍宝，我費尽千辛万苦！①新婚之初，見不了你一面，令我惆悵欲絕！見面之后，又使我不胜焦急！可是你并不滿足我的焦心；正相反，你为你的受了威胁的貞操，进行固执的抗拒，这就更刺激我的急躁情緒，因你把我和你不能見面的一般男子，混淆起来。有一天，我在奴婢群中，找不到你了，她們也欺弄我，将你隐藏起来，使我沒法找你，你还記得不？又有一天，你眼看自己的眼泪，不發生效力，就借了你母亲的权威，要想遏制我的爱情热狂，你还記得不？你用尽一切方法之后，只好挺而走險，你还記得不？你手执匕首，吓唬你的多情夫君，如果他再强求你献出你認为比丈夫更珍貴的东西，那么你就要把他刺死。这場爱情与貞操的斗爭，延續了两个月之久。貞潔的顧慮，你未免过分加以夸張了；甚至你被屈服之后，还不甘心投降；你将摇摇欲墜的处女之宝，一直捍衛到山穷水尽；在你目中，我是侮辱你的敌人，而不是你的多情夫君；你有三个多月之久，見了我就滿面羞紅；你那無地自容的神情，仿佛在譴責我占了你的便宜。我甚至不能从容不迫地占有你，因为你将美妙之处，一概对我隐藏起来，于是我只陶醉于大恩，而不能获得小惠。

如果你是长大在此地②的，早就不至如此慌乱；在此地，妇女屏弃了一切拘謹的态度；她們当着男子，抛头露面，好像在自寻失身之道；她們眼波流盼，寻求男子；她們在寺院中、散步时、以及她們自己的住处，和男子見面；役使閹奴的習俗，此地向来

① 在封建时代的波斯，妇女們受"貞操教育"的愚弄，即使結婚之后，亦不肯讓丈夫亲近，必須經过长期掙扎，始肯讓步。其实此种"掙扎"，仍然是封建社会的男性对于女性的玩弄手段。

② 指法国。

沒有听說过。你們之間，存在着高貴的純朴和可爱的貞潔，这都是此地所沒有的，此地只有粗魯厚顏的态度，对此情况，令人無法習慣。

是的，洛克莎娜，如果你在此地，眼看此間女性，下賤無耻到可怕的地步，你不免会感到和自己受了侮辱一样；你不免对于这恶俗可憎的地方，逃避都来不及，并且你将后悔不該离开你現在的温暖的安身处。在这安身处，一切都純潔無瑕，你可以对自己放心，沒有任何使你战栗的危害，总之你可以安心爱我，不必害怕一旦失却你对我应有的爱情。

你施最艳丽的脂粉，使容顏更为煥發；你以最珍貴的香露洒遍全身；你穿上最华丽的衣裳；你用舞姿的曼妙和歌喉的婉轉，压倒后房佳丽；你用姿色、温柔与愉悅的心情，和她們作富有風韵的战斗——在那些时候，我不能設想，你除了討我欢心之外，还有其他目的。并且，我見你粉頰飞紅，低声下气；或美目顧盼，博我青睞，或甜言蜜語，滲我心肺——在那些时候，洛克莎娜，我如何能怀疑你的爱情！

可对于欧洲妇女，我又能作何感想呢？她們塗脂抹粉的艺术，全身的衣装，細心的修飾，专心致志和經常不懈的討人欢心的願望，都不外乎是她們的品德上留下的污点，同时也是对于她們丈夫的侮辱。

洛克莎娜，这并不是說，我認为她們胡作非为，已經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虽然她們的举止，使人如此設想；我也并不以为她們放蕩到可怕的程度，絕对破坏了夫妇間的守則，因而令人不寒而栗。堕落至此的妇女，为数極少；因为，妇女們都在心中銘刻着某种性質的貞操观念，这是和她們的家世与身份分不开的，教育虽然削弱了这观念，但并未加以摧毁。她們不妨放松外表上

非有不可的貞潔的义务，可是一到最后关头，就会發生自然的反抗①。因此，我們将你們紧紧地禁閉着，派这許多奴隶去看守，你們的欲望如果飞得太远了，我們就大力加以約束；这种种，并非我們怕你們徹底不忠，却因为我們知道，純潔不嫌过分，而小小的污点，可以破坏純潔。

我替你抱怨，洛克莎娜。你的貞潔，久經考驗，应当有一个永不別离，而且能滿足你的仅仅用德行压抑着的欲望的丈夫，才不辜負你。

1712年，賴哲卜月②7日，于巴黎。

信二十七 郁斯貝克寄耐熙

（寄伊斯巴汗）

我們此刻在巴黎，这是太陽城③的傲慢的敌手。

从士麦那啓程时，我托友人伊邦，給你寄去盒子一只，里面有几件薄礼；此信亦由伊邦轉上。我和他虽相距五、六百里④，我常給他去信，而我接到他来信也很方便，就如他在伊斯巴汗，我在高亩。我的信件先寄馬賽，从馬賽，不断有船开往士麦那。寄往波斯的信，由每天前往伊斯巴汗的亚美尼亚駱駝队带走。

黎伽身体十分康健。体格强壮、年紀輕、天生的快乐心情，使他战胜一切考驗。

---

① 生理上的反抗。

② 七月。

③ 指伊斯巴汗，意謂只有巴黎，能与波斯的京城伊斯巴汗相比。

④ 此地所謂一"里"(lieue)，約当四公里。

可是，我自己呢，身体却不佳。我身心俱敝，憂思郁积，日甚一日；由于健康减退，我远望祖国，益覺身在异邦，举目皆非。

不过，亲爱的耐熙，我請求你，設法使我的女人們不知道我的現况。因为，假如她們爱我，免得她們落泪；假如她們不爱我，我絕不願意她們得此消息，益發胆大妄为。

倘如我那些閹奴以为我情况危急，他們和女人狼狽为奸也可以逃避懲罰，那么他們对于能使頑石点头、死者复苏的、女性的甜言蜜語，立刻会失去抵抗。

再見，耐熙，我乐于对你表示信任。

1712年，舍尔邦月5日，于巴黎。

信二十八　黎伽寄＊＊＊

我昨天見到一件事，相当奇特，虽然在巴黎这种事情天天發生。

傍晚时分，居民集合起来，去表現一种戏剧場面，听說名为“話剧”①。大的活动，在高台上进行，名为“舞台”。在两旁，称为“包厢”的那些小角落里，可以看見男男女女，一起表演各种哑剧，和我們波斯通行的哑剧，大致相仿佛。

这边，一个情場失意的伤心女人，在表現她的惆悵；另一女子，神情比較活潑，目光注視她的情人，恨不得将他一口吞下，那

① Comédie，此地譯为“話剧”系針对歌剧而言。巴黎原有（現在仍有）国立的話剧院（一六八〇年創立）和歌剧院（首創于一六七一年）之别；而話剧院并非专演喜剧，亦常演古典悲剧，不过無音乐与歌舞而已。因此，通常所謂巴黎“喜剧院”，应当譯为“話剧院”，更切合实际情况。

男人也用同样目光盯她。各种热情，全刻划在人們臉上，而各种表情，虽然哑口無言，却更有声有色。在包厢里，女演員①只露出半身，通常都携有袖筒，将手臂掩藏起来，态度端方。在下边，一大队人站着，他們嘲笑舞台上的人；台上的人也笑台下站着的人。

然而最辛苦的却是另外几个人，他們年紀都不算很大，經得住劳累，所以被雇专干这一行。他們不得不到处乱跑。他們从只有他們自已知道的角落里鑽来鑽去；以惊人的矯捷，奔上若干層楼；他們出現在楼上、楼下、各处包厢中；簡直可以說与泅水一样，忽而不見，忽又出現；他們时常离开这一剧場，赶到另一剧場去表演。甚至有些带拐棒的人，敏捷到令人不敢置信的地步，来往一如常人。最后，人們到另一些客厅里，那里在演一出特殊的喜剧：一开始互相鞠躬行礼，接着互相抱吻。据說泛泛之交，也可以允許互相紧抱，使人喘不过气来。似乎在那地点，能啓發人們温爱的柔情。确实，据說在其中实行統治的公主們，并不粗暴；每天除了在两三小时之內，她們相当难以接近，别的时間，她們是平易近人的，据說那是一种容易消除的狂醉②。

上述种种，在另一場所，也大致相同地發生，那場所名为“歌剧院”；所不同者，無非在前一場所，人們在說話，而在这一場所，人們在唱歌。前些天，一位友人領我到某主要女演員的化装室

① 广义的說法，其实是指观众；观众一边听戏，一边与人眉来目去，大演哑剧，故亦为“演員”。

② 这里所謂“另一些客厅”，是剧院为演員們招待宾客預备的，在当时这些地方也成了有名的社交場合。这里所謂公主們，是指出名的女演員，她們除了每天两三小时在台上演剧时，十分紧張，脾气难惹，其余的时間，也都平易近人，而舞台上的一陣狂醉，一下台就消除了。

中。我和她相見甚欢，以致次日，我就收到她这样一封信：

先生：

我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女子；以前我一直是歌剧院中最有品行的女演員。在七、八个月之前，我在你昨日所見的化装室中。我正在上装，扮为迭雅娜①的女祭司，一个年輕的神甫来找我；他毫不尊重我的白袍、白紗和束髮带，竟玷污了我清白之身。我竭力向他說，我为他作了重大牺牲，但也枉然；他笑了起来，他說他覚得我非常塵俗。可是現在我身体已这样粗大，簡直不敢再上舞台。因为在面子問題上，我是想像不到地多心的；我始終以为，对于一个出身清白的姑娘，使她失掉体面，比使她失掉貞操更不容易。我旣然有这样的顧忌，你想那年輕神甫，如果不先应允和我結婚，如何能随心所欲呢？他这冠冕堂皇的动机，使我不拘通常小节，一开头就干了本該最后进行的事。但是，旣然他的背信弃义，叫我丢尽了人，我不願再在歌剧院生活下去；說句不足为外人道的話，剧院的薪水也不大够我生活。因为眼下我年紀漸大，風韵不如从前，我的薪水虽然一直仍旧，倒好似一天比一天减少了。从您的一个随从人員口中，我听說在你們貴国，十分重視女舞蹈家；又說如果我在伊斯巴汗，馬上可以發財。如果您肯提拔，带我上貴国去，那么您的善举决不会落空，憑我的德性与品行，我决不辜負您的仁慈。我是……

1712年，閃瓦魯月②2日，于巴黎。

① 希腊神話中之狩猎女神。

② 十月。

信二十九　黎伽寄伊邦

（寄士麦那）

敎皇是基督徒的首領。这是个古老的偶像，人們給他焚香，無非習慣使然。他在往昔，甚至令各国君主望而生畏，因那时他能随时摘下他們的王冠；并且輕而易举，不下于我們正大堂皇的各位苏丹，摘下伊里梅特与格魯吉亚各国国王的王冠。但是現在已經無人怕他。他自称最早的基督徒之一、即所謂聖保罗的承繼者，而且他所承襲的財产，無疑是極为富足，因为他拥有無量的宝藏，并且統治着很大的地方。

主敎們是法律工作者，他們隶屬于敎皇，在敎皇的权威之下，从事两种不相同的职务：当他們聚在一起的时候，他們和敎皇一样制訂敎規与戒律；当他們单独行动的时候，除了使人如何設法免遵敎規以外，沒有别的事可作。你一定会知道，基督敎負担着無数清規戒律，非常难于实踐；人們認为，实踐敎規太困难，不如由主敎們来使人免除此种实踐；为了公益，大家决定这样办。如此一来，倘或有人不願实行賴买丹①，或不願办理关于婚姻的各种手續，或要打消許下的願心，或想違反敎律而締結婚姻，有时甚至願意翻悔立下的誓言，大家只要去找主敎或敎皇，他們立刻会下令許你免除。

主敎們自己却不主动制訂什么信条。有数不清的博士，其中大部分是修道士，他們之間，引起了关于宗敎的几千条新問

① 賴买丹是九月，斋戒之月，本系伊斯兰敎習慣，此地是借用的，指的是基督敎的斋戒。

题。人們先讓他們去爭辯，許久以后，才下一个决定来結束他們的战爭。

因此，我可向你保証，从来沒有任何王国，內战之多，能和基督王国相比。

首先提出某一个新倡議的人，开始时被指为"异端邪說"。每种"异端"，各有名称，对于参加的人，仿佛是一种盟号。可是，不願成为"异端"，亦听尊便，因为只要将爭端平分为两派，对于控訴別人为异端的原告，提出一种分辯。并且無論如何分辯，無論这种分辯能否使人听懂，它可以使一个人潔淨如白雪，于是这人不妨自称为"正統派"。

上述情况，仅适合于法国与德国。因为我听說在西班牙与葡萄牙，有某些教士，絲毫不理会什么是开玩笑，他們燒死一个活人，和燒稻草一般輕易。如果落在这种人手中，你要是曾經到过珈里斯[1]省，要是一向手执数珠，口中禱告上帝，身披两塊毡毯，用两条带子系着，那就算你运气！如果沒有这一切，仅仅是一个穷苦小百姓，那可就很不好办了。他和异教徒似地發誓，說他是个正統派，那时，对方很可以不同意他的"正統"的質量，仍将他作为异端，活活燒死；他即使能分辯，也沒有用处。毫無分辯的余地！等人們想起听他分辯，他早已成了灰燼。

别的裁判者，推測被告可能無罪；而上述的裁判者，总推想被告有罪；如遇疑难，他們的准則，就是从严处理；显然因为他們認为人都是恶劣的。可是在另一方面，他們对于人又有很好的看法，認为人們永不会說謊，因而他們接受十恶不赦的人，下流娼妇，或操無耻賤業的人作証明。在他們的宣判書中，他們先对

---

① 西班牙省名，为当时欧洲基督徒巡礼的著名"聖地"。

那穿硫磺衬衣的罪人[①]，作小小的贊揚，并且說看見罪人穿得那么破烂，不胜气憤，說他們心腸很軟，怕看流血，說他們作此判决，万分無奈。然而，为了安慰自己，他們将那些受难者的財产充公，从中自肥。

众先知的子孙們所居住的地方，何等幸福！上述各种凄慘現象，在我們幸福的土地上，从未有过。众天使給我們送来的神聖宗教[②]，以眞理捍衛自己，而不需要上述各种殘暴手段，借以維持自身。

1712年，閃瓦魯月4日，于巴黎。

信三十　黎伽寄前人

(寄士麦那)

巴黎居民好奇到荒誕不經的程度。我初到巴黎，大家把我看成天上派来的人一样；男女老幼，無不以目睹为快。我一出門，大家都到窗口来看；我一到都衣勒丽[③]，四周立刻圍上一圈人；妇女們以千百种不同的服装顏色，排成一条采虹，圍繞着我；我一到戏院，劈头就發現百十对眼鏡[④]，瞄准我的面孔；总之，从来沒有人像我这样被人覌看过。有时我不禁微笑，听那些几乎

---

① 被宗教法庭判处火刑（活活焚燒）的人，身塗硫磺，以利燃燒。

② 指伊斯兰教。在这一段里，孟德斯鳩原注說："波斯人是伊斯兰教徒中最寬宏大量的。"

③ 都衣勒丽（Tuileries）王宮前的广場与花壇，为当时巴黎时髦的散步場所。花园今日仍在，王宮早已在大革命期間拆除。

④ 有小柄、用手执的眼鏡；看远处时往鼻梁上一架，看畢隨手取下。

向来足不出戶的人，紛紛議論："說句实話，他可是十足的波斯神气。"我到处發見自己的肖像；所有的鋪子里，所有的壁爐架上，到处是我的化身。人家就怕不能暢快地看我。可真了不起！

这么大的荣誉，不能不令我为难；我不信自己是个希奇古怪的人；况且，即使我自命不凡，却也决想不到一个对我說是完全人地生疏的大城市，会因为我鬧得鷄犬不宁。于是我决定脫下波斯服，改穿欧洲装，且看改装之后，我容貌上是否还剩下什么令人贊美之处。这一尝試，使我認識了自己的眞实价値。我脫下了全身的外国打扮之后，人們对我的估价再正确沒有了。我眞該抱怨裁縫，他使我在一刹那間失去了公众对我的注意与重視，因为服装一換，我突然进入了駭人的虛空。有时我与众人相处一小时之久，别人竟不看我一眼，也不讓我有开口的机会。然而，假如有人偶然告訴大伙，說我是波斯人，我馬上听見周圍乱喳喳地說："啊！啊！先生是波斯人嗎？这眞是不可思議！怎么一个人会成为波斯人呢？"

1712年，閃瓦愛月6日，于巴黎。

信三十一　磊迭寄郁斯貝克

（寄巴黎）

亲爱的郁斯貝克，我目前在威尼斯。人們不妨游遍天下城市，而一到威尼斯仍然大吃一惊。看到这座城市，看到它的教堂和高塔，全从水中鑽出来，看到熙熙攘攘的男女在这本来只合水族聚居的地方，人們总不免称奇。

然而这十丈紅塵的城市，缺少世上最珍貴的宝物，那就是

活水①。在那里不可能进行一次合乎教规的沐浴。我們神聖的先知憎恶这城市，他从天上看下来，一見这城，不免怒容滿面。

否則，亲爱的郁斯貝克，我很高兴在这城中生活，我的心智在此日漸成熟。我学習經商的訣窍；明白君主們的利益所在，認識了他們政府的形式；甚至欧洲的迷信，我也不肯疏忽；我鑽研医学、物理、天文；我研究各种艺术。总之，我在故乡，有烏云蔽目之感，如今則恍然从云中鑽出来了。

1712年，閃瓦魯月16日，于威尼斯。

信三十二　黎伽寄＊＊＊

日前我去参观一所房子，其中大約有三百人，在里边获得相当簡陋的食宿。我一轉眼就参观完了，因为里边的教堂和屋舍，都不值得一看。里边的人倒是相当愉快：有些人在玩紙牌，以及别的我不認識的游戏。我出来时，上述人們中之一个也出来了，他听我打听去瑪萊的道路，那是巴黎最僻远的市区，他說："我正往那兒去，我給你带路，跟我来吧。"他带我行走，非常巧妙，使我解除种种困难，把我从車馬丛中，敏捷地救援出来。快要走到时，我忽然为好奇心所驅使，向他問道："好朋友，我能否知道你是誰？"他答道："我是瞎子，先生。""怎么！"我說，"你是瞎子！你为何不請剛才和你玩牌的那位正直人領我們来呢？"他答道："那位也是瞎子。在你碰見我的那所大宅中，四百年以来，一直有三

① 意大利的威尼斯是建筑在海濱的美丽城市，那兒缺乏淡水，須从远处运去。

百个瞎子[1]。可是，我得和你告别了。这就是你打听的那条街。我要鑽到人丛中去；我要走进这教堂，我敢保，在里边，我将妨碍大家，更甚于大家对我的妨碍。"

1712年，閃瓦鲁月17日，于巴黎。

信三十三　郁斯貝克寄磊迭

（寄威尼斯）

巴黎酒价極昂，因为酒税甚重；好像是寓禁于征，借此执行神聖古兰經中禁飲的戒律。

一想到这种飲料所能發生的悲慘后果，不禁令我把它看成自然給人类的最可怕的贈品。倘有什么东西，能腐蝕我們君主的生命与声誉，那就是他們的狂飲無度：这是他們不义与殘暴举动的、最毒的源泉。

即使羞辱了人类，我亦必須說出：教規禁止我們的君主飲酒，而他們如此狂飲無度，甚至对于人类說，也算是堕落。与此相反，基督教規，幷不禁止君主飲酒，却不見得因此而造成他們任何过錯。人的精神，本身就是矛盾的：在放怀痛飲、肆無忌憚的时候，人們对戒律作暴怒的反叛，而宗教律令，本为端正人的品行而設，却时常只能使人增加罪过。

但是，我反对飲用使人失去理性的酒浆，却不譴責那些能使

---

[1] 巴黎盲人收容院，創立于一二五四年，院名"十五二十收容所"（Hospice des Quinze-vingt），当初聖路易創設此院时，原为收容在战爭中失明的三百名騎士。

人快乐的飲料。东方的人們①，寻求医治憂愁的方剂，与医治最危險的疾病同样地經心着意，这是他們賢智之处。一个欧洲人，倘遇不幸之事，除了拿起一个名叫塞納克②的哲人的著作，閱讀一番，沒有别的办法。而亚洲人比欧洲人更合乎情理，而且在这方面，更通曉医道，他們采用飲料③，令人怡然自得，忘記痛苦的往事。

使人痛苦的事，莫过于自解自慰，以病痛为不可避免、藥物为無用、命运为不可更改、天意为不可違背，并且以为人生本来是不幸的。这就是用人生本来就可怜这种想法，来嘲笑减輕痛苦的意願。不如令心智脫离思索，不从人的理性，却从人的感性方面去医治。

精神与身体結合之后，不断受身体的虐待。倘如血液运行太緩，呼吸不够潔淨，或其数量不足，人即陷于消沉憂郁。但如服用飲料，使身体改变上述状态，精神恢复接受欢乐印象的能力，它看見自己的机器可以說是恢复了动作与生命，就暗暗欣喜。

1713年，助勒·盖兒德月25日，于巴黎。

信三十四 黎伽寄伊邦

（寄士麦那）

波斯妇女比法国妇女美丽，而法国妇女却比波斯妇女妖嬈。

---

① 法国文学上通常所謂"东方"，是指近东与中东，包括波斯在內。

② Sénèque，古罗馬哲人，生于紀元前一世紀。

③ 比如咖啡。

不可能不爱前者，也不可能不喜欢后者；前者比較温柔純朴；后者比較使人愉快。

波斯女子之所以气色如此紅潤，是由于她們在波斯过着有規則的生活：她們旣不賭博，也不熬夜；酒不沾唇，足不出戶。应当承認，后房內院，与其說宜于行乐，不如說宜于养生。因为后房生活平靜，毫無刺激，充滿服从与尽职的气氛；即使是乐趣，在那里也是庄重的；即使是欢喜，也是严肃的；这种欢乐，永远只是作为权威或服从的标志而被寻味着。

至于男子，在波斯也沒有在法国这样愉快。我在这里，看到不同阶層和不同处境的人，都精神自由，意态暢适，而波斯男子們却沒有这种情况。

在土耳其更糟，那兒有些家庭，自从帝政奠基以来，世代相傳，誰也不曾笑过一次。

亚洲人这种庄重态度，在于他們相互往来太少：他們誰也不找誰，除非拘于礼节，不得不見面。友誼，这种心心相交的关系，在此地使生活甜蜜，而亚洲人几乎不知道有这回事。他們深居簡出，家中总有一群人等待着他們；这样一来，各人的家庭几乎都是孤立的。

一天，我和此地某人談起这問題，他对我說："在你們的風俗中，我看最不順眼的是这点：你們不得不与奴隶們一起生活，那种人在思想上、在心中，永远感覚自己身份卑賤。这种卑怯的人，削弱你們得之于自然的道德感；从你們童年时代起，他們糾纏着你們，消灭你們的道德感。因为，归根結柢，你們应当摆脫成見。替別人看管妇女，引以为荣；执行人間最卑賤的役使，引为驕傲；正因他忠心耿耿（这是他唯一的品德），所以益發可鄙，因为他之所以忠心，实乃出于羡慕、嫉妒与絕望；身为两性之渣

滓，向两性报复之心，急如烈火，低头受强者虐待，但願有弱者供他欺弄；以殘缺不全、丑陋畸形，作为自身的特殊光彩；正因根本不値得重視，才为人另眼相看；总而言之，他固守在門口，片刻不远离，比門臼和門閂，更为坚固；守在这可耻的职位上五十年之久，反而洋洋自得；負担着主人的嫉妒，施尽卑賤的伎俩——这样一个可鄙可怜的人，从他那里，能得到什么教育呢？”

1713年，助勒·希哲月①14日，于巴黎。

信三十五　郁斯貝克寄表兄仁希德
——道里斯宏明修道院代維

崇高的代維②，你对基督教徒作何感想？你是否以为到了最后裁判的日子，他們将与不忠不信的土耳其人相同，給犹太人当驢子騎，馱着他們大步奔向地獄？我很明白，他們决不能到众先知所住的地方去，而偉大的哈里之所以来到人間，也决不是为了他們。然而，由于他們福薄，在本地沒有礼拜寺，你以为他們就因此要受永恒的懲罰嗎？由于他們未奉行上帝不曾啓示給他們的一种宗教，你以为他們就因此要受上帝的責罰嗎？我可以告訴你：我时常观察这些基督徒，我曾經詢問他們，看他們对于偉大的哈里，人間最壮美的哈里，是否有点概念，我發見他們从未听說过。

他們和从前我們的众位聖先知用宝劍砍杀的、那些不忠不信之徒，毫無相似之处；那些人之所以被斬，因为他們拒不肯信

① 十二月。

② 僧侶，詳見“信二十四”41頁注①。

上天的奇迹，而基督教徒，却类乎生活在偶像崇拜的黑暗世界中的那些人，因为那时，神圣的光明尚未照亮我們偉大先知的面孔。

况且，倘若仔細考察他們的宗教，即可發現其中某些成分，类乎我們各种教条的种籽。我常常欽佩天意的奥妙，好似天上願意給基督徒作准备，以便日后大家改变信仰。我听人提到他們的博士所著的書，名为"胜利了的多妻制"①。在那書中，关于基督徒应当奉行多妻制，已經得到証明。他們的洗礼，乃是我們的法定沐浴的一种形象；而基督徒的錯誤，無非他們以为初次沐浴有很大的效能，因此从此不必再沐浴了。他們的神父和修道士一天祈禱七次，和我們一样。他們希望能享天堂之福，在天堂上，通过人身复活，他們可以嘗到千种乐趣。和我們一样，他們也有固定的斋戒期，也有苦修，希望通过苦修，邀得上天怜憫。他們崇敬善良的天使，提防凶恶的天使。对于上帝通过他的服务者②的工作而显示的奇迹，他們非常輕信。和我們一样，他們承認自己功德不够，在上帝左右，必須有人替他們斡旋。我到处看見穆罕默德教义，虽然我並未看見穆罕默德。任便你說什么，眞理总要穿破周遭的黑暗，夺圍而出。有朝一日，"永恒"③将要看到大地上所有的人全是眞正信徒：因为时間消磨一切，也必定連錯誤一起消灭；所有的人，全站在一面大旗之下，大家一定很惊异；一切将归于消灭，即使是聖法④也不例外，因为神聖的范例，将从地上送到天上，存入天上的档案。

1713年，助勒·希哲月20日，于巴黎。

---

① 此書为路德派的神学博士李塞(Jean Lyser)所作，發表于一六八二年。

② 指教士們。

③ 指上帝的精神，万化之主。

④ 指宗教的經典。

信三十六　郁斯貝克寄磊迭

（寄威尼斯）

飲用咖啡在巴黎極为普遍，有許多公共場所出售咖啡。这些場所[1]，有的供人談論新聞，有的供人弈棋。其中有一家，善于調治咖啡，以至喝咖啡的人机智大增；至少顧客从那兒出来，沒有一人不自以为比进去时机智增加了四倍。

可是，这些風雅之士最令我感覺不順眼的地方，在于他們专在幼稚可笑的事情上玩弄才智，而不供献給祖国。例如，我剛到巴黎，看見他們正在进行热烈的爭論，題目之細小微末，几乎令人不能想像：希腊某古老詩人[2]的名誉。两千年来，無人知道詩人的故乡，也不知道他逝世的年月。双方承認这是个極好的詩人，問題無非在于他的功迹大小，大家意見不一致。各人都想給詩人規定一个价格，可是在这些分配名誉的人之間，有的占了上風。于是就爭吵起来！爭吵得很凶，因为双方用和气的态度，互相如此粗暴地謾罵，开如此辛辣的玩笑，以致我不但贊美爭辯的題目，而且也佩服爭辯的方式。我心里想："倘如有人，輕率冒昧，到一个希腊詩人的辯护者面前，誹謗某正直公民的名誉，他势必大受反攻；我相信，替死人名誉辯护的那番微妙的热心，为了辯护活人，势必更將熾烈起来！"我又想："可是無論如何，上帝保佑我，千万不要招致那些希腊詩人鑒定者的恶感，两千年来的墓中生活，仍不能保証那位詩人免受这些人的深切憎恨！他

① 咖啡店，咖啡座。

② 指希腊大詩人荷馬。

們目下向空揮拳。万一面临敌人，他們怒火熾烈，又将如何得了？”

上述的人，是用通俗語言①辯論的；必須将他們和另一类爭辯者加以区别，后者使用一种野蛮的語言②，因此那些舌战者似乎更加猛烈，更加执拗。在某些市区③，这类人黑鴉鴉地挤成一团；他們以“分辨”为食粮，以“理辯”与錯謬的結論为生活。这一种餓死人的职業，却也有它的出息：曾經見到整个民族④，从本国被驅逐出来，渡海到法国定居；为了应付生活上的需要，他們随身所带的，只是令人生畏的爭吵本領。

1713年，助勒·希哲月，最后一日，于巴黎。

信三十七 郁斯貝克寄伊邦

（寄士麦那）

法国国王⑤已經很老。在我們的历史上，一个君主在位这样久，从無此例。据說他有極高的本領，能令大家唯命是从；他用一貫的天才，治理家庭、朝廷和国家。人家常听他說，全世界的政府之中，土耳其人的政府，和我們尊严的苏丹的政府，最合他的心意，可見他对于东方的政治是何等重視。

我研究了他的性格，發見其中若干矛盾，为我所不能索解。

---

① 普通法文。

② 拉丁文。

③ 巴黎拉丁区，学校集中之区。

④ 爱尔兰神甫，在英国君主迫害之下，曾出亡到法国。

⑤ 指法王路易十四，生于一六三八年；自一六四三至一七一五，在位共七十二年。

比方：他有一个大臣年方十八，又有一嬖爱的妇人①，年已八十；他爱自己的宗教，但誰要是說必須严格遵守教規，却又使他不能忍受；他虽然逃避城市的喧扰，很少与人交談，但是从早到晚，致力于一件事：使大家都談論他。他喜欢打胜仗，喜欢战利品，但是他怕見自己的軍队由很好的将軍率領着，正如这将軍所率領的是敌兵那样使他担心。我想从来沒有人像他那样：極度的富有，决非任何君王所敢希冀，同时穷困的程度，亦非普通人所能忍受。

对于替他服务的人，他喜欢有所賞賜；但是他酬劳左右侍奉之臣的殷勤——或者不如說酬劳他們的飽食終日，無所事事，和酬劳坚苦作战的将領們，却是同样地大方。他常常喜欢一个替他解衣脫靴或进餐时捧奉食巾的人，甚于一个替他攻城夺地、或替他打胜仗的人。他不以为君王的偉大就在于恩賜得当；并且，不考察他所賞賜有加的人有何长处，而認为既然他看中那人，即使沒有长处，也就变成有长处了。因此，他曾經以一笔小小的年金，賞給一个敗退二十里的人，又以都督的美缺，賞給另一个敗退四十里的人。

他是豪华的，尤其在經营宫室方面。御苑中的雕像，多于大城市的居民。御林軍之强大，無愧于無敌国王的御林軍。他的軍队多至無数，他的富源大到無穷，他的国庫取之不竭。

1713年，穆哈兰月7日，于巴黎。

---

① 按作者故作諷刺性的夸張，事实上法国一七一三年并無十八岁的大臣，只有在一六九一年，巴勃希欧(Barbezieux)男爵二十三岁任樞密院秘書。至于八十岁的寵妇，是指曼德儂夫人，本为詩人司卡龙(Scarron)之寡妇，替路易十四教育子女。路易十四在王后死了以后，和曼德儂夫人秘密結婚。她生于一六三五年，死于一七一九年。

信三十八　黎伽寄伊邦

（寄士麦那）

在男子之間，这是个大問題：不給妇女自由，是否比給她們自由更为有益处。我覚得，反对与贊成，双方都有許多理由。欧洲人說，使心爱的女人不幸，这不能算厚道。我們亚洲人却回答說，制裁女子，是"自然"給予男子的特权，如果加以放弃，那才有点卑賤。如果有人对亚洲人說，将許多妇女禁閉起来，是件麻煩的事，亚洲人回答說，十个听話的女子，比一个不听話的女子，要少麻煩些。他們也提出相反的意見，說欧洲女子旣不忠貞，她們的丈夫就不見得幸福。欧洲人却回答說，亚洲人如此夸耀女子的忠貞，但在情欲暢足之后，总不免令人發生厭膩之感。又說我們[1]的女人，过分地专屬于我們；这样高枕無憂的占有，使我們毫不能再有所希求与恐惧。又說妇女略带風騷，正如食盐一般，可以刺激口味，防止腐化。一个比我更賢智的人，恐怕也不免难于作出决定。因为，亚洲人固然善于設法平靜自己的挂虑，欧洲人却也善于使自己不發生任何挂虑。

欧洲人說："总之，万一我們成了倒楣的丈夫，我們总有办法以情人的資格，在别处补偿損失。一个男子，若要有理由抱怨妻子不忠，除非世上只剩了三个人；只要有四个人，他总能达到目的。"

自然的法則是否要女子順从男子，这是另一問題。日前有

---

① 指波斯男子。

一个对妇女很殷勤的哲学家对我說："不，自然从未規定这样一条法則。我們加于妇女头上的威力是眞正的暴虐。妇女任我們肆行暴虐，無非因为她們比男子温和，由此之故，比男子更富于人道与理性。这些优点，如果男子通理性的話，本应使妇女得到优越的地位；男子却不通理性，所以妇女失掉了优越地位。可是，男子施于妇女的仅仅是暴虐的权力，这是眞实的；妇女在男子方面，具有自然的威力，这点却也是眞实的；她們的权威就是美丽，那是不可抗拒的。我們男子的权威，并非各国都有，而美丽的权威則四海皆同。为什么我們有特权？难道我們比誰都强？但这是眞正不公道的事。我們用各种办法，毁伤妇女的勇气；如果男女教育平等，力量亦必相等。不妨将妇女們未經教育削弱的各种才能，加以考驗，就可知道究竟我們男子是否比她們强。"

虽然和我們[①]的風俗習慣大相牴触，但是应当如此承認：在最文明的民族中，妇女对于丈夫，一直是有权威的。在埃及，这种权威由法律規定，作为对于伊希絲[②]的尊敬；在巴比侖，則为了尊敬塞弥拉弥施[③]。人們說罗馬人号令列国，而俯首于他們的妇人之前。我不提索洛馬德人[④]，他們眞正被女性奴役；但他們过于野蛮，因此不足为訓。

你看，亲爱的伊邦，我沾染了此地的風尙；此地人們喜欢發表奇特的意見，并且利用一切机会故作惊人之論。先知解決了这問題，并規定男女两性的权利，他說："妻子应当尊重丈夫的荣

① 指波斯男子。

② 埃及女神，司医藥、庄稼与婚姻。

③ 亚述与巴比侖古傳說中的王后，巴比侖城及其悬圃的創立者；傳說她的战功与勳業，远出她丈夫尼納士王之上。

④ 古代北欧民族，三世紀为哥特族所灭；一部分并入斯拉夫族。

誉；丈夫亦应重視妻子的体面；然而丈夫优于妻子一等。"

1713年，主馬达·勒·阿赫佩月26日，于巴黎。

信三十九　哈奇·易畢寄改信伊斯兰教的犹太人彭·約如哀(寄士麦那)

彭·約如哀，我覚得大凡非常之人，快要降生的时候，必定有显赫的迹象，形成預兆，仿佛"自然"痛苦驟然發作，而万能的上蒼，产彼巨人，也很費力。

奇妙的事情無过于穆罕默德的誕生。上帝用天上法令，开始即已决定，派遣这位偉大的先知，来到人間，擒縛撒旦。所以早在亚当之前两千年，上帝創此光明，并在穆罕默德祖先之間，令首选人物① 世代相傳，彼此承襲，一直到穆罕默德本身，借以确实証明，他是历代族长的后裔。

也由于这位先知，上帝不願妇人不潔不净，男子不經割礼②而生男育女。

他③ 一到人世，已經割治；呱呱墮地之后，就已滿面笑容。那时地震三次，就像大地自己在分娩；众多神祇，匍伏不起；列国君主，傾复失位。呂希非④ 被投入海底，他泅泳四十天之久，始出深渊，逃上加拜司山巔，在彼处以可怖之声，大呼众天使。

---

① 宗教与政治上的領袖。

② 伊斯兰教(以及犹太教)規矩，男子行将成年，必先割去性器官的包头外皮，謂之"割礼"。

③ 指先知穆罕默德。据傳說，这位先知，和他的承繼人哈里，初生之时，身上潔净，如同已經受了"割礼"一般，所以不需要再举行割礼。

④ 魔鬼之別称。

那天晚上，上帝在男女之間，隔以鴻沟，男女双方，莫能逾越。巫师魔士之术，均失效应。人聞天上有声，这样說道："我派遣我的忠实友人，降生人間。"

据阿拉伯历史家伊思本·阿本証明，当时百鳥成群，云涌風起，队队天使，簇集团聚，皆以撫养此兒为己任，并且彼此爭这权利。众鳥啁啾，說它們易于采集四方果品，所以哺育小兒，实較方便。風声喃喃，也在發言："撫育之責，非我輩莫屬，因为我輩能从各处吹送最爽快的气息，使这小兒舒适高兴。"云說："不，不，小兒将由我們照顧，我們随时使小兒不忘清新的水。"說到此处，众天使憤然大呼："我等尙有何事可做？"这时天上有声，朗朗入耳，一場紛爭，才告結束，天上的声音說："此兒决不可从世人手中搶夺过来；因为哺养他的乳房，撫摸他的手，他居住的屋，憩息的床，凡有助于他的一切，都将获得幸福。"

亲爱的約如哀，旣然有这些显著的証明，除非鉄石心腸，方能不信先知的神聖法則①。上蒼还能用什么办法，表示这人的神聖使命是天定的？莫非必須顚倒自然，使需要說服的人，統統灭亡不成？

1713年，賴哲卜月20日，于巴黎。

信四十　郁斯貝克寄伊邦

（寄士麦那）

一个大人物死了之后，人們聚集在礼拜堂內，有人致追悼

① 指先知的法則。下句"神聖使命"，亦指先知的使命。

詞，贊揚死者；但在演說中，关于死者的功德，很难作正确的評断。

我很想禁止丧仪，因为替人洒几滴眼泪，应当在那人出生的时候，而不該在他逝世的那天。对于行将死亡的人，在他弥留的时候，鋪陈一切仪式，摆出一套陰慘的排場①，即便家人的悲泣，友朋的哀痛，除了向临危者夸張地表示，他这一死将造成何等損失，此外又有什么用处？

我們盲目到这地步，以致何时应当悲痛，何时应該高兴，都不知道：我們悲，几乎永远是假悲；我們乐，几乎永远是假乐。

我見那莫卧兒②，蠢头蠢脑，每年坐在大盘称上，像公牛似地讓人称他的体重；我看見人民因为这位王爷日益笨重而高兴，也就是說他日漸失却統治能力——当我看見这些情形时，伊邦，我对于人类的荒唐，覚得可怜。

1713年，賴哲卜月20日，于巴黎。

信四十一　黑閹奴总管寄郁斯貝克

尊荣的大人，黑閹奴衣斯馬哀尔最近死掉了，我不能不另找一个人接替他。由于目前閹奴極端稀少，我曾想利用你在乡間的黑奴中之一人，可是直到目前，我尙未劝服他，令他情願献身

① 西俗，在人将断气时，点燃素烛，放在床前；如系教徒，则去請教士，来替将死者作最后懺悔。

② 指古时印度斯坦北部某国国王。关于这逸聞，孟德斯鳩显然受到一六八二年在法国出版的一本游記的影响。那本游記名为："土耳其、波斯、印度，六次旅行記"，作者是达維尼哀(Tavernier)。

于这职位。由于我認为归根到底，这是于他有利的，所以日前我想对他用点严厉手段，于是协同你的花园总管，我下令不問他自己願意与否，必須使他就范，以便他能替你办最贴心的差使，并且能和我一样，生活在他連看也不敢看的可怕的后房內院。但他大声号咷起来，好像誰要剝他的皮；鬧得那样凶，以致掙脫了我們的手，躲避了决定命运的刀子。我剛听說，他打算写信向你求饒，声称我之所以作此打算，是出于無饜足的报复欲望，因为他自己說曾經对我开过尖刻的玩笑。但是，我对你起誓，面对十万位先知：我的举动，完全为你的利益服务，这是我最重視的事，除此以外，我絲毫沒有其他考虑。

我匍匐在你脚边。

1713年，穆哈兰月7日，于法忒梅后房。

信四十二　法侖寄尊严的主人郁斯貝克

尊荣的大人，要是你在这兒，我将遍体披着白紙，出現在你眼前；即使这样，恐怕也写不尽你那黑閹奴总管——人群中最恶劣的一个——自从你啓程以后对我的种种凌辱。

他妄称我对于他的不幸身份，曾經加以嘲笑；以此为借口，他在我头上施行無穷無尽的报复。他嗾使你那残酷的花园总管，来和我作对；此人自从你走以后，强迫我执行不堪其苦的劳役；不止千次，我想我的命要断送了，然而我片刻也未失却替你效劳的热誠。不知有多少次，我心里想："我有一位滿怀慈祥的主人，为什么我却是世上最不幸的奴隶？"

我应当实說，尊荣的大人，我本来沒有想到还会遭遇更大的

悲运；可是那奸詐的閹奴总管，願将他的恶行發展到登峰造極的程度。前几天，他自作主張，命令我献身于看守你那些神聖女人的工作，也就是要我遭受对于我比死亡还殘酷千倍的磨刑。有些人，一生下来即遭不幸，从他們殘酷的父母手中，受到此种待遇，他們也許还能自慰，因他們除自己的情况以外，根本不知道有别的情况；可是，有人要把我从人的地位排挤出去，要剝夺我的人性，如果我不死于这野蛮举动，亦不免悲痛而死。

崇高的大人，我以万分自卑的心情，吻你的脚。你的德行向来为人所敬重，請你設法令我身受恩德，不要讓别人說，在你的命令之下，世上又增加了一个不幸的人。

1713年，穆哈兰月7日，于法忒梅花园。

信四十三　郁斯貝克寄法徧

（寄法忒梅花园）

你可以从心里領受快乐，并認明这种神聖的字迹；你囑总閹奴和花园总管二人，吻此手諭。我不准他們对你采取任何行动。通知他們購买閹奴一名，补充缺額。你必須克尽厥职，犹如永远在我跟前；因为，你必須知道：我愈仁慈，你若借此胡作乱为，惩罰亦必愈重。

1713年，韶哲卜月25日，于巴黎。

信四十四　郁斯貝克寄磊迭

（寄威尼斯）

法国有三种身份不同的人：教士、軍人、法官。每一种人都極端瞧不起另一种人。例如某人因太愚蠢受人鄙視，实际上，往往無非他是个法官而已。

即使最卑不足道的手艺人，無不爭夸自己所选擇的手艺；他把自己的行業，看得比別的行業高多少，也就把隔行的人，看成比自己低多少。

埃里望省有一妇人，受到某君主一点恩澤以后，在她給君主祝福时，不下千遍地請求老天，使那君主作埃里望省总督。世上的人，或多或少，全像埃里望省的那个妇人。

我曾在一篇笔記中，讀到有一条法国船在几內亚海岸拋錨，船上几个执事的人，想上岸去买綿羊。他們被領去見当地的国王，国王那时正坐在树下，給他的子民审理訟案。他坐在宝座上，也就是說坐在一段木头上，顧盼自雄，不下于坐在偉大的莫臥兒皇帝的宝座上；左右有三四名手执木头标槍的衛兵，一頂万民伞式的陽伞，給他遮住烈日；他和他的御妻——那位王后，除了他們的黑皮膚以及几个指环以外，身上別無装飾。这位王爷，不但可怜得很，而且非常虛荣，他問这几个外国人，在法国人們是否时常談論他。他以为他的大名，必已从南極傳到北極；他和古时有一位霸主①不同，那位霸主，据說曾經使全世界噤若寒

① 指亚历山大大帝。

蟬，而他却以为应当使全宇宙都談起他。

每当韃靼的可汗进膳以后，傳令官大呼全世界的君主可以去吃飯了，如果他們願意。这野蛮人，吃的無非乳类，居住并無房屋，謀生手段仅仅是搶掠，而他居然把世界各国国王看作他的奴隶，并且每天辱罵他們两次，習以为常。

1713年，賴哲卜月28日，于巴黎。

信四十五 黎伽寄郁斯貝克

（寄＊＊ ）

昨天早晨，我尚未起床，听見有人打門，其势洶洶。忽然門被推开，闖进来一个人；我和那人曾經略有往还，而在这时，他神色十分倉皇。

他的衣服，連簡素都远远够不上[①]，假髮歪戴[②]，不梳不理；黑色上衣的破綻，也来不及找人补綴；平时，他惯以謹愼老成的态度，設法遮掩他服装的破旧，这一天，可就顧不得了。

"起来吧，"他对我說，"今天这一整天，我需要你：我有千百样东西要买，而且很乐意請你同去。首先，我們应当去聖道諾雷街去找一个公証人，和他商談，他正在代人出售一塊土地，价値五十万鎊[③]；我要他优先卖給我。到这兒来的时候，我順便在聖日尔曼郊区稍停，在那里我租了一所两千盾幣的公館[④]，我希望

① 意謂相当襤褸。

② 古代欧洲，男子戴假髮，好比戴帽。在法国，假髮一直保持到十八世紀末叶。但假髮亦非人人能戴，沒有錢的穷人与毫無社会地位的平民，就不能戴。

③ 鎊（Livre）系法国古幣，与今日之英鎊完全不同，不能混淆。

④ 比較講究的私人大宅。

今天签訂租約。”

我一穿好衣服——几乎尙未完全穿好，那人就叫我匆忙下楼。“我們先去买一輛車，配备馬伕和馬。”他說。果然，不到一小时，我們不但买了馬車，还买了价値十万法郎的用品。一切进行迅速，因为那人毫不論价，从不計算，所以他不需要更換地方。这一切使我如在梦中；我細看那人时，發現他身上又貧又富，复杂錯綜，非常奇特；这样一来，使我不知如何理会。可是到了最后，我打破沉寂，把他拉到一旁，向他問道：“先生，这許多东西，誰来付錢？”“我呀，”他說，“請到我房中来，我給你看無量的宝藏，可以令最大的君主也会羡慕的財富；但是不至于使你徒然生羡，我将永远和你同享。”我跟他去。我們上了他的六層楼①，又架起梯子，爬到第七層，那是一間四边通風的小室，其中只有两三打土盆，滿盛各种溶液。“我起了个大早，”他說，“我先做了二十五年来天天作的事，就是去看我的作品。我看見了不起的日子終于来到；这一天我将比地球上任何人更富有。你瞧見这朱紅的溶液嗎？它目前已具有哲学家們②所要求的一切性能，可以使金屬变質。我从里边掏出这些你看見的小粒，按色澤，这已經是眞金，虽然按分量說，还不算十全十美。这个秘密，尼古拉·弗拉美③找到了，可是雷蒙·呂尔④和一百万别的人却一直沒有找到，現在可落在我手中了，我今天成了幸福的得道之人。但願老天使我专为老天的荣光而享用天賜的財富！”

---

① 原文作五楼，但按我国習慣，系指六楼，因西俗平地那一層不算在內。

② 指兼营炼丹的古代“哲人”。

③ Nicolas FLAMEL(1330—1418)，本为巴黎文人，兼事投机营業，奇富，故傳說为点金石之發明者。

④ Raymond LULLE(1235—1315)，“聖芳济派”僧侶。

我轉身就走出来，我下楼；或不如說我从楼梯上跳了下来，气得我快發瘋了，我把那个富到这程度的人，撇下在他的病院里①。

再見，亲爱的郁斯貝克。我明天去看你，而且，倘若你願意，我們一同回巴黎。

1713年，賴哲卜月，最后一日，于巴黎。

信四十六　郁斯貝克寄磊迭

(寄威尼斯)

我看見这里有些人在宗教問題上爭吵不休；然而我覺得他們所爭执的，实际上也就是誰最不信奉宗教。

他們不仅不是較优秀的基督徒，甚至也不是較好的公民，而使我有所感触的，也就是这一点。因为，無論你生活在何种宗教中，遵守法律、热爱人类、孝順父母，永远是首先第一的宗教行动。

在事实上，信教者第一个目标，豈不是在于取得他所宣揚的那宗教的創立者——那位神祇的欢心？欲达此目的，最有把握的办法，無疑地是遵守社会的規矩，尽人类的义务。因为，無論你生活在何种宗教中，只要你假定有一种宗教，你也就完全应当假定上帝热爱人类，既然上帝为了人类幸福，建立了这宗教。如

① 此地所謂病院，系泛指一般貧苦人的栖身之处。这封信描述当时法国(其实不仅法国)某种奇特的人：神經錯乱，瘋瘋癲癲的丹客(炼丹家)。在黃金万能的社会里，这种人往往以畢生精力、时間和物力，用于追求制造黃金的秘訣，結果难免破产發瘋。

果上帝愛人类，我們也愛人类，必能使上帝高兴；就是說，对于人类，要尽人道与仁善的义务，不要破坏保障他們生活的法律。

这样做，比奉行这种那种仪式，可以有更大把握使上帝高兴；因为各种仪式，它們本身并不包含絲毫仁善；仪式之所以好，無非假設上帝命令如此，并且不能不重視这命令。然而这一点就引起了大大的爭論；在这方面，我們極容易搞錯；因为必須在两千种宗教仪式之中，选擇某种宗教仪式。

有一个人，天天向上帝这样禱告："主呵，关于你，人們作吵鬧不休的爭执，我一点也不懂。我願意按照你的意志为你服务，可是我所請教的每一个人，都要我按照他的样子为你服务。我向你祈禱时，不知道应当用何种語言。我也不知道应該采取何种姿势：有人說我应当站着向你禱告；另一人叫我坐下；又一人非讓我跪着不可。不仅如此：有些人認为我必須每晨以冷水沐浴；按另一些人的意見：如果我不把身上皮肉割去一小塊①，你就会用憎恶的目光看我。有一天，我偶尔在一家商販客棧②里吃了兎肉。旁边有三个人，他們把我吓得發抖。他們三个全对我表示，說我严重冒犯了你。其中一个人說，因为兎子是骯脏的畜生；另一个說，因为那兎子是被窒息而死的；最后那个人③說，因为我吃的不是魚。有一婆罗門教徒从旁走过，我請他判断，他对我說：'他們都錯了，因为显然你沒有亲手杀死兎子。''那倒的确是我亲手杀的。'我对他說。'啊！你干了件上帝决不饒恕的、可憎可鄙的举动，'他用严厉的声音說，'你如何知道你父亲的灵

---

① 指割礼，見前"信三十九"注②。

② 結队旅行的商販們歇脚的客店。也泛指一般外国人聚居的旅店。

③ 按孟德斯鳩原注，这三个人，第一个是犹太人，第二个是土耳其人，第三个是亚美尼亚人。

魂，不附在这动物身上呢？'凡此种种，主啊，置我于不可思議的困惑之中。我連头都不能动一下，否則就怕冒犯你；然而我願意取得你的欢心，并将你給我的生命用在这方面。我不知道我对不对；可是我相信为了达此目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你令我出生的社会中，我应当过善良公民的生活；在你賜給我的家庭中，我应当过善良父亲的生活。"

1713年，舍尔邦月8日，于巴黎。

信四十七　莎嬉寄郁斯貝克

（寄巴黎）

我有一件重大的消息告訴你：我和賽菲絲言归于好了。因我們两人不和而形成分裂的后房，重新团結了。在这些充滿着安宁的处所，缺少的就是你一个人。来吧，亲爱的郁斯貝克，到这兒来使爱情高奏凱歌。

我敬了賽菲絲一席盛宴。你母亲，你的各位妻子，和你的几位主要的妾，都应邀出席，你的舅母們，表姊妹們也到了；她們是騎馬来的，身上盖着面幕和衣服組成的黑色云層。

次日，我們啓程到乡間去，希望在那边更自由些。我們騎上駱駝，我們四人合成一小間①。由于这次出游是突然决定的，我們沒有时間派人到附近去喝"古魯克"②；可是，永远勤快多謀的閹奴总管，采取了另一种謹愼的措施：他在隐蔽我們的布幔上面，又加了一層帘子，厚到使我們絕对看不見任何人。

① 用布幔圍成的小間。

② 高呼"迴避"，就是所謂"喝道"。

到了必須过渡的河边，我們每人按照習慣，进入一只箱籠，由人抬到船上，因为据說河上到处是人。有一好奇的人，过分走近我們被关閉之处，受到了致命的一击，使他从此永远不見天日。另外有一个人，被人發見一絲不挂，在河边洗浴，亦遭受相同的命运；你那些忠心的閹奴，为了你和我們的体面，犧牲了那两个不幸的人。

但是請听我們惊險故事的下文吧。我們到达河水中流时，狂飈驟起，密云蔽空，情况如此可怕，以致舟子們开始絕望。面临这一危机，我們妇女，几乎全都吓昏，不省人事。我記得听到閹奴們的爭吵声，其中有人說应当将危險的情况通知我們，并将我們从囚籠中放出；可是他們的头子，始終主張宁死不肯使主人受此耻辱；又說有誰再敢作此狂妄建議，他将以匕首直穿其胸。我有一个奴婢，惊惶失措，完全不能自制，不穿衣服，向我奔来，打算救我，可是一个黑閹奴粗暴地将她抓住，把她赶回原处。这时我就昏暈不省人事，等到危險过去以后，我才苏醒过来。

对于妇女，旅行是何等不方便！男子可能遭遇的，只是生命危險，而我們却無时無刻不提心吊胆，既怕失节，又怕丧命。

再見，亲爱的郁斯貝克。我永远仰慕你。

1713年，賴采丹月2日，于法忒梅內院。

信四十八　郁斯貝克寄磊迭

（寄威尼斯）

勇于求知的人决不至于空閑無事，虽然我并不担負任何重要职务，却总是忙个不停。我以观察为生，白天所見、所聞、所注

意的一切，到了晚上，一一記录下来。什么都引起我的兴趣，什么都使我惊訝。我和兒童一般，官能还很嬌嫩，最細小的事物，也能給我大大的刺激。

你也許不相信，在各种社交場合和人們聚集的所在，我們到处受到和悦的款待；我想我沾黎伽的光不少，因为他精神勃勃，天性愉快，喜欢往人多的地方去，大家也同样地喜欢找他。我們的异国状貌，已經不再令人感觉唐突；甚至大家發現我們多少有点礼貌，因而大为惊奇，这使我們高兴，因为法国人想像不到，在我国的風土气候之中，也会产生像样的人。然而，說句实話，他們的錯誤想法，值得加以糾正。

我在巴黎附近一所别墅中住了几天，主人是一个有声望的人，家中来了客人，使他非常高兴。他的妻子十分可爱，她不但很謙虛，并且有快乐的心情。深居簡出的生活，使我們波斯妇女，失去了这种心情。

身为外国人，我所能做的最好的事，無过于按照我的習慣，对于不停来到别墅中的成群宾客，加以观察，在他們身上，我不断發現新鮮事物。首先，我注意到一个人，簡单朴素，合我心意；我就和他亲近，他也和我亲近，因而我們两人，成了形影不离的伴侶。

有一天，在大庭广众之間，我和他两人单独交談，对一般人的談話，不理不睬。我对他說："在我身上，你也許發現好奇心胜于礼貌，但是，請允許我对你提出若干問題，因为我情况毫不明了，周圍的人，也分辨不清，实在無聊。我左思右想，已經有两天了：在这些人之中，沒有一个不令我苦思力索而不得其解，如同身受拷問，已經二百次；教我猜度一千年，也猜不出他們的究竟；他們比我們君王的后宮佳丽，更令我莫測眞相。"他回答道："你

尽管問，你想知道什么，我全可以告訴你；况且我認为你为人謹慎，不至于随便泄漏我的言語。”

我問道：“这人是誰？他滔滔不絕，对我們講他如何邀宴权貴；他和你們那些公爵，如此熟悉；和你們各部大臣，攀談的机会如此之多；我听說大臣們是很难接近的。按理这样的人，非具有优秀品質不可，但是他的尊容如此猥瑣，簡直不能給优秀人物增光；况且，我看他毫無教养。我是外国人，可是我覺得各民族間，一般地說，好像有一种共同的礼貌；我在那人身上，却絲毫沒有找到。你們的优秀人物，是否都比一般人缺少教养？”

他笑着答道：“这是个包稅商①。比有錢，他在众人之上；比出身，他在众人之下。如果他下决心永不在家吃飯，他可以到巴黎飯菜最講究的人家去吃。他傲慢無礼，你也看出来了，可是他家里有个極好的厨子。所以他倒不是毫無良心的，你听他今天夸奖厨子，夸了一天。”

我問道：“这穿黑衣的胖汉，那位太太特地叫他坐在她身边，何以他的服装如此凄慘②，可是神气如此欢欣，面色如此紅潤？别人一和他說話，他就殷勤微笑；他衣飾比較簡素，然而你們妇女的衣飾，还不如他收拾得整齐。”他答道：“这是个宣教的法师；更糟的是：他同时又是导师③。就像你現在所看見的样子，关于妇女們的事，他比丈夫們知道得更詳細。他認識妇女們的弱点，妇女們也知道他有他的弱点。”我說：“怎么？他嘴上老离不了一

① 法国大革命以前，替君主政府包征全国某些賦稅的代办人。这种人不但作专制政府的爪牙，殘酷压榨人民，并且从中自肥，富甲全国，是当时人民最憎恨的对象之一。

② 黑色是西欧各国丧服的顏色。

③ 天主教神甫給富貴之人充任所謂“良心导师”，指导他們的宗教生活。

件事，就是他所謂'天恩'。"他答道："他并不老說那个。在漂亮女子的耳边，他更願意說他如何动了凡心。当众說法，他咆哮如雷；个别接触，他温順如羔羊。"我說："好像大家对他另眼看待，照顧十分周到。""怎么？对他另眼看待？这是个不可缺少的人；他使深居簡出的生活过得更甜蜜些：他給人們出些零碎主意，待人殷勤仔細，或者做一些引人注意的拜訪；他比交际場上的老手，更善于給人治愈头痛症；这是个非常好的人。"

"可是，倘你不嫌我罗嗦，請你告訴我，我們对面那个衣服如此不整齐的人是誰？这人有时扮装鬼臉，所用的語言，也和别人不同；他說話并無風趣，可是为了卖弄風趣，故意說东說西。"他答道："这是个詩人，也就是人类中的滑稽脚色。这路人自称一生下来，就是如此。这倒是眞的。而且他們一生，几乎永远如此，也就是說，在千万人中，几乎永远是最可笑的人。所以大家对他們毫不留情：对于他們，尽量表示輕蔑。我們对面这位，肚子餓急了，才到这里来；这一家的主人与主妇，待他都很好，因为主人主妇的好心与礼貌，对誰也不缺少。他們成婚那日，这詩人替他們編写祝婚之歌。那是他生平最好的作品，因为碰巧婚姻美滿，正如他所預祝。"

他又說道："你深于东方的成見，也許不会相信：在我們法国，也有美滿的婚姻，也有德行严肃、貞潔自持的妇女。我們正談到的这两位，他們夫妇之間，享受和平生活，誰也不能扰乱；大家都爱戴他們，尊敬他們。只有一个問題：他們仁善的天性，使各种各样的人，都到他們家中，受他們款待，因此他們往还的人，有时竟是坏人。并不是我不贊成他們的行徑，因为我們必須和各式各样的人在一起生活；世上所謂值得来往的人，往往只是具有更精細、更講究的不良癖好的人。而这种不良癖好，犹如毒

藥，最精細的也就是最富于危險性的。”

我輕輕問他：“这个神色这样悒郁的老人，又是誰呢？我起先把他当做外国人，因为除了服装与众不同之外，他对于法国發生的大小事件，均加指摘，連你們的政府，也不滿意。”他对我說：“这是个老軍人，他使听众不易忘却，因为他講起自己的战績，总是冗长無比。法国打了些胜仗，而他沒有参加，这是他所不能忍受的；或者有人夸耀一次圍城之战，而沒有提他如何飞壕越暫，他也不能忍受。他自以为对于我們的历史如此不可缺少，以致他設想他的故事完結之处，我們的历史也該結束了。他身上受过几处創伤，他認为那是君主专制政权解体的标志。有些哲学家說，我們只能享受現在，过去不值什么；而他，恰好相反，他享受的只是过去，他只生存在以前参加过的几次战役中。英雄应当活在他們身后的时代中，而他却呼吸在早經流逝的光陰里。”我問道：“为什么他离开了軍役？”我的朋友回答道：“他并未离开軍役，却是軍役离开了他。人們給了他小小的职位，在那职位上，他将对人講他过去的冒險故事，以終其余年；可是他决不会有所进展，功名祿位，对于他說，已經是此路不通。”我問他：“那又为什么呢？”他答道：“我們法国有句格言，意思說，在低級职位上志气消磨尽了的軍官，决不应再提升。我們把他們看作精神拘束于細节的人，他們習慣于微小的事物，較大的事反而不能胜任。我們認为，人生三十，倘不具备作为将軍的各項品質，此生就不能再有；假如沒有突然之間将数十里方圓的地形，按其曲折起伏，一目了然的眼力，假如不能随机应变，打胜仗时充分利用优势，受挫折时尽量設法挽救，那么这些才干，他以后也决不能再得。正是因此，我們以显要的职位，給那些不但具有英雄胆略，而且具有英雄才能的，偉大、高超、得天独厚的人物；我們也

有卑下的职位，給那些才淺智短的人。在这些人之中，包括那些把青春断送在一場默默無聞的战爭中的人，他們所能完成的，至多是他們畢生所作的一套，很不应当在他們衰老的时候，开始給他們重大的任务。”

过了一陣，好奇心重新支使我向他詢問：“如果你肯再忍受一次，我保証以后不再問你。这个头髮很多、机智短絀，而举止如此傲慢無礼的高大青年，是什么人？为什么他說話嗓門比誰都大；为什么他活在世上，如此洋洋自得？”他回答道：“这是个深得妇女們欢心的幸运兒。”說到这兒，进来了一批宾客，另一批則告辞而去，大家都站了起来；有一个人过来和我認識的那位紳士交談，于是我又和以前一样，停留在茫然無知的境界。可是，过了片刻，不知由于何种巧遇，那位青年在我身边出現，并且和我攀談：“天气很好。先生，您願意到花壇边走一遭嗎？”我尽最大可能，彬彬有礼地回答了他，于是我們一同出去。他对我說：“我这次下乡，为的是討女居停的欢心，我和她关系不坏。当然世上会有另一个女子因此而發脾气。可是这有什么办法呢？我和巴黎最漂亮的女子都有来往，然而决不固定于任何一个，她們被我哄騙了一个够；因为，說句不足为外人道的話，我無非是个沒有什么了不起的人。”我对他說：“很显然，先生，您有某种任务，或某种职位，因此不能有更多的时間，經常消磨在她們身边。”“不，先生，我并無别的职务，除了使某某丈夫气得發瘋，或使某某父亲伤心絕望；某某妇女自以为我是她掌中之物，我乐意叫她惊魂不定，使她覺得差一点点就会失掉我。我們有几个年輕人，把全巴黎这样分配了，我們一举一动，引起全巴黎的兴趣。”我对他說：“据我了解，您比一个勇敢的战士，鬧得更其鑼鼓喧天，比一个严肃的官員，更其受人重視。如果您在波斯，就不可能沾这

些便宜；您可能变为适宜于看守我們的妇女，而不适于討她們欢心①。"我臉上怒火上升，倘使再說下去，就难免冲撞了他。

在这里，人們容忍这样的人物，人們讓一个操这种职業的人活下去，你② 对这国度作何感想？在这里，不貞、私通、拐逃、奸詐、不义，这种种反而引起人的重視；在这里，大家看得起这种人，就因他从父亲手中搶走女兒，从丈夫手中搶走妻子，而且攪乱最和爱、最神聖的倫常关系。哈里的子孙，是何等幸福！他們捍衛自己的家庭，使它不受汚辱，不受誘惑。白日的光明，并不比我們妇女心中燃燒着的火焰更为純潔；我們的姑娘一想到有一天她們将失去貞潔，不覺渾身战栗，因为貞潔使她們近似天使，近似無形的神力。亲爱的故乡，太陽出来首先将視綫投射于你身上，你絲毫沒有被可憎的罪行所玷汚，而那些罪行，迫使太陽在黑暗的西方一出現，立刻就躲藏起来！

1713年，賴买丹月5日，于巴黎。

信四十九　黎伽寄郁斯貝克

（寄＊　＊　＊）

前几天，我正在房中，看見一个服装非常奇特的僧人，走了进来。他鬚长及腰，腰間系着一条繩子，代替带子，双脚光赤，身穿灰褐色粗衣，好几处尖尖聳起。他全副神情，使我感到如此古怪，所以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想去找个画师来，作一幅写怪圖。

他首先大大恭維我一番，順便告訴我，他自己是个有价值的

---

① 意謂像这样的人，在波斯可能就被閹割了充当太监或閹奴。

② 指收信人磊迭。

人，并且又是个托鉢僧①。他接着又說："听說，先生，你不久要回波斯朝廷，你在那边身居要津；我来求你庇护，請你向国王替我們恳求一所小小的住处，在加斯班②附近，以便安頓两三个修道士。""神甫，"我問他，"那末你想到波斯去嗎？""我嗎？先生，我决不作此打算！我在此算是外省人，我决不与世上任何托鉢僧人交换我的境遇。""啊！那末你向我要求什么鬼？"他說："因为，如果我們有那栖身所，我們意大利的神甫們，可以将他們的修道士送两三名到那边去。"我說："你显然認識那些修道士？""不，先生，我不認識他們。""眞該死！既不相識，他們去不去波斯与你何干？教两个托鉢僧去呼吸加斯班的空气，計划倒是極妙；对于欧亚二洲，定必十分有用；十分有必要引起君主們的兴趣。这就是所謂地道的殖民地！算了吧！你和你的同类，是不适宜于移植的，你們不如在你們出生的地方，繼續爬行吧。"

1713年，韶买丹月15日，于巴黎。

信五十　黎伽寄＊＊＊

我見过一些人，德行美好，而态度自然，使人不感覺到他們身怀美德；因为他們克尽天职，毫不勉强，一切表現，如出本能。他們决不至于长篇大論，指出自己稀世的优点，因为他們自己仿佛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上述的人，是我所喜爱的。我不喜爱那种对于自己的德行似乎不胜惊嘆的人，他們拿自己的善举作

① Capucin，天主教聖芳济派修道士，其中有些流派，在古时以募化为生。这封信主要是反对傳教士的殖民主义。

② 波斯古都。

为奇迹，講給人听，非讓人大吃一惊不止。

如果說对于得天独厚、才具極大的人，謙虛是不可缺少的品德，然則有些昆虫，却胆敢傲态畢露，以至最偉大的人物，也因此丧失体面，大家对此，又有什么可說呢？

我發現四方八面，都有人在談論自己，喋喋不休。他們的言談，就是一面明鏡，永远照出他們的厚臉。他們最小的遭遇，也要向你夸夸其談，使細小的事物，在你眼中化成大事；他們什么都經手过、見过、說过、想过；他們是全天下的模范，他們是無穷無尽的比喻的对象，滔滔不絕的例子的源泉。啊！夸奖的話，出于自己口中，那是多么乏味！

前些天，一个具有上述性格的人，大談自己，談他的价值、他的才能，談了两小时之久，使我們厭倦欲死。可是，由于世上決無永远不停的运动，他終于住了口；而談話的机会又落在我們手中，我們就接着談下去。

有一种情相当陰郁的人，开始抱怨在一般談話中所散播的沉悶無聊的空气。“怎么！老是有些蠢人，自描自繪，自吹自擂，而且将一切都归結到他們自身？”“你說得对，”那长篇大論的家伙突然又接过来說，“大家跟我学就是：我从不歌頌自己；我有財产、有家世，我花錢慷慨，朋友們說我有風趣，可是我絕口不提这些。固然我有某些优点，而我自己最重視的优点，却是我的謙虛。”

我眞佩服这厚臉家伙。于是，在他高声談話的时候，我一边輕輕說道：“顧惜顏面，决不自夸自捧的人眞幸福！他对于听众不敢放肆，决不触犯别人的驕傲，反而損害自己的价值。”

1713年，賴买丹月 20日，于巴黎。

信五十一　波斯駐莫斯科維亚[①]使臣納拱寄郁斯貝克（寄巴黎）

有人从伊斯巴汗来信，說你早已离开波斯，目前正在巴黎。何以你的消息，我必須从别人处得悉，而不能直接得自你处？

众王之王[②]命令我留駐此地，已經五年，我在此地完成了几件重要談判。

你知道，在信基督教的君主之中，利益与波斯的利益相結合的，只有沙皇，因他和我們一样，和土耳其势不两立。

他的帝国比我国更大，因为从莫斯科算起，一直到接近中国境界的、他那些屬地的最后駐守点，相距不下数千里。

对臣民的生命財产，他是絕对的主宰；除了四家以外，大家全是他的奴隶。众先知的全权大臣[③]，众王之王，他以天为梯阶，而对权力的执行，情况并不比这更可怕。

鑒于莫斯科維亚气候恶劣，誰也不可能相信，从此地放逐到别处去是一种懲罰；然而，每逢权貴大員有失上寵者，常被遣往西伯利亚。

正如我們先知的律令禁止我們飲酒，此間君主的法律，亦禁止莫斯科維亚人飲酒。

他們款待客人，和我們波斯的方式迥乎不同。外来的人，一入家室，丈夫即将妻子介紹給他，他和主妇亲吻，而这算是对

---

① 古称莫斯科附近地区为莫斯科維亚，有时亦借作全俄国統称。

② 波斯王尊号。

③ 同上。

于丈夫的礼貌。

父亲們在女兒出嫁时，虽然通常总在婚約上声明，婚后女兒不得受丈夫鞭打，但是，莫斯科維亚妇女多么爱受鞭打，簡直令人难以置信①；倘如丈夫不切实鞭打她們，她們無从体会是否占有了丈夫的心。丈夫对妻子采取相反的态度，那就标志着無可饒恕的冷淡。

兹将莫斯科維亚某女子最近寄給她母亲的信，抄录如下：

亲爱的母亲：

我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女子！为了使丈夫爱我，我用尽一切方法，而始終不能收效。昨天，我家有千百件事該作，可是我出門了，而且在外逗留一整天。回家时，我以为他将重重打我一頓，但是他却一言不發。我姊姊的待遇很不一样，她的丈夫天天打她；只要她看一下别的男子，她丈夫就突如其来地打将过去。他倆也非常相爱，共同生活再和睦没有。

她之所以如此驕傲，原因就在这里。可是我不会永远讓她有看不起我的理由。我已下决心，定要博得丈夫寵爱，出任何代价，在所不惜；我要好好地激起他的怒火，使他不能不給我一些友誼的表示。日后誰也不能說我沒有挨打；不能說我生活在家中誰也不把我放在心上。只要我丈夫用指头輕輕彈我一下，我要立刻竭力喊叫，使旁人信以为眞，說我丈夫打了我；而且我相信，倘如邻居某人前来救援，我会把他掐死。我請求你，亲爱的母亲，請你务必指責我丈夫，說他对待我的方式实在令人难堪。我父亲为人如此忠厚老实，从前却不采取这等行动；并且我記得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好像有时我父亲爱你太甚了。

我吻你，亲爱的母亲。

---

① 孟德斯鳩原注："此种風俗，今已改变。"

莫斯科維亚人絕不能离开国境，即使为了旅行。因此，由于本国的法律使他們与别的国家隔絕，所以他們保存了古旧的風俗習慣；尤其因为他們不信有其他風俗習慣之可能，所以对自己的風俗更坚持。

然而当朝君主，却想要把一切都加以改变。关于鬍鬚問題，他和国人曾經大起糾紛；教会与僧侶为了坚持他們的無知，进行斗爭也不比别人少。

这君主一意設法使工艺昌盛，并且不遺余力，欲令本国的荣誉，远揚于欧亚二洲；直到目前，那是一个被遺忘的国度，知道它的，几乎仅仅是它自己。

君主心神不宁，并且經常坐立不安；他在他的辽闊的領域之內徬徨，到处留下他的天性严厉的烙印。

他离别自己的国土，仿佛国內容不下他，而到欧洲去寻求别的行省，新的王国。

我吻你，亲爱的郁斯貝克。你近况如何，来信吧，我請求你。

1713年，閃瓦魯月2日，于莫斯科。

信五十二　黎伽寄郁斯貝克

（寄＊　＊　＊）

日昨在某交际場所，我玩得相当高兴。当时在場的，有各种年齡的妇女：一个八十岁，一个六十岁，一个四十岁。四十岁的那位带着一个外甥女，年紀在二十与二十二之間。由于某种本能作用，我靠近了那位外甥女，于是她在我耳边說道："我姨母

这么大年紀，还打扮得那么俏丽，一心想找几个外遇；你对她作何感想？"我說："她錯了，要是你用那番心計，那才合适。"过了一会，我到了那位姨母身旁，她向我說："你对那个女子作何感想？她至少也有六十岁了，可是今天梳洗打扮，足足費了一个多鐘头。"我回答她說："这眞是白糟蹋时間；有你这样的風韵，那才值得。"我走向那六十岁的不幸的女子，心里正替她感到委屈，她在我耳边說道："还有比这更可笑的嗎？你瞧那个女子，年已八十，还戴着火紅的緞带；她想装得年輕些，倒是成功了：因为她返老还童了。"

"啊呀！老天爷，"我心里說，"难道我們永远只能覚得别人可笑嗎？"接着，我又想："我們在别人的弱点上找到安慰，这也許是一种幸福。"然而我正在以此为笑乐，我对自己說："剛才从年輕升到年老，这已够了：現在要从上到下，先拿那个年紀頂大的女子开始。"

"夫人，您和剛才跟我說話的那位，你們两人如此酷肖，以致我覚得你們两人仿佛是两姊妹，而且我相信二位年紀不相上下。""眞的，先生，"她对我說，"两人中有一个死了，那一个势必大为惊恐，因为我不相信她与我之間，会有两天的差别。"

那老耄的女子，已經落入我的掌中，我就走向六十岁的那个。"夫人，我和别人打了賭，必須請您决定：我敢保您和那位太太——我一边用手指着那四十岁的女子——你們二位年龄相同。""說实話，"她說，"我不信能相差半年。"我心想："好哇，我入門了，接着干吧。"

我又下降一級，走到四十岁那女子身边。"夫人，請您行个方便，告訴我，坐在那边桌旁的那位小姐，您称她外甥女，是否說着玩的？您和她一般年輕；甚至她臉上有某些蒼老的痕迹，而您

决沒有，您气色这么鮮艳……”“且慢，”她对我說，“我是她的姨母；可是她母亲至少比我大二十五岁：我們不是同母的；我听亡姊說过，她女兒和我是在同一年生的。”“我早就那么說，夫人，并且我剛才覺得惊异，是有道理的。”

亲爱的郁斯貝克，妇女們失了姿色，有山穷水尽之感，因而想重新倒退，回到青春。唉！她們如何能不設法騙人呢？她們努力欺騙自己，努力逃避一切念头之中最令人悲痛的念头。

1713年，閃瓦雷月3日，于巴黎。

信五十三　塞丽絲寄郁斯貝克
（寄巴黎）

世上的感情，决不能比白閹奴斯祿爱我婢女賽丽得的感情，更为頑强与热烈：他要求和賽丽得結婚，坚执若狂，以致我不能不将賽丽得給他。况且賽丽得本人，对这虛張声势的婚姻，对那虛有其表的男方，似乎是滿意的；她母亲也不出来阻撓，那么我又何必阻撓呢？

那倒运家伙，除了会吃醋，别的絲毫不像个丈夫；一离开冷淡的态度，就得进入無用的絕望境地；他将永远記得他原先是甚么模样，为了使女方不忘記他已今非昔比；他無时無刻不准备献身于枕席，然而因为办不到，他就自己欺騙自己，同时不断地欺騙女方，时时刻刻使她嘗受他的处境中所有的不幸；这么个倒运家伙，賽丽得要他做什么？

况且，那算怎么回事？一天到晚画餅充飢，咄咄書空！只靠想像过活！經常挨近乐趣，却永远不能进入乐趣之中！置身于

倒楣家伙的怀抱，令人懨懨欲絕，不能以快乐的气息互相和唱，只能陪他抱恨終身！

他只适合于看守女人，永不能占有女人；对于这样的一个人，应当表示何等輕蔑？我寻求爱情，而看不見爱情何在。

我对你說話毫沒遮拦，因为你爱我的天眞，也因为你比較喜欢我的神态自如，对于欢乐敏感，而不喜欢我那些女伴的假装害羞。

我听你說过一千次，閹奴們在女人身上嚐到我們所不知道的另一种欢乐；"自然"自己設法弥补它的損失；它有办法挽救閹奴处境的不利；一个人很可以被閹割，但不会失去他对于性的感觉；而在这情况下，人就好比进入第三种官能，在那里边，可以說人們無非換了一种快感。

如果这是眞的，我觉得賽丽得就不至于过分冤屈，因为能和比較不算最倒楣的人生活在一起，这已經不簡单。

此事如何处理，請指示；婚礼应否在內院举行，亦祈見告。

再見。

1713年，閃瓦督月5日，于伊斯巴汗內院。

信五十四　黎伽寄郁斯貝克

（寄＊　＊　＊）

今天早晨，我在自己房里。正如你所知道，我的房間和别的房間分隔之处，只是一道極薄的墙，墙上还有几处洞孔，因而邻室的談話，全能听清。有一个人，一边大步踱来踱去，一边对另一个人說："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可是一切都和我作对。三天多以

来，我沒有說过一句給自己增光的話，我到处夹杂在别人談話中，胡乱插嘴，并不引起别人絲毫注意，也不使人再一次和我攀談。我事先准备了几句警句，借以提高我的議論，而别人总也不容許我引出警句来。我有个很漂亮的故事要講，可是，一等我渐渐逼近話題，别人就閃避过去，仿佛故意如此。我有几句妙語，四天以来，擱在脑中，愈等愈陈旧，还絲毫沒有能使用。长此以往，我相信，到末了我一定变成傻子：似乎我头上有这样的星宿高照，無法逃避。昨天，我原希望在三四个老妇人跟前，显一番身手，因为老太太們定然不会对我摆架子的，我本打算講世上最漂亮的話。用了一刻鐘以上的时間，我在引导我的談話，然而老太太們从来不說有头有尾的話，她們像司命女神①，剪断我长篇大論的綫索。你願意我告訴你嗎？風雅之士②的称誉是很不易維持的。你居然达此目的，我不知道你用什么办法。"

另一个人接着說："我有一种想法：你我二人，配合行事，使我們談吐風生；我們为此結成同伙吧。每天要談什么，我們先互相說定。我們要竭力振作，如果有人打岔，中断我們的思路，我們就把他引导过来，万一他不甘心就范，我們就用粗暴手段。我們商定哪些处所应当表示贊同，哪些地方应当微笑，另一些場合应当哈哈大笑。你看着吧，我們定将使一切談話增加声色，别人必将贊嘆我們風趣横生、对答美妙。我們将以点头为号，互相袒护。今天你先露鋒芒，明天你再作我的助手。我和你一同走进

① 希腊神話，有陰間司命女神三人，一边紡綫，一边剪断綫头，以示剪断人的生命。

② 指說話很有風趣的人。法国自从十七世紀以来，貴族人士，往往在沙龙中清談終日，不着边际。这种巧舌的人，往往是極無聊的家伙，他們不但貧嘴薄舌，言不及义，而且并沒有什么眞实学問、高尙理想与深奢智慧。所以眞智慧的人，反而不願被人看作"風雅之士"。

一家人家，于是我将指着你大声說：‘我得告訴你們，这位先生向一个在街上碰見的人，回答了一句很逗趣的話。’于是轉身向你：‘那人可眞沒有料到这一着，他不胜惊异之至。’我把我的詩背誦几行，于是你就說：‘他写这些詩的时候我正和他在一起，那是在晚飡桌上，他可眞不費思索。’你我二人，甚至常常可以互相譏笑，那么人們就会說：‘瞧他們如何互相攻击，如何自衛！他們自己刀下并不留情。且看他如何脫身。妙不可言！多么善于随机应变！这才是眞刀眞槍来干一仗呢。’可是誰也不会說我們头一天預先小小接触过一次。我們还得購买某些書籍，那些专为缺乏風趣而又想假充有風趣的人准备的妙語集錦之类，因为一切全仗有范本。我要求在六个月之內，我們有暢談一小时之久的条件，并且可以有通篇妙語。然而必須注意一点：要使妙語走运。仅仅說出一句妙語，这是不够的，必須将那句話公布于世，必須将它到处推广、到处散播。否則說了等于白說；說句眞心話，把一句漂亮話說給蠢人听，一入他的耳朵就等于进了坟墓，再沒有比这更令人懊丧了。凡有一弊，常常必有一利，这倒是眞的；我們也說些蠢話，人不知鬼不覺地混了过去；这一点，可以說是在这場合唯一令人差堪自慰的事。亲爱的朋友，以上所說的，就是我們应当采取的态度。我对你說什么，你就照办，那么我应允你在六个月之內，在学士院中占一席。这就是对你說，用不着劳苦很久，因为到了那时，你可以不再从事此道，你将被認为風雅之士，即使你眞有隽智。在法国，人們可以看到，凡人一入团体，他先采取所謂‘团体的精神’。你也将如此，而我替你担心的，倒是那些不胜其煩的鼓掌喝采之声。”

1714年，助勒·蓋皃德月6日，自巴黎。

信五十五 黎伽寄伊邦[1]

(寄士麦那)

按照欧洲各国人民的習俗，新婚之夜开头的十五分鐘，可以解决所有的困难：恩爱的最高限度，总是在举行婚礼的当天达到的。欧洲女子在这方面的行动，絲毫不像我們波斯的妇女那样，坚守陣地，寸土必争，有时延长到数月之久。沒有再比欧洲女子新婚之夕更容易对付的了，她們之所以毫無損失，就因为她們沒有什么可損失的。但是，她們什么时候吃了敗仗，别人总是知道的，这眞是丢人的事！并且，不必占卦問卜，人們也能預言她們准在什么时候生孩子。

法国人几乎絕口不提他們的妻室，因为他們怕听众之間可能有人比自己更熟悉自己的妻子。

在法国，有些人非常不幸，可是大家也不去劝慰他們。那些人就是好吃醋的丈夫。有些人为大家所憎恨，那就是好吃醋的丈夫。有些人为大家所蔑視，还是那些好吃醋的丈夫。

因此，吃醋的丈夫，在法国为数極少，在这点上，沒有别的国家能和法国比。法国人对妻子放心，并非根据他們对自己妻子的信任，正相反，是根据他們对女人的不良看法的。亚洲人各种賢明的防范：用面幕遮蔽妇女、用深院囚禁她們、用閹奴看守她們，在法国人看来，这些办法更适合于女性的計謀与活动，而不能使她們对那种活动感到厭倦。在此地，丈夫們采取漂亮的

① 这封信，許多版本作"郁斯貝克寄伊邦"，例如Belles-Lettres和 Garnier 版均如此。兹根据 Henri Barckhausen 以及Pléiade 等版，作"黎伽寄伊邦"。

态度，将妻子的不忠，视为恶星照临，劫数难逃。某一丈夫，如果願意独占自己的妻子，則将被目为公众快乐的攪乱者，被目为只許自己享受太陽光，而不許任何人分享的荒唐鬼。

在此地，爱自己妻子的人，是一个本身不具备什么长处足以見爱于另一个女子的人；他濫用法律的必要性，弥补他所缺少的优点；他利用自己全部有利条件，不顧整个社会因此而受損；他把無非在約言上規定給他的东西，据为己有，并且竭尽自己这方面的一切可能，設法推翻两性間一种互相造福的默契。美妇之夫这一称号，在亚洲，唯恐被人知道；在这兒，泰然不怕别人知道，因为人們覺得到处都有条件采取东边損失西边补偿的办法。一个君主失去某一要塞，可以夺取另一要塞，聊以自慰。当土耳其人从我們手中夺去巴格达①城的时候，难道我們沒有从蒙古人手中搶来了坎大哈②堡垒嗎？

在一般情况下，一个苦于妻子不忠的人，毫不被别人非难；相反地，别人还会夸奖他謹愼；只有一些特殊情况，才有損体面。

法国并非沒有品德很好的太太，而且可以說，她們是很出类拔萃的；我的向导者一直使我注意这一点。可是那些太太都丑陋不堪，以致必須是个聖人才能够不憎恨品德。

我把这国家的風俗对你講了以后，你很容易想見，法国人在这兒是不大在乎操守的。他們認为，向一个女子發誓，說永远爱她，这和声称自己将永远健康、或永远幸福，同样可笑。当他們答应某一女人，說永远爱她，他們假設在女人方面，也答应永远令人感覚可爱；那么，如果女方失信，男子們也就認为沒有再遵守諾言的必要。

1714年，助勒·盖兒德月7日，于巴黎。

---

① 今伊拉克首都。一六三八年，此城曾由土耳其人从波斯人手中夺去。

② 此城今在阿富汗境內。一六四九年波斯人曾从蒙古人手中搶占此要塞。

信五十六　郁斯貝克寄伊邦

（寄士麦那）

賭博在欧洲非常流行，而且也算一种职業。仅凭賭徒这称号，就可以代替門第身世，代替財产和廉潔。任何人，一戴上这称号，就可以不經查考，被提升到正直人的行列，虽然沒有人不知道如此判断人十有九失，但大家知过不改，却已成为通習。

妇女們尤其沉湎于賭博。这是真的，她們年輕时从事賭博，無非便于發揮另一种更心爱的热情。但是，等到她們年紀漸老，她們賭博的热狂，仿佛青春逐漸恢复；而且这一热狂，在其他热狂消逝之后，填塞了所剩下的空虛。

她們要想使丈夫破产。为了达到这目的，她們有适用于种种不同年岁的、种种不同办法：从最嬌嫩的青春时期起，直到龙鍾的暮年。青年妇女在衣飾車馬上，开始揮霍無度；中年妇女風流浪蕩，增加了生活的混乱；老妇人出入賭場，終于傾家蕩产。

我时常看見九个或十个妇女——毋宁說九个或十个世紀——圍繞在賭桌边。我在她們的希望中、恐惧中、快乐中、尤其是在她們的狂乱憤激中，看見了她們。你也許会說，她們将永無时間趋于平靜，而且等不到她們感到絕望，她們的生命将先离开她們。你也許会怀疑，接受她們付款的那些人，是不是她們的債主，还是她們的遺产承繼者。

我們神聖的預言者的主要意圖，似乎在于令我們脫离一切足以扰乱我們理智的事物。他禁止我們飲酒，因为酒能淹沒理智；他特地訂立一条清規，不許我們賭博。并且，当他認为某些

情欲的原因不可能根除，他就抑制了这些情欲。在我們之間，爱情既不激起紛扰，也不激起狂乱；那是一种瘫軟的情欲，它讓我們的心灵处于安靜之中，因为多妻制使我們免受女人的控制，并且使我們猛烈的欲望得到緩和。

1714年，助勒·希哲月18日，于巴黎。

信五十七 郁斯貝克寄磊迭
（寄威尼斯）

此地的浪蕩子們，維持着为数無穷的娼妓；而此地的虔誠信徒們，維持着数不胜数的教士。这些教士立下三願：一願服从，二願貧穷，三願貞潔。据說第一願被遵守的情况，比較算最好；至于第二願，我敢說絲毫未被遵守；第三願如何，我讓你自己去估量吧。

但是，不管这些教士多么富有，他們决不放弃貧穷的資格；倒是我們光荣的苏丹，在这情况下，可能放弃他那些至大至尊的称号。那些教士不是沒有道理的，因为这貧穷的称号阻止他們成为穷人。

医师以及上述教士中被称为"懺悔师"的一些人，在此地或被过分重視，或被过分藐視。不过据說承繼遺产的人，对于医师，比对于懺悔师更为滿意。

有一天，我到了这些教士的修道院里。他們之中有一人，由于髮白，令人起敬；他很誠实地招待我。他讓我参观全院；我們走进了花园，开始談論。我問他："神甫，您在团体之中，所司何职？""先生，"他用非常滿意我这問題的神气回答，"我是罪業审

辨师。""罪業审辨师?"我又說,"自从我来到法国,沒有听說过这种职务。""什么! 您不知道什么是罪業审辨师? 好吧! 且請听我說来,待我給您一个概念,必定使您心滿意足。大凡業障,分为两类:一为致命業,犯者絕对不能进天堂;二为可恕業,犯者觸犯上帝,倒是眞的,不过幷不觸怒上帝,以至于褫夺犯者天上的洪福。哦,我們全副本領,就在于仔細辨别这两类罪業。因为,除了几个放浪之士[①]以外,所有的基督徒都願进天堂,但是几乎什么人都願意用尽可能低廉的代价,賺开天堂之門。人們認清了哪一些是致命業,竭力避免犯这类罪業,此外不妨放手干去。有的人幷不企求达到最大的完美,幷且因为他們毫無雄心大志,他們幷不操心于名列前茅。所以他們尽量办到剛剛够进天堂,一分都不寬裕;只要能进去,他們就滿足了,因为他們目的在于不多不少,恰好及格。这类人,与其說他們获得天国,不如說他們窃取天国。他們对上帝說:'主呵,我严格执行了各項条件,您自己也要遵守諾言:我所做的,幷未超过您的要求,您也只要把允諾的一切給我,其他都免了吧。'所以我們是不可缺少的人,先生。然而这幷不是一切,您且听下文吧:行动本身不成罪業;罪業决定于犯罪者的認識程度。这人做了恶事,只要他能够相信这幷不是件恶事,良心是泰然的;又因模棱两可的行动,多到無穷無尽,罪業审辨师可以宣布这些都是善行,給它們添上本来沒有的善的成分;而且,只要他能說服别人,認为那些行动幷無毒素,他就将毒素从那些行动中完全消除。我干这門行業,已經干到头髮都白了,現在把其中的秘密告訴你。我讓你明白其中的

① 所謂"放浪之士"(libertin),在十八世紀以前法文中,意义是双关的:主要是思想自由,沒有宗教信仰的人,同时也指風流儇薄,玩弄女性的人;在这封信中,着重第一个意义。在今天的法語中,一般仅用第二个意义。

奥妙，这說明对于一切，都可以要一套手法，即使是看来不适宜于要花样的事物。”“神甫，”我对他說，“这一切都很好；但是对老天如何交代呢？如果索非[①]朝廷中有这样一个人，他对付索非，像你欺瞞上帝一样，他把索非的命令加以区别，并且告訴臣民，在何种情况下，他們应当执行命令；在何种情况下，他們不妨破坏命令，索非一定立刻将那人处以坐錐的極刑。”[②]我不等那教士答話，即向他行礼告别。

1714年，穆哈兰月23日，于巴黎。

信五十八 黎伽寄磊迭

（寄威尼斯）

亲爱的磊迭，在巴黎有多种多样的行業。

这兒来了一位殷勤的人，他来将人造黃金的秘密貢献給你，只向你要很少一点錢作为代价。

另一个人答应設法使你和空中的仙女同床，只要你仅仅在三十年內不和凡界的女人見面。

你还可以找到占卜之士，他們如此能干，甚至把你的生平經历都可以告訴你，只要他們先和你的僕人进行一刻鐘談話。

有些伶俐的女人，将她們的处女之宝当作一朵花，每天凋謝了又重开，而且第一百次被采摘时，比第一次更痛得厉害。

另有一些女人，依靠她們的巧技，挽救岁月無情的損毁，懂得如何在一張面孔上，重整岌岌可危的艳色，甚至重新叫一个女

① 一五〇二到一七三五年的波斯王朝，尊称君主为索非(Sophi)。

② 酷刑之一种：以尖錐形的木棍，通入犯人的肛門。

人走下老耄的高峰，回返最嬌嫩的青春。

所有这些人在这城市中生活，或設法生活。这城市是一切發明之母。

在此地，公民們的收入，不依靠任何恒产，而全仗机敏和营謀；各人有各人的营謀，各人竭力以此謀利。

如果有人要想清数，究竟有多少教会中人在追逐某礼拜堂的收入，他就無异于清数大海中的沙粒，或清数我們君主的奴隶。

为数無穷的語言教师、艺术教师、科学教师，在講授他們自己不懂的东西，而这是很可观的一种本領，因为将自己知道的东西显示出来，并不需要很多的机智，而傳授自己茫然無知的东西，則需要無穷的机智。

在此地，人們只能驟然死去；死亡不可能用别的方式行使它的权力，因为在所有的角落里，都有人能用百無一失的灵葯，治疗一切可能想像的疾病。

所有的店鋪里，都綳着眼睛看不見的細絲，使买主們跑去自投罗网。可是有时付出并不高的代价，就可以脱身。一个年輕女商販，向一个男顧客說了整整一小时的甜言蜜語，为的是使他买一盒牙签。

沒有人，从这城市出来，不比进去的时候更小心謹慎；由于自己的財宝給别人分享了，人們学会了如何珍藏財宝；这是外国人在这魅惑的城市中所能获得的唯一的益处。

1714年，賽法尔月10日，于巴黎。

信五十九 黎伽寄郁斯貝克

（寄＊ ＊ ＊）

日前我在某宅，其中有各式各样的人聚集成一团。我發現两个徒然辛苦了一早晨，想使自己显得年輕些的老妇人，正占領着談話的場地。其中有一个說："必須承認，今天的男子，和我們年輕时所見的男子，可是大不相同了。那时，男子們多么彬彬有礼、殷勤和藹。如今，我覺得他們粗暴到令人不堪忍受。""什么都变了，"一个好像被風湿病折磨得很苦的人，这时接着說。"这年头，和四十年以前的样子可不同了。那时大家身体都很好；大家都能走路；大家都高兴；大家只要求欢笑和舞蹈。如今，大家都愁悶得令人不能忍受。"过了一会，談話轉移到政治方面。一个年老的貴族老爷說："豈有此理！国家簡直沒有人治理了。如今，你們能給我找到一个像高尔培[①]先生那样的大臣嗎？我和这位高尔培先生很熟，他是我的朋友；他总是叫人把我的年俸比任何人都先發。那时在財政上多么井井有条！大家都很寬裕。今天我可是破产了。"这时，一个教士說道："先生，您所說的是我們那位無敌君王的[②]最近乎奇迹的时代。能有比他那时摧毁异端更偉大的工作嗎？""难道你們把禁止决斗这件事，看为一文不值嗎？"一个尙未發言的人，用满意的神气說。"他提醒这一点倒是有道理的，"有一个人在我耳朵边說，"此人对于决斗的禁令滿心

---

① Colbert(1619—1683)，法王路易十四的大臣，他对于整頓当时財政，發展工商業等，曾經获得成績。他父亲是布商。

② 指法王路易十四。

喜欢，而且遵守得如此到家，以致在半年以前，他为了不違反禁令，挨了人家一百棍棒。"①

郁斯貝克，我覺得我們評判事物，永远是用暗中回想自身，作为衡量。我并不惊奇，黑人将魔鬼画成眩目的白色，而将他們的神祇画成漆黑如炭；某些民族的美神，双乳累累，下垂及股；总之所有的偶像崇拜者，以人的面目，表現了他們的神祇，而且将他們自己的全部好尙傾向，給予众神。有人說得妙：如果三角形也要創一个神，它們一定給它們的神三条边。

亲爱的郁斯貝克，我眼見爬在一粒原子上（也就是說爬在地球上，因为地球無非宇宙中的一小点）的人类，居然直截了当，自以为是天神意志的典范，我不知道如此大而無当的夸張，和人类那样的渺小，如何能协調。

1714年，賽法尔月14日，于巴黎。

信六十 郁斯貝克寄伊邦

（寄士麦那）

你問我法国有犹太人沒有？你要知道，何处有銀錢，何处就有犹太人。你問我犹太人在法国干什么？正和他們在波斯所干的一样：沒有比欧洲的犹太人，和亚洲的犹太人更相像的了。

他們在基督徒之間，一如在我們之間，对于自己的宗教，表現出决不讓步的固执，直到瘋狂的程度。

犹太的宗教，是古老的树干，它产生两股枝柯，蔭蔽全世界：

① 嘲笑懦怯的人，借口决斗的禁令，宁肯挨打受辱，决不回手。

我意思說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或者不如說，这是一个母亲生了两个女兒，而女兒把母亲欺侮得遍体鱗伤：因为，在宗教方面，最接近的派别，彼此是最大的仇敌。然而，母亲虽然受了女兒虐待，她仍然始終以生了这样的女兒为荣；利用这个和那个女兒，她拥抱全世界，同时在另一方面，她的令人尊敬的高龄，拥抱各时代。

犹太人因而自視为一切聖道的渊泉，一切宗教的根源。相反地，他們把我們看作改变了聖則的异端，或不如說，把我們看作离經叛道的犹太人。

如果这一变化是不知不覺地完成的，他們認为，可能他們就不难被迷惑；但是，由于变化是突然發生的，其势又很猛烈，由于他們能将上述两种宗教产生的日期与时間都記下来，他們發覺我們居然也經历了若干世紀，于是大大不以为然，并且坚决不放弃一种宗教，認为那种宗教的产生，甚至比世界的产生更早。

在欧洲，他們目前享受着向所未有的安宁。在基督徒之間，人們开始摆脫不寬容的精神，过去他們是受这种精神鼓动的。人們把事情办糟了，因为他們把西班牙的基督徒驅逐了出来，又因为在法国，那些信仰与国王稍有不同的基督徒被攪扰得疲憊不堪①。人們發覺，对于宗教事業發展的热心，并不等于对于宗教本身的爱戴；而且，热爱宗教、遵奉宗教，决沒有必要因此而憎恨与迫害不遵奉的人。

很希望我們伊斯兰教徒，在这方面也和基督徒一样，有合乎情理的想法；希望我們能在哈里与阿普貝克之間永建和平，而讓上帝来操心，决定这两位聖先知的优点何在。我願人們以崇拜和恭敬的举动，来尊重这两位先知，而不是用無济于事的偏爱；

① 指法国的宗教战爭。孟德斯鳩非常痛恨宗教的紛爭給人民带来的禍害，主張尊重不同的信仰互不干涉的寬容态度。

并願大家設法，不辜負两位先知的恩惠，不論上帝給他們指定的位置，是在他右边，或是在他宝座的踏脚板下边。

1714年，賽法尔月18日，于巴黎。

信六十一 郁斯貝克寄磊迭

（寄威尼斯）

前些天，我走进一座有名的教堂，大家称它为“聖母寺”。我在贊賞那高尙美丽的建筑的时候，机緣巧合，和一个教士攀談起来，他也和我一样，是被好奇心吸引而来的。我們随便談到教士职業的清靜。

他对我說：“大半的人，都羡慕我們这一行的幸福，他們是对的。然而我們这一行也有令人不快的地方。我們和社交場合并不十分隔絕，我們有成千的机会，被召喚到社交場合去；在那里，我們得扮演一个極困难的脚色。

“社交場合中的人物使人詫异：他們不能承当我們的贊許，也不能忍受我們的檢察；如果我們想糾正他們，他們覚得我們可笑；如果我們贊許他們，他們以为我們降低身分。一想起連那些無信仰的俗人都在以为我們荒唐，我覚得沒有一件事更比这使人受辱。因此我不得不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不用果断的性格引起放浪之士[①]对我們的尊敬，而用听他們發議論时我們所采取的态度，使他們猜不透究竟。这样做，需要很多的机智，这种不置可否的情况，是很艰难的。社交場合的人們，不怕冒險并

① 見“信五十七”注①。

撞，尽情發表尖銳突出的意見，并且看風轉舵，順則愈說愈远，逆則掩旗息鼓，因此他們收效之大，远甚于我們。

"这还不是一切；我們的这一种大家称贊的幸福与安静的情况，在社交場合是保留不住的。我們一出現于社交場合，人們就挑逗我們，引起爭辯：比如要我們設法証明，对于一个不信上帝的人，祈禱是有用的；或証明对于另一个終身否認灵魂不死的人，斋戒是必要的。这种工作是十分艰苦的，而且那些哈哈大笑的人，显然并不是在拥护我們。更有甚者：我們有一种願望，想吸引別人来附和我們的意見，这种願望使我們經常不得安宁，而且可以說这种願望是和我們的职業分不开的。假如我們看見有这样的欧洲人，他們为了照顧人类的本性，設法使非洲人的面孔变白，那么他們的可笑亦不下于我們。我們攪乱国家，我們自寻煩恼，为了使人接受某些毫無基本意义的宗教观点，于是我們就和某一个征服中国的霸主一样①，为了强迫人民剃髮或削指甲②，引起了大規模的反抗。

"我們責任所在，要使別人克尽我們的聖教的义务，这种热心，往往也是危險的，应当和多多益善的謹慎結合而行。从前有某皇帝，名叫德奥道斯，把某城居民，全部杀戮，甚至妇女兒童，也不例外；后来这皇帝到教堂門口，要想进去，有一主教，名叫昂勃罗阿斯，叫人关上大門，不許皇帝进去，如同对待杀人凶手或冒犯神祇者一样。在这件事上，主教表現了英勇的举动。那皇帝，后来按照罪行的深重，做了必要苦修懺悔之后，被允許进入教堂，他走去和教士們站在一起，上述主教，把他赶了出去。

① 据各法文版本注釋，都說是指清朝初年的某皇帝。

② "削指甲"在法文中是一句成語，意即"使之無法反抗"，因此作者提到"剃髮"，順便加上"削指甲"，表示"剃髮"也是一种政治性的压迫。

在这件事上，他表現了狂信者的举动。由此証明，我們必須提防，勿使热心过度。那位君主，能否在教士之間获一位置，对于宗教、对于国家，有什么要紧呢？”

1714年，賴比兒·尼勒·安外雷月1日，自巴黎。

信六十二　塞丽絲寄郁斯貝克

（寄巴黎）

你女兒已經七岁，我認为令她进入后房內院的时間已到，不必等她到了十岁，再将她交給黑閹奴去管。褫夺幼女的童年自由，而在神聖垣墻之內，“貞潔”居住的地方，給她一种神聖的教育，决不嫌过早。

因为，我不同意那些母亲，她們把自己的女兒，在快要嫁人的时候，方才禁閉起来；与其說把女兒貢献給后房，毋宁說把她們断送在那里，本該逐漸向她們啓示的一种生活方式，却很粗暴地使她們接受。难道一切均应期待于理智的力量，什么都不期待于習慣的柔化嗎？

人們徒然对我們談起，“自然”把我們放在从屬的地位。使我們感覚到这点，这是不够的；必須在这方面实踐，以便此种感覚，在我們的情欲开始發生的危險时际，給我們支持，鼓励我們独立。

倘如我們和你們之間仅仅依靠义务作为維系，我們可能有时会遺忘这种义务。倘如仅由某种傾向置我們于这一地步，那么可能另一种更强烈的傾向会削弱前一种傾向。但是，当法律把我們規定給某一个男子时，所有别的男子就不能再接近我們，我們和他們相隔之远，不下千万里。

"自然"千方百計照顧男子，它不但給男子以欲望，并且願意我們女子也有欲望；願我們成为活动工具，供男子欢乐；它把火焰放在我們的热情中，使男子們平靜地生活；如果他們脫离麻木的境界，"自然"用我們来使他們回到那境界，而我們从不能寻味他們因我們而进去的那幸福之境。

可是，郁斯貝克，你別設想你的处境比我幸福。我在此地，尝到千百种你不認識的乐趣，我的想像力不断地活动，使我認識那些乐趣的价值；我生活过了，而你只是在愁悶中憔悴下去。

你将我关在这牢獄里，我却比你更自由。因你加强注意，叫人看守我，不能不令我以你的不安作为享乐；你的猜疑、嫉妒、悲戚，完全是你身不由主的标志。

亲爱的郁斯貝克，繼續下去吧：日日夜夜，叫人看守我；甚至不要信任普通的防范；增加我的幸福，同时保証了你的幸福；而且要知道，我别的不怕，就怕你漠不关心。

1714年，賴比兒·尼勒·安外爾月2日，自伊斯巴汗內院。

信六十三 黎伽寄郁斯貝克

（寄＊ ＊ ＊）

我想你要在乡間度过一生：一起头，你仅仅和我别离两三天，而現在已經十五天了，我一直沒有看見你。真的，你住在一家可爱的人家，你在那里找到了合适的交游，你在那里随兴所至地高談闊論；舍此而外，不必他求，这便叫你把整个宇宙，抛在脑后。

至于我，我过的日子，和你以前見到的大致一样：我走遍社交場所，想設法認識它。我精神上剩余的亚洲成分，不知不觉地

丧失掉，同时毫不費力地迁就了欧洲的人情風俗。我看見在某人家中，有五、六个女子，和五、六个男人在一起，已經不以为怪，而且我發現，这主意打得并不坏。

我可以这样說：自从我到了此地，我才認識妇女；我在这里一个月所明白的，在后房三十年不見得能明白。

在我們波斯，性格都是一律的，因为这些性格都是勉强形成的。大家絲毫看不見别人的本来面目，而只看見矯揉造作的面目，在这种心智屈辱的情况下，只听見恐惧在發言，而恐惧只有一种語言；"自然"则不然，"自然"的表达方式是各不相同，而且多种多样的。

掩飾，这在我們之間，是如此常用、如此必需的一种艺术，在此地却是無人知道的。此地什么都可以說，什么都可以看，什么都可以听；人心袒赤如人面；在人情風俗中、德行中、甚至在陋癖中，总可以見到某些天眞的成分。

若要取悦于妇女，必須具有一种才能，这比那种更容易得妇女欢心的才能，却又不同；这是一种以取悦于妇女为主要精神的調侃，因为好像随时应允她們，一般只能在很长的期間才有把握的事物。

这种戏言逗趣，本来只适用于妆台私室之間，似乎已提升为民族的通性：人們在內閣会議上調侃、在軍队指揮部打趣、和外国来的大使戏言。某些职業显得滑稽可笑的程度，恰好和从業者的一本正經的态度成比例：如果医生的服装不这样凄惨[1]，如果他在談笑之間治死病人，他就不这样滑稽可笑了[2]。

1714年，賴比兒·尼勒·安外晉月10日，于巴黎。

① 那时法国医生渾身穿黑，与丧服的顏色同。

② 医生常常是法国文学中諷刺对象之一，例如在莫里哀的喜剧中，医生常被奚落；又如現代作家朱尔·罗曼的喜剧"克諾克"，也是以嘲笑医生为能事的。

信六十四　黑閹奴总管寄郁斯貝克

（寄巴黎）

尊貴的老爷，我处境棘手，不知如何向您陈述才好。后房情况混乱复杂，很是可怕；在你的那些妇人之間，战火弥漫着；您的閹奴們也四分五裂；人們听見的無非牢騷、怨言、譴責；对于我的规劝，大家嗤之以鼻：在这放縱的时日，仿佛一切都是允許的，我在內院，徒拥虛名而已。

在您这群妇人之中，沒有一个不根据自己的出身、美貌、財富、聪明、以及您对她的寵爱，自矜为高人一等；沒有一个不衒耀上述优点中的一部分，借以获得一切优待。我的长期的忍耐，無时無刻不在丧失，虽然我尽管忍耐，还不幸而得罪她們全体；我的謹慎，甚至我的殷勤（在我的职位上，这是一种很稀少很奇特的品質），都無济于事。

尊貴的老爷，您是否願意我把这些混乱的原因对您揭發？原因整个在您心中，在您对她們溫柔的照顧中。如果您不牵制我的手，如果您讓我用懲罰的方式而不用规劝的方式，如果您自己不被她們用呻吟与眼泪軟化，您叫她們到我面前来哭，我是决不会軟化的。那么，我不久就会把她們雕琢成一定的尺寸，使她們适合于她們应当戴上的桎梏，并且使她們厭弃她們的不听劝誡、不受駕馭的脾气。

我年方十五，即被人从非洲內地——从我的祖国虏走。一起头我被卖給一个主人，家有二十多房妻妾。他从我的严肃和沉默寡言的外貌，判定我适合于后房內院的差使，于是命令别

人，为了准备合适的条件，給我动了手术。初时非常难受，可是后来，这对我是一种幸运，因为我因此而接近主人的耳朵，接近主人的信任。我进了內院后房，那对于我是新的天地。带头的閹奴，是我生平所見的最严厉的人，他以絕对的权威在那里統治着。里边听不見有什么分裂与爭吵，到处充滿着深沉的寂靜。所有妇女在同一时間就寢，一年四季都如此，并且在同一时間起床；她們輪流入浴；我們略一示意，她們立刻从浴池中出来；其余的时間，她們几乎成天关在房間里。有一条規則，就是使她們保持高度的清潔，为了作到这一点，我們注意到某些不能言傳的方面；稍一拒絕服从，就受到無情的懲罰。带头的閹奴說："我是奴隶，对的；可是得問是誰的奴隶。你們的主人，同时也是我的主人，我使用他給我的对付你們的权力。因为懲罰你們的是他，不是我，我無非把手借給他用而已。"那些妇人，如不奉召喚，决不进主人的房間；她們快乐地接受这恩惠，如得不到，也無怨言。至于我，在那平靜的內院中，我是最微末的一名閹奴，而我在那里，比在你的后房，受到千倍的尊敬，虽然在这兒众人归我指揮。

那位总管，認識了我的高才以后，眼光便注視到我这边。他在主人跟前提到我，說我是一个能按照他的看法工作的人，并且能接替他的職务。我非常年輕，他毫不介意；他相信我治事全神貫注，可以补救經驗的不足。我如何对你講呢？我在爭取他的信任方面，进步如此之速，以致他不再存顧虑，即將他看守已如此之久的、那些可怕的处所的鑰匙，交納在我手中。在那位大师指教之下，我学習了甚为不易的指揮艺术，我在毫不通融的治理原則之下，培养我自己。在他指教之下，我研究了女人的心，他教我利用妇女的弱点，对于她們的高傲絲毫不要惊奇。我时常把她們引导到最高限度的服从，他見了頗为高兴；然后他使她們不

知不覚地退回来，并且願意我在某一期間显出我自已也在屈服。可是，必須在那些时候看他的本領，那时他面对着瀕于絕望的妇人們，一边是祈求，一边是責难；他忍受她們的眼泪，而絲毫無动于衷，并且这类胜利，使他洋洋自得，他以滿意的神气說："管理妇女，就应当如此。她們为数众多，并不令我为难；我可以用同样方式，領导我們偉大王上的全部妇人。主人如何能希望掌握住女人們的心，如果他的忠誠的閹奴們不先制服她們的精神？"

他不但坚决，而且深刻：妇人們的思想和掩飾之处，他一目了然；她們造作的姿态，伪装的面孔，都瞞不过他；她們所有的最隐秘的行动，和最秘密的言語，他都知道；他利用这些妇人，来了解另一些妇人，并且最瑣碎的私房密語，他也很高兴給予报酬。由于妇人們不得到通知不得接近丈夫，閹奴願意通知誰，就通知誰，使主人的目光，轉移到閹奴选定那妇人身上去；而这选擇，是某一秘密被揭露的代价。① 他說服了主人，讓他作这选擇，是顺理成章的事，借以給他更大的权威。尊貴的老爷，在一个我認为曾經是波斯最合乎規矩的后房中，治理之道，情况即如上述。

請讓我放手做去；允許我設法使大家服从我。一星期的时間，足以在混乱之中重建秩序。你的光荣要求这样做，你的安全坚决要求这样做。

1714年，主馬達·尼勒·安外鲁月9日，自伊斯巴汗，你的内院。

---

① 一个妇人向閹奴揭發另一个妇人的隐秘，因此有功，閹奴就使她获得主人的恩澤。

信六十五　郁斯貝克寄伊斯巴汗他家后房的妇女

我听說后房秩序混乱，并且充满內部的分歧与爭吵。我动身的时候，如何吩咐你們的？我不是說和平与和睦嗎？你們当时满口应承。难道那是为了叫我上当的嗎？

上当的将是你們，如果我接受总閹奴的劝告，如果我运用权威，强迫你們按照我的訓誡所要求的方式生活。

我如不先試用所有其他方法，不会就用这些猛烈方法的。你們不願意替我着想而去做的事，現在替你們自己着想，也应当那样作。

总閹奴有充分理由怨憤不平：他說你們对他毫無顧忌。你們如何能将这样的行为和你們卑微的身份相配合呢？我不在家，你們的品行不是交給他管的嗎？这是一种神聖的財宝，而他是这財宝的保管人。可是，你們对他表示蔑視，这說明那些負責使你們按照荣誉的規律生活的人，对于你們倒是一种負担。

改变行徑吧，我請求你們；务使下次我可以拒絕别人向我提的建議，而不采取不利于你們的自由与安宁的措施。

因为我願意使你們忘記我是你們的主人，借此使我自己回想起来，我是你們的配偶。

1714年，舍尔邦月5日，自巴黎。

信六十六 黎伽寄＊＊＊

此間大家都非常关心科学；然而人們是否都很博学，我可不知道。某人以哲学家身份怀疑一切，而以神学家的資格，却什么也不敢否定。这自相矛盾的人，对自己总是滿意的，只要大家同意他有某些优点。

大多数法国人的狂病，在于自作聪明；而自作聪明的人的狂病，在于好著書立說。

可是，沒有比这主意打得更糟的："自然"仿佛作了賢明布置，使人們的愚言愚行，只發生临时的作用，而書籍却把这些言行垂之永久。一个愚人，使得同他一起生活的人感覚無聊可厭，他应当知足了；他还要攪扰未来的族类，他願使他的愚言愚行，战胜遺忘，仿佛他从坟墓之中，可以借此而感到快乐；他願后代知道，他曾經活在世上，而且願后代永远記得，他是一个愚人。

在所有作家之中，最令我看不起的，無过于編纂家。他們四面八方搜輯别人著作中的破布碎片，拿来貼在自己的書中，好比庭园中的零碎草坪。他們毫不比印刷工人高明，工人們排列活字，配合在一起，造成一本書，貢献的只是手工。我願大家尊敬原書；从那些書中摘引若干片段，把它們从原来的神壇上搬下来，使他們遭受不应得的蔑視，我覚得这是一种褻瀆的行为。

一个人如果毫無新意可說，为什么不閉口守默呢？要这些重复的职务济什么事呢？"可是我要整理出一个新秩序来。""您是位能干的人，您到我藏書室中来，于是您把上边的書籍往下搬，把下边的往上搬。这是一件美丽的杰作！"

＊＊＊，关于这問題，我給你写了这些話，因为我正抛开一本使我非常生气的書，厚到好像把全宇宙的科学都包罗在內，可是把我弄得头脹脑裂而一無所获。

1714年，舍尔邦月8日，于巴黎。

信六十七　伊邦寄郁斯貝克

（寄巴黎）

此間到船三艘，而你信息杳然。难道你病了不成？难道你以引起我的惦念为乐事嗎？

如果在这举目無亲的异域，你尙且不爱我，回到波斯国內，回到你家中，又将如何是好？但也許我錯了：你很可爱，可以到处結交朋友。人心本無国界，到处可作公民。正直的心灵，如何能阻止自己結交朋友呢？我对你实說：我尊重旧日友誼，但也乐于处处締結新交。

凡是我足迹所到的地方，無論天南地北，我的生活总是安排得像要在那兒过一輩子：对于有道德的人，我到处一样表示殷勤；对于不幸的人，我到处一样表示同情，或不如說到处一样表示爱怜；对于富貴而不昏聵的人，我到处一样表示重視。郁斯貝克，我的性格就是这样，無論到哪里，只要我碰見人，就选擇为朋友。

此地有一个拜火教徒①；他在我心中所占的位置，我想除你

① 拜火教是古代波斯的一种受压迫的少数民族盖卜勒人（Guèbres）的宗教信仰。据說在十八世紀，他們的人数只剩了十余万。他們在社会上是受人侵害与剝削的，他們的职業往往是农夫或苦力。宗教压迫只是他們受到的残酷政治压迫的方式之一。

以外，沒有更高的了，他本身就是正直精神的化身。一些特殊的原因，迫使他隐居在这城中，依靠誠实的卖买，和他心爱的妻子度着平静的生活。他的一生，充滿慷慨好义的举动，虽然他不求聞达，而胸中的英雄气魄，实远胜于最大的君主。

我对他談到你已不下千次，将你来信都給他看了，我發覺这使他高兴，因而我認为你有了一位素昧平生的友人。

下面是他的主要經历。虽然他在写这經历的时候，感到膩煩，但是为了我的友誼，他不好意思拒絕，現在我把这些材料托付給你的友誼。

阿非理桐与阿絲达黛的故事

"我出生于拜火教徒的民族，而我們的宗教，可能是世上最古老的宗教。我非常不幸，因为还沒有到明理的年龄，已經墮入情网：年方六岁，我已不能离开我姐姐而生活；我的眼睛，总是恋恋不舍地注視着她；她若离开片刻，回来总發見我泪水汪汪；日复一日，我的爱情增长的程度，不下于我的岁数。我父亲見我鍾情如此之深，甚为詫异，他本来很願按照商比斯①所創的拜火教古俗，将我姊弟二人，結成伉儷；但是，我族人民，生活在伊斯兰教徒的枷鎖之下，对伊斯兰教徒的恐惧，阻止我們去想这种神聖的婚姻，而我們的宗教，与其說允許这种婚姻，毋宁說是明令規定的，这是'自然'造成的結合，天眞烂漫的形象。

"我父亲，眼看順着我的和他的傾向，必将惹起危禍，于是下了决心，要扑灭他以为正在發生的爱情火焰，但是火焰却已燒到

---

① 古代波斯的君主(西紀前六世紀)，傳說他創立了兄弟姊妹間的婚姻制度。

最高程度。他借口旅行，挈我同往，将我姐姐，托付一位亲戚照看，因为那时，我母弃养已有两年。那次分离，如何令人伤心欲絕，不必細表；总之我吻别我姐姐，她哭得像泪人兒一般，可是我沒有掉泪，因为痛苦使我失去了知覺。我們到了德府里斯①，于是我父亲把我的教育，托給一位亲戚，将我留在那兒，他自己回家去了。

“过了若干时日，我得悉我父亲由某友举荐，将我姐姐送入国王的后宮，伺候某苏丹娜②。如果我得悉她死了，我想至多也不过震惊到那程度；因为，我从此沒有和她再見面的希望；这还不算，她一入后宮，即成伊斯兰教徒，按照这宗教的成見，她此后只能用憎恶的眼光看我了。同时，我厭倦自己，厭倦生活，不能再在德府里斯活下去，于是回到伊斯巴汗。我看見父亲之后对他說的一些話，使他听了心酸：我責备他把女兒放在一个地方，使她一进去就不得不更改宗教信仰。我对他說：‘你把上帝的忿怒、和照耀着你的太陽的忿怒，都引到了你家人头上；旣然你褻瀆了你女兒的灵魂，而她的灵魂之純潔实不下于元素③，所以你的行为，比褻瀆了元素更其严重；因此我将死于悲痛与相思之中。可是，但願我的死亡是上帝使你感覺到的唯一責罰！’說完这些話，我出来了。接着有两年之久，我的經常生活，就是去观望后宮垣墙，設想我姐姐大概在什么地方，每天不下千次，甘冒杀身之險，因为太监們在那些可怕的处所巡邏。

“到末后，我父去世了，而我姐姐伺候的那个苏丹娜，眼看我姐姐一天比一天美丽，生了嫉妒之心，就将我姐姐發嫁給一个热

① 即梯比里斯，今为苏联境內格魯吉亚的城市。

② “苏丹”即君王之意，“苏丹娜”是后妃。

③ 指造成宇宙的主要元素，例如按古希腊哲人說法，元素有四：水、火、土、空气。

烈企求她的太监。通过这一办法，我姐姐出了后宫，和她那太监一起，在伊斯巴汗卜宅而居。

“經过三个多月，我沒有能和姐姐晤談一次。那太监，比任何人更妒忌，用种种托詞，迟迟不讓我和姐姐見面。后来我終于进了他的內室，他讓我們隔帘談話。山猫的眼睛，也不見得能發見她，因她身上包着这么多的衣服和头巾面幕；我只能从說話的声音，認出是她。和她相去咫尺，却又相隔天涯，我是多么激动！我竭力克制自己，因为旁边有人监視。至于她，我覺得她似乎掉了几滴眼泪。她的丈夫打算向我表示恶意的道歉，可是我把他当作最下賤的奴隶对付。当他發見我和我姐姐用一种他所不懂的語言交談，他非常窘。我們用的是波斯古語，是我們的神聖語言。我对姐姐說：‘怎么！姐姐，你放弃了我們祖先的宗教，是眞的嗎？我知道，进入后宫的时候，你必須表示信奉伊斯兰教。可是，請告訴我，你的心，是否和你的口一样，同意抛弃那种准許我爱你的宗教？并且，你为誰抛弃这种对于我們十分值得珍惜的宗教呢？为了一个可鄙的人，这人身經腐刑，萎縮不全；他如果也算男子汉，定必是一切男子中最末一个！’我姐姐說：‘我的弟弟，你所說的那个人是我的丈夫；尽管他在你眼中卑不足道，我必須尊敬他；我也将是一切女人中最末的一个，假如……’‘啊！我的姐姐，’我对她說，‘你是拜火族人，他不是你的配偶，也不可能是。如果你和我們祖先那样虔信，你只应当把他看作妖魔。’‘唉！’她說，‘那宗教对我显得多么辽远！我那时剛剛学会了一点教規，就不得不將它們付諸遺忘。你看，我用这种語言和你談話，已不熟練了；我費尽所有的力量，才勉强达意。但是，你可以相信，关于我們童年的回忆，永远使我神往；自从那时以后，我只有虛假的快乐；过去的日子，沒有一天我不想你；在我的婚姻中，

你有很大的关系，連你自己也想不到；我决定接受这婚姻，只是为了希望和你重新見面。但是，这一次会面虽已使我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还有更大的代价等着我支付呢！我看你怒气冲冲，不能自制；我丈夫又生气又嫉妒，在那里渾身微顫。我下次不会再看見你了，这次無疑是我此生最后的一次。假如眞的如此，弟弟，我的命也不会久长了。’說到此地，她泣不可仰，自己覚得支持不了，不能再談下去，就和我分别，剩下我这个世界上最懊丧的人。

“三四天后，我要求見我姐姐。那野蛮的太监，滿心想要阻拦我；但是，这类丈夫对于自己的老婆，沒有一般丈夫的权威；除此以外，他爱我姐姐，如醉如狂，她有要求，豈敢拒絕。我仍在原处会見她，她仍然披着那些帷幕，两个奴隶陪着她；这使我仍用我們的特殊語言。我对她說：‘我的姐姐，我不能不在这丑恶的环境中会見你，这是什么道理？囚禁你的垣墻、这些門閂和栅栏、这些监視着你的該死的看守者，都使我忿怒欲狂。你如何丧失了你祖先所享受的甜蜜的自由？你的母亲，她是非常貞潔的，她給她的丈夫作为她德行的保障物，只是她的德行本身。他們生活得很幸福，彼此二人，相互信任，而且他們純朴的生活習慣，对于他們是一种富源，比这所华丽的住宅中的、仿佛使你感覚津津有味的虛假光彩，更珍貴千倍。在你丧失自己的宗教时，連你的自由、你的幸福以及替你們女性增光的那珍貴的平等，一齐丧失了。但是最不堪的在于：你是一个为人类所不齿的奴隶的奴隶，而不是他的妻(因为你不能够成为他的妻)。’‘啊！我的弟弟，’她說，‘請你尊敬我的丈夫，尊敬我信奉的宗教。根据这宗教，我听你說話、对你說話，都是犯罪的。’‘怎么！姐姐，’我气冲冲地說，‘难道你把那宗教信以为眞了？’‘啊！’她說，‘如果不是眞的，对

我多么有利！我为这宗教作了太大的牺牲，因此不能不相信它；如果我的怀疑……’說到这兒，她閉口不說了。‘是的，姐姐，你的疑問，無論如何，是很有根据的。这个宗教，令你在現世倒楣，又不給你留下对于彼岸的絲毫希望，你对它还期待什么？你想一想，我們的宗教，是世上最古老的宗教，它一直在波斯繁荣，并且除了波斯帝国，别無根源，它的开始，已茫然無考。伊斯兰教来到此地，無非事出偶然；这一教派，并不是用說服方式，在波斯建立根基，而是用的征服方式。如果我們原来的君王，不曾如此軟弱，你还可以看見古代博士① 的礼拜。如你置身于曠古的世紀，一切都会对你說博士之道，絲毫沒有伊斯兰教的痕迹，伊斯兰教晚兴几千年，那时还沒有达到童年时代。’‘可是，’她說，‘即使我的宗教比你的宗教創立得晚一些，但是因为它崇拜的只是一个上帝，至少它更純潔些；不像你們似的，还崇拜太陽、星星、火、甚至所有的元素。’‘姐姐，我看你跟伊斯兰教徒学会了誹謗我們的神聖宗教。我們旣不崇拜星辰，也不崇拜元素，我們祖先从未崇拜过这些，他們从未給这一切建庙立祠，从未給这一切供奉牺牲；他們仅仅对这些致以宗教的崇拜，然而是低級形式的崇拜，作为神的种种显示与創造而崇拜这一切。我的姐姐，看照耀着我們的上帝面上，請你收下这本我給你带来的書，这是我們的立法者索洛阿斯特② 的書；請排除偏見，讀这本書；讀时光明照耀你，請你从心里接受光明；請回想你的祖先，他們在神聖的巴尔克③

① 博士，Mage，古代有学問和道德的人，同时也是宗教与政治上的領袖，实际上是一种“賢君”，今按基督教“聖經”譯为“博士”，与現代大学中的博士学位，意义完全不同。

② 波斯古代的“博士”，往往是天文家兼星相家，他們祖师是索洛阿斯特（Zoroastre）。

③ 傳說此城为索洛阿斯特教派之發源地，今为阿富汗境內城市。

城中，尊崇太陽如此之久；最后，請你回想到我，我不希望得到别的安息、别的幸运与生活，除非你肯轉变。’我和她告别时，情緒很激动；我讓她独自一人，去决定我平生最重大的事情。

“两天以后，我又跑去見她；我先一言不發，在靜默中，我等待着她判决我的生死。她对我說：‘你被爱了，我的弟弟，而且被一个拜火族女子所爱。我斗爭了很久。可是，众位神祇，爱情眞能战胜困难！現在我是多么輕松！我再也不怕过分地爱你了；我可以不必用任何界碑，来限制我的爱情；即便过火，亦屬正当。啊！这是多么适合我的心情！可是你，你旣然会粉碎束縛我精神的鎖鏈，几时才来粉碎束縛在我手上的鎖鏈呢？从这时起，我把自己交給你了。你要迅速接受我，用这一行动，来証明我对于你是一件多么珍貴的礼品。我的弟弟，我第一次能拥抱你时，我想会昏倒在你怀中。’我听了这話所感到的快乐，决难形容尽致：我自以为、并且在实际上我确乎發現，在一瞬間，我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發現我活了二十五年，其間所产生的願望，几乎都滿足了，而过去使我活得如此艰辛的种种悲痛，一齐消除了。但是，对于这些甜蜜的感覚稍稍習慣以后，我覚得我的幸福还沒有像我在驟然間所設想的那么近在眼前，虽然我已克服了最大的困难。还必須使守衛者措手不及。我不敢将我生命的秘密告訴别人。我只有我姐姐一个亲人，姐姐也只有我。万一事敗，我有死于錐刑①之險；但是，我認为事若不成，对于我已經是最殘酷的刑罰。我們两人約定：她派人来向我要父亲遺留給她的一座时鐘，我在鐘內隐藏銼刀一柄，用以鋸断当街某窗上的鉄栏；还放一条百結繩梯，以便从窗口下来；从此我不再去訪她，只是夜夜到窗下去等她按計行事。我熬了十五个整夜，誰也沒有等着，

① 即“坐錐”，詳見“信五十七”注②。

因为她沒有找到恰当的时机。最后到了第十六夜，我听見銼刀的响声。銼刀的工作时常間断，在間断的时候，我的恐惧是無法表达的。这样工作了一小时以后，我看見她在系繩了；她沿繩下墜，倒入我怀中。我再也不怕危險了，我停在那里，久久不动。我領她到了城外，那兒預先准备好一匹馬；我把她安頓在馬后身上，挨着我的背，于是用想像得到的最高速度，赶快离开这可能对于我們是極悲慘的地方。天明以前，我們到了一个拜火族人家中，这人隐居在某一荒僻处所，依靠双手劳动的成果，度着清苦的生活。我們并不認为留在他家是合适的，于是遵照他的劝告，我們进入一座茂密的树林，躲入一株老橡树的空穴中，直到我們的遁逃所引起的喧扰漸漸平息下去。我們两人住在这偏僻地方，旁無見証，不断地互訴衷情，我們要永远相爱，一边等待机緣，請一位拜火教教士，按照我們聖書上的規定，給我們主持婚仪。我对她說：'我的姐姐，我們的結合是何等神聖，"自然"先已将我們結合在一起；我們的神聖法規，还要令我們結合一次。'終于来了一位教士，他平靜了我們迫不及待的爱情。在一个农人家中，他主持全部婚仪；他給我們祝福，并且千百次地預祝我們，能有古斯达博①的健壮，和霍罗拉司博的聖潔。不久以后，我們离开了波斯，因为在那里我們得不到安全；我們隐藏在格鲁吉亚。我們在那兒生活了一年，两人互相爱悦，一天比一天热烈。但是，因我旅囊将罄，又因我怕貧困的生活会連累姐姐，我自己倒不怕，于是和她告别，去向亲戚們求告。临别依依难舍，也是从来沒有过的。但是我这番旅行，不但徒劳跋涉，并且非常可悲。因为，一方面，我家的財产已經全部充公；另一方面，亲戚

① 波斯古代的国王，与索洛阿斯特同时，并且据說是他的教徒。"霍罗拉司博"是索洛阿斯特的朝代名。

都無力資助。我所得到的錢，仅够回去的路費。但是，說来何等失望！我找不着姐姐了。我到达前几天，一帮韃靼人侵入我姐姐所在的城中，見我姐姐貌美，把她擄走，卖給动身去土耳其的一帮犹太人，只剩下一个小女孩，那是我姐姐在几个月以前生的。我跟着犹太人的踪迹找去，在二三十里以外，我追上他們。我的祈求与眼泪，統归無效。那帮犹太人始終要索三十刀曼①，决不肯少要一个。我向众人設法，向土耳其教士和基督教士悬求保护，最后去和一个亚美尼亚商人商量，把我的女兒，連我自身，以三十五刀曼的代价，一起卖了給他。我去找那些犹太人，給他們三十刀曼，把余剩的五刀曼拿去給我姐姐；在那以前，我一直沒有看見她。我对她說：'你自由了，姐姐，我現在可以拖吻你了。这兒是我給你带来的五个刀曼。我很遺憾，别人不肯出更高的代价将我收买。''怎么！'她說，'你把自己卖了？''是的，'我回答。'啊！不幸的人；你干的是什么事？难道我还不够命苦，还用得着你費心来增加我的磨难？过去因为你是自由的，使我得到寬慰，現在你成了奴隶，这一下要把我送进坟墓。啊！我的弟弟，你的愛情何等殘酷！我的女兒呢？我怎么也看不見她了？''我把她也卖掉了，'我对她說。我們两人，相对飲泣，連再說一句話的力气都沒有。最后，我去見我主人，我姐姐几乎和我同时到达。她跪倒在主人面前，說：'我請求为奴，就像别人求你賜賞自由一样。收留我吧。你可把我出卖，卖得比我丈夫更貴。'于是我們两人之間，發生一場爭执，我的主人，看了也不能不掉眼泪。我姐姐說：'不幸的人！你以为我能損害你的自由，因而恢复我自己的自由嗎？大人，你看我們这两个苦命人，如果你把我們拆

① 波斯錢幣名。据法文原書的注解，每一刀曼約值二十三枚金法郎。总之是值价相当大的貨幣单位。

散，我們一定活不成了。我把自己交給你。你付我錢吧。也許这笔錢，以及我的服役，有一天，能从你那里获得我所不敢要求的事。千万不要将我們拆散，这是对你有利的；你要相信，我的生死之权，操在我自己手里。'那亚美尼亚人是个善良的人，我們的不幸使他感动。'你們二人都給我服役，要忠实，要热誠，那么我答应你們，一年之后，还給你們自由。我看你們二人，誰也不应遭受奴役的不幸。等你們恢复自由以后，如果你們获得应得的幸福，如果你們交好运，我准知道你們会賠偿我的損失。'我們两人吻了他的膝盖，跟他走上旅途。在奴僕的杂役中，我二人互相帮助；每逢我能替我姐姐代作她分內的事，我就不胜愉快。

"到了年終，主人果然守信，釋放了我們。我們回到德府里斯城。我在那兒遇到先父旧友某君，他在城中行医，頗受欢迎；他借給我若干銀錢，用来經营商業。后来因某些業务关系，我到了士麦那，就在此地安了家。我在此地生活已有六年，交往的人們，和善可爱，举世無匹；我家中也和睦团結。我这境况，就拿世界各国君主的地位来交換，我也不肯。我运气相当好，居然找到了那亚美尼亚商人，我对他是感恩不尽的，我給了他若干重大的帮助，作为报答。"

1714年，主馬达·勒·阿赫額月27日，于士麦那。

信六十八 黎伽寄郁斯貝克

（寄＊　＊　＊）

前些天，我到一个穿袍人①的家中去吃飯，他曾經邀請了我

① 即法官之流。

好几次。談了許多事物之后，我对他說："先生，我覺得你的职業，十分艰苦。""艰苦的程度，并不如你所想像那样深，"他回答，"按照我們的方式，从事此業，不过兒戏而已。""但是，你这話是什么意思？难道你脑中不是充滿别人的事务嗎？难道你不是經常为毫無趣味的事忙碌嗎？""你說得对，这些事毫無趣味，因为我們对此兴趣極微；也就因此，这行業并不像你所說那么劳累。"我看見他对待这事，态度这般洒脫，就繼續对他說："先生，我还沒有看見你的工作室。""我相信你沒有見过，因为我根本沒有工作室。当我买到这一职务时①，我需要付一笔款；我卖掉了我的藏書，买我書的書賈，在为数浩繁的卷帙中，只給我留下一本書：我的賬本。并不是說我可惜这些書，我們这些法官，不必以無用的学識来填滿自己。所有这些法律書籍，对我們有何用处？几乎一切案情，都以假設为基础，并且出乎常規。"我对他說："但是，先生，案情出乎常規，是否你們造成的呢？因为，总而言之，世界各国人民的法律，如果不能实踐，何必多此一举？并且，如果不懂法律，如何能执行法律？"那法官又說："倘如你了解法院情况，你就不会这样說話了：我們有活的書籍，就是那些律师；他們为我們操劳，并且自任为我們的教导。""有时他們不也自任为你們的欺騙者嗎？"我这样頂他，"你們很应当保証自己不受他們的伏击；他們手执武器，攻打你們的公正态度；最好你們自己也有武器，保衛你們的公正态度；最好你們不用身穿单薄衣裳，和那些武装到牙齿的人，混战成一团。"

1714年，舍尔邦月13日，于巴黎。

---

① 在孟德斯鳩时代，法官职位是世襲的。如不願干下去，可以公开出卖。

信六十九 郁斯貝克寄磊迭

（寄威尼斯）

我成了比以前更甚的玄学家，你决想像不到，然而事实是如此；而且，等你領教了我的哲学泛濫到下面的那种地步以后，你会深信不疑。

最明达的哲人，关于上帝的性質加以思考之后，說上帝是至高無上地完善；但是他們極度濫用了这一意念，因为他們列举人間一切可能的和意想得到的完善之点，加在"神"这个观念上，却沒有想到这些特点，常常互相牴触，并且它們不能存在于同一对象上而不互相破坏。

西方的詩人們說，有一位画家①，因为要画美神的肖像，集合了最美丽的希腊女子，采取各人身上最悦目的部分，画成一个整体，他相信这就和最美丽的女神相像了。假如有人从而得一結論，說那女神，头髮既黄且黑，眼眸既黑且藍，性格又温柔又驕傲，那人势必为大家所嗤笑。

上帝常常缺乏某种完善，而这种完善，可能給他造成很大的缺陷；然而上帝除了由于他自己的限制，决不受其他限制，他就是他自己的必要性。因此，尽管上帝万能，也不能毁弃諾言，不能欺騙世人。甚至上帝常常無能为力的原因，也許不在他本身，而在有关的事物；他之所以不能改变事物的本質，原因在此。

---

① 指古希腊画家綏克西斯(Zeuxis)，生于西紀前五世紀。

也就因此，在我們的博士①之中，有几个敢于否認上帝的無穷預見，他們的基本理由是：上帝的預見，和他的正义是两不相容的。

按照他們的說法，某些事物，依靠于自由原因的决定，这是上帝不可能預見的。因为，还沒有發生的事物根本就沒有，因此之故，無法認識。因为"無"之为物，毫無特点，故不能窺見。他們認为，上帝不能在某一毫不存在的意志上，有所辨認；也不能在一个灵魂中，看出某一并不存在于彼处的事物；因为，在事物被决定前，决定它的那一行动，并不存在于它本身。

灵魂自己动手作出决定；然而在某些場合，灵魂是如此犹豫不决，甚至連在哪一方面决定自己，都不知道。甚至有时，为了运用其自由，灵魂始作决定；由于这样，上帝不能預見这一决定，無論在灵魂的行动上，或在事物加于灵魂的行动上。

上帝如何能預見这些依靠自由原因决定的事物呢？他至多能通过两种方式去預見它們：用揣測，而这是与無穷預見相矛盾的；或者作为某一原因所产生的結果而加以預見；但这更为矛盾，因为如此則灵魂的自由，成为一种假設，而在事实上，灵魂将并不比一枚台球更自由，台球只能在别的球碰上它时，才能自由活动。

但是你勿以为这些博士企圖局限上帝的知識。上帝随兴所至，支配造物，所以他想認識什么，就認識什么。不过，虽然他洞烛一切，却不經常运用这一机能，平常他总把行动与不行动的机能、讓造物自己掌握，为了将功过之机能，亦給予万物；在这时候，上帝放弃了他支配造物、决定造物的权利。但是，他想知道

① 指神学博士。

什么，总能知道，因为他只要願意这事物按照他的看法而發生，只要依照他的意志决定万物就行。就是如此，上帝从純粹可能的事物中，得知某些事物必然要發生，一边用他的命令，固定各人精神上将作的决定，同时褫夺他所給予他們的行动与不行动的力量。

如果对这超乎一切譬喻的事物，能用一个譬喻来說明，那么可以这样說：有一君主，不知道他的大使在某一重要事务上将作些什么；如果他願意知道，他只要命令大使，按照某一方式行事，那么他准知道，事情将按照他的計划进行。

仿佛"古兰經"和犹太人的經典中，不断反对絕对預見的教条。那些經典中，上帝到处出現时，好像不願意知道各人精神上将作什么决定；并且，似乎这是摩西教給人們的第一条眞理。

上帝将亚当安置在地上乐园中，条件是亚当不吃某一种果子。可是，一个人假如知道各人灵魂将作何种决定，还能在他的恩惠上附加条件嗎？这也就是像某人先知道巴格达陷落，却对另一人說："如果巴格达沒有陷落，我給你一百刀曼。"这豈不是开恶玩笑嗎？

亲爱的磊迭，为什么談这許多哲学呢？上帝高高在上，我們連他的云霞都看不見。我們只在他的教条中，認識了他。上帝是广大無边、精灵智敏、無穷無尽的。但願上帝的偉大，使我們重新認識自己的渺小。永远卑微自居，就是永远敬仰上帝。

1714年，舍尔邦月，最后一日，于巴黎。

信七十　塞丽絲寄郁斯貝克

（寄巴黎）

你所爱的索立曼，因为不久前受了侮辱，正在怨憤失望中。有一个年輕的冒失鬼，名叫苏非斯，三个月以来，追求索立曼的女兒为妻。有几个女人，曾經見过童年时代的索立曼女兒。根据她們的叙述与繪像，苏非斯似乎滿意于那姑娘的容貌。妆奩协議旣定，其他一切，也都順利無阻。昨天，在第一部分仪式完畢后，那姑娘騎馬出門，跟着一个閹奴；并且按照習俗，她从头到脚，遮蔽得一絲不露。可是，等她到了新郎家的大門口，新郎叫人把門关起来，并且發誓，如果不給增加妆奩，他决不接納新娘。男女双方的亲长，为了調解，都赶到了；索立曼抗拒了半天之后，同意送給女婿一件小小的礼物。于是婚礼得以完成，人們使用相当的暴力，把那姑娘引导到床上；但是在一小时之后，那冒失鬼怒气冲冲地起床，把女人的面部刀伤数处，声称她原已不是处女，就把她送回父家去了。索立曼受到这种侮辱，是人們所能遭受的最大打击。有些人認为那姑娘是無罪的。作父亲眞不幸，因为有受此种侮辱之險。万一我女兒受到同样待遇，我想我会悲痛而死。

再見。

1714年，主馬达·勒·巫拉①月9日，自法志梅內院。

---

① 五月。

信七十一　郁斯貝克寄塞丽絲

我替索立曼抱不平，尤其因为这灾难是沒有救藥的，而且他女婿無非在鑽法律的空子。我覺得这条法律十分狠心，它将一家人的荣誉，供一个瘋子任性摆布。人們說，了解眞况，掌握实据，但这也是徒然，因为我們的医生有不可駁斥的理由，說明这些証据并無把握。甚至連基督徒，也把这些証据看作空中楼閣，虽然在他們古代立法者①的經籍中，有明文規定。

听說你教育你的女兒非常仔細，我很高兴。願上帝使她丈夫覚得她和法謫瑪②一样美丽、純潔。但願有十个閹奴看守着她；但願她出嫁以后，成为夫家后房的光荣与点綴；但願她头上只有金碧輝煌的房頂，脚下只踩华丽無比的地毯；并且，作为最高的預祝，但願我的眼睛，看見她充滿光荣！

1714年，閃瓦鲁月5日，于巴黎。

信七十二　黎伽寄郁斯貝克

（寄＊＊＊）

日昨我在某交际場所，看見一个非常自滿的人。頃刻之間，他解决了三个道德問題，四个历史問題，以及五个物理学上的問題。我从未見过如此渊博的决断家：他的精神，从不被一絲疑云

① 指摩西；下句所說的經文，指“旧約”第五章“申命記”第二十二段。

② 波斯傳說中的聖女，第七先知之女。

所阻断。大家放开科学，談論时事新聞，他就解决关于时事新聞的問題。我存心难他，就这样想："必須把我自己放在我最擅长的方面；就拿我国来做藏身处吧。"我和他談波斯。但是，我刚刚对他說了四个字，他已表示了两次反对的意見，他的意見是以达維尼埃① 与夏丹② 的权威为基础的。"啊！善良的上帝！"我心里想，"这是什么样的人呢？不久他連伊斯巴汗的大街小巷，都要比我熟悉了！"我立刻就决定了我的态度：我不說話了，讓他去說，他还在那里評断呢。

1715年，助勒·蓋兒德月8日，于巴黎。

信七十三 黎伽寄＊＊＊

我听說有一种公堂，名为"法兰西大学院"③。世界上沒有一个公堂，比这公堂更不受人尊敬。因为，据說这公堂一有所决定，人民立刻破坏它的法令，而且强迫它接受某些成规，使它不

---

① Jean-Baptiste Tavernier(1605—1689)，法国商人，曾在近东經商四十年。老年时以其旅中聞見，編为"游記六种"，所到之处，包括土耳其、波斯、印度。

② Jean Chardin (1643—1713)旅行情况，与达維尼埃相似，一六八六年他的游記"巴黎伊斯巴汗旅行記"在倫敦初次出版，"波斯人信札"的作者取材于这游記之处甚多。

③ "法兰西大学院"（或譯"翰林院"、"学士院"）創立于一六三五年，大学士四十人，終身制，俗称"四十位不朽之士"。經常工作是討論法語語法与字典。一切語法与字彙上的問題，一經"大学院"决定，并加公布之后，全国应当奉为正鵠。但实际上并不然。这封信是諷刺"大学院"的：除暴露"大学士"互相吹捧的丑态以外，还指出"学院"工作之不切实际。

得不遵守。①

前些时候，这公堂为了奠定它的权威，頒布了一部法典，表示它的判断。这一个多父之子，几乎一生下来就成了老人；而且，虽然他是合法的，另外有一个私生子，比他早出世，在他产生时，几乎要把他窒息而死②。

这公堂的成員，除了喋喋不休，沒有别的职务，在他們的永恒的嘵舌中，自然而然地有頌贊；一等到他們明白了其中的秘密③，頌贊就成为一种热狂，而且永不离开他們。

这团体有四十个脑袋，每个脑袋都充满辞藻、比喻、对比；这許多嘴，說話时都用惊嘆句；耳朵永远願意受到节拍与和諧的刺激。至于眼睛，根本提不到；好像这团体是为說話，而不是为观看而存在的。它站立得一点不稳，因为时間是它的灾难，随时搖撼它，毁坏它所做的一切。从前有人說，它的手是貪婪的。关于这点，我不对你講什么，讓那些比我更內行的人来断定。

上述种种，都是我們在波斯看不見的事物。我們的精神，毫不傾向于这种古怪的机构；我們总是在我們朴質的習俗中、天眞的方式中，找寻自然。

1715年，助勒·希哲月27日，自巴黎。

---

① "大学院"所作的語言問題上的各种决定，往往脫离实际，因此人民在日常語言上，不能遵守"学院"的規定；相反，在实用語言中某些傾向与演变，一成了群众性的習慣与成規以后，迫使"大学士"們在討論語法与詞彙时，不得不考虑采取。

② 指"大学院語法"。此"法典"經常在学院中討論，每隔若干年再版一次。此地大概是指第一版。这"語法"經"大学院"长期討論，頒布之后，已經赶不上社会生活的需要，所以說"一生下来就成了老人"。同时有一部私人編的"語法"，比較切合实际，更令"学院語法"减色。

③ 每一个新被选中的"大学士"，例应对于他所接替的"前人"，發表贊揚备至的演說一篇。

信七十四　郁斯貝克寄黎伽

（寄＊　＊　＊）

前些天，一个熟人对我說："我答应过你，領你到巴黎的名門大宅中去露面，現在我带你到某大老爷家去，他是我們王国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你这話是什么意思，先生？是不是他比别人更有礼貌、更殷勤可亲？""不，"他对我說。"啊！我明白了：他随时随刻，对于接近他的人，表示他的优越。果眞如此，我何必去呢？他自以为优越，我完全不理他，并且斥責他。"

可是我不得不去。于是我看見一个十分傲慢的矮小人物，他用不可一世的神气，吸了一撮鼻烟，擤鼻子擤得如此用力，吐痰的神气如此冷淡，他撫摸他那些狗的样子，对于人簡直是侮辱，以致我不倦地欽佩他。我想："啊！善良的上帝！如果我在波斯朝廷上这样表現，那么我所表現的是一个大蠢瓜！"黎伽，对于每天到我們家中来对我們表示好感的人，加以百般瑣碎的侮辱，势必天性十分恶劣，方至于此。那些来訪的人很明白，我們比他們高一等；而且假如他們不明白，我們施恩加惠，使他們一天比一天地明白这一点。旣然不必再做什么足以令人起敬，我們应当不遺余力，使人覚得我們可爱，我們要和最卑微的人交談。虽然我們在声势烜赫之中，总不免生硬，但是要使他們覚得我們心軟，使他們看見我們的心腸好，只有在这点上，我們是在他們之上，因为我們屈身照顧他們的需要。然而，在公开的仪节中，必須維持君主的尊严时，必須使外国人尊敬我們国家时，最

后，在危險的情况下，必須鼓舞兵士时，我們就显出与平时的撝謙相差百倍的傲岸，我們臉上重新表現驕傲；于是，别人就認为，有时我們表現得相当好。

1715年，寶法尔月 10 日，自巴黎。

信七十五　郁斯貝克寄磊迭

（寄威尼斯）

我应当对你实說：我在基督教徒之間，沒有看見他們像我們伊斯兰教徒一般，拿自己的宗教去向别人作强烈的說服。在他們之間，从說教到信仰，从信仰到坚信不疑，从坚信不疑到奉行教規，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对于他們，宗教与其說是神聖的問題，不如說是大家爭执的題目：朝廷中人、行伍之士、甚至于妇女，群起反对教士，并且要求教士給他們証明他們自己决定不相信的事物。这并不因为他們的决定是經过理智思考的，也不因为他們抛弃信仰，事先費过心，辨别了此教的眞伪；这是因为他們是一些叛逆者，他們在認識枷鎖之前，先已感到这枷鎖，并且加以反抗。因此，他們在信仰中与反信仰中，同样地不坚决；他們生活在漲落不定的浪潮中，这浪潮不停地将他們推送到信仰的这一边，又将他們推送到不信仰的那一边。有一天，这些人之中的一个对我說：“我相信灵魂不灭，但得看季节。我的意見絕对地取决于我的身体情况；按照我精神上有多少禽兽成份，按照我的胃納增减，按照我呼吸的空气是純是杂，按照我食用的肉类①

① “肉类”(viande)也广义地指一般食物。

是否易于消化，我就成为斯宾諾莎派，索西尼派[1]，天主教徒，虔誠或反教。医生站在我床边时，接受懺悔的教士覚得我易于摆布。我身体健康时，很知道如何阻擋宗教，不讓它来使我痛苦；但是我生病时，就允許它来安慰我；当我对于一方面毫無希望时，宗教就出来，用它的諾言爭取我；我很願意把自己交給宗教，而死在希望那方面[2]。"

很久以来，基督教君主們已經解放奴隶。因为他們說，基督教使众人平等。这一宗教行动，对于他們非常有利，这倒是眞的：他們借此削弱封建郡主們，把庶民从他們的权力之下拉过来。后来君主們征服了某些地方，他們認为在那些地方有奴隶，而这是于他們有利的；于是他們就允許販奴与买奴，将从前曾經使他們如此感动的宗教原則置之脑后。你叫我說什么？此时的眞理，到了彼时成了錯誤。何以我們不与基督徒采取同样行动呢？我們拒絕在气候很适宜的地方建立基地，进行輕而易举的征服，只因那些地方，水不够純潔，不能按照神聖"古兰經"的原則沐浴[3]；我們眞是質朴！

我感謝万能的上帝，他給我們派来了他的偉大先知哈里；我感謝他，因为我所宣揚的宗教，比一切人类的利益更可要；这宗教从天上下降到人間，所以和天宇一般澄澈。

1715年，賽法尔月13日，于巴黎。

---

① Sozzini，即 Socin，（1525—1562）意大利的新教（基督教）提倡者。

② 上句所說的"毫無希望"是指人世的生活；这句所說的"死在希望那方面"，是指死后进"天堂"的希望。

③ 孟德斯鳩原注："伊斯兰教徒絲毫不打算占領威尼斯，因为在威尼斯找不到沐浴用的水。"

信七十六　郁斯貝克寄友人伊邦

（寄士麦那）

在欧洲，对于自杀的人，法律制裁非常严厉，可以說是再一次将他們处死。人們毫不顧全自杀者的体面，将他們在街上拖来拖去①；大家羞辱他們；把他們的財产充公。

伊邦，我覚得这种法律是很不公道的。我受到痛苦、貧困、蔑視等沉重的压迫的时候，为什么别人不讓我結束我的苦难，而殘忍地剝夺了我自己手中的救藥②？

这个社会我已經不願参加，为什么还要我替它劳动呢？为什么要我遵守不得我同意而制訂的公約呢？社会是建立在互利的基础上的，可是，社会对于我成了負担的时候，誰又能阻止我离弃社会呢？上天給我生命，这是一种恩惠；所以，生命已經不成其为恩惠时，我可以将它退还：因旣不存，果亦当廢。

假如我得不到絲毫作为庶民的利益，难道君主仍要我作他的庶民？本国的公民，难道能要求这种不公平的处置：只顧他們有用，不管我灰心絕望？上帝，和一般的舍恩施惠者有所不同，他难道要罰我接受对于我已成了不堪的重压的恩惠？

我生活在法律之下，不得不順从法律。但是，我已不在法律管束下生活，法律还能束縛我嗎？

有人会說，这样你就扰乱天道神理。上帝将你的灵魂与肉体結合在一起，而你把它們分开。因此你違反神意，抗拒神旨。

① 这兒多半是指拖尸示众。

② 指自杀。

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更动了物質的变化，本来是一个圓球——运动的最初的規律，也就是創造与保存①的規律使球成为圓形——我把它变为方形了，这就算扰乱天道神理嗎？毫無疑义，并不如此。因为我無非运用我应得的权利；并且，在这意义上，我不妨随意扰乱自然，誰也不能說我違抗天道。

我的灵魂和身体分开了以后，是否因此削弱了宇宙間的秩序和适当的安排？难道你認为这种新的組合②，本身不够完美，并且不完全依賴于一般的規律？难道世界会因此遭受什么損失？上帝的功業会因此而减少了偉大性——或不如說减少了广大無边性嗎？

难道你以为我的身体，变为一枝麦穗，一条虫，一棵小草以后，就成了与大自然不很相称的、自然界的一件作品？我的灵魂脫离了塵世的一切以后，难道就不大高超了嗎？

所有这意念，亲爱的伊邦，其来源無非我們驕傲自大；因为我們絲毫不感覺自己渺小；并且，即使我們是渺小，我們也願意成为宇宙間有数的、有地位、而且是重要的东西。我們設想，如果把我們这样一个完美的存在物加以毁灭，簡直是对于自然界的一种侮辱。我們不承認，世界上多一个人或少一个人——怎么說？——甚至把所有的人合在一起，一万万个像我們这样的地球，都不过是一粒微妙的、纖細的原子；上帝的知識广大無边，因此他才看見这一粒原子。

1715年，賽法尔月15日，于巴黎。

---

① 指生命的創造与保存。这一段意思說生之与死，無非是物質的变化，就如将圓的东西使它变成方的一样。

② 此地所謂"新的組合"指人死之后，物質所起的新变化。

信七十七　伊邦寄郁斯貝克

（寄巴黎）

亲爱的郁斯貝克，我覚得对于一个眞正的伊斯兰教徒，拂逆的遭遇，与其說是一种懲罰，更不如說是一种威胁。我們用以挽救某些侮辱的日子，是珍貴的日子。繁华富貴的光陰，倒是应当縮短。一切的急躁有什么用，除非为了显出我想不倚靠賜福的眞主而得到幸福？因为眞主本身即是幸福。

正因为一个生存物是由两个不同的生存物組織而成的，而保持团結的必要，更显然地标志出对于造物主的命令的順从，因此人們得以創立宗教法規。正因这一保持团結的必要，是人們行动的最好保障，因而創立了公民的法律。

1715年，賽法尔月，最后一日，自威尼斯。

信七十八　黎伽寄郁斯貝克

（寄＊　＊　＊）

兹抄寄某法国人从西班牙来函一件；我想你定必以先睹为快。

“半年以来，我走遍西班牙和葡萄牙；我生活在这些人民之間，他們鄙視一切其他人民，只有对于法国人，他們特别有面子：他們干脆憎恨法国人。

“态度庄重，是这两民族的出色的特性。这种态度，主要有

两种表現方式：戴眼鏡与蓄髭鬚。

“眼鏡显而易見地表示戴者精通科学、博覽群書，到了这样程度，以至連目力都減退了；于是任何架着眼鏡、或以眼鏡为装飾的鼻子，毫無异議，可以被認为博学的鼻子。

“至于髭鬚，它本身就令人肃然起敬，且不管有何后果；尽管如此，有时人們却从髭鬚上取得極大的功用，为了服务于君王，或为了国家的体面。例如在印度的某一个著名的葡萄牙将軍[①]，就是很好的証明。因为，那将軍在需要錢的时候，就剪下两撇髭鬚中的一撇，送給果阿的居民，憑此抵押，要索两万比斯多尔[②]。錢先借給了他，后来，他又神气十足地把那撇髭鬚收了回去。

“人們很容易想到，像这样庄重与冷淡的民族，一定是很自大的；西班牙与葡萄牙人果然很自大。他們的自大之感，通常以两件很了不起的事作基础。在欧洲大陆上的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如果是他們所謂‘老基督徒’——就是說，不是最近几世紀以来、被宗教法庭[③]劝服后才信基督教的那些人的后代——就自己覺得心腸非常之高貴。至于在印度的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自鳴得意，亦不下于此；因为他們自己認为有無上的优越之处：他們是所謂‘白皮肉人’。在我們大苏丹的后宫，从不曾有过一位苏丹娜，对于她自己的美貌，会比墨西哥某城中、一个叉着手

---

① 指讓·特·加斯脫罗（Jean de Castro），生于一五〇〇年，一五四八年死于果阿。那时，印度的一部分被葡萄牙殖民者强占着，加斯脫罗曾任当地总督，果阿是当时“葡屬印度”的首府。

② 古金幣名。

③ 宗教法庭（Inquisition），是天主教会借口审判异教徒，实际上是残酷地压迫人民的武器。审判过程往往是秘密的，被判为异端者，活活地被燒死。此制起源于十二世紀的意大利，后来遍及欧洲各国。而西班牙的“宗教法庭”杀人如麻，最为残酷。在法国，宗教法庭直到一八三四年始廢止。

在門口閑坐的、最老最丑的粗野汉子[1]，对他自己白里泛青的膚色，更为驕傲。身份如此之高的人，如此十全十美的造物，即使把全世界的財宝給他，也是不肯劳动的，决不会用某种可鄙的、机械的营生，損害他皮膚的尊荣与体面。

"因为，必須知道，在西班牙如果一个人有某种优点，举例說：比如除上述种种优点而外，某人还有一点特长，他有一柄长劍，或者他从他父亲那里学会了彈奏一張噪音聒耳的吉他琴，那么他就不劳动了；因为四体不勤，和他的体面很有关系。一个每天兀坐十小时的人，比一个只坐五小时的人，恰恰获得更多一倍的重視，因为貴族的尊荣是从太师椅子上得来的。

"但是，这些不可战胜的劳动之敌，尽管表面装出某种哲学式的平静，他們心里却不平静，因为他們經常是嫉妒的。在情妇的窗下，悵惘欲絕，在这点上，他們是世界第一；任何西班牙人，如不伤風，不算風流多情。

"他們首先是信教虔誠，其次是嫉妒。他們决不把他們的妇女，送到渾身伤痕的軍人、或衰老的官員那里去冒險，可是把她們和垂着眼皮、不敢仰視的虔誠小教士，或揚眉張目的、健壯的聖芳济派教士，关在一室[2]。

"他們允許妇女袒胸露乳，出現在人前；但他們不願意讓人看見妇女的脚后跟，也不願讓人出其不意地看見她們点着脚尖。

"到处有人說，愛情的苛刻性是殘酷的。对于西班牙人尤其如此：妇女們治愈他們相思的苦痛；可是妇女只使男子的苦痛有所变換而已，往往热情熄灭以后，留下长期的、不快的記忆。

---

① 指下流無耻、粗暴凶狠的殖民者，种族歧視是这些"人"的思想武器之一。

② 丈夫不讓妇女接触男子，哪怕是最無危險性的；但是，妇女与教士發生暖昧，丈夫却装聾作啞，因为他是虔誠教徒。

"他們有些瑣碎的礼貌；如果在法国，这些礼貌将显得很不得当。例如：軍官毆打士兵，必先請士兵允許，宗教法庭用火刑燒死犹太人，必向受刑者道歉。

"未受火刑的西班牙人，似乎非常拥护宗教法庭，如果取消他們的宗教法庭，势必引起恶感。我只願人們成立另一种宗教法庭，并非对付异教徒，而是对付那异端創始人，他們認为某些修道院的微細实踐，和七种聖仪①同样有效；他們崇拜一切他們尊敬的事物；他們虔信到这程度，以致他們只能很勉强地算作基督徒。

"在西班牙人身上，你可以找到風趣与正常的人情，可是不要在他們的書籍中去寻找这些。拿他們的一个圖書館来看：这一边是小說，那一边是繁瑣哲学。你也許会說，一切都集合在一起，門类全已經分好，而这是和人类理智作对的某一秘密的敌人所做的工作。

"他們的書籍中，只有一部是好的；那部書指出所有别的書籍之可笑②。

"他們在新大陆有广闊無边的發現，而对于他們自己的大陆还不認識：在他們的河流上，还有某一碼头未被發現③，在他們的山上，还有他們不認識的民族。

"他們說，太陽从他們国土上升起来，又从他們国土上落下去；但是，应当加上一句說，太陽在它的行程上，所遇見的無非是

---

① 七种"聖仪"，为洗礼、結婚等。

② 指西万提斯的小說"堂·吉訶德"。这部名著当时是为了諷刺流行極广的無聊武俠小說而作的。

③ 孟德斯鳩原注："Les Batuecas"。譯者按：这是西班牙薩拉曼加省荒僻山区的小地名。

荒蕪的田野、整片的廢墟。”

郁斯貝克，如我能看到一个游历法国的西班牙人寄到馬德里的信，我一定絲毫不生气：我相信那西班牙人一定替西班牙大报其仇。对于一个冷淡而好思索的人，法国是何等广闊的活动之地！我設想他对巴黎的描写，将如此开始：

“此間有屋一所，用来容納瘋人。一开头，有人以为这是城中最大的屋子。不然！杯水車薪，無济于事。毫無疑問，法国人旣極不为邻邦所信任，就把若干瘋人关在一所大宅中，以示宅外的人都不是瘋子。”

到此，我撇下我的西班牙人。

再見，亲爱的郁斯貝克。

1715年，賽法尔月17日，自巴黎。

信七十九　閹奴总管寄郁斯貝克

（寄巴黎）

昨天有几个亚美尼亚人，携来西加西亚①年輕女奴一名，打算出售。我叫她进入內室，脫去衣服；然后用裁判的目光审視她；我越看她，越覺得她富于風韵。处女式的羞澀，仿佛願意把那些富于風韵的地方躲过我的目光；我看她作了很大努力，才勉强服从我：她赤身裸体，羞得滿面通紅；在我面前，尙且如此，我旣無情欲足以伤害廉耻，在女性威力之下，是可以兀然不动的；而且在最放肆的举动中，我的責任是謙逊，我只投射貞潔的視綫，只引發無邪的思緒。

① 北高加索地名，今在苏联境內。

我一判定她足以当得起你的选择之后，立刻垂下眼皮，不敢正視，并将緋紅大氅一件，披在她身上；黄金指环一枚，带在她手上，于是我匍伏在她脚前，把她当作你心上的女王，加以贊美；我把錢給了亚美尼亚人；将那女子，藏在远离众目之处。幸福的郁斯貝克！你后房佳丽，比东方所有的王宫更为丰富。你归来时，将以何等乐趣，發現全波斯最魅人的事物；并将在你的后房里，看見由于光陰与恩寵，逐漸損耗了原有的朱顏，而新的姿色，却不断产生！

1715年，額比兒·尼勒·安外耆月1日，自法忒梅后房。

信八十　郁斯貝克寄磊迭

（寄威尼斯）

亲爱的磊迭，我到欧洲以来，目击各国政府，为数甚多。这与亚洲情况，有所不同，亚洲政治規則，到处如一。

我时常寻求，哪一个政府最符合于理性。最完善的政府，我覺得似乎是能以較少的代价达到統治目的的政府；因此，能以最合乎众人的傾向与好尙的方式引导众人，乃是最完善的政府。

如果在温和的政府之下，人民馴順，不下于在严峻的政府之下，則前者更为可取，由于它更符合理性，而严峻是外来的因素。

亲爱的磊迭，你不妨相信，在刑罰多少偏于殘酷的国家，并不使人因此而更服从法律。在刑罰較輕的国家，人們惧怕刑罰，也不下于刑罰殘暴恶毒的国家。

無論政府温和或酷虐，懲罰总应当有程度之分；按罪行大小，定懲罰輕重。人的想像，自然而然适合于所在国的習俗：八

天监禁，或輕微罰款，对于一个生长在温和国家的欧洲人，其刺激的程度，不下于割去一条手臂对于一个亚洲人的威吓。某一程度的畏惧，联系在某一程度的刑罰上，而各人按自己的方式，分别程度之輕重。一个法国人受了某种懲罰，声名扫地，懊丧欲絕；同样的懲罰，施之于土耳其人，恐怕連一刻鐘的睡眠都不会使他失去。

况且，我幷未看見在土耳其、波斯和莫卧兒等国家，警察、司法与正义，比在荷兰与威尼斯等共和国，甚至比在英国，更好地被人遵守服从；我幷未看見在土耳其等国人們犯罪較少；也未看見那些地方的人被严刑重罰所慑服，因而比别处更遵守法律。

正相反，我在上述各国，看到某种非正义与滋扰的根源。

我甚至發現那里的君主，虽然本身就是法律，却比任何别处，更不能主宰一切。

我見到：在这些严重的时刻，总有紛扰与騷动，那时誰也不是首領；而且，强暴的权威一被蔑視，誰也沒有足够的余力使之复兴；

有罪不罰，逍遙法外，令人絕望的情况，肯定了紛扰与混乱，幷使之扩大；

在这些国内，發生的幷不是小小的叛乱，而且，怨言偶語与揭竿而起，两者之間，决無距离；

在那些地方，巨大的事故，不必以巨大的原因作为准备；相反，小小的意外，可以引起大大的革命，常常对于主持革命方面，与忍受革命方面，均为出乎意料。

当土耳其皇帝鄂斯曼①被廢时，發难者事先誰也沒有想到：

① 鄂斯曼二世，土耳其皇帝，公元一六一八年登基，一六二二年被廢，旋即縊毙。

他們不过悬求合法处理某一冤屈事件；从人群之中，偶然發出大家素不熟悉的呼声：穆斯达法① 的名字被提出来了，于是穆斯达法突然成了皇帝。

1715年，賴比兒·尼勒·安外暑月2日，自巴黎。

信八十一 波斯駐莫斯科維亚②使臣納拱寄郁斯貝克（寄巴黎）

亲愛的郁斯貝克，世界各民族中，論爭城略地，丰功偉迹，無过于韃靼民族。韃靼族人，为宇宙之眞正統治者，所有其他各国人民，似乎均为服役于韃靼而生；韃靼族为若干帝国之建立者，亦为若干帝国之毁灭者；在各时代，韃靼在地球上留下了他的威力的烙記；在各世紀，韃靼族一直是各国的灾禍。

韃靼人曾經两度征服中国③，目前还把中国屈服在他們号令之下。

他們統治着形成莫臥兒帝国的那些辽闊的地方。

他們坐在西路斯④和古斯达博的宝座上，在波斯称王作主。他們征服过莫斯科維亚。在土耳其人的名义之下，他們在欧、

① 穆斯达法一世，苏丹穆罕默德三世之子，一六一七年登位，旋即廢黜，其侄鄂斯曼二世繼位。一六二二年，鄂斯曼二世失位，穆斯达法复位；翌年再度被廢，一六三九年被縊死。

② 莫斯科及附近地区之古称，有时亦作古代俄罗斯国之代称（見"信五十一"注①）。

③ 此地所謂韃靼，是泛指蒙古、突厥（土耳其）、女眞（滿洲）等民族。所謂中国两度被韃靼征服，是指元朝与清朝。孟德斯鳩作"波斯人信札"約在一七二〇年左右，正当中国清代康熙年間。

④ Cyrus，波斯之建国者，在位时期为公元前五五九至五二九年。

亚、非三洲，征服了無边無垠的土地，而統治了世界的这三部分。

談到更古老的时代，顚复罗馬帝国的某些民族，也是出于韃靼。

和成吉斯汗的武功勛業相比，亚历山大的勛業算得了什么呢？

这个胜利的民族，所缺少的就是历史家，沒有人歌頌对于神奇事迹的回忆。

多少不朽的功勛，被埋沒在遺忘之中！多少帝国被他們建立了起来，而我們連根源都不知道！这驍武的民族，唯一操心的事，只是眼前的光荣，和在任何时代都能战胜的把握，所以毫不想到如何以过去勛業的記載，使后世知道他們曾經存在。

1715年，韶比兒·尼勒·安外魯月4日，自莫斯科。

信八十二 黎伽寄伊邦

（寄士麦那）

法国人虽然說話甚多，其中却有一种沉默寡言的教士，名为夏忒勒。据說他們入修道院时，先割掉舌头；大家非常希望，所有别的教士，把他們职業中用不着的东西，也这样割掉。

因为提起沉默寡言的人，所以就想到还有比这更古怪的人，而且他們有非常的才能。那就是說話多而毫無內容的人；他們能使会話趣味横生，繼續两小时之久，但是你想揭露他們，摹仿他們，或記住他們所說的一个字，都不可能。

这类人受妇女們的崇拜；但是另有一些人，比他們更受崇拜，那些人有天賦的可爱才能，善作及时的微笑，也就是随时微

笑；他們具有这种風度：不論妇女們說什么，均加以愉快的贊許。

然而，当他們能于一切之中，辨别微細，在最普通事物中，發現千种机巧之处，那么他們的机智，可謂高到絕点。

我認識另一些人，善于把靜止的东西引到談話中去，讓大家談他們的錦綉衣衫、金黃的假髮、鼻烟壶、手杖和手套。最好从街上就开始，叫人听見他們的馬車声，和沉重地叩击的門錘声。这"前言"宣告了演說的全文；有时文章头一段做得好，随后的一套蠢話，也就容易通得过去；因为那些話虽然很蠢，幸而說得比較晚，人們也就不計較了。

我向你保証：这些小小的才能，在我国不算回事，而在此地，誰要是有幸而掌握这套小本領，的确很有用；而一个通达情理的人，在他們面前反而黯然失色。

1715年，賴比兒·尼勒·阿赫雪月6日，自巴黎。

信八十三 郁斯貝克寄磊迭
（寄威尼斯）

亲爱的磊迭，假如有上帝，他必然不能不是正直的；因为，假如他不正直，就可能成为一切人① 中最坏、最不完善的一个。

正义是确实存在于两件事物之間的恰当的关系；無論誰来考虑这种关系——上帝也好，天使也好，以至于人也好——这种关系始終如一。

那倒是眞的：人們并非永远看得見这种关系；往往甚至看見

① 广义的"人"，同时泛指一切生存物。

了还故意远而避之；而利益所在，人人眼明，却永远如此。正义發出呼声，但是人之七情，紛紜錯杂，正义的呼声很难听見。

人人都可能作非正义的事，因为这样做，对他們有利；他們宁願满足自己，不願滿足别人。一切举动，均出于对自己的考虑；沒有一个毫無所为的坏人。必定有一个理由决定一切，而这理由，总不外乎利益。

但是，上帝决不可能作任何不义之事；旣然假定上帝看得見正义，他就必然需要循正义之道而行。因为，上帝自給自足，不需要任何东西，如果他不圖利益而違背正义，他将成为一切人中最恶劣的一个。

这样說来，就算沒有上帝，我們也必須永远热爱正义；也就是說，努力和我們理想中最完美的人相像；而这最完美的人倘使眞的存在，势必合乎义。即使我們摆脫了宗教的枷鎖，也不应当抛弃公平無私的約束。

磊迭，上述种种，使我想到正义是永恒的，絲毫不取决于人間的習俗；否則，这将成为可怕的眞理，人人躲避它都来不及。

比我們更强的人，环繞在我們四周；他們可用千方百計来侵害我們；十有七八次，他們可以侵害我們而不受懲罰。幸而在这些人心中，有一內在的原則①；这原則起战斗作用，对我們有益，使我們免受那些人的侵害行为；我們知道这点，心中何等泰然！

不然的話，我們难免經常提心吊胆，我們从别人面前走过，将如同在猛獅跟前經过一样，而我們的財产、荣誉和生命，亦将得不到片刻保障。

上述种种思想，使我对神学博士發生反感，他們将上帝描写

① 指正义。

为一个用强暴的手段行施权力的人；他們使上帝的举动，采取了即連我們都因为怕得罪上帝而不敢采取的方式；他們使上帝充滿了缺点，而我們就因为有那些缺点而受上帝責罰；并且博士們意見矛盾，有时把上帝描写为坏人，有时說成嫉恶如仇、見恶必罰的人。

一个人檢查自己时，發見他有正义的心，这对于自己是多么大的快慰！这一乐趣，虽然是严肃的，也必然使人心曠神怡：他看見自己为人，比沒有正义的人高超得多，就和他看見自己高于猛虎熊貔一样。是的，磊迭，如果我有把握，能永远遵循我眼前的公平無私的大道前进，我将自信为天下第一人。

1715年，主馬达·勒·巫拉月1日，自巴黎。

信八十四　黎伽寄＊＊＊

昨天我在“荣軍院”①。如果我是君主，我宁願少打三次胜仗，而建立这样大厦。院中到处可以看出偉大君王的遺澤。我相信这是地球上最令人起敬的地方。

眼看这些为祖国作出牺牲的人，聚首一堂，这是何等壮观！保衛祖国，是他們一致的企望，他們报国之心虽同，能力各有不同，引以为憾的是报国之心有余，报国之力不足。

有什么比这更可欽佩的呢！眼看这些殘廢的战士，退休在此，而又不得不遵守严格紀律，恍如大敌当前；他們在这如临大敌的气氛中，获得最后的滿足，将他們的心智，分用于宗教义务

① 巴黎“荣軍院”（殘廢軍人供养院），是法王路易十四根据先王路易十三的遺志，在一六七〇至一六七四年間修建的。

与軍事义务两方面。

我願将为国牺牲的烈士的姓名，保存在庙堂之上，記入专册，作为光荣与高貴之源泉。

1715年，主馬达·勒·巫拉月15日，于巴黎。

信八十五 郁斯貝克寄弥尔薩

（寄伊斯巴汗）

你知道，弥尔薩，夏·索立曼[1]的某些大臣，曾經立了計划，要强迫波斯境內的亚美尼亚人离开波斯王国，不然就得信奉伊斯兰教；按照他們的想法，在我們国內如果留有此种不忠于我教的人，我国将永远被亵瀆。

如果在这时际，盲目的虔誠被听信了，波斯的偉大就会被断送。

此事結果如何失敗，人們不清楚。不論作此建議的人，不論否决此建議的人，大家都不認識这建議的后果；偶發的事件，起了理智与政策的作用，将我国从極大危險中拯救出来，危險之大，可能甚于打了一次敗仗，或失了两座城池。

人們原想排斥亚美尼亚人，打算一天之內就将国內所有商人以及几乎全体手艺工匠，一网打尽。我确信，偉大的夏·阿巴斯[2]宁願斬掉双臂，不願在这样的命令上签名；并且，如果将他最勤勉的子民送給莫卧兒大帝或其他印度的君主們，他就認为割讓了半壁江山。

① 初名塞非二世，在位二十八年，自一六六六至一六九四年。

② 即阿巴斯一世，在一五八七至一六二八年間，为波斯国王。

我們那些热誠的伊斯兰教徒加于拜火教徒的迫害，使他們不得不成群結队，逃往印度，致令波斯丧失了这一如此勤于耕种的民族，这民族曾用自己的劳动，独力战胜我們土地的貧瘠。

对于虔誠的人們，于是只差第二件事沒有办：那就是摧毁我們的工業。通过这办法，国家势必不推自倒；而且，在不能避免的牵連中和国家一齐倒塌的，还有人們本想使之繁荣的宗教。

如果应当作沒有成見的理辯，我不知道，弥尔薩，在一国中有数种不同的宗教，是否更好一些。

我們可以看到，生活在被寬容的宗教中的人，在平常情况下，比活在統治宗教中的人，对于祖国更有用些；因为，前者在社会上沒有尊貴的地位，他們不能以豪富闊綽来露头角，他們傾向于用劳动来取得財富，傾向于从事社会上最艰苦的职業。

况且，由于任何宗教都含有对社会有利的教訓，最好任何宗教都热心地被遵奉。可是，什么东西比宗教多种多样更能激發奉教的热忱呢？

竞爭者之間是最不互相原諒的。嫉妒之心影响到个別的信徒：各人战战兢兢，唯恐一举一动有辱本宗，而令异宗得以鄙視本宗，并对本宗作毫不寬恕的檢举。

所以人們一直注意到这一点：将一个新的宗派引入国內，糾正旧有宗派的种种过分之处，这是最有把握的方法。

人們徒然說，在一国內，容忍几种宗教，对于君主不利。若全世界的教派齐集一国，对于君主将毫無損害，因为沒有一个教派不主張服从，不倡导馴順。

我承認各国历史充滿着宗派战爭。但是，其中有一点十分值得警惕：宗教战爭之所以發生，并非由于宗教派別繁多，而是由于不寬容精神，这种精神鼓动着自以为居統治地位那一种宗

教；犹太人从埃及人那里学来的就是这种劝教热；这热狂像流行于民間的傳染病一样，从犹太人身上傳染給伊斯兰教徒与基督教徒；这令人暈眩的精神之發展，只能看作人类理智的完全抹煞。

因为，归根結柢，即使引起别人良心痛苦，并不算不人道；即使不至于發生在这方面可能萌芽的千种不良效果之任何一种，也必須是瘋子，才这样强迫别人改信宗教。要想叫我更換宗教的人，毫無疑問，他自己决不更換自己的宗教，即使别人强逼他；因此，他覺得奇怪的正是我不願意做一件他自己也不願做的事，哪怕以全世界和他交換，他也不干①。

1715年，主馬达·勒·巫拉月25日，于巴黎。

信八十六 黎伽寄***

此地的家庭，仿佛都是無为而治的。丈夫之于妻子，只有微小的权力；父之于子女，主人之于奴婢，也都一样。他們一切糾紛，都可以訴諸法庭。但是你可以深信，法庭永远反对嫉妒的丈夫、陰郁的父亲、和苛刻的主人。

---

① 在这封重要的信中，孟德斯鳩再次申述他的宗教上的"寬容主义"：各种宗教和平共处，互不干涉，互相尊敬。同时，这封信直接影射"南特法令"之被廢止。"南特法令"是法国历史上賢明的君主亨利四世（作者在信中以夏·阿巴斯影射亨利四世）在一五九八年頒布的，它准許新教在法国合法傳布，因而結束了长期的宗教战爭，对于人民非常有利。一六八五年，法王路易十四受了旧教（天主教）的影响，宣布廢除"南特法令"，重又开始了旧教对新教的迫害；当时大批新教徒逃亡到国外去，其中有許多手艺工匠、企業經营者；法国工商業一时受了显然的損害。

日昨我到执行司法的地方去。到达以前，必須从無数年輕女商販的刀槍之下經过，她們用騙人的嗓音，向你呼喊①。这場面，开头令人發笑，可是一入大厅，便覺陰森可怖。厅中可以見到的人物，衣冠整肃，更甚于面色的庄严。最后，我們进入神聖的处所，許多家庭秘密，都在那里暴露，最稳秘的行动，亦在那里見諸天日。

在那里，一个平民身份的姑娘，前来訴述独守空閨过分長久，以致內心冲突，憂郁不宁，勉强忍痛支撑着。她对于自己的胜利，只有極其微小的自傲情緒，甚至她一直用馬上可以發生的失节，作为威胁；并且，为了使她父亲对她的需要不再茫然無知，她向众人訴說一切。

接着来了一个厚顏無耻的妇人，申述她如何羞辱了丈夫②，并以此作为离异的理由。

以同样的"謙逊"态度③，另一个妇人，前来声称，她空有妻名，不享实惠，对这种生活厭倦已極。她公开了新婚之夕隐而不宣的神秘；她要求能干的专家，加以檢驗，并要求法庭宣判，恢复她的处女之权。甚至有的妇女，胆敢向丈夫挑战，向他們要求当众搏斗④。在証人注视之下，这是很困难的；这种考驗，無論对于經受考驗的妇人，和考驗失敗的男子，都是不可磨灭的耻辱。

数不清的姑娘，被人引誘或拐騙，使男子比他們的本来面目更显得恶劣。風化案件，在这法庭上喧鬧不休。在此地所听到

---

① 当时巴黎的法院，門前两廊开滿小商店，往往审訊之声与叫卖声相混杂。

② 女人对丈夫不忠，有外遇。

③ "謙逊"引号为譯者所加，因为原文語气是反話，含諷刺之意。

④ 法国十六世紀，曾明令規定，遇有男方萎弱，不能人事，女方要求取消婚姻者，可由法庭指定証人，男女双方当場試驗。后因此法流弊甚多，乃于一六七七年取消。作者提到的可能是旧事，不一定眞正是一七一五年的情况。

的，無非憤怒的父亲、被蹧蹋的姑娘、薄幸的情郎、憂憤的丈夫。

按照法庭上遵守的法律，結婚时所生的孩子，一概認为丈夫所生。丈夫即使有充分理由，不相信孩子是自己的，那也枉然，因为法律替他相信，免除他顧虑与查究的麻煩。

在这法庭上，表决时以多数为定，可是有人說，根据經驗，表决时不如以少数为准。而且这是相当自然的：因为看事正确的脑筋，为数極少，而大家都認为，看事不正确的脑筋，却多至無穷。

1715年，主馬达·勒·阿赫額月1日，于巴黎。

信八十七 黎伽寄＊＊＊

人們說，人是社交的动物。在这基础上，我覺得法国人比任何人更合乎人的标准；法国人是最好不过的人，因为他們似乎是专門为社交而生的。

但是我注意到，在法国人之中，有些人不仅善于社交，而且他們本身就是包罗万象的社会。他們分身到各个角落中去，頃刻之間，他們使城中各区都充滿了人。一百个这样的人，比两千公民更显得热鬧；在外国人眼里，他們可以挽救瘟疫或飢荒所造成的損失。在学校里，人們間，一个物体是否可以同时在許多不同的地点存在？这些人本身就証明，哲学家們認为成問題的事是可能办到的。

他們永远是忙忙碌碌的，因为他們有一件要事：無論遇見什么人，他們一定要打听，到何处去，从何处来。

从他們头脑中，絕对不可能驅除这种想法：按照普通礼貌，

每天必須分别訪問群众，在大家会集場所，他們作了总的訪問，这还不算在內。这种总的訪問，由于路途太短，在他們的礼节規程中，是一文不值的。

他們到各家去用門錘叩击，使門受損失比狂風暴雨的侵蝕更甚。如果到各家門房去察看来客名单，可以看到他們的姓名每天都在单上，用瑞士式的書法①，写成千种不同的殘缺形态。他們的日子，消磨在送葬行列中，在吊丧的客套或結婚的祝賀詞中。每逢国王对某某臣子有所頒賞，必定連累他們花錢雇車，去向受賞者表示他們的欢欣。最后，他們感覚十分疲乏，于是回家休息，以便次日能够重新执行这种艰苦的职务。

昨天，他們之中，有一个人积劳而死了。在他墓上，有人題了这样的銘文："此地安息着一个生前从不曾得到安息的人。他曾經追随过五百三十队送葬行列。他曾經庆賀过二千六百八十名嬰兒的誕生。他用永远不同的詞句，祝賀友人們所得的年俸，总数达到二百六十万鎊；他在城中所走的路，总长九千六百斯大特②；他在乡間走过的路，总长三十六斯大特。他言談多逸趣，平常准备好三百六十五篇現成的故事；此外，从年輕时候起，他从古書中摘录箴言警句一百十八条，生平逢有机会，即以此显耀。他終于弃世长逝，享年六十。过路人，我不說了，死者生平的作为和見聞，如何对你說得清？"

1715年，主馬达·勒·阿赫賴月3日，自巴黎。

---

① 那时权貴豪富之家，往往雇用瑞士人看門；又因这种人文化不高，故登記来宾姓名常常写錯。

② 古希腊长度，約当六百余尺。

信八十八 郁斯貝克寄磊迭

（寄威尼斯）

自由与平等，主宰着巴黎。門第身世、道德品行、甚至汗馬功劳，無論何等輝煌，亦不能将一个混在碌碌庸众之間的人，挽救出来。身份等級的妒嫉，在巴黎是沒人知道的。据說巴黎最了不起的人，乃是以最好的馬匹駕車出行的人。

所謂大貴人，乃是一个能見到王上的人，他可以和大臣們說話，他有显貴的祖先，有債务与年俸。如果他能借此用忙碌的神气，或假装寻欢作乐，来掩飾閑散的生活，他就認为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

在波斯，所謂权貴，只是因为君主使他們参加政府工作。在此地，有些人因門第身世而显貴，但他們并無信用。君主們有如巧匠，总是用最簡单的机器制造物品。

法国人奉君恩如奉神明。大臣是大司祭，他用無数牺牲，供此神明。在神明四側的人，并不穿白袍①；他們有时供奉牺牲，有时将自身当作牺牲，他們自己和人民一起，尽忠于他們所崇拜的偶像。

1715年，主馬达·勒·阿赫額月9日，于巴黎。

---

① 古希腊神庙司祭向例穿白袍。

信八十九　郁斯貝克寄伊邦

（寄士麦那）

对于光荣的企求，和生物所同具的保全生命的本能，其間幷無区別。能将自己的生命寄托在他人記忆中，生命仿佛就加长了一些；光荣是我們获得的新生命，其可珍可貴，实不下于天賦的生命。

但是，各人对生命的依恋，程度不同，所以对于光荣的敏感，程度也不一致。追求荣誉这种高貴的热情，固然永远銘刻在人心上，而想像力和教育的影响，使这种热情在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种不同的样子。

此种区别，存在于人与人之間，而在民族与民族之間，区別更大。

在各国，对于光荣的追求，和人民的自由同增，亦与之同减；光荣决不是奴役的伴侣，这是可以立为格言的。

日昨有一通达情理的人，对我說：

"吾人在法国，从多方面說，比在波斯自由多了；所以在法国大家更爱光荣。这可喜的幻想，可以使一个法国人欣然地幷且富于風趣地去做一切。而你們苏丹，如果要命令子民做同样的事，必須将苦刑和报酬不断地放在他們眼前。

"所以在我們法国，君主羨慕市井細民的荣誉。維护荣誉，設有可敬的法庭；荣誉是民族的神聖財宝，而且是君王不能据为己有的唯一財宝，因为他若据为己有，不能不和他的利益相牴触。因此，如果一个臣子，覚得君主用某种恩惠，或用稍带輕蔑的表示，損坏了他的荣誉，这臣子立刻离开朝廷、职位和差役，退

隐家中。

“法国軍队和你們軍队的区别，在于你們的軍队是由奴隶組成的，这自然是懦怯的。他們只能用对于刑罰的恐惧，来克服对于死亡的恐惧；在他們的心灵上，产生一种新的恐怖，而使他們成为愚蠢。不像法国兵那样，以極大的乐趣，到槍林彈雨中去，而以比恐惧更高的满足，排除恐惧。

“然而，荣誉、名声以及道德的祭壇，仿佛是建立在各共和国、以及人們能够口称‘祖国’的那些国家中。在罗馬、在雅典、在拉塞特蒙①，最显著的功劳，只要用荣誉来作为报酬就够了。月桂枝叶、或橡树枝叶做成的一頂‘桂冠’、一座雕像、一篇贊詞，对于打了一次胜仗、或占領一座城池的功劳，就是極大的报酬。

“在那些地方，一个人若作了良好的举动，这举动本身，对他就是足够的报酬。他看見一个同胞，心中不能不感覚行善施惠的乐趣；他給别人帮忙的次数，可按国中公民的人数計算。任何人都可能給另一个人作有益的事，但是，若能对全社会的幸福有所貢献，这就近乎天神了。

“可是，这种竞賽精神，在你們波斯人②心中，豈不应当完全熄灭了嗎？因为在你們波斯，职务与祿位，仅仅是国君喜怒無常的特征。名誉与品德，如果沒有君主的恩寵作为陪衬，并且和王恩同生同灭，在那里是被視为空想的。一个受公众重視的人，决無把握說他明天不受羞辱：今天他是三軍統帅，不久也許国王要他当庖师，而不再讓他有获得别的贊詞的希望，除非烤了一盘美味的羊腿而受夸奖。”

1715年，主馬达・勒・阿赫親月15日，自巴黎。

---

① 古希腊斯巴达共和国之首都。此地提到的罗馬与雅典，均指古代。

② 作者借波斯暗射路易十四朝的法国。

信九十 郁斯貝克寄前人

（寄士麦那）

从法国民族对于荣誉的一般热狂中，在个别人士的精神上，又形成了某种我說不清的事物，人們称之为"荣誉观点"①。严格說，这是各种行業的特性，但是对于軍人尤为显著，对于他們，那是最高意义上的"荣誉观点"。使你体会到这是什么，是十分困难的，因为我們对此恰好毫無概念。

往昔的法国人，尤其是貴族，除了这"荣誉观点"的規章之外，不大遵循其他法律。"荣誉观点"使他們一生举动規范化。而且那些規章十分严厉，人們如果躲避其中最小的規矩，且不說違反規章，就得受比死更殘酷的責罰。

在排难解紛时，这些規章只定出一种解决法，就是决斗；决斗将所有的困难，一刀两断。可是这种判决法也有不堪的地方，那就是可以不在直接有关的两造之間举行，而以他人代替。

即使有人和另一人并不很熟識，他也必須参加紛争，并且付出生命代价，就像他自己在發怒一般。其人被选为决斗者，对此种恭維性的偏爱，永远引以为荣；有人不一定肯出四枚比斯多尔②，为了援救朋友及其全家能免于絞刑，却毫不为难地肯替他去冒一千次生命危險③。

---

① 近于我們所謂"面子問題"。在法国，这种"荣誉观点"，是一种封建社会的特殊产物，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武士道"一类的風俗。

② 古幣名。

③ 不肯花錢救人之急，却肯为那人去决斗。

这种解决問題的方式，設想得非常恶劣；因为，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更敏捷、更强有力，不能就說他比别人更有理。

由于这种緣故，历朝君王，用严刑重罰禁止决斗，然而無济于事。因为"荣誉"起来反抗，它要永远統治下去，它不承認任何法律。

因此，法国人处于非常苦恼的情况下：因为一个正直的人如果受了侮辱，荣誉的規章迫使他去报仇；而在另一方面，他一报仇，法庭就要用最严酷的刑罰处分他。如果遵照荣誉的規章，結果死在断头台上；如果遵照司法的規定，就将永被社会众人所唾弃。剩下的就只有这令人左右为难的、殘酷的选擇：或者死亡，或者偸生苟活。

1715 年，主馬达·勒·阿赫爾月 18 日，自巴黎。

信九十一　郁斯貝克寄呂斯当

（寄伊斯巴汗）

此間出現了一个人物，乔装波斯大使。他冒失無礼，欺騙世上最大的国王之中的两位①。他給法国君主带来礼物之菲薄，要是我們的国君，即使給伊里梅特或格魯吉亚等小国的国王送礼也拿不出手去。由于他可耻的吝啬，他辱沒了我們两大国的尊严。

他在自称为欧洲最有礼貌的人民之前，成为嗤笑的对象；他使西方人說，在我們的万王之王統治之下，只有像他那样粗俚的人。

---

① 波斯国王与法王路易十四。

他接受了尊荣的待遇，好像他自己当初要想拒絕这待遇①；但是，似乎法国朝廷虽然不重視这人，却重視波斯的偉大，所以使他很体面地出現在法国人民面前，虽然人民鄙視他。②

你在伊斯巴汗，什么也不要說：保留那个倒楣家伙的脑袋吧。我不願意我們各位大臣，由于他們自己不謹慎，由于他們选擇不当，而懲罰此人。

1715年，主馬达·勒·阿赫頼月，最后一天，自巴黎。

信九十二 郁斯貝克寄磊迭

（寄威尼斯）

在位如此之久的君主，已不在人世了③。他这一生，不知道使多少人都提起他；到他死的时候，大家却都閉口無言了。他坚定、勇敢直到最后的一刻，仿佛面对命运他才讓步。偉大的夏·阿巴斯④也是这样逝世的，生前把他名字，也傳遍了全地球。

請勿以为这件大事在此地仅仅引起一些道德上的思考。在这变故中，各人都想到了自己的事务，想到如何对自己有利。嗣君是先王的曾孙，年仅五岁，王叔某公，宣布为当朝攝政。

先王留下遺囑，限制攝政王的权力。这位干練的王爷，亲临

---

① 意即按他的气派、态度与举动，他不配受这样的待遇。

② 指法国人民。这封信的內容，影射当时法国一件实事。按聖西蒙"回忆录"，一七一五年二月七日，有波斯大使到巴黎。后来發現这大使是法国某大臣为了討路易十四的欢心，一手伪造的。

③ 指法王路易十四，死于一七一五年九月一日。

④ 見"信八十五"注②。

法院①，陈述他的出身所应有的权利，于是議会取消了先王的遺旨。先王虽死，心犹未甘，似乎自以为身死之后，仍能繼續統治。

法院就类乎供人踐踏的廢墟，可是永远令人想起，这是当时人民信奉的、古代宗教的有名庙宇。法院除了审理訟事，别的几乎不聞不問了，它的权力日益削弱，除非發生出乎意料的風云际会，才能够使它重获力量与生命。这些巨大的团体，难逃人間事物的命运：它們在时間面前讓了步，因为时間摧毁一切；在風俗敗坏的傾向前讓了步，因为这傾向削弱一切；在最高权威前讓了步，因为这权威打倒一切。

可是摄政王想要取悦于人民，初时似乎尊敬这一公众自由的表征；而且，好像他有意重建庙宇，再塑神像，他願大家把法院看作帝政的支柱、一切合法权力的基础。

1715年，賴哲卜月4日，于巴黎。

信九十三　郁斯貝克寄其兄②，加斯坂修道院的尙通

聖潔的尙通③，我以卑賤之身，匍匐在你面前；我把你的足迹，和我自己的眼珠一样珍視。你的聖德如此偉大，好像神聖先知的心寄托在你身上；你的严肃的修行，使上蒼感到惊詫；众位天使从光荣的頂巅注視你，并且說：“旣然他的精神已經和我們

---

① 在路易十四以前，法国的所謂“法院”兼有議会的性質。当时法院主要由貴族代表組成，可以討論国家大政，并且对国王的措施提出不同的意見。

② 法文原字，兄弟两解均可，姑譯为兄。

③ 伊斯兰教修道士。

同在，并且飞翔在万云烘托的宝座周圍，何以他还留在塵世？”

我如何能不尊敬你呢？因为博士們告訴我，教士們即使不忠，也永远具有神聖的性質，因之在眞正信徒眼中，他們是可敬的；上帝在世上每个角落，选擇了純潔出众的灵魂，将他們与紅塵隔离，使他們的苦行和热烈的禱告，能阻止随时会落在各叛逆的民族头上的天譴。

关于他們最早的那些伺通，基督徒講了若干神妙的事迹。那些伺通，成千地隐遁在得巴衣特的丑恶沙漠上，他們曾經拥戴保罗、安东尼、巴高牧为首領。如果傳說可信，那么他們的生活和我們最聖潔的伊滿① 的生活同样地充滿奇迹。有时，他們度过十年，不見一个人，但是日夜和魔鬼同居；他們不断地被这种狡黠的精灵滋扰着：在床上遇到魔鬼，在飯桌上遇到魔鬼，决沒有地方可以躲避魔鬼。崇敬的伺通，如果这一切是眞实的，应当承認，誰也不曾和比这更恶劣的伴侶一起生活过。

通达事理的基督徒，視上述各故事为十分自然的寓言，可以用来使我們感覺人生的不幸。我們到沙漠上去寻求安静的境界，也是徒然，因为誘惑到处跟随我們；魔鬼的形象代表我們的情欲，它毫不离开我們；这些心的魔障、精神的幻影、錯誤与謊語的無謂的幽灵，总是出現在我們面前，直到斋戒和苦行之中，引誘我們，打击我們，也就是深入了我們的元气。

崇敬的伺通，对于我来說，我知道上帝的使者已經鎖住了撒旦，并且将它抛入深渊；他凈化了大地，地上不再充滿撒旦的势力，作为天使与預言者的住处而無愧色。

1715年，舍尔邦月9日，于巴黎。

---

① 伊斯兰教寺院中僧侶，見‘信十八’注③。

信九十四 郁斯貝克寄磊迭

（寄威尼斯）

我一向听人談公法無不先仔細尋求社会的来源，我覺得这是很可笑的。如果人們不集合成任何社会，如果他們互相分离，互相逃避，那倒应当問一問是何道理，应当寻求他們分散的緣由。但人們一生下来都是互相結合的；兒子出生在他父亲身边，而且不願离开父亲：这就是社会和社会的成因。

公法在欧洲，比在亚洲更为人所熟知；然而，可以說君主的嗜好、人民的隐忍、作家的恭維，腐蝕了公法的原則。

这法权，按今天的状况，是一种科学，它教給国君們，可以把正义破坏到什么程度，而不影响他們自己的利益。磊迭，为了硬化他們的良心，企圖将不公正的行为列成制度、訂出規条、形成原則、作出結論，这是什么居心！

我們各位至高無上的苏丹，拥有無限的权力，这权力除它本身以外，別無規条，比上述的那种技艺，亦并未产生更多的恶果；而上述技艺之目的，在于使公理低头，虽然公理是不可屈的。

磊迭，几乎可以說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公理：一种用以处理私人事务，在民法上占主要地位；另一种处理發生于各国人民之間的爭执，这种公理在公法上强梁霸道，仿佛公法本身就不算是一种民法，当然不是某一国內的民法，而是全世界的民法。

我关于这方面的思想，当另函詳述之。

1716年，助勒·希哲月1日，自巴黎。

信九十五　郁斯貝克寄前人

法官应当审理公民与公民間的案件。各国人民，則应自己审理自己与别国人民間的案件。依法处理各国人民間的案件，不能不与处理一国公民間案件用同样的方針。

各国人民之間，很少需要第三者担任仲裁，因为爭执的案由几乎总是明白易决的。两个民族的利益，通常是各不相干的，所以只要爱好正义，就可找到公平合理的解决；不大可能为自己的訴訟立場先作有利的打算。

發生于个人間的糾紛就不如此。由于大家生活在一起，大家的利益非常錯綜、混杂，并且糾紛的种类亦非常多，所以需要有第三者，将涉訟两造，因为貪婪自私而故意顚倒黑白之处，加以澄清。

只有两类战爭是正义的战爭：一类是为了抗拒敌人的侵襲而进行的战爭；另一类，为了援救被侵襲的同盟者。

君主由于个人的爭吵而进行的战爭，毫無正义之可言；除非案情严重，当事的君主或人民合当处死。因此，君主不能因为别人拒絕了他所应得的某項礼遇，因为别人以不很适当的方式对待他的使臣，或因为諸如此类的事，而进行战爭；个人也不能因为别人不讓他坐首席而将人杀死。理由是这样：由于宣战必須是合乎公道正义的行动，因此刑罰必須与过失相称，必須考虑宣战的对方是否該当处死；因为对誰作战，就是想用死刑懲罰他。

在公法中，最严厉的正义行动，就是战爭；因为战爭可能得

到摧毁整个社会的效果。

采取报复手段是次一等的正义行动。这条法律，法庭未能阻止人們采用，那就是以罪恶的程度来衡量刑罰。

第三种正义行动，就是褫夺某君主能从我方获得的优厚条件，当然仍須懲罰与被罰者的妄行相称适。

第四种正义行动——应当是最常見的，就是和那令人不滿的人民廢除盟約。这种懲罰相当于法庭宣判驅逐出境，使罪人与社会隔离。因此，我們向一个君主宣告廢除盟約，就是把他和我們的社会隔离起来，他不再是組成我們社会的一員。

对于一个君主，再沒有比对他廢除盟約更大的侮辱，再沒有比与他訂立盟約更大的荣耀。在人与人之間，再沒有比别人永远关心于自己的存在問題，更为光荣，甚至更为有益。

但是，要使盟約能約束我們，必須是正义的盟約；因此两民族間为了压迫第三民族而締結的盟約，是非法的盟約；破坏这样的盟約，不算罪行。

对于一个君主說，与暴君結盟，是丧失光荣与尊严的。据說埃及某君主，对于沙摩斯① 国王的暴行与虐政加以警告，并且促他糾正。因为对方不改，埃及的君主派人去通知他，表示与他断絕友誼，廢除盟約。

征服这行动，本身并不給予征服者任何权利：如果被征服的人民仍存在，征服者应当保証和平，并补救征服所造成的錯誤；如果被征服的人民已經消灭或失散，征服乃是暴政的紀念碑。

和平条約对于人类是如此神聖，就像是大自然的呼声，大自然在爭取它的权利。如果和平的条件使两国人民能够生存，这

---

① 希腊小島。

样的和平条約都是合法的；否則，訂約的两个社会之中，那个走上絕路的社会，旣被剝夺了通过和平的自然保障，难免訴諸战爭。

因为，大自然旣然在人間造成不同程度的强弱，也常用破釜沉舟的斗爭，使弱者不亚于强者。

亲爱的磊迭，这就是我所謂公法。这就是人类的法权，或不如說是理智的法权。

1716年，助勒·希哲月4日，于巴黎。

信九十六　閹奴总管寄郁斯貝克

（寄巴黎）

許多黃种妇女，从維沙浦王国来到此地；我替你哥哥馬尙特兰总督买了一个女子；你哥哥曾于一个月以前，派人送来了至上的命令和一百刀曼。

我善于識别妇女，尤其因为妇女不使我吃惊，又因我的內心活动不致令我眼花撩乱。

我从未見过这样端正完美的女人：她的晶亮的眼睛，使面部充滿生命，使顏色更为鮮艳，使西加西亚的粉黛为之失色。

伊斯巴汗某商人的閹奴总管，和我爭購那女人；可是她用不屑的神气躲避那閹奴的目光，同时仿佛在找寻我的視綫，好像她要对我說，卑下的买卖人配不上她，她是注定給更煊赫的丈夫的。

我对你实說，一想到这美人的風韵，我心中不免暗喜；我仿佛看見她进入你兄长的后房；我欣然預期到后房全体妇人的惊

訝：有些妇人将痛苦难当；有些将默默苦恼，但是更为悲酸；不再希望什么的妇人，借此感到狡黠的快慰；有的还在希望，因而会激动自己的野心。

我将使整个后房像一个王国似地，徹头徹尾改变面貌。我将刺激多少情欲！我将造成多少恐惧与痛苦！

可是，內心虽然紛扰，外表势必平静如常：巨大的革命，将隐伏在寸心深处；悲伤将被隐忍，欢乐也不敢放肆；唯唯听命的服从，将不至于因此而稍有差池，遵守規矩的要求，也不至于因此而得到通融；向来不敢外露的溫柔，将要从絕望的深渊里出現。

我們注意到，眼前妇女越多，她們給我們的困难越少。討人欢心，更有必要；互相联結，更不容易；馴順低头，榜样更多：凡此种种，給妇人們形成枷鎖。这些妇人，不断留意那些妇人的行徑；仿佛她們和我們配合，愈使她們自己不能独立；她們替我們进行了一部分工作，当我們教育她們的时候，使我們張开眼睛。我还有什么可說呢？她們不停地激动主人，使他迁怒于她們的敌手；她們自己和受罰的妇人其实相差無几，但她們却看不見这一点。

然而，尊荣的老爷，如果主人不在，上述种种就会全部落空。我們的权威，永不能完整地表达，用这空洞的幽灵，我們能有什么作为？我們只是非常軟弱地代表你的一半：我們只能对她們显示一种丑恶的严厉。你呢，你用希望来調和恐惧；你溫存撫慰时，比恐吓威胁时权威更为絕对。

回来吧，尊荣的老爷，回到这里来，将你的威势标記在各处。快来溫慰絕望的情欲；快来消除任何瀆职的借口；快来平静怨懟的相思，而使义务本身令人喜爱；最后，快来减輕压在你这些忠实的閹奴肩上的、日益沉重的担子。

1716年，助勒·希哲月8日，自伊斯巴汗內院。

信九十七　郁斯貝克寄甲隆山上的修道士哈善

啊，你賢智的代維①，你的好奇的精神，由于丰富的学識而發着光輝，請你听我陈述：

此間有些哲学家，眞正說，并未达到东方賢智的頂巔：他們并不曾一直升騰到光明的宝座；他們不曾听見响徹在天使的仙乐中的無法表达的言詞，也不曾感覚上天可怕的震怒；但是，在無人理睬和缺乏神聖妙迹的情形下，在寂靜中，他們跟随了人类理智前进。

你想不到这位向导②把他們一直領到了何处。他們打开了“混沌乾坤”，并且用了一种簡单的机械道理，解釋了神聖建筑的程序。“自然”的創造者，以运动給予物質，这就足以产生我們在宇宙中所見的复杂繁多的效果。

普通的立法者，尽管向我們提出整頓人类社会的法律吧；他們的法律，和立法者的精神，以及守法的各国人民的精神，同样地变化不定！而上述的哲学家，只向我們建議一般的、不变的、永恒的規律；这些規律在無边無际的空間，在整齐有秩序和無穷迅速的情况下被毫無例外地遵守着。

神聖的人，你对此种規律作何感想？你也許設想，一旦成为“永恒”的意旨，你将对于神秘的至高無上性感到惊訝；你預先放弃理解，而仅仅准备贊美。

---

① 見“信二十四”41頁注①。

② 指人类的理智。

可是你馬上就会改变这种想法：这种規律毫不以虛假的可敬外表眩人眼睛；它們的簡单性，在很久期間，使人沒有很好地認識它們，只是經过了多方的思考，人們才發現这些規律的內容丰富和范圍广闊。

第一条規律是：除非遇到需要繞行的阻碍，任何物体皆傾向于直綫进行①；至于第二条規律，只是第一条的繼續，那就是：任何圍繞着一个中心点旋轉的物体，皆表現离心的傾向，因为，物体离心愈远，它划出的綫条，愈接近直綫。

至上的代維，上述各点就是自然界的鑰匙；就是丰富的原則，人們可以从中得出無穷無尽的推論。

認識了五六个眞理，使他們的哲学充滿奇迹，使他們完成了無数神奇事迹，几乎和我們的神聖先知們对我們叙述的一样多。

因为，說到最后，我深信我們的任何一个博士，如果要求他将地球周圍的空气放在天平上称一称分量，或将每年降落在地面上的雨水量一下，将不知所措。沒有一个博士不需要先思索再四，然后方能說出声音的时速几何，太陽光綫投射到地球上来需时若干，从此地到土星上有多少距离，作为尽可能好的帆船，船身应当采取何种弧形。

也許，如果有某一位神聖的人，用了至高無上的言語，装点了上述哲学家的書籍，如果他在書中夹入一些大胆的形象与神秘的寓言，可能他能造成一部仅次于“古兰經”的美好著作。

但是，如果必須把我的思想告訴你，形象化的文笔幷不使我感覚合适。在我們的經典里，有很多細小事物，我看来也不过如此，虽然它們被生动有力的表現法所提高。首先，受灵机感召的

① 原文直譯，应作“划直綫”。

典籍，似乎都是天神的思想，写成人間的語言。相反地，在我們的經籍中，我們常常發現上帝的語言与人間的思想，仿佛由于某种可贊美的放肆，上帝在那經典中将言詞授給人間，而人却提供了思想。

你也許說我对于我們最神聖的事物發言过于自由；你也許以为，这是因为在此地人們生活在独立不羈的精神中，以致有此結果。不；叨天之幸，智慧并未腐蝕心灵，而且，只要我一息尙存，哈里永远是我的先知。

1716年，舍尔邦月望，自巴黎。

信九十八　郁斯貝克寄伊邦

（寄士麦那）

世上任何地方，好运不常，沒有比此間更厉害的了。此地每隔十年，就要發生革命，于是富有者陷于貧困，貧困者飞黃騰达，达到富有的最高峰。这个人对于自己的貧困覺得奇怪，那个人对于自己的富有深为惊訝。新富人頌贊天意神明；新穷人佩服命运盲目。

包征賦稅的人①，游泳在財富的海洋中；他們中間很少有当大尔②。可是在开始干这一行的时候，他們貧穷無比。在貧穷时，他們受人蔑視，如同糞土；一朝殷富，他們很受重視；因此他們想尽办法，博取众人的器重。

① 見"信四十八"注①。

② 西方神話中的当大尔，触犯天神，永受苦刑，飢渴欲狂，而不得飲食：面臨清流，开口欲飲，河水即逝；果实滿枝，垂及头頂，伸手去摘，枝即上举。此处意謂財务中人，未有不染指者。

目下他們处于可怕的境地。新近成立了一种公廨，名为“司法厅”，包稅人全部財产，将被攫取。他們不能轉移財物，亦不能隐匿，因他們不得不如实呈报，否則生命难保。这样，人們使征稅人穿过極窄狹的关口：我的意思說从他們的生命和他們的錢財之間挤过去。再巧沒有：有某大臣，素以風趣見称，他用打趣的話“尊敬”① 这些征稅人，并在某部各种討論会上出語戏謔。逗人民笑乐的大臣，不是每天能遇到的，所以对于上述大臣的作为，应当感謝。

侍役之职，在法国比在别处更受人尊敬；这是当大人先生的預备学校，它塡补其他职業的空額。此道中人，接替大人先生中之不幸者②，例如破产的官員，死于战乱的貴族；如果侍役自身不能接替，他們利用自己的女兒，接替所有的名門大家，这些女兒，似乎是一种肥料，能使貧瘠的山地，变成肥沃。

伊邦，我發現就其分配財富的方式而論，天意实在值得贊美：倘若天意只把財富分給善良的人，那么財富和德行之間，人們就难作足够的区别。可是，細察最富于資財的人，竟是何等之輩！由于非常鄙視富人，結果我們也鄙視財富。

1717年，穆哈兰月26日，于巴黎。

信九十九　黎伽寄磊迭

（寄威尼斯）

法国人騖趋时髦，我覺得令人惊异。今夏曾經穿过何种衣

① 引号譯者所加。原文系反話。

② 侍役并不一定接替大人先生之名位，但往往因主人破产而致富。

装，他們已經忘記；今冬将穿何种服飾，更为茫然。但是，最使人难以相信的，首先是一个丈夫为了妻子赶时髦，要花这么多的錢。

我想給你正确地描述她們的衣裳服飾，但是这有什么用呢？新的时样一出，我的作品即被毁弃，正如裁縫的作品一样；并且，不等你收到此信，一切可能已經变样。

一个妇人，离开巴黎到乡間去住半年，回来时，古色古香的程度，不下于在乡間蹉跎了三十年。兒子不認識母亲的画像，因为画中衣裳对于他是那样陌生；他猜想画中人也許是个美国女子，也許是画师幻想的表現。

有时，髮髻不知不覺地向上升，接着一場革命，使它們突然下降。曾經有一个时期，髮髻高聳入云，致令女人的面孔，落在全身的中部。在另一时期，女人的双足，占了全身的中段，因为鞋跟之高，类似雕像的座台，使双足悬在半空。有誰能相信？按照妇女装束变化的要求，建筑师不得不时常将門改高、改低或改寬；建筑技术的法則，要受这种变化無常的癖好支配。有时，可以看見在一張面孔上为数奇多的"蝇子"①，次日即全部消失。早先，妇女們束腰带花边，今天这都不在話下。在这变化多端的国家，不管开恶玩笑的人說什么，女兒們的长相，和母亲們已不一样。

生活習慣方式，也和时装一样；法国人按照国王的年齡，变換風俗習慣。君主甚至可能使全国变得庄重和严肃，如果他在这方面下功夫。王上将他的精神的特性，直接影响朝廷；朝廷影响都城；都城影响外省。国君的心灵是模子，全国人心按照它形成。

1717年，賽法尔月8日，于巴黎。

---

① 黑絹剪成的小塊，古代法国妇人貼在臉上，以增姿色。

信一百 黎伽寄前人

日前我和你談起，法国人时装变化無常，实在不可思議。可是他們在这方面的固执程度，亦不堪設想；他們把一切都和这方面联系，用这作准尺，来衡量在外国产生的一切事物：外国的东西，他們看来总是可笑的。不瞞你說，他們一方面拚命固执自己的風俗習慣，另一方面每天变化無常，我不知道这两方面如何能結合在一起。

我說他們藐視一切外国东西，仅指無关紧要的小事；因为在重要事物上，他們似乎不信任自己，一直到妄自菲薄的程度。只要你同意他們衣服比别国人民穿得合式，他們就欣然承認别国人民比他們賢智。只要法国理髮师，以立法者的姿态，决定别国应戴何种形状的假髮①，他們就甘心服从某敌对国家的法律。在他們眼中，最美的事，無过于看見他們厨司烹調的口味，从北方到南方，居于主宰地位；他們的女理髮师的格式，出現在全欧女子的髮髻上。

既然他們有这些高貴的优点，那么正常的情理来自他方，国政和民事的治理取法于邻邦，这些对于他們又有什么要紧呢？

誰想得到，这个欧洲最古最强的王国，十个多世紀以来，居然被不是它自己制訂的法律治理着？如果法国人曾經被征服，那倒不难了解，但是法国人却是征服者。

他們放弃了古旧的法律，那是他們历史最早的几个国王在全民大会上制訂的；而且，令人感到希奇的是：他們采用罗馬法

① 古代男子戴的假髮，見"信四十五"注②。

代替自己的古法律，可是部分地制訂、部分地編写这罗馬法的皇帝們，正和他們自己的古老立法者們，是同时代的人。

并且为了完全采用外来事物，为了使他們的正常情理也来自他处，他們采取了教皇們的所有宪章，作为他們自己法权的新規章：这是一种新的屈辱。

那倒是眞的：近时有人用文字写定某些城市、某些省分的約章，但这些約章都不出罗馬法的基础。

此种被采用的外来法律，几乎可以說入了法国籍的法律，为数如此之多，因而司法与法官們，同样地被压得筋疲力尽。但是，如果和詮注家、講解家与編纂家等所形成的龐大可怕的队伍相比較，这些法律典籍簡直不算什么；那些人，由于他們思想缺少准确性，是軟弱的；由于人数奇多，却又是很强的。

还不止这些。这些外国法律，导入种种手續，手續过分繁縟，实在是人类理智之耻辱。这种形式，侵入法学，是否比在医学內部，更为有害，这是很难断言的；也很难說：这形式在法官的長袍之下，是否比在医生寬边帽底下，造成了更大的損害；是否在法律方面造成傾家蕩产的人数，比在医学方面害死的人更多。

1717年，賽法尔月12日，于巴黎。

信一百〇一 郁斯貝克寄＊＊＊

此地大家一直在談論“宪章”[①]。日前我走进某宅，首先看

① 在路易十四时代，教皇强迫法国政府接受了一个“宪章”，这是教会干政的表現之一，詳見“信二十四”40頁注①。“波斯人信札”的作者，反映了当时法国人民反对这一“宪章”的情緒。

見一个气色紅潤的胖汉①，正在高声說："我發出了我的'教令'②，我不来回答你們說的一切；但是，請你們讀这'教令'吧，你們就会看見，我在其中已經解决了你們所有的疑問。我起稿时累得滿身大汗，"他一边說，一边用手摸着額头，"我运用了我的全部学說，而且不得不讀了許多拉丁著作。""我很相信你的話，"旁边有一个人說，"这是部优秀的著作，我不相信常来看你的那个耶穌会教士，能另外写一部更好的。""請把这文件讀一讀吧，"那胖汉又說，"讀了之后，你們会在一刻鐘之內比听我宣講一整天得到更多的知識。"他就用上述方式，避免攀談，避免显出自滿。但是，鑒于別人催促，他不得不离开隐蔽的壕塹，开始說許多从神学观点上看是愚蠢的話，有一个教士支持着他，必恭必敬地和他对答蠢話。这时旁边有两个人，向他提出某一点原則上的反对意見，他首先說："这是必然的，我們是这样判断的，而且我們是万無一失的判断者。"于是我对他說："你們如何能成为万無一失的判断者呢？"他又說："您看不見聖灵在照耀着我們嗎？""这倒是不胜幸运，"我回答他道，"因为，按您今天說話的样子，我承認您大有被照耀的必要。"

1717年，賴比鳬·尼勒·安外営月18日，于巴黎。

信一百〇二 郁斯貝克寄伊邦

（寄士麦那）

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当数帝国③，以及法兰西、西班牙和英

① 据某些法文原版，說这人物大概是个主教。

② 教会發布給信徒們的文件。

③ 指神聖日耳曼帝国。

吉利等王国。意大利以及德意志的一大部分，被分为数不清的小国，这些小国的国君，眞正說無非王权的殉道者。他們中有些人治下的子民，还不及我們光荣的苏丹們的后宫妇女多。意大利各小国的国君，彼此不甚团結，尤其可怜的是他們的国家，門戶敞开，犹如給駱駝队歇脚的旅店，他們在那里不得不来者不拒，一律接待；所以他們必須依附大国君主，向他們表示誠惶誠恐，而不是友誼和好。

欧洲大半政府均为君主专制，或不如說，号称君主专制：因为我不知道，是否曾經有过眞正的君主专制政府；要求它們支持相当长的期間而保持純潔，至少是困难的。这是横暴的政制，它势必蛻化为专制暴政，或轉变为共和国，因为政治权力不可能在君主与人民之間平均分配，非常难于保持平衡。权力势必在一方面逐漸削弱，同时在另一方面逐漸增加；但是优势通常总在君主方面，因为他率領軍队。

所以欧洲各国国王的权力很大，并且可以說，他們要何种权力，就能办到。可是他們施行权力的范圍，不如我們苏丹之广：首先，因为他們不願意刺激别国人民的風俗習惯与宗教；其次，将权力伸張得这样广，对他們并不利。

使我們的君主接近子民的处境的，無过于他們行使在人民头上的無限权力；最使他們禍福不常、胜敗难久的，亦無过于这权力。

誰要是不得他們欢心，他們略一示意，就可以将誰处死，这种風俗，推翻了过錯与懲罰間的比重；这比重是各政府的灵魂，各帝国的和諧；而各基督教国王，小心着意，保持这比重，使他們比我們的苏丹，不知优越多少。

一个波斯人，由于失愼或由于倒运，得罪了君主，必死無

疑；微不足道的錯失、微不足道的放肆，已足令他置身于此絕境。但是，如果圖謀刺杀国君，或将国中要塞出卖給敌人，他也不过一死而已。因而他在后一情况下所冒的險，比前一情况并不更为严重。

所以，略一失寵，自分必死，并且一死而外，不能有更劣的遭遇，自然而然，那人一定傾向于扰乱国家，密謀叛主：这是他剩下的唯一出路。

对于欧洲的权貴，情形就不一样，他們若是失寵，至多君王取消对于他們的仁慈与恩惠。他們退出朝廷，一意去享受閑靜的生活以及他們身世所給予的特权。除了犯大逆不道罪以外，他們很少被处極刑，因此他們考虑得失，权衡輕重，很怕犯大逆不道之罪；結果人們很少看見叛变，很少見死于非命的君王。

如果我們的君主，不在他們的無限威权之中，如此小心謹愼，顧及生命安全，則他們連一天也难活；如果他們不雇用数不清的軍队，借以虐待其余的老百姓，他們的江山連一个月也难保。

法国某王，違反当时風俗習慣，設置衛兵，以防亚洲某小国国君派来謀害他的刺客，这不过是四、五个世紀以前的事；在那以前，国王們在臣民中間，度平靜無事的生活，犹如父亲生活在子女之間。

法国历代国王，远不能自作主張，把一个老百姓逼上死路；相反，他們和我国的苏丹一般，永远将赦罪的恩澤带在身边。一个人只要有幸而看見国王的尊严面目，他就可免于一死。这些君王，正像太陽一般，到处带来了热，带来了生命。

1717年，賴比兒·尼勒·阿赫督月8日，于巴黎。

信一百〇三 郁斯貝克寄前人

为繼續上次信中的思緒，玆将某洞明事理的欧洲人日前对我所說一切，大致轉述如下：

“亚洲各国君主，所能采取的最拙劣的态度，就是躲藏在宫中，像他們实际上所作的那样。他們願意显得更令人起敬，但是他們使人尊敬的是王权，而不是国王，并且将臣民的思想系于某一王座之上，而与国王个人無关。

“这看不見的統治力量，对于人民說，永远是一样的。即使有十个国王，一个接一个，先后互相杀死，人民只知道他們的名字，所以对于他們生死，并不感覺任何区别，就像先后統治过人民的只是一些鬼魂。

“如果刺死我們偉大君王亨利四世的那可憎恶的杀人凶犯所刺的是一个印度国君——国璽与不可計数的国帑的掌管者，他很可能从容不迫地窃取了国柄，国帑就好像为他而积累的；至于追究原来的国王、王室和王子王孙的下落，决沒有一个人想到。

“在东方①各国国君的政治，几乎从来沒有变化，这很令人惊异。如果不是因为这种政府是专制与暴虐的，还有什么原因呢？

“政治的变化，只能出乎君主或人民之手。然而在东方，君主們不能有此决心，因为，手中有此極度的权力，可能有的一切，

① 指近东。

他們都有了，如果他們再变更什么，必然于己不利。

“至于臣民之間，倘如有人作出某种决定，亦不能施之于国家，否則他必須突然間与一种可怕的、并且永远独一無二的权力相折冲；他要这样做，缺乏时間，缺乏条件；但是，他只要直趋权力之泉源，而且他只要举起一条手臂、一刹那就行[①]。

“凶手登宝座，同时君王下了宝座，倒在地上，死于凶手的脚边。

“在欧洲，一个不滿意的人，所想的是暗中与敌人通消息、投身于敌人的营陣、搶占要塞、或在民間引起無謂的微言怨語。在亚洲，一个不滿意的人，徑直到国王跟前，出其不意地行刺，出其不意顚复；他甚至消灭了君王的概念：在这一瞬間，是奴隶与主人；在另一瞬間，篡夺者已变为合法。

“倒楣的君王，誰叫他只长一顆脑袋！好像他将全部权力集合在脑袋上，只为了指給第一个来到的野心家，說权力全部在此。”

1717年，賴比兒·尼勒·阿赫雪月17日，于巴黎。

信一百〇四 郁斯貝克寄前人

全欧人民，服从本国君王的程度，各有不同：例如英吉利人，脾气急躁，不讓英王有足够的时間加重他的权威；屈服与順从，是英国人最不自鳴得意的品德。

在这方面，他們說过异乎寻常的話。按照他們的意見，只有

① 意思說：在东方国家（如波斯等），一个庶民要在政治上反对朝廷是極困难的；但是，到不得已的时候，不如刺杀君主，倒反而容易一些。

一条組带，可以維系人心，那就是感激。夫、妻、父、子，或互相亲爱，或互相帮助，才彼此結合在一起；感恩知情，动机不一，但所有国家与社会，都从这种关系起源。

但是，假如有一个君主，不但毫不使人民生活幸福，反而加以蹂躪和摧残，于是人民服从国君的基础立即丧失；君民之間，毫無維系、毫無牵絆，于是人民恢复本来的自由状态。他們認为，任何無限制的权力，不可能是合法的，因这权力决不能有合法的根源。他們說，因为我們不能将我們自己沒有的权力給予别人，讓别人再拿这权力加在我們头上。我們对于自己，也沒有無限的权力：例如我們不能結果自己的生命。他們的結論是，在地球上誰也無此权力。

按照他們的說法，大逆不道并非别的，不过是最弱的人在不服从最强的人时所犯的罪，無論他在什么方式之下表示不服从。所以英国人民，在反对他們某君主时，占了上風，說那君主犯“大逆不道”之罪，因他向人民进行战爭①。他們極有理由这样說，他們的“古兰經”②教訓他們服从强权，这条教規是不难遵循的，因为不遵循反正是不可能的；况且并不是勉强他們服从最有德行的人，而是服从最强的人。

英国人說，他們的某君王③，战胜了一个想和他爭位的王爷，并加以俘虏，責备他不忠不信。那倒楣的王爷說：“咱們两人到底誰是賊，誰是王，只不过是剛剛决定的，不到多大工夫哩。”

---

① 一六四九年元旦，英国众議院审議英王查理一世时，宣称国王亦可能对人民犯大逆不道之罪。

② 指耶穌教的“新約”，其中有这样一句話：“但願任何人服从較高的权力。”

③ 指英王爱德华四世，他在一四七一年五月俘获爭王位者爱德华王爷，亨利六世之子。

窃国大盗将所有不像他一样压迫祖国的人，均宣布为叛逆，并且認为只要他看不見法官的地方，就毫無法律，他使人們尊敬命运与偶然的际遇，有如天上的律令。

1717年，額比兒・尼勒・阿赫鲁月20日，于巴黎。

信一百〇五 磊迭寄郁斯貝克

（寄巴黎）

你某次来信，曾大談西方的科学与艺术①。你会把我看为野蛮人，可是我不知道，人們从科学与艺术上所得益处，能否补偿天天将科学与艺术作不良用途的損失。

我听說，仅仅炸彈的發明，已令全欧人民丧失自由。国君們不能再将城市交給市民去守衛，他們可能遇到一个炸彈就投降；于是君主有了口实，維持龐大的正規軍，后来即以此压迫百姓。

你知道，自从發明了火藥，就沒有不可攻取的要塞；这就是說，郁斯貝克，地球上从此無处藏身，無处躲避强暴与不义。

我覺得不寒而栗，生怕到了最后，有人發現某种秘密，而能用更簡捷的方法，置众人于死地，整个地摧毁一切民族，和一切国家。

你讀过史学家的著作，請多加注意：几乎所有的帝政，均建立在对于艺术的茫然無知上；而它們的被摧毁，则因过分培植了艺术；波斯古国，可以給我們作为手边的例子。

---

① "艺术"一詞，在法文中最初是美术与工艺技术的通称（見 Littré 字典），此地即包含上述两义。

我到欧洲，时間不久，可是我听某些明达人說起化学[1]的为害：似乎这是第四大灾，它使人們破产，并且局部地、然而繼續不断地摧毁他們；至于战爭、瘟疫与飢荒，大批地，然而有間隔地摧毁人类。

罗盘針的發明，和許多民族的發現，除了給我們带来疾病，并沒有带来財富，这对于我們有什么用处呢？在一般的傳統之下，金銀被定为一切商品的价格，同时是商品价值的保証，理由是这两种都是稀金屬，而且不能作别的用途。金銀成为普通的东西了；同时为标明某种产品的价值，我們不仅有一种标記，而有两三种标記；这一切，都有什么要紧？無非增加不方便而已。

但是，另一方面，这一發明对于某些被發現的国土是非常有害的。整个整个的民族，已被摧毁[2]，而幸免于死的人們，被迫在那样殘暴的奴役之下度日，以致叙述起来，令伊斯兰教徒听了不寒而栗。

穆罕默德的兒女們質朴無华，这使他們多么幸福！可爱的純朴，我們神聖先知如此珍視的純朴，不断令我回想起古代的天眞無邪，和我們最早的祖先心中的静穆。

1717 年，賴买丹月 2 日，自威尼斯。

信一百〇六　郁斯貝克寄磊迭

（寄威尼斯）

也許你說話沒有先思索一番，也許你說的比想的更好。你

---

① 当时化学(Chimie)与炼丹术(Alchimie)不分，此地主要指炼丹术。

② 指殖民地。

离乡背井，为了求学，却藐视任何教育。为了培养你自己，你来到这美术發达之邦，而你却視美术为有害之物。磊迭，要不要我对你实説？我比你自己，更同意你的看法。

艺术的丧失，会引导我們到何种野蛮与不幸的田地，你好好想过沒有？空想是不必要的，我們可以張开眼睛来看。在地球上，还有某些民族，一只略略受过訓練的猴兒，可以在这些民族里生活得很体面：它和别的居民，程度相差有限；别人毫不会發觉它精神奇特、性格古怪；它和任何人一样，可以过得去，甚至可能因为它和善可亲，显得很出色。

你説各帝国的創基者，对于艺术几乎全都茫然無知。我不否認你这一点，野蛮民族确乎像狂流急湍，漫遍天涯，而以凶暴的軍队，淹沒最文明的各国。但是，請注意：这些野蛮民族也学会了艺术，或者命令被征服的人民去从事百艺；否則，他們的权力，将如雷霆風暴之声，瞬息即逝。

你説，你生怕有人發明一种破坏的方法，比目前应用的方法更殘酷。不然。这样万恶的發明一朝出現，它将迅速遭受人权的禁止，由于各国一致同意，这發明将被埋葬。用此种途徑从事征服，对君主們絲毫不利：他們寻求的，应当是百姓，而不是赤地千里。

你抱怨火藥与炸彈的發明；沒有不可攻取的要塞，使你觉得奇怪：这就是説，今天战争比往昔結束得快，而你感觉奇怪。

你在讀史籍时，想必已經注意到：自从火藥發明以来，战斗的血腥程度，比过去差多了，因为現在几乎沒有混战了。

倘遇特殊情况，某种艺术發生了損害作用，是否应当就此抛弃那种艺术？磊迭，我們先知从天上带来的宗教，有一天会制服奸詐的基督徒，因此你相信这宗教就是有害的嗎？

你認为艺术使民族瘫軟，并且因此而成为帝国复亡的原因嗎？你說到古波斯帝国的破灭，是生活瘫軟的結果。然而，既然多次战胜波斯、控制波斯的希腊人很講求艺术，比波斯人不知更注重艺术多少倍，你这例子远不能解决什么問題。

有人說艺术使男子变为女样女气，但这至少不是說鑽研艺术的人，既然他們决不在閑散中度日。而在一切陋習之中，閑散最足以瘫軟人們的勇气。

所以成問題的只是享受艺术的人。但是，由于在文明的国度里，有享受某种艺术的方便的人們，自己不得不鑽研另一种艺术，否則必堕入可耻的貧困中，由此观之，閑散、瘫軟与艺术，不能相提并論。

巴黎也許是世上最重嗜欲的城，那里人們最考究享乐；然而这也許同时是生活最艰苦的城。为了一个人生活得十分舒服，必須有一百人为他不停地劳动。一个妇人，心里惦念着要穿戴某种服飾，参加某一集会，从那时起，五十名工匠必須忙得連睡眠和飲食的时間都沒有。那妇人一声号令，人們立刻服从她，比服从我們的君主更快，因为利益是地球上最大的君主。

这种劳动热情，和这种發財的狂热，从这一社会阶層發展到另一阶層，从手艺工匠直到大人先生。誰也不願意比他剛剛看見的、紧接着排在他下面的那个人更穷。在巴黎你看見一个人，財产足够生活到裁判之日①，还在不停地劳动，冒着縮短生命之險，在那里积累他所謂糊口之資。

同一精神，發展到了全国：到处只看見劳动与工業②。你大談而特談的、所謂女样女气的人民，究竟在何处呢？

---

① 基督教"聖經"中所謂"最后的裁判"，意即世界之末日。

② 此地所謂"工業"，主要指手工業。

磊迭，我設想在某王国內，人們只許可土地耕作所絕对必需的艺术存在——虽然土地为数甚广；同时排斥一切仅仅为官能享受与幻想服务的艺术；我可以說：这国家将成为世上最貧困的国家之一。

即使居民有足够的勇气，能舍弃許多必需的事物，民生必日漸凋敝，国家也将削弱到这程度，以致任何小邦都可以征服它。

我不难詳細鋪叙，使你明白在上述情况下，个人的收入将几乎絕对涸竭，因此之故，君主的收入也是一样。公民之間，将几乎沒有經济关系；由于各行各艺互相隶屬而产生的錢財的流轉与收入的增进，亦将終止；各人将依靠自己的土地生活，而土地的生息，将只够他免为餓莩。可是，有时这并不到国家收入中的二十分之一[1]，故必須按照比例，减少居民人数，使剩下的只有二十分之一。

你必須十分注意工業的收入能有多大。一笔資金每年只能給它的主人产生原数二十分之一的利息；可是，用一个比斯多尔[2]的顏色，画家画一幅圖画，可以値五十比斯多尔。金銀手飾匠、毛織工匠、絲織工匠以及各种各类的手工艺匠人，可以說情况都与此相同。

磊迭，上述种种，应当得这样的結論：如果要君主强大，必須使百姓生活在無上的欢乐之中；君主必須設法使百姓得到各种各样的奢侈品，和生活必需品一样地加以注意。

1717年，閃瓦曾月14日，于巴黎。

---

① "二十分之一"是法国古代的財产税。这一段最后三句話，有关当时税制，情况不甚清楚。

② 古幣名。

信一百〇七 黎伽寄伊邦

(寄士麦那)

我见到了年幼的君主①。他的生命，对于他的百姓是非常珍貴的。对于全欧，也同样珍貴，他要是死了，可能引起很大的扰乱。然而君王們犹如神仙，而且在他們活着的时候，大家应当相信他們是长生不老的。这位君主，面目庄严，可是很可爱；优良的教育似乎与可喜的天性相配合，已經在他身上显出成为偉大君主的預兆。

据說西方君主們的性格，在他們經受情妇与懺悔师②这两大考驗之前，是極难捉摸的。人們不久就可看見，情妇与懺悔师将努力掌握君主的精神，而君主将为此进行巨大的战斗；因为，在一位年輕君主手下，上述两种力量永远是敌对的；但是在年老君主手下，两者互相調和，互相結合。在年輕君主手下，教士的脚色是非常难当的，因为君主身强力壮，造成他的弱点；但是情妇能同时战胜君主的精力与弱点。

我一到法国，就發現先王处于妇女們絕对統治之下，可是，按他那时的年紀，我想他是人間需要女人最少的一位君主③。有一天，我听見某妇人說："必須給这年輕上校帮点忙，他的勇敢，是我所深知的；我将和大臣提起他。"另一妇人說："这青年神甫

① 路易十五，当时只有七岁。他如死亡，可能引起欧洲其他国王爭夺法国王位的战爭。

② 专替信徒們聽懺悔的神甫，和所謂"良心导师"差不多。

③ 指路易十四，那时已七十九岁。

被人遺忘了，眞使人惊异；必須讓他当主教：他系出名門，而且关于他的品行，我可以負責。"但是你不应当設想，發表这种言論的妇女都是君主的情妇；她們也許生平沒有和君主說过两次話，虽然在欧洲和君主說話是非常容易的，因为不管有何职守，不論身在朝廷、在巴黎、或外省，沒有一个官員不和一个妇女串通，經过妇女的手，有时他获得种种恩惠，有时借以掩飾他所作的不忠不义之事。这些妇女，彼此互相交結，形成一种共和国，而其成員，永远活躍，彼此援助，彼此服务：犹如在一国之內，成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假如有人，不論在朝廷內、在巴黎、或在外省，眼看大臣們、官員們、主教們，紛紛活动，如果他不認識統治他們的那些妇女，就像有人明明看見机器轉动，却絲毫不知發条是什么样子的①。

伊邦，你以为一个妇人甘心做大臣的情妇，就为了和他睡覺？这是什么主意！那是为了每天早晨，向大臣提出五六份小小的請求書，而她們天性的仁慈，表示在殷勤忙碌地为無数不幸的人行方便，那些人使她們获得每年十万鎊的收入。

在波斯，王国由两三个妇人統治着，人們对此牢騷不平。但在法国，更其不堪，这里一般妇女，都在統治，不但将全部权威一把抓住，而且甚至在她們之間，把权力分得支离破碎。

1717年，閃瓦魯月，最后一日，于巴黎。

信一百〇八　郁斯貝克寄＊　＊　＊

此間有一种書籍，是我們在波斯从未見过的，而在此地，似

① 作者想像中的机器，显然主要指鐘表之类，那时蒸汽机尚未發明。

乎極为时髦：那就是"日报"①。讀这种报，令人懶惰的習性得到快慰，因为可以在一刻鐘之內，欣然涉猎三十卷書。

在一般書籍中，作者尚未說照例客气話，讀者已經不堪忍受；等到进入本題，讀者已經厭倦得半死，而所謂本題，是淹沒在詞藻的汪洋大海之中的。这一个作者要用一部十二开本的著作，永垂不朽；那一个作者願用四开本；又有一个，具有最优秀的秉賦，以对开本为目标。因而他必須将題目竭力鋪張，以适合篇幅的比重；这事他必定狠心地去完成，毫不考虑可怜的讀者的困难，讀者拚命去縮減作者費尽力气鋪張的一切。

我不知道，＊＊＊，写这种著作有什么功效；除非我願使我的健康和書賈一齐破产，我才这样做。

报紙記者最大的过錯，在于只談新書，仿佛眞理永远只能是新的。我覺得一个人沒有讀遍旧書以前，毫無理由偏爱新書。

但是，記者們自定規矩，只談現出爐的、还热气騰騰的作品，同时也就另定了一条規矩：他們是非常惹人討厭的人。他們給某些書籍做摘要，但是，無論他們有何理由，他們总不肯批評；而且在事实上，誰这样大胆，甘願每月招惹十个乃至十二个敌人？

大部分作家很像詩人，可以忍受一頓杖責而不呼冤；但是，他們虽然不顧惜他們的肩头，却非常顧惜他們的作品，略加批評，他們即不能忍受。所以必須小心提防，不要打击他們这样敏感的地方，这是記者們非常明白的。所以他們的作为，完全与此相反。他們一起头先夸奖題材，这是淡而乏味的第一点。由此，他們进而夸奖作者，很勉强的恭維，因为他們的对手都是活人，随时可以出来声辯，可以用雷霆万鈞之笔，轟击大胆妄为的

① 引号譯者所加。当时的"日报"，和今日的报紙大不相同；此地所謂"日报"，其实只是讀書杂志，或新書介紹之类的刊物。

記者。

1718年，助勒·盖兒憲月5日，自巴黎。

信一百〇九 黎伽寄* * *

巴黎大学是法国王室的长女，而且辈份确乎很大；她已活了九百多岁[①]；因而她有时候会做梦。

有人告訴我，若干日子以前，巴黎大学曾經和几个博士起了極大的糾紛，为了Q这个字母[②]，巴黎大学要大家把这字母讀如K。爭吵这样剧烈，有些人竟因此被褫夺了财产。終于还得法院出来解决糾紛，并以庄严法令，准許法国国王的全体百姓，按各人乐意的方式讀这个字母。眼看欧洲两个最可敬的团体忙于决定一个字母的命运，眞是动人。

亲爱的* * *，仿佛最大的人物的脑袋，聚集在一起就会縮小；而且，賢人愈多之处，賢智反而愈少。大团体总是非常重視細小的事物、空洞的習俗，以致主要事情反而放在后面。我听說曾有亚拉岡某国王[③]，召集了亚拉岡和加达魯尼亚两地的議員开会，起先几次会議专用来决定大会采用何种方言进行討論；爭执非常激烈，如果沒有人想出一个应急的办法，会議早就决裂了

① 据傳說巴黎大学是查理大帝創立的，到孟德斯鳩时大約九百年；但据可靠材料，最古的文件，証明巴黎大学創立于一二〇〇年（弗利普—奥古士特朝）。

② 孟德斯鳩原注："他所說的是拉莫之爭論"。譯者按拉莫曾于一五五九年發表"語法教程"一書，引起爭論。

③ 孟德斯鳩原注："事情發生在一六一〇年"。譯者按亚拉岡和达魯尼亚均西班牙地名。

一千次；那办法是：提問題用加达魯尼亚方言，回答則用亚拉岡方言。

1718年，助勒・希哲月25日，自巴黎。

信一百十 黎伽寄＊＊＊

充当漂亮女子这个脚色，比一般所想像要严肃得多：早晨起来梳妆，前后左右圍繞着僕役，世上严重的事实無过于此；三軍統帅，布置右翼或后备队，所用的注意力，不比漂亮女子貼"蒼蝿"①的注意力大，"蒼蝿"可能貼不对地方，但是她希望或預見"蒼蝿"的成功。

为了不断地調解两个情敌的利害冲突，为了显出在两人之間并不偏袒，同时却又分别和这一个以及那一个交往，給他們两人許多值得抱怨的理由，同时还要从中調解，这一切，使漂亮的女子精神上多么为难，同时需要多么大的注意力！

接連举行游乐和集会，不断地重新举行，并且預防可能發生扫兴的意外事件，这是艰巨的工作！

此外，最大的困难并不在如何消遣，而在装出兴高采烈的样子：你不妨尽量使她們厭倦，只要别人看不出她們的厭倦，以为她們在享乐，她們一定原諒你。

前几天，我参加了几个妇女組織的一次野外晚餐。路上，她們已經不停地說："至少得讓我們玩个痛快。"

我們發現大家配合得頗不恰当，因而显得相当严肃。有一

---

① 女人臉上的装飾，用黑絹剪成小塊；已見"信九十九"170頁注①。

个妇人說："必須承認，我們玩得很高兴，今天在巴黎，沒有一个集会比我們更愉快的了。"由于我逐渐厭倦，一个妇人摇我一下，对我說："喂！我們不是兴致很好嗎？""对……"我一边打呵欠，一边回答她說，"我想我笑得太多，快笑死了。"可是，無論怎么說，愁悶还是占上風；至于我，我感觉一个接一个的呵欠，把我引导到昏昏沉沉的睡眠中，結束了我所有的乐趣。

1718年，穆哈兰月11日，于巴黎。

信一百十一　郁斯貝克寄＊＊＊

先王在位那样长久，到末了，就使人忘記了开始时的情况。今天風气所趋，大家专关心先王未成年时發生的事件，大家爭讀的只是有关那一时期的回忆录①。

下面是巴黎某将軍在軍事法庭上發表的一篇演說，我承認沒有看懂什么：

"先生們，虽然我們的部队被击退，而且遭受損失，我相信，我們要补救这次失敗，并不是难事。我有六节歌詞，准备發表，我保証这就可以重新稳定大局。我选擇几个非常清晰的歌喉，歌声出自某些强壮的胸膛，必将很奇妙地感动人民。这些歌詞所用的曲調，直到現在还起着特殊的效果。

---

① 指紅衣主教莱茨（Cardinal de Retz，1614—1679）的"回忆录"，發表于一七一七年。按路易十四在位历七十二年之久，所以他一死，大家几乎已記不清他一生事迹，尤其是在位初期的事迹。此信反映了路易十四死后，法国一时流行追溯往事的空气。信中回溯了"投石党"人反对馬薩林首相的旧事。

"如果这还不够，我們将發表一張版画，上面大家可以看見馬薩林①受縊刑的情况。

"也是我們运气，他法語說得不好。他說法語結巴到这程度，不可能不使他的事务每况愈下。我們不会不使人民特别注意他發音的可笑声調。前数日，我們指出他犯了一个如此粗笨的語法錯誤，以至街头巷尾引为笑談。

"我希望不到八天，人民会拿馬薩林这名字，作为一切載重与挽車的牲口之总称。

"自从我們失敗以来，我們的音乐在'原罪'②上很激烈地触怒了馬薩林，所以他为了他的党徒不至于减少一半，已經不得不解雇了所有的侍童。

"請你們振奋起来吧；重新鼓起勇气来，而且你們可以相信，我們一定在嘘嘘声中把他赶回山岭那边去。③"

1718年舍尔邪月4日，于巴黎。

信一百十二 磊迭寄郁斯貝克

(寄巴黎)

我在欧洲居留期間，博覽古今历史家的著作，比較上下古今

① 朱尔·馬薩里尼，簡称"馬薩林"(Mazarin，原名Giulio Mazarini，1602—1661)，原籍意大利，一六三九年改入法国籍，本为紅衣主教，后繼李許里欧为路易十三的首相，路易十四接位，馬薩林繼續首相职务。他是狡黠的外交家，因为貪婪，为法国人民所痛恨。

② 宗教用語，指亚当与夏娃發生了男女关系，构成原始的罪过。

③ 意即在喝倒彩声中，把馬薩林赶回意大利去；意大利与法国中間隔着阿尔卑斯山脉。

所有的时代；并且可以說看它們在我面前川流而过，当作一种乐趣；而我的思想，尤其注重于那些巨大的变革，它們使这些时代与那些时代之間，形成这样大的差异，使地球和它的本来面目很不相似。

你也許沒有注意到一件事，这件事天天使我吃惊。何以世界上的人口和往昔相比，現在剩下的这样少？何以"自然"丧失了太初时代的出奇的丰产？难道"自然"已經衰老，委靡不振了嗎？

我在意大利逗留已經一年有余，当地所見，無非过去很出名的意大利，而今天仅仅是一些殘迹。尽管大家都居住城市，而城市却满目荒凉，人烟稀少；似乎城市之存在，無非为了标志出历史上素負盛名的古代强大城市的遺址。

有人認为，仅仅罗馬一城，过去居民众多，远胜于今日欧洲一个巨大王国的人口。曾有某一罗馬公民，拥有一万甚至两万奴隶，在乡間别業从事劳役的奴隶还不算在內；由于罗馬有公民四、五十万，所以人口之众，决不能由我們的想像力来确定一个数目。

古时西西里島上，有强大的王国与众多的人民，后来就消失了：現在这島，除了火山之外，沒有什么可观的东西。

希腊是如此荒凉，目前人口，不及往日百分之一。

西班牙往昔挤满了人，今天只看見無人烟的荒野；至于法国，和凱撒常提的古代高卢比較，簡直不成东西。

北欧各国也很空虛；像往昔一样，人民不得不分出一部分移到外地去，和蜜蜂相似，整帮整国，去寻找新的托身之地，如今已远不至于如此。

波兰以及土耳其的欧洲部分，几乎沒有人民了。

在美洲，过去形成那些大帝国的人，而今剩下不到五十分之一。

亚洲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小亚細亚从前拥有許多君主国家，以及为数奇多的大城市，如今只剩下两三个。屬于土耳其的大亚細亚，人民也不比别处多；至于波斯各位君主治下的亚洲地面，試和往昔繁荣的情况相比，就可以看出，今日剩余的，不过当年克什斯与达里烏斯各朝無数居民之一小部分而已。

至于上述各大国周圍的那些小邦：例如伊里梅特、西加西亚、古里哀尔等王国，眞正是荒凉不堪。那些君主，在他們广闊的国土上，勉强只有五万百姓。

埃及缺乏人口，不下于其他各国。

总之，縱覽全球，我所見到的無非殘余和破碎的局面：我仿佛看見地球正从瘟疫与飢荒的大破坏中出来。

非洲向来是大家生疏的，故不能和世界上其他部分一样，說得很准确；但如果只注意历来大家熟悉的地中海沿岸，就可以看見，今日的非洲已远不如迦太基人和罗馬人治下的非洲。今日非洲的君主这样弱小，以致他們的国家成了世界上的小邦。

对于这类事物作了尽可能准确的計算以后，我發現地球上勉强剩下古代人口的十分之一。令人震惊的是，地球上人口日漸減少，长此以往，十个世紀以后，全球势必只剩下一片沙漠而已。

亲爱的郁斯貝克，上述种种，实在是世上向所未有的最可怕的灾禍；但是人們几乎沒有察覚，因为这灾难的来到是不知不覺的，并且經过了無数世紀之久；这标志着一种內在的恶症、一种隐秘的毒素、一种損害人类本質的衰弱病。

1718年，賴哲卜月10日，于威尼斯。

信一百十三　郁斯貝克寄磊迭

（寄威尼斯）

亲爱的磊迭，世界决不是万古长存的，就連天体本身，亦非永远不坏。天体变化，天文学家是目睹的証人；而这些变化，是宇宙中物質运动之極自然的結果。

地球和其他行星一样，受运动規律支配；它在自身內部，忍受着各种元素的經常不息的搏斗：海洋与大陆仿佛处于永恒的战爭中；每时每刻都有新的組合产生。

人类托身于如此变化多端的寓所，自身情况亦难預測：千百万种原因，可能發生作用，可能摧毁人类，何况增加或减少人类的数目。

姑且不談史籍中非常普通的、曾經摧毁整个城市、整个王国的那些个别的灾禍；还有普遍性的灾禍，曾多少次使人类瀕于灭絕。

历史上充滿种种世界性的疫癘，它們曾經輪流地毁伤世界。历史書籍上談到其中之一①，它猛烈到燒焦了树根，并且蔓延整个我們所知道的世界，直到震旦帝国②；如果腐蝕的程度更增一等，可能在一天之內，毁灭全人类。

距今不到两世紀，疾病中最可耻的一种③，蔓延欧洲、亚洲与非洲；它在很短期間，發生惊人的后果；如果当时繼續这样猖

① 据説是指一三四八年的瘟疫，亦名"黑死病"。

② 中世紀欧洲史籍中，往往称中国为"震旦"（Cathay 或Catay）。

③ 据説是梅毒（或作"霉毒"）。

狂發展，人类早就灭絕了。一生下来，他們就被疾病压得喘不过气来，不能負起社会責任的重担，他們可能早就悲慘地灭亡了。

倘如毒素更猛烈一些，可能已經造成什么結果？而且，假如不是运气相当好，發現了一种这样强烈的藥剂①，毒素發展一定会更凶猛。否則此病不但破坏生殖机能的某些部分，甚至破坏整个生殖本身。

但是，为什么要談人类可能遭遇的毁灭呢？这毁灭不已經發生过了嗎？在事实上，洪水不已經将人类縮減为仅仅一个家庭了嗎②？

有些哲学家，将創造分別为两种：物的創造与人的創造。他們不能理解，物質与物件之創造，只有六千年历史；他們也不明白，何以上帝等待了这么悠久的时間，沒有动手工作，直等到昨日，方始利用了他的創造力。也許上帝在以前沒有能这样做，或不願意这样做？然而，如果他在这一时期不能，在另一时期也一定不能。那么也就是他不願意这样做。可是，由于在上帝本身是毫無接替性的，假設他某一次願意某些事物，那么他一定一直願意，而且一开始就願意③。

同时，所有的历史家都对我們說起人类的始祖。他們給我們看初生时期的人类。这些哲学家認为，亚当是从一場普遍的灾禍中被拯救出来的，正如挪亚是从洪水里被救出来的一样；并且認为自从創造世界以来，地球上这种巨大事件是很多的。

但并非所有的破坏都是很猛烈的；我們看見地球上某些部

① 据說是水銀(即昇汞)。

② 見"創世記"("旧約")挪亚及其方舟的故事。

③ 此段主要对"創世記"表示疑問，而認为人类始祖亚当，是古代某一次大天灾的孑遺。

分厭倦于供給人类生存的条件。我們如何知道，整个地球沒有一般性的、緩慢的、感覚不到的、倦乏的原因？

在針对你来信提出的、关于一千七、八百年以来人类减少的問題加以答复以前，我很高兴，能給你上述的一般观念。下次信中，我将使你見到，一些与物理原因不相关的道德的原因，产生了减少人类的結果。

1718年，舍尔邦月8日，于巴黎。

信一百十四　郁斯貝克寄前人

你寻求地球上居民比往昔稀少的原因，假如你多加注意，你将看見，巨大的差别是从風俗的差异中来的。

自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瓜分了罗馬的天下，事情發生了許多变化：要这两种宗教，也像那些世界之主① 的宗教一样，有利于人类的繁殖，还差得很远。

在罗馬人的宗教中，多妻制是禁止的；在这一点上，这宗教比伊斯兰教好些。离婚是允許的；这就使那宗教比基督教也优越得多。

我發現，沒有比古代經典中允許多妻，同时又命令丈夫滿足妻子，更为矛盾的了。先知說："去找你的众妇人，因为你对于她們是必要的，和她們的衣服一样，而她們对于你是必要的，也和你的衣服一样。"这一教条，使一个虔誠的教徒生活十分辛苦。一个人有法律所規定的四个妻，或仅有四个妾，或仅有婢女四名，豈不被这么多的"衣服"累得直不起腰来了？

① 指罗馬人。

先知又說："你的众妇人就是你的耕地。接近你的耕地吧，給你的众灵魂行善，你将有一天获得善果。"

我把这样一个善良的教徒看作运动家，他必須不断作战；但是他不久就开始感到疲累的重压，衰弱下去，就在胜利的战場上，委頓不堪，可以說被他自己的多次胜利活埋了起来。

"自然"的作用，总是很緩慢的，并且可以說是很节約的。"自然"的动作从不是暴烈的；甚至在生产方面，"自然"要求节制；它总是按照規矩和分寸行事的；人如强迫"自然"，使它加速进行，它不久就会落入衰弱不振的境地；它用全部剩余的力量保全自己，同时完全丧失了它的生产机能和生殖力量。

为数众多的妇人，总会置我們于上述的虛弱境地；她們更便于使我們精疲力竭，而不便于令我們滿足。在我們之間，非常慣見的是：一个男子宿在妇人奇多的后房，只有寥寥几个孩子。这些孩子本身，十有九个是軟弱、不健康的，并且委靡不振，像他們父亲一样。

这还不是一切；对这种处于强制节欲中的妇女們，还需要有人监視，而这种人只能是閹奴；家教、妒忌、甚至理智，都不能允許別的男子接近那些妇人。而閹奴的人数必須很多，或者为了在那些妇人不断进行的內部战爭之中維持安靜；或者为了阻擋外来的活动。因此，一个男子有十个妻或妾，用十个閹奴去监視她們，并不算太多。但是，这許多生下来就等于死的人，对于社会是何等損失！这豈不引起很大的人口減退！

在后房內院和閹奴一同伺候众多妇女的那些婢女，几乎总是在那里保持着悲痛的处女純潔，直到头白。她們在后房服役，不能嫁人，而她們的女主人，使喚慣了，大概决不会放她們走。

这說明了一个单独的男子，为他一人的乐趣，如何占用了那

样多的男子与女子，使他們对于国家說，等于巳經死亡；对于人类繁殖，成为無用的廢物。

君士坦丁堡和伊斯巴汗，是世上两个最大帝国的首都：一切均以这两地为終点，各族人民，被千种方式所吸引，从四面八方奔向两城。可是这两个首都，自己日趋凋敝；两国君主，几乎每世紀都要召来一个整整的民族，补充首都人口。否則的話，两城不久就会毁灭。在另一封信中，我将要談完这个題目。

1718年，舍尔邦月13日，于巴黎。

信一百十五　郁斯貝克寄前人

罗馬人的奴隶并不比我們少，甚至比我們多，但是他們利用奴隶，比我們得法。

他們远不至于用强迫手段阻制奴隶繁殖；相反，他們用全付权力予以方便：他們尽量用各种婚姻的形式，使奴隶們結合起来。用此方法，他們家宅中充滿了男、女、老、幼的僕役，而国家則充滿了数不清的人民。

奴隶的兒童，在主人周圍大批蕃殖，年长月久，全成了主人的財富；主人独自負責那些兒童的飲食与教育①；父亲們身上無此重担，可以順着"自然"的傾向，胆大放心，繁殖人数众多的大家庭。

我对你說过，在我們波斯，所有奴隶忙于监督妇女，此外無

① 这种說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奴隶的子女虽由奴隶主养育，而其經济来源，仍是奴隶的血汗。信中贊揚罗馬奴隶制的优越，至少可以說这看法是不全面的，否則罗馬史上何以有那許多奴隶大規模起义的事实？

所事事；对于国家，他們好像处于經常的昏迷状态；因此而必須将耕种和百艺事务，限制在几个有家室的人身上，而他們尽量不認眞去做。

在古罗馬，情况与此不同：罗馬共和国利用被奴役的人民，获取無穷的利益。每个奴隶在主人規定的条件之下，占有小額的本錢；用这小額本錢，他从事劳动，按照他的事务，决定活动方向。这人經营銀行，那人从事海外貿易；这个經营商品零售，那个专力于某种机械手艺，或出租田地，使之生利。可是沒有一个人不以其全力設法利用他的小額本錢；这本錢在眼前的奴役生活中，使他获得比較舒适的生活，同时使他日后有获得自由的希望。这就形成了勤劳的人民，刺激了手艺和工業的活躍。

这种奴隶，由于自己的努力，和自己的劳动，發家致富，获得解放，变为公民。共和国不断地补充自己：老的家庭逐漸消灭，新的家庭逐漸被吸收到共和国怀中。

在以后的信中，我也許有机会給你証明，一国之中，人愈多则商業愈繁荣；我也能同样容易地証明，商業愈繁荣，人数愈增加；二者互相扶助，互为必要的有利条件。

上述情况，当然就使为数奇多的、永久辛勤劳动的罗馬奴隶，不断地增加人口！工業和富庶产生了奴隶；同时奴隶也使富庶和工業得以产生。

1718年，舍尔邦月16日，于巴黎。

信一百十六　郁斯貝克寄前人

前几次談到伊斯兰教各国，并寻求了它們人口少于古罗馬

治下各邦人口的原因。今試察基督教[1]各国，何以也發生此种結果。

在异教[2]中，离婚是允許的，但基督徒却不准离婚。这一变更，初时似乎关系極微，却在不知不覚之中，發生了可怕的后果，以至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不但婚姻的全部温情，因此而被消除，而且婚姻的結果也受到損害。因为，要想束紧婚姻的紐結，結果反而使它松弛了；并且，虽說为了結合双方的感情，但是不但不能使感情結合，反而使它永远分离了。

在如此自由的一种行动中，本来感情应当起很大的作用，而人們却加以拘束、加以必須的要求、甚至不可避免的命运。絲毫不考虑反感、任性和脾气不相投合；人們要想感情固定下来，而感情正是自然界中最变化無常的东西；人們将两个几乎永远不相配合的、互相厭恨的人，毫無挽回余地、毫無希望地維系在一起；这种办法，就像古代暴君，将活人与死尸捆縛在一起。

有助于双方互相依恋的事，实無过于离婚的权能：夫妇二人易于耐心忍受家庭中各种痛苦，因为他們知道有权結束这些痛苦，他們往往終生将离婚之权掌握在手中，而不加以运用，就因为他們考虑到能自由运用这种权利。

至于基督徒，情况就不一样；他們眼前的痛苦，使未来也毫無希望，因为他們在婚姻的不愉快中，看不見何日了結，可以說看見的只是永恒。从而产生厭憎、糾紛、蔑視；对于后代，这都是損失。結婚剛剛三年，已經疏忽了主要的事，于是三十年的生

---

① 凡本書提到基督教，均为旧教(天主教)与新教(耶穌教)两者之总称。

② "异教"本系基督教指古代多神教而言，后世泛称一切基督教以外之人为"异教徒"。

活，都在冷淡中度过；有时形成內部分离，和公开的分离一样粗暴，并且也許更为有害；男女双方分开生活，各干各的；而这种种，对于子孙后代都有損害。男子厭恶一个永世不变的妇人，不久他就沉湎于花柳丛中；那是一种可耻的勾当，与社会利益非常違反，这种关系不能达到婚姻的目标，至多只提供婚姻的乐趣。

如此結合的男女双方，倘或有一方不适合于“自然”的安排，不适合于种族的繁殖，或由于气質使然，或由于年龄关系，于是連同埋沒了对方，使对方也和自己一样，成为廢物。

因此，如果看見基督徒之間，这許多婚姻只产生了为数極少的公民，不应当覺得詫异。不許离婚，配合不当的婚姻就不能得到挽救；妇女不像在古罗馬一样，先后經过若干丈夫之手，他們在这过程中，充分利用妇女的长处。

我敢說：如果像古代斯巴达共和国那样，其中的公民不断地被奇特与微妙的法律拘束，并且在那里只有一个家庭，就是共和国本身，按照規定，丈夫每年換一个妻子，这样一定会产生多到数不清的人民。

驅使基督徒取消离婚的理由，是頗难令人理解的。在世界各国，婚姻是一种可能有任何协議的契約，应当摒弃的只是可能削弱契約主旨的协議。然而基督徒不从这观点看問題；所以他們很难說明婚姻是什么。他們不以为婚姻的意义在于官能的快感；相反，正如我已經对你說过的，他們仿佛要尽量摒斥这一点。但这是令我絲毫不懂的一种形象、一种意圖、一种神秘的东西。

1718年，舍尔邦月19日，于巴黎。

信一百十七 郁斯貝克寄前人

禁止离婚并不是基督教各国人口减少的唯一原因。在他們之間有大量的“宦官”，也是个不小的原因。

我說的是男女教士和修道士，两者都献身于永远的禁欲生活；这在基督徒之間，是最高意义的德行。关于这点，我不了解他們，我不知道毫無效果的事物为什么是德行。

我觉得他們的神学博士，显然自相矛盾：他們說婚姻是神聖的，而与此相对立的独身，更其神聖，且不說按照教条和教則，好的事情必定是絕对地好。

故意实行独身生活的人，为数奇多。往昔父亲們将子女从搖籃时代起就断送于独身生活；今天，子女們自己从十四岁起，献身此道；其結果几乎一样。

这禁欲的职業，摧殘了許多人，即使瘟疫与最慘烈的战爭，也从来不至于如此。在修道院中，人們可以看見一个永恒的家庭，这家庭不生育一个人，而它自身的存在，則依靠天下众庶。这些庵院，永远張大着嘴，和無底洞一般，吞沒未来的种族。

这政策，和罗馬人的政策大不相同；罗馬人訂立刑法，处分不遵守婚姻法而想享受自由的人，而那种自由，十分違反公共利益。

我現在对你談的，只是天主教各国。在新教中，任何人都有权利生男育女；这宗教不容許有任何出家的神甫与修道士。新教建立的时候，将一切回返到基督教的初期状态，如果各創教者不曾不断地被控为过火，毫無疑問，他們使婚姻的实踐普遍化了以后，必已进一步放松了婚姻的枷鎖，并且完全解除了伊斯兰教

徒与基督徒之間在这点上的隔閡。

可是，無論如何，和天主教相較之下，新教給予新教徒一个極大的优点，这是肯定的。

我敢說：按照欧洲目前的情况，天主教不可能在此繼續存在五百年。

在西班牙势力衰落以前，天主教徒比新教徒强得多。后者已經漸漸达到某种程度的稳定。新教徒将日趋富有、强大，而天主教徒将日益貧弱。

新教各国，应当是、而且实际上也是比天主教各国人口更多。由此可見：第一，在新教各国，赋税收入更为可观，因税收是按納税人数的比例而增加的；其次，田地耕种得更好；最后，商業更为繁荣，因为想發財致富的人更多，需要增加了，滿足需要的办法也增加了。当人数仅仅足够耕田种地时，商業势必日趋凋敝；人数仅足維持貿易时，耕田种地又不得不耽誤；这就是說，如人不够，两者难免同时失敗，因为决难偏重一方面，而不使另一方面遭受損失。

至于天主教各国，不但田地荒蕪，而且实業也是有害的。这实業仅在于学習某种死語言中的五六个字①。凡人一拥有此种本錢，不必再愁不走紅运。他在修道院中找到安逸的生活，如果在俗世，这样的生活势必要他付出血汗和辛苦作为代价。

事情尙不仅这样：修道士手中，几乎掌握了全国的財富；这是一帮吝嗇的人，他們永远往里拿，决不向外掏；为了增購資产②，他們不断累积收入。这許多財富落在他們手中，可謂陷于癱瘓，再沒有交流，也沒有貿易；更沒有百艺，也沒有制造。

① 此地所謂"实業"是广义的，即指修道生活与修道院产業之經营。五六个字，指修道士日常說的拉丁文咒語。

② 主要指不动产。

沒有一个新教国君所征的税收，不比教皇①取之于民的賦款多；然而教皇之民貧穷，新教徒却生活在繁荣之中。在新教徒之間，商業使一切生气勃勃；在天主教徒之間，修道制度到处散播死亡。

1718年，舍尔邦月26日，于巴黎。

信一百十八　郁斯貝克寄前人

关于亚洲和欧洲，我們已經沒有什么可說。現在談到非洲。我們至多不过談談非洲海岸，因为內地情况我們不熟悉。

巴巴里②海岸，伊斯兰教已經建立，人口不如罗馬統治时多，理由前已提及。至于几內里海岸，想必人口銳减，因为二百年来，那里的小王或村长，将他們的老百姓卖給欧洲的君主，运到他們在美洲的殖民地去。

希奇的是这个美洲尽管每年接受外来居民，本身仍然很荒凉，非洲人口不断損失，对美洲幷無裨益。那些奴隶，被运到另一气候之下，成千地死亡；不断使用本地土著与外国人的矿山劳役、从矿中發散出的恶劣气息、以及必須不停使用的水銀，不可挽救地摧毁了他們。

荒唐之举，無过于为了从地底挖取金銀，而害死数不清的人；这种金屬，它們本身是絕对無用的，它們之所以成为財富，無非因为被采用为財富的标志。

1718年，舍尔邦月，最后一日，于巴黎。

---

① 天主教罗馬教皇。

② 北非各地区之总称，即今日摩洛哥等地。

信一百十九　郁斯貝克寄前人

一个民族要大量繁殖人口，有时取决于世上最細微的情况；因而往往只需要想像一个新的办法，就可使民族人口比过去大大增多。

經常被消灭、但是經常再生的犹太人，用唯一的希望，补救他們不断遭受的損失与破坏，那就是他們之間所有的家庭，都希望产生一个强有力的君王，将来作为全世界之主。

波斯古代各位君主，有成千上万的百姓，只因那时博士們的宗教立有教条：凡人所能够办到的、最使上帝舒服的事，就是生育一个孩子、耕一片地、种一株树。

中国之所以拥有为数奇多的人民，只是从某一种思想方式得来的。因为，兒女把父亲看作神祇，他們在父亲在世时，已經如此看待父亲；父亲死后，子女祭之以牺牲，并且以为死者的灵魂，既已消灭在天上，遂又托生于塵世，所以各人皆傾向于增加家口，这家庭在現世既如此恭順，在彼岸也是不可缺少。

另一方面，伊斯兰教各国日趋荒凉，也只由于一种意見；这意見固然十分神聖；但在思想中一度生根，即不免發生十分有害的效果。我們把自已看作旅客，应当想到的只是另一个祖国[①]；至于有用和持久的工程，保証子孙幸福的考虑，超越个人短促生命过程的計划，在我們看来都仿佛是荒誕不經的。我們安于目前，对未来毫不操心，不肯費事去修葺公共建筑，不开垦荒地，亦

---

① 指天国。

不耕种熟地；我們生活在普遍的麻木中，一切听憑天意。

一种虛荣的精神，在欧洲人之間，建立了不公平的“长子权”①，非常不利于人口蕃衍，关系在于它使父亲的关怀集中在长子身上，置其他兒女于不顧；在于它迫使父亲为了巩固一个孩子的財产，不容其他子女成家立業；最后，在于它破坏了公民平等，而平等使公民富裕。

1718年，穀买月月4日，于巴黎。

信一百二十 郁斯貝克寄前人

野蛮人居住的地方，平常总是人烟稀少，因为他們几乎人人都躲避耕田种地的劳作。这不幸的反感如此强烈，以至他們咒駡敌人时，但願对方降格为耕者；認为只有漁猎二事，才算高貴的营生，并且無愧于他們的身份。

可是，往往有些年头，漁猎收获甚少，所以他們常常苦于飢饉；何况根本沒有一个地方盛产野味魚类，足够供养一个大民族，因为禽兽总是逃避人类从聚之处的。

而且野蛮人的村鎮，每处二三百人，村鎮之間，互相隔离，休戚不相关，不下于两个帝国，所以不能互相支援；和那些条件优越的大国、各部分之間能互相呼应、互相救助的情况不同。

在野蛮人之間，还有一种風俗，为害之大，实不下于上述的种种，那就是妇女們的殘忍習慣：墜胎。目的在于使她們自己不

① 按照封建貴族的規矩，只許长子承襲爵位、采邑与財产，其余的子女皆無承繼权，目的显然在于避免封建家族的經济基础逐漸分散，因而削弱封建势力。

至于大腹便便，引起丈夫的不快。

为了反对这种混乱現象，此間訂有可怖的法律①。这种法律严厉到暴戾的程度：任何姑娘，怀有身孕，倘不呈报有司，万一嬰兒發生意外，母亲該当死罪；羞怯与耻辱、甚至意外事故，均不能恕罪。

1718年，賴买丹月9日，于巴黎。

信一百二十一 郁斯貝克寄前人

殖民地的通常效果，是削弱了移民所从出的地方，但并不增加移民到达地的人口。

人們应当停留在本地，不要流动，因为某些疾病的来源，就在于把良好的空气更换为恶劣空气；另一些疾病，确实由于空气变换而發生的。

正和植物一样，空气負荷着各地的土末塵屑。这对于我們影响如此之大，以致我們的气質，由此而固定。我們被送到另一地方去的时候，我們就生病。液体既已習慣于某一固定状态，固体既已習慣于某种流动状态，两者运动到某种程度，就不能接受更多的运动，否則它們要抗拒新的折磨。

某地如果很荒凉，根据这情况，可以預料在土地或者气候的性質上，有某一特殊的毛病。因此，把人們从幸运的天空之下移走，送到荒凉的地方去，这种办法，和追求的目的恰好相反。

罗馬人根据經驗，知道这一点：他們将所有罪犯，全發配在

① 暗射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發表于一五五六年二月的一条法令。

沙底尼亚島[①]上，同时也往那里輸送犹太人。对于这些移民的死亡損失，罗馬人不得不自解自慰，这在他們是十分容易的，因为他們本来就蔑視那些可怜的移民。

偉大的夏·阿巴斯，因为不願讓土耳其人有可能在边境上維持大批軍队，几乎将全部亚美尼亚人都从原地向外輸送，有两万多戶，被送到几兰省[②]；經过很短的期間，这些移民几乎全部灭亡了。

历次向君士坦丁堡輸送的移民，从来沒有获得成就。上面提到的为数奇多的黑人，也絲毫不曾充滿美洲。

自从亚德里安[③]治下大杀犹太人以来，巴力斯坦不見人烟。

所以必須承認，凡大举毁灭居民，几乎是不可补偿的，因为一个民族，人口稀少到某一程度，就停留在这情况上；如果偶然恢复元气，也得在若干世紀以后。

必須承認，一个在衰弱中的民族如再遇到上述种种情况中之最微不足道的一种，則不但不能恢复，且必日趋凋敝，以至于灭絕。

摩尔人被驅逐出西班牙，至今影响仍然使人感觉得出来，如同在当时一样；因为摩尔人在西班牙留下的空隙，不但远未填滿，反而日益扩大。

自从美洲遭受蹂躏以来，代替了当地原有居民的西班牙人，未能恢复美洲人口；相反，由于某种命运关系——我最好把它称为天意昭彰——破坏者正在自己互相殘害，而且日益耗損。

君主們因此不应当梦想，用殖民方式来增加某些广大地区

---

① 意大利南端大島，或譯为撒丁島。

② 波斯古行省，位在里海边岸。

③ 罗馬皇帝，在位时期为公元一一七至一三八年。

的人口。我并不說不可以有时获得成功：有的气候如此美好，以至人类永远得以蕃衍，例如有些海島①，被几只船在那里抛下的病人所繁殖，因为病人一到当地，立即恢复了健康。

但是，即使这些殖民地获得成功，它們不但不能增加宗主国的强盛，反而分其强盛，除非它們范圍極小，如同那些被占領的小塊土地，作为經商用的殖民地。

和西班牙人一样，迦太基人曾經發見过美洲，或至少發見了美洲附近的大島；他們在島上經营極其發达的商業；但是，一等迦太基看見本国人口減少，这賢明的共和国立刻禁止国人繼續在这方面航海、經商。

我敢說，与其派西班牙人到西印度去，不如把印第安人与混血兒送回西班牙本国；必須将分散的人民还給这一君主国；如果西班牙那些广大殖民地的人口保留一半，那么这国家将成为欧洲最可怕的强国。

我們不妨以大树比喻大帝国：枝椏过长，吸尽軀干的汁液，除了濃蔭广被，沒有别的用处。

糾正君主們远征的狂热，最确当的办法莫过于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的事例。

这两国在不可思議的迅速中征服了一些广大無比的王国；他們詫异于自己的胜利，甚于被征的人民詫异于自己的失敗；于是寻思用什么方法，保全这些征服的地方。为此，他們采取了两条不同的途徑。

西班牙人感覺到沒有希望使战敗的各国对它保持忠誠，就决定灭絕战敗国，再从西班牙本国派遣忠誠的人民到那边去。

---

① 孟德斯鳩原註："作者之意，也許指布彭島。"即法屬留尼汪島，位于非洲东南端附近，印度洋上，与法屬馬达加斯加島相距甚近。

丑恶的陰謀，从未如此不爽秋毫地被执行过！那些野蛮人①所到之处，只見一个人口之多和欧洲各国人口总数不相上下的大民族，从地球上被消灭了；那些野蛮人，在發現西印度群島时，似乎只想替人类發現什么是殘酷的最高阶段。

通过这种野蛮手段，西班牙人把那些地区保持在他們的統治之下。你判断一下，既然征服的效果如此，征服这事是何等悲慘，因为归根到底，他們不得不出此丑恶的下策。否則，他們如何能令千百万人唯唯听命呢？如何能在如此辽远地方进行“內战”②？如果給当地人民以充分时間，讓他們从对于那些新的天神③初到时的贊慕、以及对于他們的火器的畏惧中，漸漸覚醒过来，西班牙人又将陷于何等境地？

至于葡萄牙人，他們选擇了完全相反的道路：他們不用殘酷手段。所以他們不久就从他們發現的土地上被驅逐了出来。荷兰人助长了当地人民的起义，并加以利用。

哪一个君主，羡慕这些征服者的命运呢？在这种条件之下，誰願意作这样的征服呢？这些人立刻从征服地点被驅逐，另一些人使征服地区化为沙漠，使自己本国亦化为沙漠。

这是“英雄”們④的命运，要这样不顧自己破产，去征服轉手即失的地方；或者要去馴服那些国家，而又不得不亲手毁灭它們；正如一个荒唐的人，他千辛万苦，买了許多雕像，拿来抛在海

---

① 指西班牙殖民者。

② 引号譯者所加。此地所謂內战，指殖民地政府鎮压当地人民起义的战爭，实質上是侵略战爭。

③ 即西班牙殖民者。

④ 引号譯者所加。孟德斯鳩既然反对开辟殖民地，又把殖民地开辟者称为“英雄”，想必是反話。

中；买了許多鏡子，拿来立刻击碎。

1718年，賴买丹月18日，于巴黎。

信一百二十二 郁斯貝克寄前人

政府溫和，可以非常有效地帮助人口蕃衍，所有的共和国，即为經常的例証。其中尤其是瑞士与荷兰，如果从它們的土地性質考虑，可以説都屬于欧洲最坏的地区，但是人口最为旺盛。

最吸引外国人的，莫过于自由与富裕；富裕永远随自由而来；自由本身，为人所追求，而我們則为需要所引导，到那些富裕的国度中去。

在这样的地方，人口可以倍增。在这里，物产阜丰，足供孩子們的需要，同时毫不減少对父亲們的供应。

从公民間的平等，通常可以产生財产的平等，并且将富庶和生命，带到政治机体的各部分，从而散播到全国。

在那些屈服于专制政权之下的国家，情形就和这不同。那里君主、廷臣以及若干个别人士，占有全部財富，同时别的人却全体呻吟在極度貧困中。

假若有人，生活并不舒适，而且自己覚得他生了兒女一定会比他更貧苦，他就不結婚了；或則他虽結婚，却怕有为数过多的兒女，他們可能把他的財产整个打乱，可能他們的生活处境，比他們父亲更为下降。

我承認，乡下人或农民一結婚之后，漠不关心地增殖人口，不問自己是貧是富。上述考虑和他無涉，反正他有一宗可靠的遺产留給子女，那就是他的鋤头；于是什么都不能阻止他盲目順

从自然的本能。

但是，这許多兒童在貧困中活得毫無生气，对于国家有什么用处呢？他們几乎全部随生随灭；他們决不会發展得很好；羸弱無力的孩子，在千种方式之下陆續死亡，同时又被頻数的平民疾病大批卷走，那种疾病是貧困与恶劣食物所經常造成的。有的僥幸死里逃生，到了成年，却無成年的体力，于是終身委靡不振。

人和植物一般，如果不好好培养，决不能生长得很好；在穷困的人民之間，人种受到損失，有时甚至退化。

关于上述种种，法国即供給了巨大的例子。在过去历次战争中，家家丁男都怕从軍，因而不得不完婚娶妇，但年龄过于幼稚，家境也很穷苦。从这許多婚姻中，生育了很多子女；但目前在法国，找不到这些兒童，因为貧困、飢餓与疾病，消灭了其中一部分。

如果像法兰西这样文明的王国，在如此幸福的天空之下，尙且可指出上述的情况，那么在其他国家，又将何如？

1718年，賴买丹月23日，于巴黎。

信一百二十三　郁斯貝克寄三墓[①]守者毛拉美海眉特·哈里

（寄高庙）

众位伊滿的斋戒，众位毛拉的麻衣[②]，对我們有何用处呢？上帝的手两次重击了聖教的兒女：太陽黯澹失色，似乎只照聖教兒女的敗績；他們的軍队結合了起来，又塵土似地被吹散。

---

① 見"信十六"注⑤。

② 宗教家苦修时披荊穿麻，以坚其志。

鄂斯曼帝国，被两次空前的大敗所震撼①：一个基督敎的穆弗替②并不十分支持它；日耳曼的大維西③是天降的灾星，派来懲罰奧瑪④的宗派主义者；对于他們的叛逆与險詐，日耳曼的大維西到处傳布天上的忿怒。

众伊滿的聖灵，你日日夜夜，为先知的兒女們哭泣，他們被可憎可鄙的奧瑪所迷惑；眼看他們的不幸，使你回腸蕩气；你企求的是他們皈依眞諦，而不是他們的損失；你願意看見他們被列位聖者的眼泪所感动，会集在哈里的旗下，而不是被异敎徒的恐怖冲散在山間和沙漠上。

1718年，閃瓦魯月1日，于巴黎。

信一百二十四　郁斯貝克寄磊迭

（寄威尼斯）

君主揮金如土，賞賜廷臣，其动机究竟何在？是否要借此維系他們？他們已經尽可能成了君主囊中之物；况且，如果君主要籠絡那些臣民，出錢收买他們，那么一定会因此丧失广大的百姓，因为百姓将因此陷于貧困。

每次想到君主們的处境，永远被貪婪無饜的人包圍着，我只

---

① 指鄂斯曼(土耳其)帝国两次战敗：一七一六年失特默斯华(Temeswar)，一七一七年失貝尔格勒特(Belgrade)。

② moufti(或：mufti)，伊斯兰敎的"敎律解釋官"，此地借称基督敎之主敎。

③ "大維西"土耳其語：首相，此地暗射当时日耳曼帝国的軍政大臣欧琴·特·薩伏亚郡王(Eugène de Savoie，1633—1736)。

④ Omar一世，是穆罕默德承繼者之一，他代表土耳其人信奉的伊斯兰敎宗派，和波斯人信奉的敎派不同。

能替他們叫苦。我尤其替他們叫苦的是，他們沒有力量拒絕要錢的請求，而这种請求对于一般不作請求的人，永远是經济上的負担。

每逢听說他們發給賞賜、恩惠与年俸，总是引起我千头万緒的思索：大批的意念充滿我的思想；我仿佛听見公布这么一道詔令：

“若干臣民用不倦的勇气請求年俸。这种勇气沒有休止地考驗着浩大的王恩。朕对这种請求，素来給以最大的照顧，今鑒于呼吁的人数極多，决定答应大家的請求。他們自称自朕登極以来，侍奉早朝，从不缺席；朕所經过的地方，定必見他們恭立道左，和里程碑一样，兀然不动；而且竭力爬到高处，爬在最高的肩头上，仰瞻御容。甚至有若干妇女，也几次上書奏請，說她們日用支絀，已經是众所共知的，所以乞賜矜恤；其中有数人年事已老，說話时头左右搖摆，求朕顧念她們当年先君在位时曾經是朝廷的点綴。朕按三軍將帅，固然因为汗馬功勛，使国威为之一振，而女流之輩也何尝不用勾心斗角、兴風作浪的手段，有助于朝廷的名声。因此之故，朕願以仁慈为怀，对待吁恳的人，他們所請各节，一律批准，特此敕令如左：

“所有农民，家有子女五口者，每日切面包五分之一，分給子女。严令为人父者，竭力节省，益加紧縮。

“严禁专力經营祖产者，或將祖产出租者，在祖产上进行任何修建，無論屬于何类，一律不准。

“操机械賤業之輩从不追随早朝，覲見朕躬，自今而后，所有此类賤民，凡为自身及妻孥購置衣服，只許四年一次；逢年过节，彼等向有在家稍稍享乐之風，今皆严令禁止。

“据奏报，各城各府，大半市民，紛紛忙于准备嫁女，因而蓄

积奩資。至于待嫁的姑娘們，欲求有人問津，必須佯作溫靜謙和，即使她們的本来面目是愁悶可厭的。今命令全国市民，必須等待女兒达到法定年齡，自己催迫父母要求出嫁时，始准婚配。禁止全国官吏，为教育子女而有所耗費。”

1718年，閃瓦魯月1日，于巴黎。

信一百二十五 黎伽寄＊＊＊

在所有的宗教中，那些規規矩矩活了一生的人死后可以得到何种乐趣，如果要約略說明，是十分令人为难的。要恐吓坏人，那很容易，只要用一系列的刑罰威胁他們就行；可是，对于有德行的人，不知用什么应許他們方好。乐趣的本性，似乎就在于短促，很难想像别的乐趣。

我見过关于天堂的描繪，足使所有通情达理的人，放弃天堂的希望。有的人使那些幸福的影子① 不停地吹笛；有的人把他們断送在永恒地散步的苦刑中；最后，有些人使他們在天上梦想留在人間的情妇，而不想一想，万万年是頗为久长的时間，万年的相思足够叫情人丧失相思的兴味。

說到此地，我想起一个故事，那是一个曾經去过大莫臥兒帝国的人对我講的。故事說明印度的教士，对于天堂乐趣的观念，貧乏程度实不下于他人。

有一妇人，丈夫剛死，按照礼节，到本城总督处，請求許可她自焚。但是，由于伊斯兰教徒統治的地区，这殘酷的風俗尽量被禁止，总督無論如何不肯答应妇人的請求。

① 天堂中的人們（灵魂）。

她發現求告無效，就狂怒不能自制。“你看，”她說，“多么令人为难！一个可怜的妇人願意自焚，連这都不允許！有誰曾見过这样的事嗎？我母亲、姨母、姊妹，都是自焚而死的；等我来向这可咒的总督請求許可时，他竟生了气，并且像發狂一般大喊起来。”

碰巧在旁有一青年和尙。总督对他說：“不忠的人，将这瘋狂思想，放入这妇人脑袋中的，是你不是？”“不是，”和尙說，“我从来沒有和她交談。但是，如果这妇人相信我，她一定会完成她的犧牲，因为她这样做，婆罗門天帝势必引以为快。所以她也将获得报償，因为她将在彼世重遇故夫，并且和他破鏡重圓。”“你說什么？”妇人吃了一惊，这样問，“我将重遇故夫！啊！我可不自焚了。我丈夫在日，又嫉妒又憂郁，何况年龄这样老，如果婆罗門天帝在他身上不作任何改造，他一定不需要我。我为他自焚？……为了把他从地獄深处挽救出来，燒我一个手指尖兒，我都不干。两个引誘我的老和尙，明知道我和丈夫用什么方式在一起生活，却不肯告訴我底細。但是，如果婆罗門天帝只能送我这件礼物，我宁願放弃这份洪福。总督先生，我要求作回教徒。至于你，”她看着那和尙說，“至于你呢，如果你願意，你可以去告訴我丈夫，說我身体非常健康。”

1718年，閃瓦鲁月2日，于巴黎。

信一百二十六 黎伽寄郁斯貝克

（寄＊　＊　＊）

我等你明日来到此地，可是今天仍将伊斯巴汗来信給你送

去。在我的信上，提到莫卧兒帝国大使奉命离开王国①。信中又說，某亲王被捕，亲王是当今王上的叔父②，負責王上的教育。亲王被送入某厦堡③，緊紧地监視着，他的一切尊荣体面，都被褫夺。这亲王的命运，令我感动，我替他不平。

我对你实說，郁斯貝克，我从沒有見过别人流泪而自己無动于衷；面对不幸的人，我發生惻隐之感，仿佛世上只有他們能算是人。对于大人先生們也如此：在他們趾高气揚的时候，我的心腸是冷冷的，他們一垮台，我反而喜欢他們。

誠然，他們在飞黄騰达中，要我这無用的温情作什么？这温情太近似平等，他們宁願要求尊敬，因为受人尊敬不必因此对别人也表示尊敬。但是他們很高的地位一旦失墮，只有我們替他們鳴不平，能够喚起他們自尊自大之感。

在某君主④的言語中，我發現某些非常天真，甚至非常偉大的东西，那君主行将落入敌人手中，看見侍臣們圍着他哭，說道：“从你們的眼泪中，我感觉我还是你們的王上。”

1718年，閃瓦鲁月3日，于巴黎。

---

① “王国”指波斯。此信借波斯名义，影射当时法国的时事：密謀顛复路易十五的攝政王的案件。信中所謂“莫卧兒帝国大使”，影射顛复案主謀之一，西班牙大使塞勒瑪尔亲王。

② 影射路易十五的王叔，路易—奥古斯特·特·布彭；他是路易十四的私生子，封为馬納公爵。

③ château，封建主的庄院兼堡壘。

④ 指波斯王达里烏斯三世。

信一百二十七　黎伽寄伊邦

（寄士麦那）

有名的瑞典国王①，你已經不下千遍地听說过了。他在名为挪威的一个王国里，圍攻某要塞；正当他自己和一个工程师巡視战壕时，头部中了炮彈，遂即身亡。人們立刻逮捕了他的首相；議会召开以后，判他大辟之罪。

他罪案是很重大的：誹謗了国家，并使国王对国家失去信心；照我看来，实在罪該万死。

因为，說到最后，如果把一个最普通的百姓抹成黑臉，因而影响君主的思想，这已經是恶劣的行为；然則抹全国为黑臉，并且使全国丧失国君（由于天意，他是国家的造福者）的恩惠，这又該当何罪呢？

我很願意人們用天使和我們神聖先知說話的态度，和国王們說話。

你知道，在众主之主从全世界最崇高的宝位上走下来、和他的奴隶們交談的神聖筵席上，我給自己立下一条严肃的戒律：控制不馴之舌。人們从未見我乱說一句足令最普通的百姓听了心酸的話。即使不得不开酒戒，我亦决不失为正直的人，并且，在这忠誠的考驗中，我曾經冒了生死的危險，决不放松节操。

不知何故，向来恶劣的君王，他的首相总比他更为恶劣。如果君主有什么不良的行为，几乎总是有人对他示意的；所以君主

① 指查理十二，他生于一六八二年，死于一七一八年；死时身边有两个法国人：工程师梅格来和副将西吉哀，据历史上推測，可能是被后者暗害的。

們的野心，从来沒有他們的参贊們的灵魂那样卑鄙、那样危險。但是，一个人昨天剛剛当上大臣，明天也許連职位都保不住，能在頃刻之間，变成他自己、他家庭以及他祖国和人民的敌人——受过他压迫的人民的子孙后代永远把他当作敌人。这一点，你明白嗎？

一个君主有他的各种情欲；首相却反而設法激动这些情欲。首相处理政务，就从这方面入手；他毫無其他目的，并且不願意知道有其他目的。宮廷侍臣进諛詞以悅君主，首相諂媚君主，情形更为危險，他用劝告、用他啓示給君主的計謀、提供給君主的格言来諂媚。

1719年，賽法尔月25日，于巴黎。

信一百二十八 黎伽寄郁斯貝克

（寄＊＊＊）

日昨我和一个朋友走过新桥①。朋友遇見一个熟人，据他說是个几何学家，那人身上沒有一点不显出他是几何学家，因为他正沉浸于深思之中。我那朋友不得不拉他的袖子，拉了半天，又推他搖他，使他从云端里落下来，恢复知覚，他为了一条弧綫的問題，忙到这程度，可能苦思力索已經八天多了②。当下两人說了許多客套，互相交換了一些文壇近聞。这些話一直說到一家咖啡店門口，我跟他們一同进去。

我發現那位几何学家受到众人的殷勤接待，咖啡座的侍者

① 巴黎市內，賽因河上的桥。

② 按法国習慣，口語中所謂"八天"，就是指一星期；"十五天"，就是指两星期。

对他比对两个坐在一隅的火槍手[①]更重視得多。至于他，好像到了一个适意的地方：因他稍稍舒展臉上的皺紋，并且开始笑乐，好像他沒有絲毫几何学家的神色了。

但是他用整齐規矩的精神測量座上談論的一切。他很像在花园里用宝劍截齐一切过高的花枝的人；他是他自己的正确精神的犧牲者，任何尖銳的語句，都使他感到唐突，好比目力軟弱的人，受不住太强烈的光綫。可是無事不使他感到兴趣，只要事情是眞实的。所以他的談話非常希奇古怪。那一天，他和另一个人从乡間回来，那人在乡間看見了一座雄偉絕倫的厦埰，以及其中富丽的花园；至于他，他見到的只是一所长六十步，宽三十五步的建筑物，和十亩长方的一片林木。他覚得透視的規律沒有很好地遵守，否則大道小徑，各处都应显出一样的寬度；为了办到这点，他本来可以貢献一个百無一失的方法。他对一只构造特殊的日晷，似乎十分满意，那是經他糾正过的；但他向我身边坐着的一位学者大發脾气，因为那学者很不幸地問他，日晷标示的是否巴比侖时間。一个新聞家談起風达拉比厦埰被轟炸的消息，于是几何学者突然給我們解釋炮彈在空气中划过的綫路的种种特性，而且因为自己有这知識，頗为欣然。他完全不顧知道别人如何欢迎他。有一个人抱怨去冬的洪水使他破了产。"你所說的，使我非常愉快，"几何学家說，"我明白了，我所进行的观察，并未錯誤：今年比去年，至少多降了两指雨水。"

片刻之后，他走出咖啡店了，我們也跟着他走。由于他走得相当快，并且疏忽了向前面看，他和另一个人撞了个满怀。两人猛烈撞击之下，由于相互的速度与体重的理由，各被撞在一边。等他們稍稍清醒一点之后，那人一手按着額头，对几何学家說：

① 近衛軍，执短銃之騎兵；大仲馬小說"三劍客"，直譯当为"三个火槍手"。

"我眞高兴，被你撞了一下，因为我有一件重大新聞，要告訴你：我剛剛把賀拉思①公之于世了。""怎么！"几何学家說，"两千年来，賀拉思早已为世所知。""你不明白我的意思，"那人回答，"我正發表的是这位古代作家的譯本；我致力于翻譯已二十年。""什么！先生，"几何学家說，"二十年来，你沒有用思想？你替别人說話，别人替你用思想？""先生，"那学者說，"我使公众熟悉优秀的作家，你以为我沒有給公众帮了很大的忙嗎？""我說的不完全是这个意思：我和任何人一样，重視你改装的那些崇高的天才。但是你和他們絲毫不像；因为，你固然不断地翻譯，别人却决不翻譯你。翻譯作品有如那些銅錢，它們确乎和一塊金幣可以有同样价值，甚至对于人民功用更大；但是銅錢总是比較薄弱，質地不良。你說你願使那些有名的死者在我們之間复活，我承認你确乎給了他們肉体，但沒有还給他們生命；反正缺少一种可以使他們生动起来的精神。你为何不专心研究那許多美好的眞理？为何不从事簡易的計算，而能每天有所發現？"

在这小小的劝告之后，两人分手了；我相信，他們是不欢而散的。

1719年，賴比兒·尼勒·阿赫誓月，最末一日，自巴黎。

信一百二十九　郁斯貝克寄磊迭

（寄威尼斯）

大半的立法者，均系見解狹窄的人，由于偶然的原因，他們

① 拉丁詩人（紀元前六五至八年）。

位居众人之上，他們所参考的，只是他們的成見和幻想。

似乎他們連自己作工的偉大庄严，也茫然無知。他們訂立稚气的法律，以为娛乐；通过这类法律，他們在实际上与卑小的精神相符合；在通达事理的人們面前，他們丧失信用。

他們投身于琐碎無用的細节之中，他們鑽在一些特殊的情况里。这說明他們才具窄小，只看見事物的局部，而不能用全面的眼光，概括任何事物。

他們中有若干人，矯揉造作，不用通俗語言，而用别的語言①；对于立法者說，这是很荒謬的。如果法律使大家不懂，如何能令人遵守呢？

他們常常毫無必要地廢除已經存在的法律；这就是說，他們将人民擲入必然被这些变换引起的混乱中。

这是真的：由于某种来自"自然"而与人的精神無关的奇异情况，有时确有必要更换某些法律。然而这种事例究竟很稀少，倘或遇到，也只能用战战兢兢的手去接触它，应当遵守許多仪式，采取許多愼重的步驟，那么人民自然得到結論，認为法律是很神聖的，因为需要这許多手續方能取消它。

往往法律制訂得太微妙，立法者只追随邏輯的意念，而忽略了自然的公正。到后来，人們發見这些法律太严峻了。于是，由于某种公正感，人們認为有責任避免这种法律；可是这一种挽救方法是新的弊病。無論法律如何，必須永远遵守，并应当視为公众的良心；个别的良心必須永远与此符合。

但必須承認，立法者之中，有若干人曾經注意到一点，表示他們有很多的賢智：那就是他們使父亲对于子女有很大的权威。

---

① 指拉丁文。

沒有比这更减輕法官們的負担，更減少法庭上的訟案。总之，沒有比这更能在一国之中散布平靜的空气；在一国中，風俗总比法律更能造成优秀的公民。

在一切权力之中，这是最不易被濫用的权力；这是一切立法之中最神聖的一种；这是唯一的，不取决于慣例的立法，它甚至成立于一切慣例之先。

人們注意到，在某些国家，父亲掌握着很大的賞罰之权，家庭就比較更合乎正規；因为父亲是宇宙創造者的形象，他虽然能用他的热愛来領导大家，却并不放弃用希望与畏惧等动机使人們依附于他。

在此信結束之前，我必須使你注意法国人精神的希奇古怪。据說他們从罗馬法律上保留了許多無用的东西，甚至比無用更糟；他們沒有采取父亲的权力，这在罗馬法律上，是被立为首先第一的合法权威。

1719年，主馬达·勒·阿赫額月4日，自巴黎。

信一百三十 黎伽寄＊＊＊

在这封信中，我要和你談談一种特殊的人，名为“新聞家”，他們聚集在一座宏丽的花园里①，終日忙碌。他們对于国家完全沒有用处；尽管讓他們饒舌五十年，假如有人能閉口無言同样长久，其結果一定毫無二致。可是他們自以为了不起，因为他們談的都是宏偉的計划，論的都是远大的利益。

① 指杜依勒里花园。园在巴黎中心，昔杜依勒里王宮之一部分，后来宮被拆毁，花园現在还保留着。

他們談話的基础，是輕浮可笑的好奇心：他們自称能够进入任何办公室，無論它多么神秘。他們决不承認世上有他們不知道的东西；他們知道，我們尊严的苏丹有多少妇人，每年生多少孩子；而且，虽然他們不花錢雇用間諜，他們也清楚苏丹为了羞辱土耳其和莫臥兒两国的皇帝，采取什么措施。

一談完現在，他們赶紧又談未来；而且迎头赶上天意，他們在世人各种活动上，都預知天意如何。一个将軍，可以由他們拉着手引导；他們夸奖这将軍千百种蠢行，其实并無其事；他們又替这将軍准备下千百种他决不会作的、别的蠢行。

他們橫扫千軍，如逐野鷗；摧毀城垣，如裂紙片；所有的江河上他們都架了桥，所有的山中都有秘密的路，在灼热的沙漠上有巨大無比的軍需庫；他們所缺乏的只是正常的情理。

此間同居某人，接到某新聞家来信一封。我見那信希奇古怪，就保存下来，兹抄录如下：

先生：

对于时事，我的揣測很少差失。

一七一一年一月一日，我曾經預言，在这年内，約瑟夫皇帝①要去世。那倒是眞的：当时約瑟夫身体健康，我想如果我說得太清楚了，不免招惹嘲笑，这就使我隐約其辞，但是善于辨理的人很明白我的意思。当年四月十七日，約瑟夫皇帝出天花死了。

皇帝与土耳其宣战之后，我立刻到杜依勒里花园各角落，寻找我們各位同仁；我把他們集合在池边，对他們預言貝尔格勒特将被圍困，并且将被占領。我很高兴，我的預言居然应驗了。到倒是眞的：在圍城期間，我以一百比斯多尔打賭，說那城

① 日耳曼皇帝約瑟夫一世（一六七八至一七一一年）。

将于八月十八日①陷落；可是到十九日城才被占。怎么能輸得这样巧呢？

当我看見西班牙的海軍，在沙底尼亚島登陆时，我估計沙底尼亚一定被占領；我这样說，結果眞的如此。得意忘形之余，我又加上一句，說那胜利的海軍，将到腓那尔去登陆，借以征服米兰省。由于我这意見，当时有人拒不接受，我願意給它光荣的支持，于是用五十比斯多尔打賭。結果又輸了。因为那恶鬼阿尔培罗尼②，不顧条約的信义，派海軍到西西里島去了，一下欺蒙了两大政治家：薩瓦亚公爵③和我。

先生，凡此种种，使我大起恐慌，我决定預言仍旧預言，打賭从此罢休。往昔我們在杜依勒里园中，向不通行打賭，去世了的L伯爵，当时也不允許打賭。可是，自从一群"少师"④夹杂在我們中間，我們不知道到了什么田地。我們剛一張口，想說一件新聞，这群年輕人之中，立刻有人提出打賭，表示反对。

日前，我正打开手稿，同时把眼鏡架穩在鼻子上，在这群虛張声势的人中，有一个正好抓住我第一句話与第二句之間的空隙，对我說："我說不是这样的，拿一百比斯多尔打賭吧。"我假装沒有注意这荒誕的建議，用更大的声音，繼續說下去："……元帅先生，一听說……""这是假的，"他对我說，"你的新聞荒唐不經，絲毫不合一般情理。"

先生，請您行个方便，借我三十比斯多尔；因为，我对你說实話，这些打賭使我受到極大的攪扰。茲将上內閣大臣的信稿两件，抄供尊閱。

我是……

---

① 原注："一七一七年"。

② Jules Alberoni(1664—1752)，西班牙首相。

③ 当时意大利的統治者。

④ 引号是譯者加的。当时紈絝子弟之一种；那些青年服装时髦，举动怪誕可笑。

新聞家上內閣大臣信兩封

大人：

我是我們国王从未曾有的最热誠的子民。我催逼友人某君执行我所訂的計划：写一本書說明路易大王①在所有值得称"大"的君王之中，是最偉大的一位。許久以来，我从事于另一著作，这著作将使我們国家获得更多的光荣，只要大人願意給我一种优先权。我的計划在于証明，自从帝政开始以来，法国人从未打过敗仗；并且証明，直到今日，史学家們所謂我們失利，都是十足的謊騙。在許多場合，我不得不加以糾正，而我敢自夸，我在批評方面尤其出色。

大人，我是……

大人：

自L伯爵去世之后，我們請您仁慈为怀，允許我們选举一个主席。在我們的会議上，常發生混乱，对于国家大事，不像过去那样討論；我們那些年輕人在生活中，对于年長者毫不照顧，在他們自己之間毫無紀律；眞正成了罗波安②会議，老年人必須听从年輕人。我們徒然向他們解釋，在他們出世前二十年，我們已經是杜依勒里花园的平和的占有者；我相信，到最后他們会把我們赶出花园去；到不得不离开这些我們曾經多次回忆法兰西英雄們的地方，我們只好到王家花园③去开会，否則就到更偏僻的地方去。

我是……

1719年，主馬达·勒·阿赫賴月7日，于巴黎。

---

① 指路易十四。

② 以色列王沙罗門之子，詳見"旧約""列王記上"，第十二章。

③ 后称"植物园"，在巴黎市內，今尚存。

信一百三十一　磊迭寄黎伽

（寄巴黎）

一到欧洲，最引起我好奇的事物之一，是各共和国的历史及其起源。你知道大部分的亚洲人对于这种政府連观念也沒有，想像力并未帮助他們了解，世上除专制政府而外，还能有别的政府存在。

我們所知道的最早的政府，是君主政府；至于共和政府之形成，实有待于世紀的綿延，和机緣的巧合。

希腊被洪水冲毁以后，有新的居民来补充人口。它从埃及和最邻近的亚洲地区召回几乎全部的移民。由于那些地方是国王統治的，从那边回来的人民，亦由若干国王統治着。但是，由于这些君主的暴政，桎梏愈来愈沉重了，于是人們挣脫了桎梏；而从这許多王国的廢墟上，建立起那些共和国，使希腊十分繁荣，在四方八面的蛮邦之間，成为唯一的文明国土。

对自由的热爱，对君主的憎恨，使希腊长期維持独立，并将共和政府扩展到远方。希腊各城在小亚細亚找到盟邦；它們将移民送到这些地方去，这些移民和希腊城市同样自由，它們抵御着波斯国王的侵略活动，給希腊城市做屏障。这还不算：希腊移民，曾經充实了意大利人口；意大利移民充实了西班牙，可能也充实了高卢。我們知道，古代盛傳的那偉大的伊斯貝里①，起初就是希腊，各邻邦把它看作世外桃源。希腊人在本国沒有找到

① 古希腊人以此称意大利；罗馬人則以此称西班牙。

这幸福的乡土，跑到意大利去找；意大利的居民到西班牙去找；西班牙的居民到培底克[1]或葡萄牙去找，这样一来，所有这些地区，都被古人称为伊斯貝里。这些希腊移民，从他們和美的故乡，带去了自由的精神。因而在这些悠远的古代，在意大利、西班牙、高卢等地，看不見有什么君主国。你不久可以看見，北欧与德国人民的自由也不下于此；如果在他們之間發現几个王权的殘迹，那是因为軍队和共和国的領袖被人当作国王了。

上述种种，都發生在欧洲；至于亚洲与非洲，它們一直在专制暴政的重压之下喘息，应作为例外的，只是上面已經提到的小亚細亚的几个城市，和非洲的迦太基共和国。

那时世界分屬于两个强大的共和国：罗馬与迦太基。罗馬共和国的开端，人們再熟悉沒有；而迦太基共和国的根源，却最为人們所生疏。关于娣桐[2]以来的非洲君王，大家一無所知，也不知道他們如何丧失了权力。如果罗馬公民与被罗馬征服的人民之間沒有那种不公平的区别，如果外省的总督沒有这样大的权力，如果防止暴政的神聖法律一直被遵守，如果他們沒有利用他們的不义之財来堵塞那些法律的嘴，那么罗馬共和国的异常扩大，可能成为世界上一件大幸事。

凱撒压迫罗馬共和国，并使它向独断独行的权力低头。

在很久期間，欧洲呻吟于强暴的軍事政府之下，于是罗馬的温和，变成殘酷的压迫。

同时，从北欧出来了無数陌生的民族，如狂流急湍，漫遍罗馬各省。他們發現爭城掠地和劫盜行为同样輕而易举，于是就瓜分罗馬帝国，建立許多王国。这些人民是自由的，他們使国王的

---

[1] 西班牙南部地区，即今安达卢西亚(Andalusia)。

[2] Didon，据傳說，她是迦太基古国創基的女王。

权力受極大的限制，以至所謂国王，严格說無非是領袖或将軍。因而那些王国，虽然是用武力建立的，却毫不覺得战胜者的桎梏。当亚洲各族，如土耳其与韃靼人等，进行征服时，他們順从独夫的意志，只想給独夫增添新的順民，并且用武器替独夫建立狂暴的权力。然而北欧各族，在本国原系自由之民，侵占罗馬各省后，并不給他們的領袖以很大的权力。甚至有些民族，例如非洲的望达耳族，西班牙的哥特族，对国王若不滿意，即便廢黜；在另一些民族，国君的权力为千种不同方式所限制：为数甚众的爵爷，和君主分享权力；战爭必須获得他們同意始能进行；战利品由首領与士卒均分；为了自己的利益，君主不征收任何特殊的稅款；法律在国民会議上制訂。所有建立在罗馬帝国廢墟上的各国，基本原則均如上述。

1719年，助勒·希哲月20日，于威尼斯。

信一百三十二 黎伽寄＊＊＊

五、六个月以前，我在一家咖啡店里看見一个紳士，衣冠頗为整齐，正在高談闊論，引起旁人傾听。他說的是在巴黎生活的乐趣，他抱怨由于个人的处境，不得不到外省去过沒精打采的日子。他說："我的地产，每年有一万五千鎊的生息；如果这份財产的四分之一是現款或随身可以携带的东西，我相信我一定更为幸福。我徒然催迫我那些佃戶，徒然用罰款逼得他們喘不过气来，这样無非使他們更挤不出一滴油水；我从不曾一次見到一百比斯多尔。如果我負一万法郎的債，人們把我的地产全部沒收

了以后，我就該入收容所了①。"

我沒有十分注意这一篇长談，就出来了。可是昨天我又到这一市区，我又进入那家咖啡店，在那里看見一个神气庄严的人，面色灰白，臉拉得长长的；他在五、六个高談闊論的人之間，显得黯然無神，沉思寡言。直到后来，他突然發言，高声說道："是的，先生們，我破产了，我不知道如何生活，因为目下我家中有鈔票二十万鎊，銀幣十万枚。我处在極可怕的境地：我一直以为自己很富，如今已經入了收容所。至少，如果我有一小塊唯一的土地，可以作为隐退之計，我才有把握維持生活；然而我連这頂帽子一般大的地产也沒有。"

我偶尔把头轉向另一边，看見另一个人，像中了邪似地在扮鬼臉。"今后信托誰呢？"他大声喊，"有一个奸人，我滿以为他是个朋友，借了錢給他；而他已經把錢还給我。何等可憎的奸詐！他徒劳了，因为在我思想中，他将永远名声扫地。"

就在近边，有一衣衫十分不整齐的人；他抬眼望着天，說道："願上帝給大臣們的計划祝福！但願我看見股票漲到两千，而全巴黎的侍役比他們主人更富有！"我好奇地打听那人的姓名。有人告訴我："这是个極貧穷的人，所以他操一門穷行業：他是家譜学家。如果人們繼續發橫財，他希望他的技艺能賺錢；并且希望那些新富翁都需要他改造姓氏，洗刷祖先的骯脏，点綴他們的馬車②。他自以为願意制造多少有身份的人，就制造多少；他眼看

① 当时巴黎有"大收容所"(Hôpital Général)，专收容乞丐及貧病無告的人。此地所謂"入收容所"，意即一貧如洗。这封信反映路易十五的攝政王任用苏格兰財閥瑔·劳(John Law, 1671—1729)为財务总监，金融紊乱，貨幣貶値，狡黠者投机取巧，往往暴富，也有些人因为不善于經营而在朝夕之間遭到破产。

② 富貴人家的車乘，上面繪有"族徽"的圖案，互相炫耀，成为風气。

自已生意兴隆，不禁欣喜雀躍。”

最后，我看見进来了一个干瘦蒼白的老者；他未及就座，我已認出他是个“新聞家”。有些人对于一切失意的事，采取有胜利把握的姿态，并且总是預見未来的胜利和战利品；而这老者，却不在此例。和这相反，他属于战战兢兢之流，他們只有令人悲愁的新聞。“在西班牙方面，大势十分不妙，”他說，“我們在边境上沒有騎兵；使人担心的是庇奥亲王①有大队騎兵，可能侵占整个郎格道克②。”

在我对面，有一个不修边幅的哲学家，他覺得“新聞家”十分可怜；对方說話声音越高，他肩越聳得高。我走到他身边，于是他在我耳边說道：“你看这自命不凡的傻瓜，一小时以来，一直和我們談他如何替郎格道克心惊胆战，而我昨晚看見太陽上一塊黑斑，如果此斑不断放大，可能使整个自然界陷于痲木状态，可是我連一个字也沒有提。”

1719年，賴买丹月17日，于巴黎。

信一百三十三 黎伽寄＊＊＊

日昨我去参观某修道院中的大圖書館③，其中的修道士們仿佛对圖書館負有保管的責任，可是他們不得不規定时間讓大家进去。

我一进去，看見一个神气庄严的人，在数不淸的書籍之間踱

① Prince Pio，当时西班牙侵略軍的指揮官。

② 法国南部之古称。

③ 指巴黎聖·維克多修道院的圖書館，一七〇七年开放，允許群众閱覽。

来踱去。我到他面前，向他請教，有几本装訂特別講究的是什么書。“先生，”他对我說，“我在这里等于置身异域，一个人也不認識。許多人都提与此类似的問題；可是您看，我显然不会为了滿足提問題的人去讀所有这些書。我有我的圖書館員，他会給你滿足，因为他昼夜忙于研讀你所看見的这一切書籍。那是一个沒有用处的人，他对于我們是很大的負担，因他絲毫不替修道院工作。但是我听見斋堂的鐘声响了。像我这样的人，身为教团①之长，应当万事領先。”說到此地，那修道士将我推出門外，关上門；于是，飞也似地，他在我眼前消失了。

1719年，賴买丹月21日，自巴黎。

信一百三十四 黎伽寄前人

第二天，我重新到那个圖書館去，在那里我發見一个人，和第一次遇見的那个完全不同。这人神气純朴，面目清俊；而待人接物，藹然可亲。我一向他表示我的好奇心，他立刻負責使我的好奇心得到滿足，并且因为我是个外国人，他給我仔細講解。

我对他說：“教父，占着圖書館整整这一边的这些巨册，是什么書？”

他回答說：“这些是聖書詮釋家的著作。”“数目可眞不小！”我接着說，“想必在这以前，聖書十分晦澀，如今却非常明朗了？是否还有一些疑問？可能其中有值得討論的地方？”他回答說：“那还用問，善良的上帝！那还用問！問題之多，几乎和書中行数相

---

① 指宗教团体，修道士們集体生活的团体。

等。""是嗎?"我說,"那么这些作者,都作了些什么事呢?"他說:"这些作者,并未在聖書中尋求应当相信的,却寻求了他們所相信的;他們絲毫沒有把聖書看作敎义的經典,从而接受这种敎义;却把它看作一本可以給他們自己的意見增加权威的書。因此,他們歪曲了書中一切意义,折磨尽了所有的篇段章节。这是一塊土地,不同宗派的人都可以闖进去,如同打劫一样的;这是一片战場,敌对的国家在那里相遇,在那里打仗,有人冲击,有人作前哨战,方式很多。

"紧接这边,您看,这是一些苦行的、或虔信的著作;接着便是道德的書,这些書比較有用得多;还有神学書,由于它們所研究的內容,同时也由于研究的方式,这些書加倍地令人难懂。这边是神悟派[①]的著作,也就是說,一些心腸柔軟的虔信者的著作。"我对他說:"啊!敎父,請等一下。不要如此迅速。請給我談談这些神悟派修士。"他說:"先生,虔誠的信仰燃燒着一顆傾向于柔情的心,把神思送到脑中去。而这些神思,使脑子也燃燒起来,从而产生神游和妙悟。这种情况是虔信的瘋狂。往往神悟更臻完善,成为靜宗[②],或不如說退化而为靜宗。您知道,一个靜宗修士,不是別的,不过是一个瘋子,他又虔誠,又放蕩。

"您看,这些是罪業审辨师[③]的著作,他們将黑夜的秘密公布于大白天;他們在想像之中,造成爱情的魔鬼所能产生的种种妖怪,将它們集合起来,互相比較,作为他們思想的永恒对象;如

---

① 按照基督敎的說法,个人必須通过一定的宗敎仪式,始能与上帝發生精神上的接触,而神悟派(Mysticisme)可以不通过宗敎仪式,取道于神秘的参悟,即可与上帝的精神直接打交道。

② 靜宗(Quiétisme,一六七五年,西班牙修道士莫利諾斯,Michel Molinos所創)以靜觀代替一切行动。

③ 詳見"信五十七",第95至97頁。

果他們的心不和这妖孽結成同伙，不成为如此天眞与赤裸被描繪的、种种迷惘行动的同謀，就算幸运！

“您看，先生，我自由地思想，并且我想到什么就对您說什么。我天生就是这样天眞，尤其是和您在一起，因为您是外国人，您願意明白事物，明白事物的本来面目。如果我願意，我可以一概用贊美的口气和您談这一切，我可以不停地对您說：‘这是神聖的，这是可敬的；这里有奇妙的成分。’那么結果將不出此二者：或者您上了我的当，或者您在心里駡我無耻。”

我們話到此为止，因那修士突然有事他去，談話中断，一直到次日。

1719年，賴买丹月23日，自巴黎。

信一百三十五 黎伽寄前人

到了約定的时間，我又到圖書館去；那人將我領到恰好昨天我們分手的地方。他对我說：“这些是語法家、詮注家与講解家。”“教父，”我問他，“这些人不能够不通达人情物理吧？”他說：“是的，他們可以不通达人情物理，甚至表面上显不出来，他們的著作并不因此而更低劣；这一点对他們是很方便的。”“这倒是眞的，”我对他說，“我認識不少哲学家，他們最好专心研究这类学問。”

他接着說道：“这些是演說家，他們有一种本領，不管有理無理，反正說得使人信服。这边是几何学家，他們强迫人信服，用强暴手段說服人。

“这些是形而上学的書，所討論的一切，事关重大，其中到处

遇到'無穷'。这是物理学書籍，对于这些書，广大宇宙的安排，并不比工匠的最簡单的机器更为奇妙。这是医学書籍，这种紀念碑式的著作，說明生命的脆弱，医术的万能，这些書即使談到最輕微的疾病，也能令人發抖，因为它們使人覚得死神近在身边，可是一談到葯剂的性能，就使我們感到十分安全，仿佛我們成了长生不死之身。

"紧接这边，是一些解剖学書籍，其中关于人体各部的描述，比学者所定的那些野蛮的名詞要少得多，而这些名詞，既不能治愈患者的疾病，也不能治愈医生的愚昧。

"这里是化学，这門学問有时托身于大收容所，有时托身于小收容站①，仿佛这些居处，对于化学一概适合。

"这边是有关隐秘的学問②，或不如說有关隐秘的無知的書籍，就如这些書，內容包含某种鬼把戏；大部分人認为这些書可厭可憎之至，我却以为可怜而已。又如这些星相学的書，也是一例。""你說什么，教父？星相学書籍！"我热烈地問他，"这些書在我們波斯最受重視，它們規定我們生活中一举一动，我們有所謀求，一概取决于它們。星相家眞正是我們的領导人；他們所作的尙不止这些，他們还參預国家大政。"他說："如果眞的如此，你們生活在比理智的桎梏更为厉害的束縛中。这眞是世上最古怪的国家。我怜憫一个家庭如此严重地被星宿的影响所統治，至于一个国家，那就更为可憫。"我立刻答道："我們利用星相学，犹如你們利用代数。每一国家，各有自己的学問，按照这門学問来規

---

① 当时巴黎有"大收容所"，主要收容乞丐，"小收容站"，收容瘋人与病人。当时化学与炼丹术不分；"化学家"（丹客）燒炼黃金，毫無結果，因而破产或發瘋者，大不乏人（参看72頁注①）。

② 魔术、炼丹术等，称为 sciences occultes，即隐秘的学問或方术。

定政策；我們波斯全国的星相家加在一起，决沒有你們一个代数学家①在此地所作的蠢事多。星宿的偶然湊合，比起你們那位'制度'制造家②的漂亮論辯，你不以为是一条同样可靠的規則嗎？如果我們計算一下，在法国和波斯，有多少人反对，多少人贊成，可能这是星相学获胜的極好理由；你将看見那些計算家大为丟臉。从上面的事实，有什么反对計算家的重大結論不能得出来呢？"

我們的爭吵被打断了，我們不得不分手。

1719年，賴买丹月26日，自巴黎。

信一百三十六　黎伽寄前人

在又一次見面时，那博学的人，領我到一間单另的房間里。"这些是現代史的書籍，"他对我說；"先請看教会与教皇的历史家；我为了教育自己讀这些書，但其結果，往往适得其反。

"这边是描写不可一世的罗馬帝国如何衰亡的历史家。罗馬帝国曾經建立在許多君主国的殘骸上；罗馬复亡以后，在它的基础上又建立起許多新的君主国。和他們所住的地方同样地不出名的、为数無穷的野蛮民族，突然出現，席卷、蹂躪并且瓜分了罗馬帝国，建立了你現在可以在欧洲看見的那些王国。这些民族，既然是自由的，并不算眞正野蛮；可是，自从大部分屈服于絕

① 指劳(John Law)，見"信一百三十二"229頁注①。劳制訂关于整頓貨幣及財政的"制度"，使法国經济大为紊乱，不但政府損失甚大，人民也受害不淺，此信再一次反映当时人民对劳不滿的情緒。

② 同上。

对的权力、而丧失了如此适合于理智、人道以及自然的、那甜蜜的自由以后，他們就变成野蛮了。

“你看这些研究日耳曼帝国的史学家。这帝国对于它的前身第一帝国說，只剩下了陰影。可是我以为这是地球上唯一的、不因为分裂而削弱的国家；我也以为，这是唯一的国家，它愈受損失，反而愈巩固了自己；它緩慢地利用它的胜利，打了若干次敗仗而成为不可馴服的了。

“这些是研究法国的史学家。在这些著作中，人們首先看見王权的形成，从而王权复灭了两次，复兴了两次；后来委靡不振，有若干世紀之久；可是，它不知不觉积蓄了力量，从四面八方增长起来，达到最高阶段，犹如江河，在奔流之中，丧失了江水，或隐伏在地下，接着，重又出現，与支流匯合，水势壮大，凡遇阻碍，無不用迅疾的流势，把一切都冲走。

“那边，你看見西班牙民族从某些山岭上出来，伊斯兰教君主不知不覚地被他們制服，正如以前他們迅速征服西班牙一样；許多王国合并为一个君主国，几乎成为唯一的君主国，一直到后来，被它自己的盛大、和它的虛假的繁荣压得直不起腰来，它丧失了力量，甚至丧失了荣誉，仅仅保留着对于过去的强盛的驕傲。

“这些是研究英国的史学家。在英国，常常可以看見从紛乱与叛变的火花中产生自由；在不可动搖的宝座上，君主却永远是搖摆不稳的。这是一个急躁的民族，即使暴怒，也保持着明智；它成了海上的霸主（这是空前的事）之后，将商業与帝国的發展結合起来。

“紧靠这边，是另一个海洋霸主的历史：荷兰共和国。它在欧洲如此被尊敬，在亚洲又如此凶狠，它的商人們在亚洲受許多

国王的跪拜。

“研究意大利的史学家，指出这国家过去是世上的霸主，今天是列国的藩臣；目前意大利各邦的君主，四分五裂，軟弱無能，除了空洞的政治活动以外，并無其他的君权特征。

“这些是各共和国的历史：瑞士，自由的形象；威尼斯，它只在經济方面有些办法；热那亚，它只有房屋最华丽。

“这边是北欧各国的历史，其中有波兰的历史；波兰非常不善于运用自己的自由与选举国王之权，仿佛它願以此安慰無此特权亦無自由之邻邦。”

談到这里，我們分手，直到次日。

1719年，閃瓦魯月2日，自巴黎。

信一百三十七 黎伽寄前人

次日，他領我到另一間屋子里。“此地是一些詩人，”他对我說，“也就是說，这些作家的职業，在于专門阻撓正常情理，并在愉悦的外表下压抑理智，犹如往昔人們将妇女掩埋在她們的濃妆重飾之下一样。詩人，您是認識的，在东方人中間，也不缺乏詩人；在东方太陽更熾热，似乎把人的想像力都燒热了。

“这些是史詩。”“啊！”我說，“什么叫史詩？”他說：“說真話，我也一無所知；內行人說，从古以来只有两篇史詩①，别的所謂史詩，其实并非史詩，我也不知道对不对。他們还說，写新的史詩，是不可能的，这就更令人惊奇。

① 指荷馬史詩，“伊里亚特”与“奥特賽”。

“这些是戏曲詩人，按照鄙意，他們是最高意义上的詩人，而且是描繪情欲的大师。他們分为两类：喜剧詩人，他們如此温和地搖撼我們；悲剧詩人，他們使我們惶惑，并且猛烈地震蕩我們。

“这些是抒情詩人，我藐視他們的程度，和我重視戏剧詩人的程度一样深；这些詩人将他們的艺术造成和諧的荒唐言詞。

“接着便是牧歌与田园詩的作者，甚至朝廷中人都喜欢这些詩，因为这些詩把他們所缺少的某一种平靜之感給与他們，并且使他們置身于牧童的世界。

“我們所見的作家之中，这些是最危險的：磨炼諷刺小詩的人；这种詩犹如出弦的短箭，造成無可救藥的深深的創伤。

“您看这边是些小說；小說作家，也可以算作一种詩人，他們粗暴地对待了思想的語言，同时也粗暴地对待了情感的語言；他們費尽生平光陰，寻求自然，总寻不到，而他們作品中的人物，希奇罕見，不下于双翼之龙与人身之馬①。”

我对他說：“你們的小說我已經見过几种，如果您見到我們的小說，恐更将大不以为然。我們的小說，亦同样地不自然，况且極受我們風俗習慣的限制：情人必須先嚐十年相思的痛苦，然后始能窺見情妇一面。然而作者不得不使讀者經过这种可厭的导言。小說的情节每一本完全不同是不可能的。为了挽救这弊病，他們求助于一种更加不堪的办法，那就是仰仗于奇异的事变。我敢保您不会贊許女巫从地底变出一支軍队，或則英雄独自摧毁十万大軍。然而我們的小說就是如此。这类冷漠無情、并且时常重复的冒險故事，令人懨懨欲病，而那种荒誕事件，也使人起反感。”

1719年，閃瓦魯月6日，自巴黎。

---

① 双翼龙与人身馬都是神話中的怪物。

信一百三十八　黎伽寄伊邦

（寄士麦那）

此間內閣大臣，互相接替，互相破坏，犹如季节之輪换：三年以来，我看見財政制度已經变更了四次。在土耳其和波斯，今天收税的情形，仍和开国时一般，而此間情况則大不相同。这倒是真的，我們在税收工作上，不和西方人一样，耍这許多巧妙。我們認为，管理君主的收入和管理私人財产的进益，二者之間相差之处，至多不过是計算十万刀曼与計算一百刀曼之别而已。然而此間却更細致，更神秘。此間必須有偉大的天才，昼夜辛勤，不断地、并且痛苦地产生新的計划；他們必須傾听数不清的人的意見，这些人不待請求，都在为他們工作；他們必須隐身于斗室深处，在里边生活，大人先生亦不能进去，市井細民則視之为神聖；他們必須脑中充滿重要的秘密、奇迹一般的打算、新的制度；他們必須在全神貫注、苦思力索之中，丧失語言的功用，有时甚至連礼貌也無暇顧及。

先王瞑目之日，人們就想建立新政。人們感覚不舒服，但不知如何方能改善。过去的內閣大臣，权力無穷，大家頗不自在，因此要想分散这一权力。为此之故，創立了六、七个会議，而这內閣，也許是所有內閣之中，治理法国最合情理的一个。这內閣生命很短，因而它产生良好的作用也是很短。

先王逝世之日，法国是一个百病丛生的身体。N① 手执利

① 指訥埃衣公爵（duc de Noaille），主持內閣財政会議，直到一七一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刃，切削廢肌腐肉，并且塗上一些头痛医头、脚痛治脚的藥膏。可是剩下一种內疾，有待治疗。来了一个外国人①，着手治疗工作。用了許多猛烈藥剂以后，他以为已使法国恢复了丰腴，实际仅仅使法国肿脹。

半年以前的富人，目前均在貧困中；而过去沒有面包的人，今天却財富用之不尽。貧富这两極端，从未如此接近过。那外国人将法国翻了一个面，犹如收購破烂者翻改旧衣一样：他将原来在底下的放在上面，原来在上面的放在反面。許多人發了意外的横財，連他們自己也不能相信。即使上帝把人从微賤中拯救出来，也不能如此迅速。多少侍役，現在被他們同伴伺候着，明天也許会被他們主人伺候着！②

这一切，常常惹起希奇古怪的事。在前朝發迹的僕役，現在夸耀着他們的出身；对于剛剛在某一条街上脫下僕役制服的那些人③，他們表示半年以前別人向他們自己表示的全部鄙視；他們用全力喊叫："貴族破产了！国內多么混乱！身份等級，杂乱不堪！只見那些無名小子大發其財！"我可向你担保，这些新暴發戶在未来的暴發戶身上，也一定大肆报复；而在三十年后，这类"有身份的人"④必将大事声張。

1720年，助勒·誼兒德月1日，于巴黎。

---

① 指劳(Law)，見229頁注①，235頁注①。

② 見229頁注①。

③ 因突然發財，离开僕役地位不久之人。"某一条街"指巴黎的甘崗波瓦街(rue Quincampoix)，当时投机商人聚集之处，空头卖买，类乎后世的証劵交易所。

④ 引号譯者所加，因原文語气是反話。

信一百三十九　黎伽寄前人

下面是夫妇恩爱的一个偉大例子，这例子不但發生在一个妇女身上，而且她同时又是女王。瑞典女王① 竭力要使她的丈夫某亲王参加王权，为了克服一切困难，她通知議会，如果她丈夫当选，她甘願放弃王位。

六十多年以前，另一位女王，名叫克丽斯蒂娜，为了专心致志研究哲学，放弃了王位。我不知道在这两个事例之間，哪一个更值得贊美。

虽然我相当贊成个人应当坚守自然給他的崗位，虽然我不能夸奖某些人的弱点，他們自覺力不称职，像开小差一样，离开了崗位，但是这两位女君主的灵魂是偉大的，同时我又看見这一个的智慧和另一个的心腸都超过她們的富貴，因此我深受感动。正当別人一心想享福的时候，克丽斯蒂娜却急于求知。而另一位女王，願将她的幸福由她庄严的丈夫来掌握；只有那时，她始肯享受这幸福。

1720年，穆哈兰月27日，自巴黎。

---

① 烏尔丽克—艾来奥諾(Ulrique-Eléonore)，一七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逊位于其夫。

信一百四十　黎伽寄郁斯貝克

（寄＊　＊　＊）

巴黎的法院[1]正被貶到一个名为彭多阿斯[2]的小城中去。內閣会議給它送去一份通知書，令它存案或表示贊成，这通知書使它丧失体面，于是它用了使內閣会議失体面的方式，将这通知書存案了。

王国境內，还有几处法院，也被同样待遇威胁着。

这类团体总是討人厭的：因为它們不接近君主则已，一接近君主就是为了奏聞令人發愁的真实；当一大群宫廷侍奉之臣，正在不停地对君主們介紹人民在他們統治之下如何幸福的情形时，这类团体却来揭穿廷臣們的諛詞，而将他們所接受的人民的呻吟与眼泪，献于御座之前。

亲爱的郁斯貝克，如果需将真情实况奏給君主，实在是个沉重的担負。君主們很应当想到，决心如此做的人，亦出于不得已；倘如不是迫于义务，出于敬意甚至忠爱，他們不至于下此决心、办理对于自己也可悲可痛的手續。

1720年，主馬达・勒・巫拉月21日，自巴黎。

信一百四十一　黎伽寄前人

将近周末，我要去找你。和你在一起，日子会过得多么愜

① 也就是議会，当时法国的法院，兼有議会性質，但是和后世的議会又不同。

② Pontoise，巴黎西北小城，但今天已經是三十九万人口的中等城市。

意！

前几天，有人带我去見在宮中执事的某貴夫人，因为她頗想看看我的外国面貌。我覺得她很美丽，足当得起我們主上的靑睞，也配在他寵幸的、神聖的后宮，占一尊严的地位。

关于波斯人的風俗習慣，关于波斯妇女的生活方式，她向我提出千百条問題。我仿佛覺得后宮生活，并不合她口味，一个男子独占十个、或十二个妇女，令她發生反感。她不能不羡慕男人的幸福，同时怜憫那些妇女的处境。由于她喜欢讀書，尤其小說与詩歌，她希望我和她談談我們的小說詩歌。我对她講的种种，加倍引起她的好奇；她請我在随带的書中，翻譯一段給她看看。我照办了，而且隔了几天，就給她送去一篇波斯故事。你看見这故事譯成了外文，也許引以为快。

伊卜拉亨的故事①

在昔克·阿里·可汗的时代，波斯有一妇人，名叫苏尔瑪。神聖的"古兰經"她能全部背誦；当时沒有一个祭司，能比她更善于了解神聖先知們的遺訓；阿拉伯博士們無論弄什么玄虛，她沒有不能洞穿內幕的。她不仅知識广博，又因有一种輕松愉快的精神，使人不易辨别她是在娛乐听者，还是在教导他們。

① 在这篇經过孟德斯鳩改写的波斯故事中，反映了封建制度残酷压迫下的女性要求自由、平等与幸福的热望。她們要求对于她們的敌人，她們的橫蛮的压迫者——封建社会的丈夫，进行反抗与报复。假如在現实生活中不能实現这种报复，她們認为哪怕在死后，也要使之实現。从而产生了"女子的天堂"这一种表面上好像很天真，其实具有悲剧深度的幻想。在长期封建压迫下的女性，一方面局限于时代的条件，另一方面則因为被压迫的生活影响了她們的文化修养和一般見識，因而她們所想到的报复手段，自然而然地是将男子所加于她們头上的一切，反过来——加在男子头上。也就是所謂循环式的报复。

一天，她和女伴們在后房內院的一間厅堂上。有女伴問她，对于死后的情況作何感想，是否相信經学博士們的傳統說法，認为天堂只为男子而設。

"这是一般人的感想，"她对她們說，"人們不遺余力地侮辱我們女性。甚至有一民族，散居全波斯，就是所謂'犹太民族'，根据他們的聖書，認为我們女子沒有灵魂。

"这些带侮辱性的意見，来源無非男子的驕傲；男子們想把他們的优越地位一直保持到死后，沒有想一到'最后的一天'，所有的生灵全以虛無的身份出現在上帝面前，他們之間除了各人的陰德，再無其他特权。

"上帝的恩澤是寬广無垠的；正如陽寿已尽的男子，如果生前沒有濫用他們加在我們女子头上的权力，可以进入天堂，那里充滿美貌动人的天女；美到这种程度，倘有塵世男子看見她們，他一定立刻自杀，因为急于上天去享艳福。女子們也一样，有德行的将去極乐世界；在那兒，和供她們使用的天上的男子們在一起，她們将陶醉于源源不竭的欢乐中；她們各人将有一座后房，把那些男子禁閉在其中，用若干閹奴——比我們的閹奴更忠心——来看守他們。"

她接着又說："我在一本阿拉伯的書中讀到，有一个人名叫伊卜拉亨，非常嫉妒，令人不能忍受。他有十二个妻子，全都美丽絕倫；他用非常凶暴的态度对待她們；他的閹奴和后房的墻垣，他認为都不可靠；他将十二个妻子几乎整天关在房內，閉門落鎖，不許她們互相見面，也不許互相說話；因为即使無邪的友誼，也引起他的嫉妒。他的一举一动，無不反映他的粗暴天性；他嘴上从未說过溫和的字句，他的任何微小动作，都是为了加强对于女人的奴役。

"一天，他把她們全体集合在內院的厅堂上。女人中有一个比其余的胆大，責备伊卜拉亨本性恶劣，說道：'人若想尽办法要使別人怕他，結果必先令人恨他。我們不幸極了，不能不期望有所更变。別人处在我的地位，也許会盼你死亡，而我只盼我自己死；無法与你生离，只好希望死別，倘能与你分別，死亡对于我也是很甜蜜的。'这一番言語，本該感动那男人，却反而使他暴怒若狂；他拔出匕首，刺入女人胸膛。'亲爱的女伴們，'女人用奄奄一息的声音說，'倘若蒼天怜惘我的德行，你們的仇一定能报。'說到这里，她就离开了她不幸的生命。她来到極乐世界，生前正經的妇女，在那兒享受着日新月异的幸福。

"她先看見一片草地，有如含笑的面孔，在鮮艳的花色掩映之下，愈显得草色碧綠；小溪一泓，比水晶更瑩潔，在草地上画出無穷的曲折。她接着进入迷人的小树林，只有众鳥恬靜的歌声，打破林中的幽寂。再往前走，迎面而来的是华貴的花园，大自然点綴那些花园，在簡单之中，尽富丽堂皇之能事。最后她發現了一座非常講究的宮殿，这是为她而設的，其中充滿着天上的男子，供她取乐。

"男子之中，有二人立刻过来，替她解衣；別的男子，将她扶入兰湯，替她沐浴，并且洒以最美妙的香精。接着，替她換上新衣，和她的旧衣相形之下，显得华丽無比。然后領她到大厅上去。她看見厅上的火爐燃燒着檀香木柴，桌上罗列着奇珍异味。仿佛一切都助成她官能的極大欢喜：在这边，她可以听柔和悅耳的天上音乐；在那边，她只看見天上的男子們在舞蹈，他們专心致志，博取她的欢心。然而这許多乐趣，無非是借此在不知不覺之中把她引向更大的乐趣。人們引导她来到房中。于是，再一次解衣以后，他們把她抱到極講究的床上；两个美貌惑人的男子，

張臂欢迎她。她到这时已經陶醉，高度的欢乐超过了她的欲望。她对男子們說：‘我已完全不由自主，如果我不敢保自己是长生不老之身，我簡直以为快要死了。实在够了，放下我吧；强烈的欢乐，使我不能支持。是的，你們讓我的官能稍稍平靜一些，我又开始呼吸，神志也恢复了。这是怎么回事，他們将烛台拿走了？为什么我現在不能仔細看你們天神的美貌？为什么我不能看？……但是为什么要看呢？你們使我回到了当初的狂欢。啊，神呀！这一片黑夜是多么可爱！怎么！我将成为长生不死，而且和你們一起长生不死？我将是？……不，我請求你們饒恕，因为我看你們这些人，是永远毋須求人饒恕的。’

“接連命令了几次以后，人們終于服从她；但是，到她很严肃地要求时，他們才服从的。她懶洋洋地休息了一会，在他們怀中睡着了。睡了两段时間，她消除了疲劳。她接受了两个吻，忽然又热烈起来，張开了眼睛。她說：‘我很不放心。我怕你們不爱我了。’她不願长时間停留在这疑竇中，因此他們給她所要求的一切說明。她嚷着說：‘我大梦已醒。請原諒，請原諒！我对你們很有把握。你們閉口無言，但是你們行动証明，胜于千言万語。是呀，是呀！我向你們实說：从来沒有人这样相爱过。可是，怎么！你們二人都来爭寵，看誰能說服我？啊！如果你們爭执不休，如果你們以我敗北为乐，再加上你們互相竞爭的雄心，那么我就完了：你們两人一定都是胜利者，只有我一个人是战敗者；但是我要使你們的胜利付出極高的代价。’

“这一切，到了天明，才告中断。她的忠心而可爱的僕役們走进房来，叫那两个青年人起床；两个老者带他們回到原处，禁閉起来，以备她随时取乐。接着，她也起床，先穿簡素动人的便装，召見把她当偶像崇拜的宮廷人众；稍后，她戴上最华丽的飾

物。那一夜，增加了她的美丽；她的容光更富于生命，她的綽約的姿态更富于表情。一整天，無非是舞蹈、奏乐、宴飲、游戏、散步。并且人們看見阿娜伊絲[1]时常偷偷地走开，飞跑着去找她那两个青年人物。隔了一会，在这种珍貴的会晤以后，她又回到原来的人群里，她的容顏，更显得安詳明朗。最后，天色将近黃昏，大家整个兒看不見她了。原来她自己关在后宮，她說願意和宮中禁閉着的、那些长生不老的、她的永恒伴侶們，互相認識。于是，在那最隐秘、最迷人的处所，她巡視了她的五十名美丽出奇的奴隶的住室。整整一夜，她从这間房，漫步到那一間，到处接受永远不一样、可也是永远相同的頌贊。

“长生不老的阿娜伊絲就是这样度过日子，有时沉湎在热鬧的欢乐中，有时玩賞着清静的乐趣；或被一群光彩煥發的人所贊揚，或被一个狂热的情人所独爱。她时常离开快乐的宮殿，到野外的窑洞里去；她足迹所到之处，好像开遍了鲜花，各种娛乐，成群結队欢迎她。

“她在幸福的宅第中，已經住了一个多星期；那些天以来，她一直緊張、激动到極点，沒有思索的余地。她享受幸福，而沒有認識这幸福；得不到一刻安静使灵魂自己省察一番，并且在热情宁息的寂静中，傾听自己的声音。

“快乐的仙人們，由于激烈的欢乐，很少能享受精神上的自由。因此，他們对于当前事物的执着，是牢不可摧的，而对于过去的事物，完全置之脑后，他們在塵世曾經認識过或爱过的一切，絲毫不再使他們操心。

“可是阿娜伊絲却具有眞正哲学家的精神，几乎在深思静虑

---

① 就是伊卜拉亨所刺死的女人。

中过了一生；她思路深远，超过平常人認为一个孤独女子所能达到的程度。从前她的丈夫，使她过严肃的隐居生活，所剩下的只有这一好处。就是这种精神力量，使她能蔑視当时打击了她的女伴們的种种恐怖，使她蔑視死亡，而死亡終于成为她的苦难的終点，和幸福的开始。

"于是她漸漸脫离欢乐的陶醉，独自关閉在宫中某一殿堂里。对于过去的生活和当前的幸福，她尽情地作了一些甜蜜的思索。想到她的女伴們的不幸，她不禁泪下；自己身受过的磨难，自己容易感动。阿娜伊絲不仅以同情自足，对于那些不幸的女伴，她格外深情，她覚得有援救她們的决心。

"她命令身边的年輕人之一，扮作她原来丈夫的状貌，到她原夫的內院去，成为后房之主，赶走原主，取而代之，直到她召他回来时为止。

"命令很快就执行了：那人騰空而去，到达伊卜拉亨內院門口。伊卜拉亨不在里边。他拍門，所有的門户都为他而洞开，閹奴們拜倒在他脚边。他飞一般奔向伊卜拉亨的女人們禁閉着的房間里去。他来的时候，曾用隐身术走近伊卜拉亨，在这嫉妒者的衣袋里取得了鑰匙。他走进閨房。起先，他的溫和、可亲的神气，使妇人們大为惊奇；接着，他态度殷勤，行动輕捷，更使她們惊奇不止。每个妇人都感到惊奇。如果不如此千眞万确，她們簡直以为身在梦中。

"正当这些新的場面在后房演出，伊卜拉亨前来撞門，他通报自己的名字，大閙大叫。碰了許多釘子以后，他总算进去了，他使閹奴們慌乱到極点。他迈着大步往里走；但是，一見那假伊卜拉亨，与他維妙維肖，并且行动随便，完全是一家之主，他不覚倒退数步，好似从云霧中掉了下来。他大呼救命，要閹奴們帮助

他杀死騙子，可是誰也不听他指揮。他只剩一个希望極微的办法，就是讓他的女人們来判断。一小时以来，那假伊卜拉亨已經博得了他的判官們的欢心。眞伊卜拉亨被人驅逐，狠狽不堪地拖出后房。如果他的敌手不吩咐留他狗命，他早就被打得死去活来。新伊卜拉亨終于成了战胜者，他愈来愈显得沒有辜負众望，并且以向所未見的奇迹，引起大家的注意。

“妇女們說：‘你可不像伊卜拉亨。’胜利的伊卜拉亨說：‘好吧，你們不如說那个大騙賊和我不像。倘使我的作为尙不够好，那么，应当怎末办，方能作你們的丈夫？’妇人們說：‘我們决不猜疑。如果你不是伊卜拉亨，你却是眞正配当伊卜拉亨，对于我們，这就够了。他做了十年伊卜拉亨，还不如你在一天之間做得更其像样。’他又說道：‘那么，你們答应我，你們以后要拥护我，反对那騙賊？’妇女們齐声答道：‘請勿怀疑，我們对你宣誓，忠心耿耿，永世不渝；我們受人愚弄已經太久；那奸賊想不到我們的品德，他只嫌自己待我們还不够严厉。現在我們知道男子們都不像他那样，他們一定和你相像，这是無疑的。你不知道，你使我們多么憎恨他！’假伊卜拉亨又說道：‘我将要常常給你們新的理由，讓你們恨他，因为你們还沒有完全認識，他給了你們多大的損害。’妇人們答道：‘我們报仇报得多大，就可以判断出他的非正义的程度有多么深。’天上来的男子說：‘对的，你們有理；我根据罪恶的程度，来衡量刑罰的輕重。你們对于我的懲罰方式表示滿意，这使我高兴。’那些妇人又說：‘可是，万一那騙賊又回来，我們怎么办呢？’男人回答道：‘恐怕他很不容易欺騙你們；誰要想占我在你們身边的地位，用狡計是站不住的；并且我会把他送到很远的地方，以致你們不会再听人提到他。那时，我将負責使你們幸福，因为我决不嫉妒；我知道如何对你們有把握，而不

令你們受窘；我对于我自己的优点，知道得相当清楚，所以我相信你們不会对我不忠。如果你們和我在一起，尚不能有很好的德行，那么和誰一起，方能有德？'

"这一段談話，在那男子和妇人們之間，历时甚久。妇人們不以两个伊卜拉亨如此貌似为奇，反而更惊訝两人間的不同；这許多奇妙的事，她們甚至不想問所以然。終于那絕望的丈夫，又回来攪扰她們；他發現全家在欢乐之中，而他的女人們，比以前更不肯信他的話。嫉妒的人，在那兒是無法忍受的，所以他咬牙切齿地走了出来。片刻之后，假伊卜拉亨追上来了，抓住了他，把他提到空中，一直送他到两万里以外。

"啊，神呀！那些妇人，在伊卜拉亨不在家的期間，何等懊丧！閹奴們出乎本性的严厉，已經故态复萌；妇人个个用眼泪洗面；有时她們設想，过去的一段遭遇，無非一場好梦；她們面面相覷，互述奇遇，微情末节，毫不遺漏。最后，天神般的伊卜拉亨回来了，而且越發可爱；妇人們觉得他旅途奔波，并不以为苦。

"这位新的主人，采取种种行徑，恰好与旧主人完全相反，乃至四邻八舍，大为惊异。他遣散了众閹奴，把他的家宅，向群众开門；他甚至不願意他的女人們再戴面幕。看她們在宴会席次，和男子参差杂坐，無拘無束，都和男子一样，实在是奇聞异事。伊卜拉亨認为当地風俗人情，不适合于像他那样的公民，他这想法很有道理。同时，他任意花用，揮金如土，把嫉妒鬼的財产，散失乾淨。三年以后，嫉妒鬼从放逐的地方，远道归来，只見家中剩下了他的那些女人，和三十六个娃娃。"

1720年，主馬达·勒·巫拉月 26 日，于巴黎。

信一百四十二 黎伽寄郁斯貝克

（寄* * *）

昨接某学者来信一封，兹附于后，你看了一定会覺得希奇：

“先生：

“半載以前，我承襲了族叔遺产，他生前非常有錢，死后給我留下現款五六十万鎊、陈設極其富丽的住宅一所。如果你善于使用財产，有財产是一件乐事。我对于寻欢作乐毫無奢望，亦無兴趣：我几乎終日閑居書室，度学者生活；在我書室中，你可以發現一位尊古嗜奇的雅士。

“族叔瞑目之后，我非常願意用古代希腊罗馬之礼安葬他；可惜那时我既無泪瓶[①]，又無骨灰罎和古灯。

“然而后来我却搜集齐备了这些珍奇稀見之物。前几天，我售脫一套白銀杯盘，买了一盏陶土古灯，此灯乃是斯多葛派[②]某哲学家的旧物。先叔居室，到处悬鏡，几無余墙，現在我把所有的鏡子都卖掉了，以其所値，换得古鏡一小面，略有裂紋，此乃当年維吉尔[③]随身之物；我見自己的面目，反映在芒都[④]的天鵝之間，实在是乐不可支。尙不止此：我用一百塊金路易，購得两千年前流通的古銅錢五、六枚。目下在我家中，据我所知，沒有一件

---

① 在罗馬古冢里發掘出来的一种小瓶，相傳举哀时盛泪之用，也有人說是装香料的。

② 古希腊哲学学派之一种。

③ 拉丁大詩人（公元前七一至一九年）。

④ 意大利北部小城，其地多湖泊，詩人維吉尔之故乡即在附近。

家具不是罗馬帝国衰亡前的古物。我有小書斎一間，收藏極其珍貴的手抄本。虽然閱讀非常損伤目力，我仍然喜欢手抄本，并且远甚于印刷版。因为印刷的書，舛訛旣多，而且人手一編，不足为奇。虽然我几乎足不出戶，但依然有無限热情，研究罗馬时代遺留下来的古旧道路。在我家附近，就有这样一条路，大約是一千二百年前，为高卢某总督所兴修；我每次去乡間別墅，总不会忘記走那条路，虽然路極不方便，并且要多走四公里余。但是，使我非常生气的是那些木杆，每隔一定的距离，即树立一根，以标示邻近城市的远近。看不見往昔在路上的軍用列柱，只見这些可鄙的路标，实在令我失望。我毫不怀疑，将来一定叫我的子孙恢复列柱，并且在我的遺囑中規定这笔經費。先生，倘如您有波斯手抄古籍，务請予我以通融，这将使我高兴，至于代价，您要多少，我給多少，除此而外，将以拙作数种奉贈，您将借此知道，我并不是文艺共和国中的一名冗員。在那些著作中，您可以注意到許多論文中之一篇；我那篇文章指出，古代用作胜利之冠的，并不是月桂，而是橡树。您还可以贊賞另一篇論文，其中我引用最严肃的希腊作家的話，构成渊博的揣測，証明崗比斯[①]受伤的是左腿，而不是右腿。在另一篇論文中，我闡明狭窄的前額，是罗馬人追求最力的一种美貌。我还要寄給您一册四开本的著作，內容是維吉尔的'哀內衣特'[②]第六卷一句詩的詮釋。过几天您方能收到上述的文章，至于目前，我仅仅滿足于給您寄上古希腊某神話作家的殘稿一篇，此稿从未發表过，是我在某藏書室的塵灰中發現的。我和您告別了，我手上还有一件重要事件要办：間

① 波斯古君，見"信六十七"113頁注①。

② 維吉尔的长詩。

題在于自然学者普林作品中一个美丽的片段，需要还其本来面目，因为十五世紀的抄写者，将它的面目作了奇特的竄改。

古神話殘稿①

“在奥加特附近某島上，生下了一个小孩，他父亲是風神艾奥耳，他母亲是加来多尼的一位仙女。关于孩子，据說他自己学会了用手指計数，又說他年方四岁，已善于識別金屬，他母亲給他一枚黄銅指环，代替黄金，他識破了騙局，将指环擲在地上。

“他一长大，他父亲教給他如何把風盛在皮囊中的秘密，然后他把風卖給一切旅行的人。但是，由于这商品在本地并不十分值錢，他就离开家乡，开始漫游世界，以盲目的‘偶遇神’作为侶伴。

“他在旅中得悉，在貝底克地方，黄金到处閃閃發光，这就使他加速赶去。到了那边，当地的主宰薩都納神很不欢迎他。可是这神祇后来离开了塵世，于是他跑到所有的十字街口，用嘶哑的嗓子不停喊叫：‘貝底克人民，你們自以为很富，因为你們有金銀。你們的錯誤引起我的怜憫。請相信我，离开这些卑鄙金屬②的乡土，到想像之国中来吧；我答应你們得到更多的財富，多到使你們自己也会覺得惊訝。’他立刻打开带去的大部分皮囊，把他的貨物分給所有願意要的人。

“次日，他又来到原来的十字街口，高声喊道：‘貝底克人民，你們願意發財嗎？你們不妨設想我是十分富有的，設想你們也是如此；你們每天早上醒来，心中就想，一夜之間，自己的財产又

① 在这篇假托的“神話”中，孟德斯鳩諷刺使路易十五朝初年法国財政混乱加深并且使法国人民破产的主要責任者之一，苏格兰人琼·劳(John Law)。

② 指金銀。

增加了一倍，这样想了以后，方起床来；如果你欠債待还，你可以用你所想像的东西去还，并且告訴債主，叫他也这样悬想。

"几天以后，他重又出現了，他这样講：'貝底克人民，我看你們的想像力显然沒有前几天活躍。讓我把你們領导到我的想像中去。每天早上，我将写一塊牌子，放在你們眼前，这就将作为你們財富的来源。你們在牌上只看見四句話，但这几句話意味深长，因为它們規定妇女的粧奩、子女的遺产、家中僕役的人数。至于你們（他对人群中最靠近他的那些人說），亲爱的孩子們，我可以这样称呼你們，因为我是你們的再生父亲，我的牌示将决定你們的輿馬如何豪华、筵席如何奢侈，决定你們有多少外室以及花多少錢維持她們。'

"几天以后，他气喘吁吁跑到十字街口，怒不可遏地喊道：'貝底克人民，我曾經劝告你們空想，我看你們并不照办。好吧！現在我命令你們这样作。'說到这里，他突然走了；但是，仔細一想，他又回来說道：'我听說你們中有些人頗为可恶，藏着金銀不肯放手。銀子也就罢了，可是金子……金子……啊！这眞使我气得……我对着我这些神聖的皮囊起誓，如果他們不把金子給我送来，我要严厉懲罰他們。'接着他又用苦劝的口气，加上一句：'你們以为我向你們要这些倒楣金屬，为的是我自己想占有嗎？有一件事就可以証明我心地清白，那就是前些天你們給我送金子来的时候，我当場就还給你們一半。'

"次日，人們远远地看見他，他在用溫和与諂媚的音調打动别人：'貝底克人民，我听說你們在国外有一部分財产。我請求你們，将这些財产給我收回来。这将使我高兴，我将永远感激不尽。'

"艾奥耳之子对那些人說話，听者本来并沒有想笑的意思，

可是不能不笑了出来，这就使艾奥耳之子狼狽而返。然而，他重新鼓足勇气，再次冒險，提出一个小小的請求：'我知道你們有些宝石。看宙斯面上，請你們放弃这些宝石吧！幷沒再比这些东西再使你們貧乏的了。放弃吧，我对你們說。如果你們自己無法放弃，我派一些極好的买卖人来帮助你們。如果你們听我的劝告，多少財产将流入你們手中！是的，我应允将皮囊中最純潔的东西給你們。'

"最后，他站在一个临时搭的台上，用有把握的音調說：'貝底克人民，我将你們目前所处的幸福状况，和我剛来到时所見的情况相比較：我認为你們現在是世上最富足的人民；为了使你們的幸运更完滿，請允許我解除你們財富的一半。'說到此处，艾奥耳之子輕拍羽翼，轉眼不知去向，致令听者皆倉皇失措，無法形容。因而次日艾奥耳之子又回来这样說：'昨日我發覚我的演說，引起諸位極度不快。好吧！就当我什么也沒有向諸位說。倒是眞的：取其一半，未免太多；为了达到我自定的目标，只要采用别的应急之計就行：将我們的財富聚集在一起；这是很易办到的，因为財富并不占多大地方。'于是財富立刻消失了四分之三。"

1720年，舍尔邦月9日，于巴黎。

信一百四十三 黎伽寄里窩那犹太医师那当那艾尔·雷維

你問我对于符籙的效应与能力作何感想。何以你偏来問我呢？你是犹太人，我是伊斯兰教徒；这就是說，我們两人都很輕

信的。

我身边經常带着两千段以上的神聖"古兰經"經文；在我手臂上，系有一个小包，里边写着二百多修道士的名字；在我衣服中，哈里、法忒梅以及所有眞人的名字，分藏二十多处。

然而，有些人不贊成这几句咒語的能力，我并不反对这些人；我們很难答复他們的理辯，他們倒是比較容易駁倒我們的經驗。

由来已久的習慣，使我身边带着这些神聖的破布片，無非因为大家都这样做；我相信，这些布片比人們用为裝飾的指环等物，即使并沒有更大的效应，恐怕也不至于效应更小。但是你却将全部信心寄托在几个神秘的字母上；而且，如無此种保障，你就会陷入經常的恐惧中。

人們眞是不幸！他們在落空的希望与可笑的恐惧之間不停地飄蕩着；不但不依靠理智，他們自己反而制造出妖魔鬼怪来，使自己胆怯；或者制造幽灵幻影，迷惑自己。

某些字母这样排列，你願意它們發生什么效果呢？这些字母散乱之后，你願意它們扰乱什么已發生的效果呢？为了平定風暴，这些字母和風有什么关系呢？为了战胜大炮的力量，这些字母和火藥有什么关系呢？为了治病，这些字母和医生所謂疾病的"恶性瘰癧"以及"致病原因"有什么关系呢？

不可思議的是：有些人使他們的理智疲劳，为了理智能够接受某些事件和魔术效能之間的关系；同时他們也要付出不下于此的努力，如果他們要想阻止自己在魔术效能中看出这些事件的眞正原因。

你可以对我說，由于某些魔力，使人打了一次胜仗；而我却对你說，你想必瞎了眼睛，因而在地形、兵士人数与勇气、軍官的

經驗等情况上，你看不見足够的原因，可以产生你所不願意知道原因的那种結果。

我暂时承認你所謂有某些魔力。請你也暂时承認我所謂沒有魔力；因为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你所允許我的条件，不能阻止敌对的两軍打起仗来。你同意不同意，在这情形下双方誰也打不了胜仗？你是否相信，双方命运悬而不决，直等到一种無形的力量来作决定？是否相信，所有的搏击均归無效，所有的謹愼都屬徒劳，所有的勇气也都無用？你是否以为，在这些情况中，死亡虽然以千种不同的方式，出現在人們眼前，却不会在人們心中引起你費尽力气而难以解釋的、使人慌乱的恐惧？在十万大軍中，难道你認为就沒有一个胆怯的人？你信不信这个人丧失勇气，会引起另一人也如此？第二个人影响第三个人，难道不会立刻影响到第四个人？这就够使全軍突然丧失战胜的希望，軍中人数愈多，这种絕望的情緒愈容易控制全軍。

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感覚到，人們热烈珍爱生命，正如一切造物都有保存生机的傾向一样。在一般情况下，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人們不明白何以在某种特殊情况之下，大家又这样怕失掉生命！

虽然各国的聖書中充滿着这慌乱的与超自然的恐怖，我想不出有比这更其輕率的事。因为，要証明一个可能由于十万个自然的原因造成的結果是超自然的結果，必須先研究是否所有这些原因沒有一个起过作用，而这样办是不可能的事。

我不必再向你多談，那当那艾尔；我覚得这題材不值得这样認眞地研究。

1720年，舍尔邦月20日，自巴黎。

又及：我正在結束这封信，忽听得街上叫卖某外省医生写給巴黎某医生的信（因为此間所有鷄毛蒜皮都可以付印、出版、并且可以購买）；我認为应当寄給你看，因为那封信和我們的題目有关。

外省医生給巴黎医生的信

“在我們城里，有一个病人，已經有三十五天一点不能睡眠。他的医生主張用鴉片，但是他下不了决心，手拿着杯，他越發犹豫起来了。最后他对医生說：‘先生，我只請您寬容到明天，因为我認識一个人，他虽不行医，家中却有数不清的治疗失眠的藥。請允許我把那人找来；如果我今晚睡不着，我一定仍然去求您。’送走了医生之后，病人叫人把窗帘放下，于是对侍童說：‘喂，快到阿尼斯先生那兒去一趟，叫他来，我有事要跟他談。’阿尼斯先生来了。‘亲爱的阿尼斯先生，我要死了，因为我不能睡覚。在您店里有沒有“G的C”①，或者你沒有脫售的某一种虔誠信敎的書，R.P.J.②写的著作？因为，收藏最久的藥，往往是最好的。’書賈說：‘先生，我家里有葛辛神甫著的“神聖朝廷”，共六册，供您使用，我叫人給您送来；希望您能因此而身体漸好。如果您要西班牙耶穌派敎士、可敬的罗特里該神甫的著作，您尽管充分利用便了。但是，請相信我，目前我們就以葛辛神甫为滿足吧；我希望，在上帝帮助之下，葛辛神甫长句一句，足抵“G的C”整整一卷。’說到此地，阿尼斯先生告辞出来，跑回家去取藥。‘神聖朝

---

① 当时極流行的一部劝善的書的簡称，向来注家意見不一致，大概即指葛辛(Père Caussin)一六七二年發表的“神聖朝廷，或大人先生們的基督敎修养”。

② “可敬的耶穌派神甫”之簡写。

廷'送到之后，人們先把灰塵撣掉；接着，病人的兒子——一个小学生，开始誦讀。这童子头一个感覚到效果：念到第二頁，他口齿不清，舌头不灵了，而大家也已經感覚倦乏無力。再过了一会，除了病人自己，大家都打呼嚕了；病人挣扎了許久，最后也迷糊入睡。

"第二天一清早，医生就到了：'怎么样！服了我的鴉片沒有？'大家一声不哼；病人的妻子、女兒、小兒子，都喜不自胜，把葛辛神甫的書拿給他看。他問这是什么意思。人們說道：'葛辛神甫万岁！应当送去精装一下。誰想得到？誰說会有这样的結果？簡直是奇迹！对，先生，您看这葛辛神甫，就是这本書，它使我父亲睡着了。'說到此地，人們把經过情形，向医生解釋了一遍。"

信一百四十四　郁斯貝克寄黎伽

前几天，我到一所乡間的別墅中去，遇見两位在此地声望很高的学者。他們的性格，我覚得十分可佩。第一位的談話，非常受人欣賞，簡言之就是这句話："我所說的是眞的，因为这是我說的。"第二位的談話，涉及另一方面："我沒有說的都不是眞的，因为我沒有說。"

我相当喜欢第一位。因为，如果一个人很固执，我倒是毫不介意；如果唐突無礼，我却非常介意。第一人为自己的意見辯护，这是他自己的利益所在。第二人攻击别人的意見，这就牵涉到大家的利益。

啊！亲爱的郁斯貝克，有些人的虛荣心，比为了保全生命所

必需的分量更多；对于这种人，虚荣心所起的作用是何等恶劣！这些人竭力使别人不愉快，想借此引起别人欽佩。他們設法要出人头地，結果反而不如人。

謙虛的人，快来，讓我拥抱你們！你們使生活温和动人。你們自以为一無所有，可是我說你們拥有一切。你們想不使任何人感到慚愧，其实，大家面对着你們都感覺慚愧。在我的思想中，把你們和我到处看見的那些武断的人相比較时，我就把他們打下高壇，讓他們伏在你們脚下。

1720年，舍尔邦月22日，于巴黎。

信一百四十五 郁斯貝克寄磊迭

（寄威尼斯）

一个偉大的內閣大臣的灵魂，就是他的眞誠，而这句話也是老生常談了。

一个普通人可以享受他默默無聞的身份：他如果毁弃信誉，只有几个人知道；对于别人，他的面目是隐蔽的。但是一个丧失正直作風的內閣大臣，在他治下的人，都是他的証人与裁判者。

我敢直說嗎？不，正直的大臣最大的弊害，不是对于君主不忠誠服务，也不是使人民破产，而是另有一点，按我的意思，其危險性比别的弊病大一千倍：那就是他以身作則，树立了恶劣的榜样。

你知道，我在印度[1]游历甚久。在那里我看到一个民族[2]，

---

① 暗射欧洲。

② 暗射法国。

天性慷慨，但是由于某大臣①的恶劣榜样，頃刻之間，从最普通的百姓直到权貴大員，全部腐化恶化。我看見全体人民，他們的慷慨、正直、純潔与眞誠，一向被視为自然的品質，突然間变为最卑下的人民；恶疾流傳，即使最健康的成員，亦不能幸免；最有品德的人，干出令人不齿的事，破坏正义的最起碼的原則，而用这样的無聊的托辞作为根据，說什么别人对他們先破坏了正义的原則。

他們乞助于丑恶的法律，来保証最卑怯的行动，而称狡詐与不义为"必要"。

我看見契約的信用被吐弃，最神聖的协定被毁灭，一切家庭的規矩顚倒錯乱。我看見吝啬的負債人，他們以自己的無礼的貪劣为驕傲；他們是瘋狂的法律与苦难的时代的卑劣的工具；他們假装还債，其实不但不还，并且以白刃刺入他們施恩者的胸膛。

我还看見别的人，比这更为卑劣，他們几乎無代价地取得、或不如說从地上拾得橡树叶子，用以交換孤兒寡妇們維持生活的錢財。

我看見在各人心中，突然产生了对于財富的不可遏制的渴望。我看到在頃刻之間，形成了一种以發財为目的的可鄙的陰謀，并非以誠实的劳动与慷慨的营業为手段，而是利用君主、国家与公民們的破产。

我看見一个正直的公民，在这不幸的时代，每晚就寢时一定說："我今天使一家人家破了产；明日我要使另一家破产。"

另一个人說："跟着一个穿黑衣的人②，一只手拿文具盒，耳朵上夹着尖槍③，我去刺杀所有对我有过好处的人。"

① 指路易十五朝，摄政王治下的財政大臣劳(J. Law)。
② 和債权人同去查封或沒收財产的司法小吏。
③ 鋼笔。

又一个人說："眼看我的买卖順手。那倒是真的，三天以前，我去收某一笔賬时，我把一家大小弄得哭哭啼啼，因为我使两个善良的姑娘丧失了妆奩，褫夺了一个小童子的教育經費。父亲势必痛苦而死，母亲已經哀愁而亡；然而我所作的，只是法律所允准的事。"

腐蝕全国風俗、使最慷慨的灵魂墮落、使高尚的身份黯然失色、使道德本身成为黑暗、使最高貴的家世混杂在众人唾弃的末流之中——这些作为，全是一个大臣的罪行，能有比这更大的罪行嗎？

后世子孙，一想到祖先的耻辱而紅臉的时候，将說些什么？初生的人民，当他們将远祖的黑鉄①与生身父母的黄金相比較时，又将說些什么？我毫不怀疑，貴族将从他們的譜系中，割弃使他們丧失体面的、某些不肖的貴族子孙，并讓当今的世代，自己投入的可怕的空虛境界中。

1720年，賴买丹月11日，自巴黎。

信一百四十六　閹奴总管寄郁斯貝克

（寄巴黎）

事情已經到了不能忍受的程度：您的妇人們以为您一走她們就完全可以肆無忌憚；此間發生使人憎恶的事，我向您陈述下列殘酷的事实，也覚得不寒而栗。

塞丽絲，前些天到礼拜寺去的途中，讓自己的面幕脫落，几乎当着平民大众抛头露面。

① 指宝劍，象征貴族身份。

我發現涉嬉和她的一个婢女同席而臥，这是后房法规絕对不容許的。

由于極大的湊巧，我出其不意地抓到書信一封，兹特附呈。我一直未能查明收信人是誰。

昨晚，有一个幼童被發現于內院花园中，可是他翻墙逃跑了。

此外尙有我所未知的事：因为，毫無疑問，人們背叛了您。我等待您的命令；而在接到您命令的那幸福时刻到来以前，我将处于求生不得的境地。然而，如果您不把众妇人交給我处置，我不能向您負她們中任何一人的責任，而且我每天都将告訴您这样可悲的消息。

1717年，賴哲卜月1日，从伊斯巴汗內院。

信一百四十七　郁斯貝克寄閹奴总管

（寄伊斯巴汗內院）

通过这封信，你接受对于全部后房的無限制的权力：你要用像我自己一般的威权来發号施令。必須使畏惧与恐怖跟着你走。你要挨門逐室，到处施行責罰和懲办。要使大家生活在惊愕和慌乱之中；要大家在你面前痛哭流涕。审問整个后房內院，先从奴婢入手。不必顧忌我的愛寵；要全体都經受你的可怕的审判。必須使隐藏得最好的秘密，也都透露出来。要凈化这一無耻的处所，讓被斥逐的道德归返原位；因为从現在开始，有人若犯任何細小过錯，我都要算在你头上。我猜疑塞丽絲是你搜到那封信的收信人。你要用山猫的眼睛来查究此事。

1718年，助勒·希哲月11日，自＊＊＊

信一百四十八　那尔錫寄郁斯貝克

（寄巴黎）

尊貴的大人，总管剛剛去世。因为我是您的奴才中最老的一个，我暫时接替他的位置，一边等您表示，誰足当您的青睞。

总管死后第三天，有人送来一封您給他的信；我不敢冒昧拆看；我恭恭敬敬将它包好，夹在护書中，等待您向我宣示您的神聖意志。

昨天半夜里，有一个奴才跑来对我說，他在后房中發現了一个年輕男子。我立刻起来，审察其事，原来那只是一个幻覚。

崇高的大人，我吻您的脚，并且祈求您信任我年老，信任我的經驗和热忱。

1718年，主馬达·勒·巫拉月5日，从伊斯巴汗內院。

信一百四十九　郁斯貝克寄那尔錫

（寄伊斯巴汗后房）

你这个倒楣鬼！你手里的信件，包含着火急和猛烈的命令；略一迟誤，足以引起我的絕望，而你居然还在空虛的托詞之下，从容不动！

可憎可恶的事正在發生；我的奴才們也許有一半該当死罪。玆将总管死前向我报告上述情况的来信，寄給你看。如果你将我寄給他的包件打开，你会在其中發現血腥的命令。你要

仔細閱讀这些命令；你如不遵照执行，你就性命难保。

1718年，閃瓦督月25日，自＊＊＊

信一百五十 索林姆寄郁斯貝克

（寄巴黎）

如果我长此保持緘默，我将和您后房內院所有的罪人同样地負罪。

我曾經是前任总管的心腹，也是您的最忠实的奴才。总管弥留之际，召我去見他，对我說："我要死了；但是在我离开人世的时候，有一件痛心的事，那就是我最后的目光，瞥見我主人的妇女們都是有罪的。但願老天保佑，不讓他遭受我所預見的种种灾禍！但願我死之后，我的吓人的幽魂，来提醒这些奸詐的妇人不要忘記本分，并且使她們更胆怯些！这些是那些可怕的地方的鑰匙。你拿去交給年紀最大的黑閹奴。可是如果我死之后，他缺乏警惕，你要想着通知主人。"說完这些話，他在我怀抱中，瞑目长逝。

我知道他在死前若干天，关于您的妇人們的行徑，給您写了一封什么样的信。后房中有您一封信，可惜沒有打开，否則将带来恐怖。您在那以后写的另一封信，离此二十余里之遥，即已被人窃去。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一切都在逆运中。

同时您的妇人們，一点本分都不守了；自从总管死后，好像对于她們，一切都是允許的。只有洛克莎娜一个人，循規蹈矩，保持謙虛的态度。風俗敗坏，一天不如一天。在妇人們臉上，再看不見昔日的庄重严肃的品德。一种新的快乐，弥漫在此地，我

看这是某种新的满足的、万無一失的証明。在最細小事物上，我注意到向所未有的自由态度。甚至在您的奴婢之間，無論对于職責，或对于規章的遵守，都充滿着某种使我惊奇的懶洋洋的空气；他們丧失了从前仿佛使整个后房內院活躍的那种热烈的忠誠。

妇人們到乡間去住了八天，在您的最荒僻的一所别墅里。据說值事的奴才被人收买了：在妇人們到达的前一天，他使两个男子，躲藏在主要房間墻上的石龕中。晚上，等我們退出以后，他們就从石龕中出来。目前領导我們的老閹奴，是个蠢貨，别人願意叫他相信什么，他就信什么。

面对这許多奸險的行动，复仇的怒火使我坐立不安。如果老天願意，为了您的利益，您判定我能够管理，我应允您，即使您的妇人們并無德行，她們至少将对您忠实。

1719年，賴比兒·尼勒·安外審月6日，从伊斯巴汗內院。

信一百五十一　那尔錫寄郁斯貝克

（寄巴黎）

洛克莎娜和塞丽絲表示願意到乡間去；我認为沒有必要拒絕她們的願望。幸运的郁斯貝克！您有忠貞的妇人和机警的奴婢；受我指揮的地方，德行仿佛选擇了一个安身之处。您放心，一定不会發生任何使您看不过去的事。

有一件不幸的事發生了，使我非常难过。几个亚美尼亚的商人，新近到伊斯巴汗，带来了一封您給我的信；我派了一个奴才去取；他回来时失窃，因而遺失了信件。請速来示；因为我設

想，在此新旧更迭之际，您势必有关系重大的事要吩咐我。

1719年，赖比尧·尼勒·安外鲁月6日，自法忒梅内院。

信一百五十二　郁斯贝克寄索林姆

（寄伊斯巴汗内院）

我把武器放在你手中。我将我目前在世界上最珍貴的东西托付給你，那就是要你替我报仇。担起你的新职务吧，但是不要附带任何温情与怜憫。我写信給我的妇人們，叫她們盲目服从你。她們罪行累累，不胜惶恐，一定会降伏在你目光注視之下。我的幸福与安宁，不得不依靠你。将我的后房，像我离别时一样地还給我；但是你必先着手清洗。消灭負罪的人，并且使那些有犯罪意圖的人，吓得哆嗦。你担任如此重要的服役，尚有何事不能希求于主人？你想提高身份，或获得向所希冀的一切酬賞，能否如願，就在你自己。

1719年，舍尔邦月4日，于巴黎。

信一百五十三　郁斯贝克寄后房妇人

（寄伊斯巴汗）

但願此信如同霹靂一样，在閃电与風雨之中轟击下来！索林姆是你們的閹奴总管，并非要他监护你們，而是讓他懲罰你們。整个后房必須在他面前低头！他应当审判你們过去的行为；至于将来，他要使你們生活在如此沉重的枷鎖之中，叫你們

如不懊悔失德，也必定懊悔丧失的自由。

1719年，舍尔邦月4日，于巴黎。

信一百五十四　郁斯貝克寄耐熙

（寄伊斯巴汗）

認識溫和恬靜的生活的可貴，将自己的心安息在家庭之間，除了故乡之外不認識其他乡土——这样的人实在有福了！

我生活在野蛮的水土之中，眼前一切使我煩恼，我感兴趣的一切，都不在身边。黯淡的哀愁占有了我；我陷入丑恶可怕的頹唐心境；我仿佛化为子虛烏有，仅仅在陰慘的忌妒之火燃燒起来、并且在我心灵中孕育怕惧、猜疑、仇恨与懊悔的时候，我才重新恢复了自己的面目。

耐熙，你是了解我的，你一向熟悉我的心情，如同你自己的心情一样。你如果知道我伤心的現況，将不免对我發生怜憫之情。我盼望后房来信，有时整整盼望半年；我計算流逝的韶光，焦急不安，度日如年；可是盼望已久的时辰一临近，我心中突然起了革命：我用發抖的手，拆开决定命运的信。平时令我失望的焦急不安，对于我反而成为最幸福的境界，因为我怕發生对于我比千灾万劫更殘酷的打击，使我失去这种幸福。

然而，無論我当时根据什么理由离开祖国，虽然我全仗隐退，方始苟全了性命，耐熙，我实在不能再繼續这可憎可怕的流亡生活。唉！难道长此以往，不也是一样地哀伤而死嗎？我千百次催促黎伽，一同离开这异国的乡土；但是他反对我的一切决定；他用千百种托詞，将我維系在此；似乎他已經置祖国于脑后；

或不如說他把我本人置諸脑后了，对于我的不愉快，他竟無动于衷到这程度。

我真不幸！我冀求重見祖国，說不定回到祖国，我将更其不幸！唉！回国后我作什么呢？我将要把自己的头顱，带回去奉送敌人。这还不算：我走入后房，必須对于我在远方的那一悲惨时期，加以清算。如果我在那里發現罪人，又将如何？如果在这样辽远的地方，我一兴念及此，已經不堪忍受，那么我身临其境，触目惊心，又怎么办？如果我必須耳聞目見我所不敢想像——一想起来就不寒而栗的一切，又将如何？最后，如果我亲自命令的刑罰必須成为我的惶惑与絕望的永恒印記，那么又将怎么办？

我将要去把自己禁閉在那些对于我自己比对于被监禁的妇女更为可怕的垣墻之內。在那里边，我将永久發生猜疑；妇人們的殷勤，絲毫不会减少这种猜疑；在我床上，在她們怀中，我将享受的，無非我的焦虑不安；在那非常不适宜于思索的片刻，我的忌妒会設法叫我思索。心永远向爱情关了門的、卑劣的奴隶，人类的渣滓，如果你們認識我的境遇之不幸，你們就不会再为你們的境遇而呻吟。

1719年，舍尔邦月4日，自巴黎。

信一百五十五　洛克莎娜寄郁斯貝克

（寄巴黎）

丑恶、黑夜和恐怖，統治着后房；可憎可怖的悲哀气氛，包圍着后房。一条猛虎，时刻在此地發泄他的暴怒。他将酷刑加在

两个白种閹奴身上，除了他們的淸白無罪以外，逼不出别的供状。他把我們的婢女卖掉了一部分，把剩下的几个，逼我們互相交換。莎嬉和塞丽絲在她們房中，在夜的黑影里，受到了褻瀆的待遇：那玷污者居然敢将他的卑賤的手，触犯她們两人。他把我們禁閉在各人自己的住房里；虽然我們都是独自在室，他也要我們带着面幕生活。我們互相談話，成为禁止的事；如果互相傳遞信箋，算为一种罪行；除了啼泣以外，我們毫沒有别的自由。

一大队新閹奴进入內院；在这里，他們昼夜圍困着我們：我們的睡眠，不停地被他們的或眞或假的不放心的表示所打断。足以使我自慰者，就是这一切不会繼續甚久，这些苦恼将和我的生命一同告終。我的生命不会很长久的，残酷的郁斯貝克！我要使你来不及制止这一切侮辱。

1720年，穆哈兰月2日，自伊斯巴汗內院。

信一百五十六　莎嬉寄郁斯貝克

（寄巴黎）

啊，天老爷！一个野蛮家伙侮辱了我，甚至在懲罰的方式上！他使我忍受的刑罰，一开始就使我的羞耻心發生恐慌，置我于極度的羞辱之中，并且可以說是使我回返到童年。

我的心灵，一起头在羞耻中茫然如遭毁灭，后来漸漸恢复知觉，并且开始恼怒，同时我的喊叫，响徹在我住所的圓頂之下。人們听見我向人类中最卑鄙的一个人求饒，他愈冷酷無情，我愈想引起他的惻隐之心。

从此以后，他的卑賤与粗俚的灵魂，高高地在我的灵魂之

上。在他面前，他的目光、言語，种种的不幸，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当我独自一人的时候，我至少可以流泪自慰，可是他一出现在我眼前，我登时狂怒起来；我發現这是無能为力的憤怒，于是我就陷于絕望之中。

那老虎居然大胆告訴我，說这些野蛮行动，都出于你的指使。他想褫夺我的爱情，連我心中的情感，都想加以褻瀆。他当着我說出我心爱的人的名字时，我不知道如何訴怨，我唯有一死而已。

我忍受了你的远别，我以我的爱情的力量，保持这爱情。日日夜夜，每时每刻，全都貢献給你了。由于我对你的爱情，我是很高傲的；而你对我的爱寵，使我在此受人尊敬。但是，現在……不，我不能再忍受使我降低身份的这种屈辱。如果我是清白無辜的，快回来爱我吧。回来吧，如果我有罪，讓我死在你脚边。

1720年，穆哈兰月2日，自伊斯巴汗內院。

信一百五十七　塞丽絲寄郁斯貝克

（寄巴黎）

在千万里以外，你判断我有罪；从千万里以外，你懲罰我。

一个野蛮的閹奴，敢于将他卑賤的手放在我身上，他是在奉你的命令行事。侮辱我的是暴君，而不是执行暴政的那个人。

你可以恣意加强这种恶劣待遇。我的心，自从它不能再爱你以来，非常平靜。

你的灵魂在堕落，你变成了殘忍的人。毫無疑問，你是絲毫

不快活的。

别了。

1720年，穆哈兰月2日，自伊斯巴汗內院。

信一百五十八 索林姆寄郁斯貝克

（寄巴黎）

尊荣的大人，我替自己抱怨，也替您抱怨；自来忠誠的僕役，沒有像我这样陷入可憎可怕的絕望中。兹将您的不幸，同时也就是我的不幸，陈述如下。我一边写信，一边不得不發抖。

我面对天上的众先知起誓：自从您将后房妇人托付給我，我日日夜夜监視着她們；我从未将我的焦急不安作一时一刻的中断。我用懲罰作为我行使职务的开端；懲罰即使中止，而我的天生的严厉并未稍改。

但是，我向您說什么？何必在此向您夸耀一种对您沒有效用的忠誠？請您将我过去的功劳一概忘却吧；請把我当作叛逆看待；以我所不能防止的各种罪行为理由，請懲罰我吧！

洛克莎娜，高傲美妙的洛克莎娜！啊，老天爷！今后还有誰可信任呢？您以前猜疑塞丽絲，而对洛克莎娜完全放心。但是她的凛然不可侵犯的操守，乃是酷虐的騙局，那是她的奸詐行为的伪装。我出其不意地發現她在一个青年男子的怀中。那人一見事敗，就向我冲过来。他刺了我两刀。閹奴們聞声赶来，将他包圍了起来。他抗拒了許久，伤閹奴数名。他甚至企圖回到房中，說是为了死在洛克莎娜眼前。但是到最后，寡不敌众，他倒在我們脚边了。

崇高的大人，我不知道是否应当等待您的严厉命令；您曾經將复仇泄憤之权放在我手中；我不应当将此事因循延誤。

1720年，賴比兒·尼勒·安外營月8日，自伊斯巴汗內院。

信一百五十九　索林姆寄郁斯貝克

（寄巴黎）

我已經打定主意：一切不幸均将消除；我要动手懲罰了。

我已經感覺到暗暗的欢欣，我的灵魂和您的灵魂，就要得到平靜：我們将消灭罪行，清白無辜的人也将惊惶失色。

啊，你們这些羞耻与貞潔的永恒的牺牲者①，你們仿佛天生对自己的官能感覺茫無所知，甚至对自己的欲望都表示气憤，我为什么不能使你們大批进入这倒楣的后房，我将在那里使鮮血横流，看你們面对着那些鮮血，如何目瞪口呆！

1720年，賴比兒·尼勒·安外營月8日，自伊斯巴汗內院。

信一百六十　洛克莎娜寄郁斯貝克

（寄巴黎）

是的，我欺騙了你②；我引誘了你那些閹奴，我哄騙了你的忌妒心，而我把你这可憎可怕的后房改造成行欢作乐的場所。

我要死了：毒藥将在我血管中流轉。因为，使我能活下去的

① 指妇人。

② 意即負心，不忠貞，有外遇。

唯一的人，旣然已不存在，我在这里还干什么呢？我死了，可是我的魂灵飞升时是有人作陪的；曾經使世上最美的鲜血[1]横溢的、那些狂妄的看守者，我刚刚打發了他們比我先走一步[2]。

你如何会这样想：我是这么輕信，以为我活在世上仅仅为了尊敬你的苛求？以为你自己可以放任恣肆，但你却有权利戕贼我的欲望？不！我虽一直生活在奴役中，但是我一直是自由的：我将你的法律按自然的規律加以改造，而我的精神，一直保持着独立。

你还应当感激我，对你作出这样的牺牲；感激我降低身份，一直到对你装出忠誠的样子；感激我将应当向全世界公开的一切一直很卑怯地隐藏在我心中；最后，你应当感激我褻瀆了美德，因为我容忍别人用这名字，来称呼我对于你的狂乱欲望的委屈順从。

你在我身上毫沒有找到爱情的狂欢極乐，因此曾經感到詫异。如果你曾經很好地認識我，可能在我身上發現了猛烈的憎恨。

然而在很久期間，你曾經占了这样的便宜，因为你認为像我这样的一顆心，居然屈服于你。那时你我二人都很幸福：你以为我被你欺騙了，其实我在欺騙你。

这一种語言，对于你無疑地有新奇之感。在我使你悲痛到不堪忍受以后，是否还能够强迫你来贊美我的勇气？可是一切都完了：毒藥在焚燒着我，我气力漸尽，手中的笔杆也抓不住了，我感覺到甚至我的仇恨也消弱下去了，我死了。

1720年，韶比兒·尼勒·安外晉月8日，自伊斯巴汗內院。

---

① 她心爱的情人的鮮血。

② 她先毒死了众閹奴。

附 录 一

在“波斯人信札”各种不同的法文版本后面，都有“附录”这一部分。“附录”的內容是后人从孟德斯鳩遺稿中整理出来的、一些零碎的或比較完整的“信札”草稿。当初作者認为沒有必要将这些“信”稿收在書中，据他自已說，主要的理由是避免重复。在事实上，这些殘稿对于“波斯人信札”全書，并沒有增加什么新的內容。而且各种版本的“波斯人信札”的“附录”，长短很不一致。因此我們只选录“信稿”两篇，以示一斑。

郁斯貝克寄＊＊＊

一个有才智的人，一般地說是很难与人相处的；他选擇的人是很少的，他乐意称大多数人为恶劣的伙伴，和他們在一起，他感覚無聊；要他一点嫌恶之感都不流露，这是不可能的。这就招致了很多的敌人！

如果他願意，他有把握得人欢心，可是他常常疏忽这一点。

他是傾向于批評的，因为他見到的事物比别人多，感覚比别人深刻。

他几乎总是傾家蕩产，因为他的才智使他有更多的傾家蕩产的方法。

他圖謀往往失败，因为他太冒險。他的眼光永久看得很远，使他見到过于辽远的事物。更不必說，在一个計划产生时，从事物本身發生的困难給他的刺激并不大，倒是他自己从自己的本錢里掏出来的挽救办法，更引起他注意。

他疏忽細节，而几乎所有大事的成功，却取决于这些細节。

平庸的人与此相反，他設法利用一切，因为他明白感覚到，他沒有任何东西敢于在疏忽中丧失。

一般人贊許的往往是平庸人。对于平庸人，人們很乐于济助；对于有才智的人，人們以有所剝夺为快。后者成为忌妒的对象，人們对他毫不原諒；可是为了前者的利益，人們不惜一切給以支援，他受人們虛荣心的拥护。

但是，如果一个才智之士，有这許多吃亏的地方，那么对于学者們的艰苦处境，我們又将說什么呢？

我想到这里，永远忘不掉一个学者写給他朋友的一封信。原信如下：

先生：

我是这样一个人：夜夜用三十尺长的望远鏡窺測在我們头上滚动的大物体；需要休息的时候，我拿起我的小小的显微鏡来，观察蛆虫或蛀虫。

我一点也不富有，我只住一間房間；房間里連火都不敢升，因为我在那里装着一支溫度計，不自然的热度，会使它上升。去冬我几乎冻死，虽然我的溫度計降到最低的度数，警告我，說我的手快要冻了，我仍然不理会。我获得这样的安慰：去年一整年，天气最微細难察的变化，我都有了詳确認識。

我極少和人交談，而且在我看見的一切人中，我一个也不熟。可是，有一个人在斯德哥尔摩，另一个人在萊比錫，另一个在倫敦，我和他們都从来沒有見过面，并且想必以后也永不会見面，可是和他們保持如此准确的通信关系，以致每班信差，一定带走我給他們的信。

可是，尽管我在里巷之間沒有一个熟人，我的名誉却这样坏，到最后，我将不得不迁离此地。五年前，因为我解剖了一只狗，被某邻妇痛駡，那妇人自称为狗的主人。屠夫的老婆碰巧在旁边，她也来凑热鬧；这妇人，正当邻妇对我破口大駡的时候，拿起石头来擲我，同时也擲在医生身上……医生正和我在一起，他前后脑骨上狠狠地中了一下，他的理智之宫受了很大的震动。

从那时起，只要街头巷尾走失了一条狗，人們立刻判定它落在我手中了。有一个善良的女市民，丢失了一只小狗，据她說她爱这小狗甚于她的兒女，那天她来到我房中，昏迷不省人事；后来因为沒有找到狗，向法官控訴了我。我想我将永不能从这些妇女的狡黠的糾纏中解救出来，她們用尖声吠叫的嗓音，給

十年以来死亡的一切狗不断地唱着挽歌，鬧得我头昏脑胀。

我是……

所有的学者，在往昔均以魔术而被控訴。我絲毫不以为奇。那时每个学者都这样想："我已将自然的才能推广到尽可能远的地方；然而某学者却比我优越，其中想必有某种魔道。"

現在这类控訴既已無人置信，人們又采用了别的手段，于是一个学者很难避免反对宗教或提倡异端邪說的譴責。他徒然获得人民的原諒，因为創痕已經造成，永远不能很好地封口。在他，这将永远是一塊有病的地方。三十年后，一个敌手将对他很謙虛地說："上帝会不高兴，如果我說别人控訴你的事由是眞实的！可是你当时也不得不替自己辯护。"人們就是这样，把他自己的辯护倒过槍口来，反对他自己。

如果他写了一部历史，而他的思想中有高尙的成分，他的感情上有正直的成分，人們就千方百計来迫害他。根据一件發生于千年以前的事实，人們煽动法官来和他作对；如果他的笔不肯出卖，人們就想俘虏它。

他比那些卑怯的人却要幸运得多；那些人为了一笔菲薄的年俸，放弃自己的信念；他們将所有的欺詐手段零碎出卖，获得的代价不仅是些微的金錢；他們推翻帝国的宪章，减弱这一国的权利，增益那一国的权利，对君主有所貢献，对人民肆行剝夺，使古老的权利复活，恭維当时受一般信賴的欲望，向坐在龙床上的恶癖陋習献媚；他們强加于后代的影响尤其卑劣，因为后代沒有很多办法来摧毁他們的見証。

然而，对于一位作家，受尽了这些侮辱，还是不够的；他不断地为他作品的成敗着急不安，也是不够的。这部使他付出这么

大的代价的作品，終于見天日了：它从四面八方給作者招致爭吵。如何避免这些爭吵呢？作家有一种情感，他用著作辯护了这种情感；他不知在几百里之外，有一个人曾說了完全相反的話。于是战爭就从此开始。

如果他能有获得若干重視的希望，那也罢了！不，他至多無非被那些与他同攻一門科学的人所重視。一个哲学家，对于一个脑袋装滿事实的人，怀着極度的藐視；同时他自己也被記忆力甚佳的人目为幻覚家。

至于标榜着驕傲的無知的人，他們願意全人类都埋葬在遺忘之中，連他們自己在內。

一个人缺乏某种才能，以藐視这种才能作为补償，因为这样，他在达到功勛的道路上所遇到的障碍，可以消除了；并且这样一来，他發現和那个在研究工作上使他望而生畏的人水平相齐了。

最后，一个学者不但声名优劣沒有把握，而且必須加上一切乐趣被剝夺和健康的丧失等不幸。

1720年，舍尔邦月20日，自巴黎。

續穴居人故事①

眼看所有的穴居人喜气洋洋，而他們的君主却是眼泪双流，这眞是偉大的場面。次日，君主和众穴居人相見，他臉上表情，旣不悲愁，也不欢乐。他所忙的仿佛只是政府要务。但是暗暗

① "我曾經想繼續写穴居人的故事，上面就是我的想法。"

的厭倦侵蝕着他，不久就把他送进坟墓。自古以来治理过人类的最偉大的君主，就这样死了。

人民哀哭他，一連四十日之久。每个人都以为死了生身父亲；每个人都說："穴居人的希望怎么样了呢？我們失掉了您，亲愛的君王！您以为您不配指揮我們。天意昭示，却是我們不配受您的指揮。面对您在天之灵，我們起誓，既然您不願以法律治理我們，我們当以您作榜样，来指导我們的行动。"

必須另选君主。这时發生了一件值得注意的事，那就是在先王亲族中沒有一个人出来爭王位。人們在这家族中选出了最賢智公正的一个人。

在这位君王的朝代将告終时，有一些人認为穴居人有建立商業和工艺的必要。人們召开了国民会議，把这件事决定了。

国王这样說："你們当初推我登基，認为我的品德足够治理你們。蒼天可以作証，我自接位以来，苦心焦虑，無非为穴居人的幸福打算。我的朝代不曾被任何一个穴居人的卑怯所玷污，这是我的光荣。到了今日，难道你等輕美德而重財富嗎？"

这些人之中的一个，如此回答："主公，我們是幸福的；我們在極好的基础上劳动。可否准我直言？財富对于您的人民是否有害，这将由您一个人决定。如果他們見您重財輕德，他們不久亦将如此作为，并且習以为常；在这点上，您的好恶，将給他們的好恶作矩尺。如果您提拔一个人，或者令他接近您的信任，仅仅因为他富有，那么您放心吧，这就对他的德行作了致命的打击；同时，有多少人注意这殘酷的奖励，您就無形之中造成了多少不誠实的人。主公，您的人民的德行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这您是知道的：建立在教育上。如果您变换这教育，过去由于胆子不够大而不敢犯罪的人，不久即将以德行为可耻。

"我們有两件事要办：吝啬与浪費应当同样地加以斥責。每人应当是管理国家財产的会計，是舍不得使自己生活过得去的卑鄙的人，应当和揮霍家財、不給子孙留下分文的人，受到同样严格的裁判。每个公民应当是他自己財产的公正分配者，对于别人的财产，也应当如此。"

国王說："穴居人，財富将进入你們的家室；但是，我向你們宣告，如果你們德行失堕，你們将成为世界上最不幸的人民之一。在你們目前的情况中，我只需要比你們更公正些：因为这就是我的王权的标志；比这更尊严的标志，我認为是沒有的。財富本身是毫無价值的，如果你們一意設法，以財富为显耀之道，那么我也将不得不用同样方式炫耀自己，我不应当停留在貧困之中，受你們的鄙視。因此我必須把沉重的賦稅压在你們头上，而你們将以生活費用中的一大部分，来維持我的仪仗和排場，为了使别人尊敬我。目前，我在我自身找到一切財富；然而到了那时，你們必須精疲力尽，使我富有；而你們如此重視的这些財富，你們却絲毫不能享用，它們将全部流入我的国庫。啊，穴居人！我們能用一条美好的紐带，使我們互相团結：如果你們有德，我也一样；如果我有德，你們也一样。"

附　录　二

关于"波斯人信札"的几点感想[①]

在"波斯人信札"中，最討人喜欢的，就是不知不覚地發現一种小説。人們看到这种小説的开端、进展、結局。把不同的人物都放在将他們联系起来的一条鎖鏈上。他們在欧洲住得愈久，世界上这一部分的風俗，在他們脑中就愈显得平淡無奇；按照他們性格的差异，在起初他們或多或少被古怪与奇妙的現象所打动。另一方面，郁斯貝克在外日子愈久，他家后房內院的混乱愈增加，也就是說，怒火日熾，恩愛日薄。

况且这类小説，在平常情况下，总是受欢迎的，因为人們可以借此明了自己当前的境况；使各种热情比在一般叙述热情的故事中更强烈地触动人們的感覚。这就是随着"波斯人信札"而出現的、若干动人的著作[②]之所以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最后，在通常小説中，題外的話是不能允許的，除非节外生枝，另成一篇小説。普通小説中不能夹杂議論，因为一切人物都不是为議論才聚合在一起的，議論是和小説的企圖与本性相牴触的。但是用書信的形式，登場人物就不是預先选定的，討論的

① "波斯人信札"初次出版于一七二一年，那时卷首只有作者的序，并沒有这篇"感想"。一七五八年重版的"波斯人信札"第一次把这篇"感想"放在序文的前面。

② 指摹拟"波斯人信札"的那些"效颦"之作。当时这种作品大批出現，其中沒有一部是值得提起的；孟德斯鳩佩說"动人的著作"，一半是为了对摹拟者保持礼貌，一半也是嘲笑的口气。

題目也不取决于任何計划、或任何預訂的提綱；作者有这样的方便，可以将哲学、政治与道德，納入一部小說中，并且把一切都用一条秘密的鎖鏈貫穿起来；这条鎖鏈，在某种程度上是使人察覚不到的。

“波斯人信札”一起头銷路就如此惊人，以致書賈想尽方法謀求續篇。他們無論碰見誰，就拉着那人的衣袖，說：“先生，我請求您，給我写一部‘波斯人信札’吧。”

但是，我上面所說的一切，足以闡明“波斯人信札”是不可能有續篇的，更不可能和另一个人写的信札夹杂在一起，尽管那些信写得多么巧妙。

在“波斯人信札”中有某些突出点，許多人認为太大胆了，然而我請他們注意这部著作的性質。在書中扮演重要脚色的那些波斯人，突然間置身于欧洲，也就是說置身于另一世界中，因而将他們写成在某一段时間內茫然無知与充滿成見的样子，是必要的。作者所注意的，只是表达出他們的各种意念如何产生，如何發展。他們最初的一些思想，必然是很奇特的。除了給他們这种与他們的思想情況相称的奇特性，作者似乎毫無別的事可做；作者所要描写的，仅仅是他們認为异乎寻常的一切事物的情感。作者絲毫沒有打算牽涉到我們宗教上的某一原則，他甚至沒有顧虑到这样作是不謹慎的。这些突出点总是和惊奇詫异的情感相連結，而不是和审查檢討的意念、更不是和批評的意念相連結的。这些波斯人，談到我們的宗教时，必然不能比談到我們的習慣与俗尙时显得更有知識；如果他們有时覚得我們的教义奇特，那是因为他們对于那些教义和我們另一些眞理間的联系是完全茫然無知的。

作者作这个解辯，是由于对这些偉大眞理的热愛，这和对于

人类的敬意是不相干的[1]；当然作者也决不願意从最嬌嫩的地方[2]来打击人类。所以我們請求讀者，要时刻不停地把上述的那些突出点看作某些人必然有的惊异的結果，或看作故意作惊人之談，而且这种惊人之談的作者，是一些不够条件这样做的人。請讀者注意，本書全部風趣，在于眞实事物与用以察覺这些事物的新奇方式之間的、永恒的对比。毫無疑問，“波斯人信札”的性質与企圖是如此袒露，所以除了那些願意自己騙自己的人以外，这部書决騙不了任何人。

关于“波斯人信札”

这部著作剛一出版，人們并沒有把它当作一部严肃的著作看待；因为事实上这并不是一部严肃的著作。有两三处冒昧与唐突的地方，获得了人們的原諒，因为人們重視作者毫不掩飾的良心，这种良心对一切提出批評，然而对任何事物均不怀恶意。每一个讀者都可替他自己作証：他在記忆中留下的只是欢愉。在往昔，人們是会生气的，就像今天人們会生气一样；但是往昔的人們更知道什么时候应該生气。

---

① 眞理不受人的主观支配。捍衛眞理，有时不免要得罪一些愚昧的人，却不是拿眞理为借口，故意得罪人，故意对人类失敬，所以說：“和对于人类的敬意并不相干。”

② “最嬌嫩的地方”，一般指“心”或“情感”，此地着重指宗教情感。

“波斯人信札”解辯

从“波斯人信札”中，删去据說触犯了宗教的那些事物，这簡直是不可能的。

那些事物在“波斯人信札”中，和审查的意思絕对連結不起来，而只能和惊奇的意思連結起来；和批評的意思絕对連結不起来，只能和怪异的意思連結起来。

說話的是一个波斯人，他必然对于所見所聞的一切，感到十分惊异。

在这情况之下，他談到宗教时，不应当比談別的事物更有知識，比方談到民族習慣与生活方式，他并沒有把这些看成好的或坏的事物，只把它看成很奇妙而已。

正如他覺得我們的俗尙很奇特，他有时在我們教义中的某些事物上發現希奇古怪之处；这是因为他对于这些教义茫然無知；他解釋得不好，因为他对于維系这些事物、使它們連貫起来的鎖鏈，一無所知。

这倒是眞的：接触这些題材，多少有些冒失，因为对于別人可能的想法，总不如对于自己的思想那样有把握。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目录

（挪亚方舟中猪与老鼠的典故）
信十九　　郁斯贝克寄友人吕斯当
（鄂托曼帝国的衰老和腐朽）
信二十　　郁斯贝克寄妻莎嬉
（责备她对白阉奴态度不端）
信二十一　　郁斯贝克寄白阉奴总管
（严斥他不尽责）
信二十二　　亚隆寄阉奴总管
（奉命驰返波斯，加强后房的监视）
信二十三　　郁斯贝克寄友人伊邦
（他到了意大利里窝那）
信二十四　　黎伽寄伊邦
（讽刺法王路易十四与罗马教王）
信二十五　　郁斯贝克寄伊邦
（友好的问候，并提到磊迭到意大利作修学旅行的消息）
信二十六　　郁斯贝克寄洛克莎娜
（甜言蜜语哄骗她，使她安于后房深院的囚牢生活）
信二十七　　郁斯贝克寄耐熙
（他在旅中身心交悴，但不愿让他家中妇女与阉奴知道这消息）
信二十八　　黎伽寄＊＊＊
（巴黎剧院情况；一个女演员的被骗）
信二十九　　黎伽寄伊邦
（基督教的宗派斗争；宗教法庭的残暴）
信三十　　黎伽寄前人
（巴黎居民对于外国人的好奇心）
信三十一　　磊迭寄郁斯贝克
（威尼斯一瞥）
信三十二　　黎伽寄＊＊＊
（巴黎的盲人收容院）
信三十三　　郁斯贝克寄磊迭
（论饮酒与宗教戒律，以及酒与人生的关系）
信三十四　　黎伽寄伊邦
（波斯妇女和法国妇女的比较；社交与友谊；宦官与阉奴制度的弊害）
信三十五　　郁斯贝克寄表兄仁希德
（从伊斯兰教的角度来看基督教）
信三十六　　郁斯贝克寄磊迭
（巴黎咖啡店里的无聊争论；关于宗教的争辩）
信三十七　　郁斯贝克寄伊邦
（路易十四的一些怪癖；奢侈浪费，赏罚不当）
信三十八　　黎伽寄伊邦

（论瑞典女王自动让位）
信一百四十　　黎伽寄郁斯贝克
（法院所处的困难地位）
信一百四十一　　黎伽寄前人
（伊卜拉？的故事）
信一百四十二　　黎伽寄郁斯贝克
（考古家的怪癖；古神话残稿）
信一百四十三　　黎伽寄里窝那犹太医师
那当那艾尔·雷维
（反对符箓、魔法、迷信；外省医生　　给巴黎医生的信）
信一百四十四　　郁斯贝克寄黎伽
（记两个骄傲的学者）
信一百四十五　　郁斯贝克寄磊迭
（行为卑鄙的大臣，影响全国人民的道德）
信一百四十六　　阉奴总管寄郁斯贝克
（报告后房情况混乱，发现许多可疑之处）
信一百四十七　　郁斯贝克寄阉奴总管
（命令他严厉整顿后房）
信一百四十八　　那尔锡寄郁斯贝克
（阉奴总管去世；那尔锡因为年龄最老，暂代总管职务）
信一百四十九　　郁斯贝克寄那尔锡
（命令他代替总管，整顿后房）
信一百五十　　索林姆寄郁斯贝克
（阉奴总管临终时对他的托付；指出后房的混乱与那尔锡的昏聩无能；自愿负责整顿后房）
信一百五十一　　那尔锡寄郁斯贝克
（洛克莎娜与塞丽丝到乡间游玩；郁斯贝克的信被遗失）
信一百五十二　　郁斯贝克寄索林姆
（给他全权，令他整顿后房）
信一百五十三　　郁斯贝克寄后房妇人
（命令她们服从索林姆）
信一百五十四　　郁斯贝克寄耐熙
（诉述自己在旅中焦急不安的情绪）
信一百五十五　　洛克莎娜寄郁斯贝克
（新总管在后房肆虐；洛克莎娜透露了不惜一死，反抗到底的决心）
信一百五十六　　莎嬉寄郁斯贝克
（她也受到了残酷待遇，但还希望郁斯贝克回心转意）
信一百五十七　　塞丽丝寄郁斯贝克
（“你的灵魂在堕落，你变成了残忍的人。”）
信一百五十八　　索林姆寄郁斯贝克
（发现了洛克莎娜的情人，并将他杀死）